



## 粉黛蒙尘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http://8x8.page)

##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 哀哉女人

## 第一章 梦身是客

当青青再醒来时，看到哥哥正握着她的手，一夜未眠。她轻声说道：“哥哥，我是不是很傻？”

她流下泪来。

她为莫奴生吃了那么多的苦，莫奴生却知也不知。她也不知道此时莫奴生在哪里，她甚至怕见莫奴生。

唐逸也流泪，说道：“是哥哥不好，让你受了那么多的苦。”

唐逸心内恨恨，他甚至不敢看青青那平削的胸部，他知道卓书在那里做了很残忍的事儿，他不敢看，他怕。

青青说道：“他拿我当一条狗。”

唐逸抓住了她的手，紧紧地握一下。

青青不说了，她忽地说道：“哥哥，你帮我照料两个孩子。”

唐逸说道：“我会。”

他走出来，两个孩子站在那里，血生说：“你是我舅舅，你要教我用暗器。”

仇手说：“你教我如何打败卓书，我不怕死。”

唐逸笑笑，他叫来唐连，说道：“教他们唐门的暗器，全都教他们。”

唐逸心里想着阎可怜，卓书把她带到了逻些城，她怎么样？

蓦地想起了活佛，他恨道：我为什么不找他，他有十大门派，要他们去救可怜，岂不是更好？

他叫啸几声，呼唤活佛，但无论他怎么呼唤，活佛也不一顾。莫非活佛真的因为上一次他的决绝再也不顾他了？莫非活佛真的当他是与十大门派为敌了？

他回到了书房，想看看书。但忽地看到一本《六一诗话》，那是新刻版的欧阳修的诗话，写得很不错，他看到那书里放着一页素笺，上面写着：平素无书不喜。原来是阎可怜读的，看来在他忙碌出去时，一个美貌的女子坐在他的书房里默默读书。她读书时是不是想着他唐逸？或是她什么都不想，只想着书中诗词的意境？

唐逸正在沉思默想间，须眉与侍剑走进来，须眉说道：“我与侍剑商量了，我们想去救屋主。”

唐逸说道：“我们一齐去。”

须眉说道：“你不行，你要照料青青。”

青青此时有一个怪癖，谁也不愿见，只是与他能交谈一会儿，对于别的女孩子，她一个也不愿见。

须眉说：“你是男人不是？你说一句话！”

唐逸说道：“你们去吧。”

须眉走来，侍剑说道：“你看他，他一点儿都不乐，你那么说他，他一定会伤心。”

须眉说道：“得了吧，你以为男人会多有情？他只是对屋主好，但你看他那样子，一筹莫展，我们自己去救屋主。”

须眉与五个姐妹出发了，他们七个人是“忘忧屋”武功最好的女孩子，告别姐妹们，自去救屋主。

× × ×

唐逸想去救阎可怜，怕青青出事，他慢慢走进青青的房间，看着青青在睡。忽地青青的眼角有泪，他轻声说：“青青，你没睡？”

青青说道：“我睡不着，在卓书的床角拴着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睡。我

那时是睡着了，这会儿我睡不着了。”

唐逸伏在她床边说道：“我要去杀了卓书。”

青青看着他，说道：“你去救她。”

唐逸也点头，青青笑一笑，说道：“我从来不必为哥哥操心的，这一次怎么了？”

唐逸说道：“可怜的姐妹们去了几人，我怕她们出事，我不放心，但我也不放心你。”

青青笑了，她说：“我不会出事的，你放心去吧。”

唐逸说：“青青，我要杀了卓书，让他体味死的滋味！”

他恨卓书，他与卓书有不共戴天之仇！卓书是他妻子荷叶的仇人，再是他的仇人，他害了他那么多的亲人，一定要杀死他！

× × ×

卓书把阎可怜软禁在宫中的一间房里，那房里的摆设有如当初他与惜情在一起时，有琴，有案，有书柜，有那如梦如烟的床。

可怜看到这床这房，就是一震。卓书说道：“你出来了？这就是我当初与惜情在一起时的房间，我很惦念那时的日子，我很怀念惜情。可惜她出家了，你就是惜情，你来了，能不能与我共圆这一场梦？”

阎可怜说道：“我不是惜情。”

卓书说道：“我不会勉强你的，你做惜情，还是做你的可怜，都随你心意好了。”

阎可怜说道：“人看你迹近无赖，我你是绝世枭雄，你不会像一个无赖那样做事，那对你有什么好处？”

卓书忽地笑了，他笑得很像一个无赖。他对阎可怜轻声说道：“我从前做吐蕃王，一本正经，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后来我做无赖，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我。你也是女人，你喜欢吐蕃王，还是喜欢无赖？”

阎可怜说道：“你以前是卓书公子，你来‘忘忧屋’时，是很潇洒的翩翩公子，不

然姐姐怎么会喜欢你？你如今是吐蕃王，不会比卓书公子更差吧？”

卓书说道：“差不差，要看你对我怎么样了。”

阎可怜说道：“我不要这些东西，只要给我一个蒲团、一盏灯火就够了。”

卓书再与她说话，阎可怜不听，只是坐在地上，闭目念经，听她念诵的，却是《法华经》。

卓书笑说道：“《法华经》用来驱魔除邪，却是正好，我也来陪你念。”

原来卓书也甚有慧根，诵起经来，也是琅琅上口。正念着，阎可怜便低下声去，甚至听不到她的诵经声，只见她嘴唇轻轻在动。

卓书说道：“一看你的嘴唇，便知你是很性感的那种女人，你要喜欢一个男人，一定会如痴如狂。”

阎可怜不理他，只是诵自己的经。卓书觉得无趣，忽地说道：“对啊，你诵经，我来操琴，看是如何？”

他过去坐下，伸手出来，来一曲《桑间陌上》。这是古时的郑声，是孔子说的“淫邪乐声”，一听便能乱了女人情性。

卓书奋力操琴，想扰阎可怜的心境。但阎可怜仍在默默诵经，根本就不听他。卓书再诵一曲《童乐》，说的是拿女孩子当他的禁脔，一次次亲热的故事。他跟着琴声唱起来：

“你的乳圆如丘，  
埋做了我的坟头。  
把我的头放在坟里，  
一次次香个够。”

但阎可怜根本不听他，卓书放下琴，轻声叫道：“进来！”便进来了十六个美貌的少女，她们站在卓书面前。

卓书说道：“听说孔子闻《郑声》，说它太过淫乐，不去听它。我便学了它的曲子。再有纣王的《北里之舞》，是淫荡的舞蹈，我便要她们学了。如今拿来请可怜姑娘一观。”

阎可怜不诵经了，她看着十几个女孩子，她们体态婀娜，个个眼神游动，娇气十足，真个袅袅娜娜，十分可爱。

卓书一挥手，说道：“如果你不敢看，说明你怕。你看一下试试，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淫荡女人。”

乐音蓦起，轻轻地缭绕，十六个女人的腰轻轻扭动，在她们的律动中，你看得出女人扭着身子，委屈如蛇，脸晕似圆，肩浑如弓，臀削似果，在那轻轻的律动中，体会着梦幻一般的快意。卓书的声音也如梦：“你如果在暗夜里看这舞蹈，便有一种如醉如痴的感觉，你会觉得恍然如梦，在梦境里找到你自己。你是女人，你有那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做什么用？拿来献与男人，让男人沉醉，让男人痴迷，让男人拜在你的脚下，让男人再也离不开你。他的贪婪的目光只是盯着你，再也不看别处，那你岂不是最好的？你看女人一举一动，莫不是向男人献媚，她求男人爱她怜她，便叫她可爱可怜。”

阎可怜不动，只是眼睛盯着那些女人。那律动只陈述着一种渴望，一种热切已极的渴望，她们急不可耐，有如热火在心底里焚烧。

阎可怜不动声色，但她的嘴唇最先焦渴，她不由自主地吮吮她的唇，这一动作被卓书看到了。

卓书冷笑，说道：“如果可怜姑娘再不随情而为，你便会因焦躁而苦，你会产生女人那种渴望，身体会受不住那声音，你的内心会受不住那舞蹈，你的眼睛会焦虑得变红，你的身体在迎着呼唤舞动，你的肢体被唤起，你受不住了……”

阎可怜真的眼睛红了，她的眼前不是卓书，而是那个可恨而又可爱的唐逸。唐逸有时很憨，他不明白世事的至理，参悟不透人生的玄机，便每遇事总不十分明白，不很机智。但阎可怜却是越来越喜欢他，他不那么狡诈，显然不适合做“安天大计”的主人，

但活佛就是选定了他，无奈也得做。此时她眼前的男人是唐逸，她为什么喜欢坐在唐逸的书房里，像是坐在自己的闺房？她喜欢看着唐逸那呆呆的样儿，有时不禁莞尔，她爱唐逸。

她轻轻呢喃道：“唐逸，我不愿意对你说，我要对你说出来，你会恨我的……”

卓书大惊，他知道阎可怜与唐逸久在一起，但阎可怜在心中属意唐逸，他却未想到。他又恨又恼，轻声说道：“可怜，你真心喜欢唐逸？”

在纸醉金迷中，狂痴如梦的舞蹈里，阎可怜的声音如梦呓：“我喜欢他，他是一个真男人。”

卓书道：“你心里不喜欢别的男人？”

阎可怜轻声道：“不，我只是看唐逸好。”

卓书说道：“他是一个摧残女性的恶人，你为什么要喜欢他？他不知祸害了你‘忘忧屋’里多少好女孩子，你为什么对他痴情？”

阎可怜说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她越说声音越低：“我不能喜欢他，我不是一个平常的女人，我不能喜欢他，真的不能，否则我就得死了……”

卓书看着阎可怜，再令那十六个女孩子道：“跳那裸舞！”

十六个女孩子极尽媚态，看去十分娇娆，在阎可怜的面前扭来绕去。她的眼睛盯在她们的身体上，她看到了那曲线的成熟美，看到了她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股香艳气息，她恍若自身也在那舞蹈中徜徉，令她流连忘返，再也不复回到平素那正正经经的神态。

卓书来到了她的面前，对她轻声说道：“我就是唐逸，你看看我，我不是唐逸吗？”

他轻轻扯着她的衣领，嗅着那香气。他觉得那香极像是天山雪莲的香气，浓郁而不俗。他说：“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对你说过的，我喜欢你。”

他在冒险，如果阎可怜是一个明智的人，她能控制自己的心神，那他就会被阎可怜



看穿，更是看轻了他卓书，原来他是一个骗子，一个乘虚而入的小人！但他跃跃欲试，看阎可怜一脸笑靥，满面春风，他此时心志自是不能控制，就是阎可怜恨他入骨，也顾不得了。十六个美女贴在卓书的身前身后，做那种欲仙欲死的快乐状，让阎可怜觉得人生短促，幸福不再。如是不抓住，便会转眼即逝。何况眼前便是她一向中意的唐逸公子？

卓书抓来一个美女，那美女浑身在颤，她受不住那舞蹈，自己先是醉了。

卓书轻声对她说道：“你是可怜，你知道你是可怜，你是阎可怜，你是‘忘忧屋’主？”

那女孩子笑一笑，说道：“我是。”

卓书说道：“何必总是那么强制自己，你难道不喜欢做一个女人，一个有男人疼，有男人爱的女人？”

阎可怜看着那美女，忽焉兴奋，忽焉若思，她在想：我自己就是阎可怜，她怎么会是阎可怜？

但她的心里听着那美女所说的话，似从她的心底里流淌出来一般。

卓书说道：“那你还等什么？”

那美女急不可耐，她凑上来朱唇，吮着卓书的唇，像从干旱的沙漠里掘到井水，拼命地吮吸着，她要渴饮甘泉，要把生命的源泉吸足。

卓书的手很轻柔，他的手很会动。他慢慢放倒了那美女，放她在床上。

美女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好是满足的叹息。

卓书也变了，他成了一个粗壮的野人，对阎可怜说道：“你与我在世上，都是伤心人。我们要好好相濡以沫，方能过得舒心一些。”

他放肆地蹂躏那女孩子，那女孩子兴奋地尖叫一声，把她的头发披散开，像是飘散开的枫树，落叶在一瞬间变红，变绿，变红，变青，变蓝……

阎可怜似乎再也无反抗的能力了，卓书忽地跳下来，他去慢慢扶着阎可怜。此时那

个在床上的女孩子没有了，忽地一下子便没了。

卓书说道：“你躺下啊，躺下啊，刚才你还躺在那里的。”

阎可怜昏昏地说道：“那不是我，那不是我……”

卓书笑一笑，笑她傻：“刚才你还躺在那里，怎么说不是你？”

阎可怜说道：“是我吗？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她披散着头发，那么美，那么年轻，不会是我的。”

卓书挑开了她的头发，让她的头发也披散着，他笑说道：“那就是你，那真的就是你。你挑开了头发，不是也那么好看吗？”

阎可怜看着卓书，慢慢地有些犹豫地伸出了她的手，双手搂住了卓书的脖颈，慢慢说道：“那真的是我？”

卓书说道：“不错，真的是你。”

她再轻声说道：“你真的是唐逸？”

卓书笑，说道：“你也知道，自从有了那个‘安天大计’后，我更忙了，我愿意号令天下，我愿意做一个武林至尊！”

一句话说得阎可怜愣了，她心道：唐逸也不愿意做什么武林至尊啊，他只是愿意与他的妹妹们在一起，愿意与我在一起，天天呆在书房里，他怎么又来了什么武林至尊这鬼把戏？

## 第二章 姹女魔心

卓书以为他得手了，他看到阎可怜像所有那些在魔舞下上当的少女一般，樱唇在抖，人也在颤抖，便以为她也像那些没有一丝定力的美貌少女一样，成了他爪下猎物。他肆意地抓她胸前，狞笑，心道：你中意唐逸，我要你在想唐逸的梦里与卓书相会，让

你阴差阳错，看你醒来时，会不会痛哭流涕？

十五个美貌少女来替卓书宽衣，顺便也来替阎可怜宽衣。她的身体在那舞蹈的声音中律动，她也与那些少女一样，在音乐的梦幻中渐渐回复了女人的真性。

卓书对阎可怜说道：“在佛教的大法中，也不禁男女之欲，佛认定人生艰难，男女大道当是一种至乐，佛把此法看成炼皮肉欲望的一种修身法则。如果姑娘随我来做，便知那其中乐趣无穷。”

卓书身体是强健的，那是男性修长的躯体。如果在神山前，你看到一个裸露的卓书，你会当他是神，你会当他是神的缔造物，他是那么俊美，而且很强壮。

阎可怜的眼睛盯在卓书的身上，她慢慢说道：“你说过，你不喜欢做什么武林霸主的。”

卓书一愣，原来唐逸不喜欢做武林霸主？他说道：“此一时彼一时也，你不愿意我做，我便不做。”

忽地阎可怜有些清醒了，她说道：“你从来不与我说这个的，你只是说那些大事，有事则说那些事，那些令你头疼的事儿，你会求我帮你。但你不会说别的，你不会说……”她蓦地大声道：“唐逸，你是不是恨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卓书笑了，说道：“哪里，我不会看不起你，就只是我，我时常做坏事。”

他在乐，看着阎可怜如醉如痴，他很快乐。

阎可怜就要成为他的囊中物了，那时他再去制服唐逸，要唐逸死在他的手下！

他扯过阎可怜，他要让她从此成为他的女人，让她再清醒过来时，像那个青青一样，只是一个从此拴在他床头的女人狗。

他要世上最好的女人做他的女人狗！

他去碰阎可怜，忽地阎可怜想起了什么，她的手推他，说道：“不行，不行，你这样我会死的，我会死的！”

她奋力推出卓书，她的手指碰到了卓书。

她的手指也不过是有一枚戒指，一枚看去很不起眼的戒指。

卓书大叫一声，他跌在地上。

他中毒了，他的功力非凡，平素并不会中毒，他试着坐在地上，把那毒素逼出来，但他逼不出。

他喝令道：“给她穿上衣服，决不能让她看出刚才有什么破绽！”

那十六个女人都出来，小心翼翼地给阎可怜穿衣。

她的身材并不很瘦，但她的骨骼很轻，像是没有骨髓一般。十六个女人叽叽喳喳：“她好瘦啊，一点儿重量也没有。”但十六个美人都很看中她的皮肤，她们从未看过比她的皮肤更好的人，她的皮肤很嫩，很柔软，像是虚的，你拿手指轻轻一碰，便会退缩。但你一松开手指，那肉又复成为原来的样子了。

莫非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柔若无骨”？

十六个美人都是女人，本来女人看女人的眼光，是很挑剔的，但她们看阎可怜，真的看不出有什么瑕疵，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怪不得大王卓书对她情有独钟。

阎可怜躺在那里，卓书中毒很厉害，他想去摸阎可怜，但看着那可恨的戒指，忽地心有所悟，从前阎惜情也有这样一枚戒指，看来这就是“忘忧屋”主的最后武器了，他如是早有防备，阎可怜根本不应当会毒到他，但他不行了，不能再逞淫欲。

卓书恨恨地说道：“看住她，点了她的穴道！”

他叫那十六个美女再来为他穿衣，他那样子令十六个美女更是心动，一个美女在为他穿衣时，竟是用嫩嫩玉手去抚摸他。卓书骂道：“小贱人，怎么还弄些光景，难道没看到大王正中毒，要死了吗？”

那美女掩面而笑，指着卓书，卓书一低头看自己，竟也笑了。就是正在中毒，他也是淫欲心盛，竟是淫兴大发，那气势可不是一个中毒人所有的。

卓书恨恨道：“我是一个不怕毒的人，我生在高原，长于雪峰，那里的奇特药草我也吃过不少，要想毒死我，没那么容易！抬我走！”

× × ×

十六个少女留下三个照看阎可怜，待她醒来，再报与卓书。卓书被抬进一间静室，他唤黄绝进来，对他说道：“我要驱毒，你为我守护三天，三日内绝不能让人进来。”

他再唤扎嘎，对他说道：“你带一部军队，驻扎城外，如果不出意外，三日内张俊不会来攻。如是来攻，当用缓兵计与他周旋，等我驱毒后再做道理。”

扎嘎与黄绝领命出去。

卓书再对可心、可怜两人说道：“你们两人侍候我这么久，真是难为你们了。”

可心、可怜如今真是他须臾也离不开的人，像当年的乌苏与乌雅一样。她们两人熟谙了卓书的身体，知道他的皮肤与肌肉在呼唤什么，知道如何让他的神经得到享受，得到休息。用不着卓书说任何话，便知道如何去做，如何让卓书享受到最大的快乐。

卓书说道：“我真的离不开你们两人……”

两人知道卓书从来不说这种话，便有些不安。

可心说道：“公子何必在意，我们侍候公子，也得到极大的快乐。”

可怜也笑一笑，卓书忽地对她说道：“你知道你是谁吗？我拿你就当那个阎可怜，她叫可怜，你也叫可怜，你只是她的替身，你觉不觉得很悲哀？”

可怜低下了头，卓书斜躺着，只能看到她一头乌黑的头发。她秀色可餐，有时卓书看看她们，看她们揉搓自己，竟是淫兴大发，便与她们玩乐。

那是做也做不尽的快乐，那时卓书舒畅得大叫，欢乐使他再度膨胀了野心，他再复决心做一个皇帝，一个像秦始皇那样，把六国的佳丽全都囊括到阿房宫的大皇帝！

可怜轻声说：“大王愿意拿我当做谁便当做谁，我愿意听大王叫我。”

原来，那卓书在梦里也叫：“可心，可怜，可心，可怜！”原来他梦里叫的不是她们

两人，谁知道她们两人此时心境究是如何？

卓书狠毒极了，他扳起可心的下巴，说道：“可人儿，你知道我呼唤的不是你，你有没有怨尤？”

可心说道：“没有。”

卓书说道：“从前与我在一起的女人，只有一个女人让我神往，我与她只有一夜春风，那就是阎惜情，她的小名就叫做可心，而她的妹妹就是这个阎可怜。她们是双生姐妹，你们只是她们的替身，明白了吧？”

两人跪在地上，流泪，说道：“明白了。”

一言惊醒梦中人，但此时的两人都是黯然神伤，心想：当初自己以为他梦里也呼唤自己，原来是那么好笑，那梦中的情人不是自己，而是阎可怜与阎惜情。

卓书说道：“我很喜欢你们两个人，我很喜欢.....”

但忽地他掐住可心的乳根，扯她到了自己眼前，轻声地柔和地对她说：“如果你们背叛了我，我一样要杀了你们！你说，是谁告诉了唐逸，唐青青在我这里受罪？”

可心急忙说道：“谁也没告诉，谁也没告诉！”

卓书冷笑，说道：“你不会撒谎，如果你们两人没做，便会说，不知道是谁告诉了，我们不知道。说谁也没告诉，定是有人告诉了。”

他掐得可心的乳根疼痛钻心，她流下泪来，卓书说道：“你是不是有些后悔，你背叛了我，有些后悔，是不是？”

可心只哭，不出声儿。

可怜忽地说道：“是我告诉的，我给唐逸公子写了信。我看青青太可怜了。”

卓书放声大笑，说道：“你看她可怜，她看你还可怜呢。你要不要再告诉一个人，你很可怜？你就是可怜，你就是可心，你知道不知道，可心才可怜，可怜才可心？”

两人不懂得卓书说话的深刻道理，但她们看着卓书狼隼一般的眼目，心里大恨，心

道：你拿我们当别人，蹂躏我们的肉体，却当做是别的人，无情无义的东西，还有什么可说？

卓书怒道：“你当我要死了，是不是？我要出关，便先摆布你，要你知道知道我卓书的厉害！”他扯着可心的头发，把她的头发扯下一绺，拿到嘴边噗地吹散，说道：“我再扯几下，你就成了一个老太婆，我让你早早就成了老太婆，你看如何？”

可心流泪，她忽地怒喝道：“是我干的，我干的，我看你折磨青青，她太可怜，我就写了信，告诉了唐公子，要他来救青青姑娘。你要杀，就杀好了！”

可怜大声叫道：“大王，你放了她，是我告诉的，我亲自写的信，不干她事！”

卓书说道：“好啊，你过来。”

可怜过来，卓书扳起她的下颔，说道：“你真可怜，你真可怜！”

他猛地一巴掌，正打在可怜的嘴上，可怜嘴肿了，她恨声道：“卓书公子，你不得好死！”

卓书一提便把她提起来，说道：“你是不是看我要死了？你以为那毒能毒死我，你便这么恨我？我告诉你，我死不了，我要再折磨你们，直至你们死时方休！”

卓书扯着两个女孩子的乳，把她们扯到了静室内，说道：“你看，这便是我学的水火交融大法，能消解一切邪毒。你就是把我毒成药人，也不要紧，只要我能行得水火交融大法，我便不会死！哈哈哈，唐逸，你的心机都白费了，你再也胜不了我！”

卓书将两女都投入到那煮得极热的水中，两女顿时受不住，都是呻吟，卓书大笑，说道：“乖乖儿，乌苏乌雅也是这样，死不了人的。”他再跳入桶内，两手捉住两女的口，捂着她们的嘴，自从口中得那阴气。两足也不闲着，竟能在桶内反勾着两女的羞处，阴阳和济，只是一个时辰，两女便热得虚脱，再无一丝气力，更觉得浑身内的阴气全都自口中、羞处度与卓书。卓书得她们交流，更是精神些，他大啸几声，从桶内跃起，扯起两女，再把她们扯到了一张玉床上。

他冷冷道：“刚才是忒热了些，如今好些，凉快多了，是不是？”

两女刚才从那热昏中醒来，渐觉凉爽，身心一快。但只一会儿，便身体伛偻，缩成一团，叫道：“冷，冷！”

卓书把她们放倒，把人反身勾成一团，自以两手握她们命门，更是以脚伸至她们的嘴边，叫道：“含住我的大脚趾！”

两女无奈，竟是含住他的脚趾。

说来奇怪，此等方法，确实有效，竟是使得卓书在一天一夜里精神不少。他到了晚上，已是灯火辉煌时刻，便精神奕奕，对两女说道：“你们两个睡一会儿吧。”

他不由两女分说，便点了她们的昏睡穴，要她们入睡。

卓书自在看她们两人的面容，在灯下，两人更显娇媚，只是疲惫了许多，看去有些苍老。卓书吟哦道：“岁月催人老，时光寻闲愁。可心亦可怜，心声伴一秋。”

他想起了阎惜情，只有一夜情，便生无限思。如果你占有了一个女人，时时日日总在身旁，你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地想念。你只与她一夜旖旎，从此便丢无限的思念与你，你便生许多思念，其实她也不比别的女人更好。

但卓书一想，不对，阎惜情是比别的女人更好，只是他从未长久地占有过那个女人。

× × ×

天再亮了，卓书拍醒了两女，他喝令道：“你们两人听着，好好抚摸我，让我入睡。我只睡一炷香时，你们两个就呼醒我。听到了没有？”

可心与可怜忙是答应，她们两人一左一右，看顾着卓书入睡。

卓书说道：“可心亦可怜，可怜亦可心，可心不可怜，一生无知音。”

卓书酣然入梦。

可心看着可怜，可怜看着可心，两人恨卓书，但恨归恨，此时要她们两人杀了卓书，她们还不肯呢。可心看着可怜，可怜也看着可心，忽地两人齐说：“他不算最坏……” 蓦



地两人知道，对方与自己是一样的心思，不说出来亦好。

可心仍是习惯地抚摸着卓书，让他的肉体在梦里亦是安定，她说道：“我们苦命，有卓书公子照应我们，也算是有福了。”

两女想到了卓书的肆虐，当他狂热地贪欢时，留给两女的是痛苦与快乐，她们快意地欢叫着，有时那欢叫让她们自己也觉得心惊，但那欢乐是留在心里了，就是卓书死了，她们也会记着。

可心想起了唐青青，想起了她与可怜写的那一封信，她说道：“公子不处死我们，便是天大的恩惠，他平时对部下极严，遇上此事，一定会处死他的。”

可怜说道：“谁说不是？他当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谁好了，那有什么要紧？”两人抱着痛哭，一时心酸，想好好伤心一场。但可怜说道：“不能动，一动公子会醒的。”

可心点头，她们两人从这个恶魔的身上得到了别的女人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她们既恨且爱，对于这个能在神山走上十三圈的人很是畏惧。她们的心里满是柔情，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献与这个人，让他好生感动，让他后悔，让再一想到了可心可怜两人，心内便很是温柔。

正在此时，卓书又说梦话了：“‘忘忧屋’有什么好？莫不如跟我去，你跟我去，保你一生快乐。你去吧，对了，可怜，你与她不一样，你何必那么固执，跟着我，便可闯天下了，你可得大业。”

两女的手不停，这是一个在梦里从来也不呼唤她们的男人，她们何必要管他？

可心恨他，对可怜做了一个鬼脸，便伸出双手，吐出舌头，做鬼状去掐卓书。

卓书忽地醒了，他盯住了可心，对她说道：“很恨我，是不是？”

可心说道：“闹着玩呢。”但她也知道，卓书不会信她，她流出泪来。

卓书说道：“人都说女人的泪是伏天的雨，时时要下。男人的泪是冬天的雨，总也不见有。这话说得有点儿道理吧？”

可心、可怜不回答他，她们的心思真是可怜啊。

### 第三章 以色救人

当草屋的女主人进来，慢慢脱下她的长衣，只着一件小褂，再过来为莫奴生擦身子时，他的心里有些不安。

这近乎于色相，只有夫妻间才可以如此。但这草屋的女主人做来竟是如此坦然，如此自在。

她把莫奴生从桶里拉出来，让他平躺在木椅上，莫奴生的男人滋味儿便来了。她轻声说道：“你要想着你最亲的女人，别看我。”

她的身体是那么健康，那么美貌，怎么能让莫奴生不想？当她撩水洗莫奴生的时候，他的心里更增绮念。那女人做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她对莫奴生嫣然一笑，说道：“你累了，你病得也很厉害。”

她的手很轻柔，让莫奴生想起小时娘亲的手，那么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那么细心。

莫奴生的头沉了，他鼾然入梦。

待得他再醒来时，看到的仍是那一双热切的眼睛，那个美貌如花的女人。

她像他一样，根本就不是大宋人，看她的样子，极像是黑汗等国的人。

他轻声问：“你是什么人？”

“回鹘。”

一个灭亡了的国家。在不久前人们还天天念叨它，说它如何如何，但如今只是梁谢堂前燕，一切都成了前尘往事。

“我是黑汗人。”

他在介绍自己，但女主人只是微微一笑，毫不在意，他是什么人，对她都不重要。

这时，他看到了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吗？怎么对她的衣着毫不生妒，他笑对着女主人说道：“他醒了？”

“醒了，要煮一点儿稀粥让他吃。再过一个时辰就可以吃了。”

那男人出去了，只有女人在，她跪在男人的面前，再说道：“我轻轻地揉你，让你体会快乐，你会恢复得好一些。”她的手看去那么柔软，但使起劲儿来，使他快意得再度呻吟，他很快乐，一时便想起了黑汗国那久违的皮帐，想到了与乌娜滚汗挥汗的交欢。

只有两个女人有这等本事！她们是乌雅与乌苏。

莫奴生的眼睛亮了：“你是乌苏，还是乌雅？”

女人低下了眉毛，她轻声一叹，说道：“没有乌苏，也没有乌雅，只有乌心。”

她承认她叫乌心，不是乌苏，也不是乌雅。

× × ×

她走出去了，好久没有听到脚步声，让莫奴生想得心焦，他忽地想起了唐青青，此时她一定带着两个孩子在睡吧？天很晚了，她会在睡梦里想着莫奴生，莫奴生也会想着她的。

莫奴生心里很内疚，男人在想起自己的女人时，他多半会内疚，但他们也会在忘了女人的时候纵欢作乐。

他是莫奴生，决不是平常的男人。他的身体好多了，背上的伤也不那么疼了。

心跳得很厉害。

他更增绮念，如果她是乌雅，或是乌苏，就会对他知道一切，知道他是莫奴生，也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此处吧？也许她认定莫奴生就是卓书的死敌，才对他那么好。可她为什么离开了卓书，为什么和别人居住此处？莫奴生心里认定那是一个谜。

× × ×

乌心来喂他饭了，她一羹一羹地喂，很细心，但她不问什么。这女人的细心温柔，比起乌娜来，更是一番滋味。乌娜是一个很豪放的女人，她的衣服与莫奴生的衣服都丢在帐内，要找时，总得把帐子翻得底儿朝上，方才能大喝一声：“找到了！”

莫奴生从未与心细如发的女人相处，此时看乌心对他，真个是有一番情味儿。他觉得心里很好受。

好不容易吃过了饭，他看到她对自己粲然一笑，便出去了。

× × ×

再就听得男人与她说话，说得都是没咸没淡的话语。等得再过一会儿，便听得乌心与那个男人开始不老实了，莫奴生扯着自己的下巴，听着那个男人气喘如牛的声音，他不那么健壮，便总是力不从心。但听得出，是一个很不老实的人。

他低声哀求：“你再来，再来，好不好？”

女人的声音：“好了，你是病人，莫贪多了。”

莫奴生心怪异道：他是什么病人，看去好好的？只听得男人再哀求，而女人似乎心不在焉，说道：你愿意要，随便你。”

便再听得那声音。

莫奴生在那声音中想到了乌娜，他与乌娜久别重逢的那一天，把两个孩子都灌醉了，睡得呼呼响，乌娜说道：“他们不是你的儿子，你太坏了。”

他说：“要他们误了我与你的好事，就是我的亲儿子，我也得揍他。”

他与乌娜久久地缠绵，那肉体呼唤出来的是激情，一次次的激情，像大河卷起的狂涛，一次次再复跌入深渊。

× × ×

他睁着两眼，竟没有看到那女人来了。

女人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很惊喜，惊喜的是女人可能深知他的心理，竟是匆匆洗了一个澡，才来看他的。

女人倚在他的身旁，很惊喜的眼神看他。莫奴生头一次看到像她这么奇怪的女人，匆匆做完了那种事，再来用那一种眼光看他。

“他是你的丈夫？”

乌心摇头。

“他是你的情人？”

乌心也摇头。

“他是我的病人。他救了我，我答应救他，但我与他两不相欠，就是这么简单。”

莫奴生的心竟欢快得跳动起来，他再想起了那快乐的夜晚，不眠的夜晚，能干的男人，如胶如漆的女人。浓浓的软语，热切的情话，都在帐内，欢乐永远是可人的。乌娜是一个火热的女人，有的女人能使男人再生，使男人快意，使男人疯狂起来。乌娜便是这种女人。

莫奴生说道：“你的手有魔力，风传只有卓书的两个女人能做到这一点。”

乌心哭了，她跪在莫奴生的面前，说道：“我是乌心，我是乌心，不是乌雅，不是乌雅。”

她再三说她不是乌雅，脸上有一种心有余悸的表情。

莫奴生忽地想到，卓书行事疯狂，看来就是对女人，他也是一个疯子。看乌雅神情，似乎对卓书是怕极了，莫奴生抱起了她，抱着她柔软的身子，说道：“你不必怕，他来不了，就是他来了，我也会与他一拼，他抢不走你。”

乌心哭了，她大声道：“我就是乌雅，我就是乌雅。我是乌雅啊。”

她哭得很伤心，轻声说道：“听说乌苏死了，卓书成了大王，他做了吐蕃王，乌苏死在沙漠里了。如果我与乌苏在一起，她不会死。”

莫奴生不敢问她，她是如何知道乌苏死了的，乌雅说道：“我派他去问的，他问起

一个随卓书一起走过罗布泊的勇士，那勇士喝下了一瓶酒，对他讲了罗布泊之行。”

× × ×

沙暴来了，卓书扯着她们两人的手，忽地没了，一切都变成了空空荡荡，乌雅大叫道：“公子，公子！”风暴卷着她，她在沙尘里滚，究竟到了哪里，她也不知道。

当她再醒来时，天空有明媚的太阳，沙暴没了，人也没了，三百吐蕃勇士在哪里？她不知道。她想，我应该去找那高昌城，我到了高昌城下，便会看到公子，他带着三百勇士会在城楼上对我微笑，他会说：“乌雅，你来了，你看，乌苏早就来了。”

她决定起身去找高昌城。

但高昌城在哪一个方向，她不知道。她只好盲目地走，走了几天，她昏过去了。

当她再醒来时，看到自己躺在一间草屋里，那个男人看着她。

他说，他找到了她，背着她走了三天，才到了他家。

他不多说话，只是看着她。乌雅说，她累了，要睡一会儿。

当她再醒来时，发现那个男人在她不远的地方睡着。他憨笑着，说他看着她，便睡着了。

后来，后来.....

那是一个很黑的夜，她忽地觉得有些冷，她轻声说道：“公子，公子！”

如果是在平时，卓书会用手伸来，轻轻搂过她去，把她的身体抱在怀里，然后乌苏就贴在他的身后，三人就睡熟了，但这里哪有什么公子？他凑来说道：“我来，我来.....”

他来抱着乌雅，他的手是怯怯的，忽地他搂紧了乌雅，搂得她喘不上气来。她叫道：“放开我，放开我，我是有男人的女人。”

那男人的眼光如贼：“我得了你，没有男人疼你。”

一句话说得她眼泪直掉，再也说不出话来。

那男人轻声道：“我也是男人。”

他抱得太紧了，乌鸦咳起来，他忽地有些紧张，说道：“你不要紧吧？”

他松开了乌鸦，像闯了祸的孩子。

那男人的年纪不小了，至少有四十几岁，看他那样子，又像是一个落魄的江湖人，还像是一个不谙武事的汉子。

他那一夜突地再回复了男人的强悍，把一个乌鸦弄得再也没有气力了。

当她很欣喜地去抚摸他时，突地他疯狂地叫道：“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我没杀死他，我没杀死他啊！”

他猛地扑到了院子里，对着那一个劈柴的大木墩，猛地叩头，把头叩得直出血，他直对着苍天叫道：“你们都不知道，我是病人，我是病人，我病在心，我病在心啊！”

那一夜乌鸦本来有一个好好的夜，但他在外面狂叫，几乎没有停止过，他嘴里念叨的，都是乌鸦听不懂的话语，看来他像是别国人，如果他是回鹘人，或是吐蕃人，他的话乌鸦能听得懂的。乌鸦想他是一个受女人害苦的男人，而且可能是他杀了那个女人。

但乌鸦不问。

到了夜深，他来到了乌鸦面前，说道：“我不愿意让人问起往事，你能不问我以前的事儿吗？”

乌雅点头。

他很欣喜，对乌鸦说道：“你可以和我住在一起，如果你愿意与哪一个男人走，你便走，只须告诉我一声就是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不配得到女人，不配活在这世上！”

乌鸦看他捶胸顿足，像是伤心透顶，也不敢再问他什么。

当晚他爬到那间草屋，在那一堆柴棘上睡着了。

当白天，有时候，他也来碰乌鸦，但当乌鸦真心要与他相爱时，他反是跑了，叫道：“我是一个病人，我是一个恶魔，你别来惹我，别来惹我！”

×

×

×

莫奴生听过乌雅讲那个男人，他问道：“他是不是被妻子害了，杀了他自己的妻子，跑出来避世的？”

乌雅说道：“谁知道？不知道他是不是。”

她玩弄着莫奴生的手指，就是这一只手，握着一柄刀，能杀遍天下。

乌雅说道：“你真心喜欢我？”

莫奴生的心里想着青青，但他还是点头，是男人，是久旷的男人啊。

他扑倒了乌雅，乌雅握紧了他的手，说道：“我好喜欢，我好喜欢。”

她似乎从莫奴生的身上再找到卓书的肆虐，找到了从未体味过的温馨，她的身体如树叶般颠簸，在抖动，在莫奴生的怀里像一只依人小鸟。莫奴生的身体挺直起来，他体味过的那种快意与男人的坚执回复到了他身上，他像一座山压向乌雅。

牧歌响起来了，莫奴生想到了那伊塞湖，想到了须跋，金钹银钹在空中脆响，一直响在他的心底。他想到了那皮帐，在皮帐下乌娜的身体在翻滚。他在呼喝，黑汗人的勇猛在他的心里复苏。

乌雅也是久旷的女人哪，在她的轻声呼唤中，他听到了女人的急迫，找到了女人的朱唇，女人的手是奇妙的，它呼唤出了许多的言语，呼唤出了许多的焦渴，世事更易，使得人世间的美好变得奇异了，只有这一野蛮才是人的必然。

乌雅倒了，匍地像山一般地倒了，倒在水洗的疲惫里。

她懒懒地问：“你为什么离开黑汗？”

她是见过莫奴生的，她识得莫奴生，很奇怪的是，所有的女人看到他，都觉得他很直爽，很可爱。

莫奴生说道：“黑汗国完了，我与国师须跋去刺杀耶律重恩，结果我们败了，须跋也死了。”

他的眼睛是空洞的，他无法再做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他再说道：“我要杀耶律



重恩，是他把黑汗灭掉的，但我们杀不死他，我们两人就又死又伤了。我还得去，去杀他。”

他不问乌雅，她是怎么离开卓书的，他认为那很自然，像卓书那种人，谁会永远与他在一起？

蓦地，有人喝道：“出来，出来，我要杀了你！乌尔忽，你滚出来！”

莫奴生与乌雅都愣了，他们两人跳起来，谁是乌尔忽？

莫奴生穿好衣服，乌雅看得出，这个男人的手一点儿都不抖，她不穿衣服，这是对男人最好的信赖。她趴在屋里，对莫奴生嫣然一笑，说道：“我等你回来。”

× × ×

莫奴生穿好衣服，走出来。

在夜里，他看到了一十六个人，那是青衣骑士，他认得那些人，他们都是耶律重恩的人。

莫奴生笑了，他说道：“你们认得出我是谁？我不是乌尔忽。”

那些人看到了莫奴生，心里暗暗吃惊，他们怕莫奴生，这是一个敢在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人，他们焉能不怕？

一位骑士大声叫道：“莫奴生，我们不是来找你的。”

莫奴生不理他，只是数他们的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好了，一共是十六人。”

他手里无刀，但那些骑士都明白，他们手里的刀便是莫奴生的刀，他们怕了，今夜必得不到好处。

要找的是乌尔忽，怎么找到了莫奴生？

他们叫道：“莫奴生，我们不是找你！”

莫奴生大笑，说道：“你们不找我，我也找你们！”

他向前一步步走，那些骑士起身要勒马回奔。

但他们晚了，莫奴生只一扑，便扑到了第一个人，他的手抓在马头上，两手一按马颈，马一嘶，人便仆地，莫奴生只一抓他的咽喉，那人便了帐。莫奴生的脚一挑，那刀便到他手里，第二个骑士回头一箭，正射向莫奴生的咽喉，那人心切，叫道：“着！”

莫奴生的刀挑开了那箭，人也到了他眼前，一刀削去了他的头，叫道：“去吧！”

第三个骑士马刚顺过来，正要加鞭，忽地鞭子没了，那鞭子向後一扬，便到了莫奴生的手里，他夺过鞭子，一插，正插在那人的后背，从前心透出，那人啊一声惨叫，跌在地上。

只一瞬间，莫奴生便杀死三人，后面的骑士也顾不上杀他，起身便跑，叫道：“走啊！”

大辽骑士没了勇猛，他们恨不能马上逃命。

## 第四章 提头的人

十六人眨眼间便死去三人，其余的勇士回头要跑，一则他们连一个首领也未来，十几人无心恋战。再则他们十几人根本就不是莫奴生的对手，不跑就是个死，死有何益？何况他们来找的并不是莫奴生？当他们回头要跑时，有勇士叫道：“莫奴生，我们不是来找你的，你何必穷杀不舍？！”

莫奴生也信，他们不是来找自己的，但他们找到了此处，他不杀了那些人，再也不能在此存身了，他为什么不杀光他们？

莫奴生一声虎吼，再扑向第四个勇士，此时那后面的几个勇士也情知不能避祸，便装作要逃，一待得莫奴生出手，三四人一齐回头。一箭射出，一连三箭，都射在莫奴生的臂上！莫奴生本该倒下，但他臂上中箭，恍若无闻，人仍扑向那勇士。那勇士再搭箭

来射，已是不及，弃弓就打！那弓奔莫奴生面门而来！莫奴生手一抄，抄弓在手，再吼一声，叭地扔出去，弓一弹，弦直弹在那勇士的颈管，血哧地喷出，人仆在地，眼见无幸。

三个勇士的刀劈过来，莫奴生的臂一横，那勇士恨道：“你拿臂挡刀，莫非你臂不是血肉之躯么？”

他狠狠一刀，直砍在莫奴生的臂上，莫奴生的臂一滑，那刀便砍得轻了，斜斜地落在他的臂上，划破了他的臂，血便迸溅！他回头一肘，正拐在那勇士的眼上，那勇士啊呀一声，眼也看不见了。一时情急，手在空中乱抓。莫奴生抓住了他的刀，一顺刀，便砍在他自己的脖颈上，那勇士啊一声叫，便跌在马下。

再有两个勇士狂呼而来，刀正砍在莫奴生的腿上，莫奴生一避，刀砍了个空！莫奴生回头一拳，正砸在那勇士的面门，打他满脸血花。

另一个的刀正砍向莫奴生的腰，忽地腰肢一扭，手臂长了，直探出来，奔向面门！那人一呆，臂一弯，回头砸在他的面门上，刀一跳出了手，叭地落在莫奴生的手里，他迎风一斩，好俐索的一斩！那勇士的头跳出去了，身子很久很久仍在兀立，不愿倒下。

这刀再也不要了，掷向对面的一个勇士，那勇士正在呆怔，不知是进是退，一刀飞来，正欲射胸，他大吃一惊，拿刀一挡，不料得那刀飞得急，挡也挡不住，直射在他胸前！

后面的勇士再逃，他们知道，死了七人，再上去七人，也只是送命，何不逃走？

一人伏身马上，飞出几箭之地，心想侥幸，不曾被莫奴生杀死。但一抬头，莫奴生手臂抄在脚前，正站在前面。他叫道：“不好！”

正要回头，莫奴生的拳头砸在脸上！

那勇士还来得及递刀，刀一递出，便知不对。人家的拳头在前，你递出刀，岂不是找人家拳头的麻烦，拳头快在先，打在脸上，一拳便死，再哪里能逃生？可他悟在先机，

人也无法躲过那拳，只得硬挨一拳，希图那一刀能回报莫奴生。可莫奴生的拳头变了，在打上他的脸上，他神经质地一躲，那拳头变了，变成了掌，斜削在他的臂上，他只觉臂骨一疼，痛得澈心，他大叫一声，臂便耷下，那刀直落下去。莫奴生的手一抓在刀头上。勇士看着，心道：不能抓刀！但人家抓刀，干你何事？只见莫奴生的手指贴着刀刃，原来是两指夹紧刀片，一送一递，那刀像自家会飞，直射他胸膛。这勇士才想到刀要射入胸膛，岂不是个送命？他一躲不及，正把左胸送与刀尖，人不及哼一声，便倒在马下。

还剩下五个人，他们五人都知道，谁能逃得性命，这一次便是大幸。他们五人不及分说，落荒而逃，人人下了路，直奔坡下。五人分头而逃，莫奴生空有两手，也宰不了五人。

他们直奔树林。

待得进了林子，人人更是恐慌，像是所有的树木后面都有一个莫奴生，人更是小心翼翼，走得极慢。要说他们奔向前面的大路，便准能逃掉几个了，但他们奔进了林子，自己也知道不妙。只觉得草木皆兵，看哪里也是莫奴生，走一步，看一步。

一个青衣勇士下了马，他把马系在树上，想孤身逃走，他在树下疾走，忽地看到前面有一人，他大吃一惊，但一细看，原来并不是人，只是一棵人形的枯树。他躲着那株枯树，忽地枯树突起，原来树后真的藏了一人，那人怒吼一声，扑向勇士！

勇士仗剑而击，但他的剑只刺出一半，人便僵住，原来那人扑来，拳头直砸面门。但先于拳头的，是一段枯枝！那枯枝无声无息，直刺在勇士的咽喉！他欲叫喊，但也喊不出来，情急间憋得都是眼泪。

莫奴生杀了他，拿了他的剑，便扯下马来，向前急奔，到了树林前，站在那空地里，等着那几人。

他们走出了树林，他们只剩下四个人了，当他们看到伙伴冲出树林，心里也是一阵

子狂喜，他们成功了，逃脱了莫奴生的追杀！

但正在狂喜的时候，心立时如冰：眼前站着的，正是手里拿剑的莫奴生！

四个人再也不逃了，他们忽地来了敌忾，他们也是人，莫奴生也是人，他们为什么要逃？他们为自己的刚才逃命的狼狈相而后悔，四个人下了马，直奔莫奴生。

莫奴生也看出他们要拼命，他说道：“只有一个人能走。”

他一句话吐出，那四个人刚刚聚积而成的怒火便灭了，有一个人会逃生？那个人会不会是我？

莫奴生大喝道：“只有一个人能走，你们看是谁？”

那四人不答，他们答不出。

莫奴生此时扑了上来。

他一击先杀了一人。那一柄剑刺在那人的胸前，从后背吐出，那人大叫，便倒在地上，两手握住剑柄，奋力拔剑，直待得他拔出来，人也完了。

第二个人的手抓住了暗器。

莫奴生早就看到了，他是唯一一个手不肯放在表面上的人，他一定使用暗器。待得莫奴生冲来时，他射出一排弩箭，他想那弩箭可能射不死莫奴生，但就是把他射得伤了，或他停一停，便是大幸事，那样他们三人也会逃走。

但莫奴生一避，手一抄，那弩箭便抄在手上，再一回射，那箭正射在他的手上，当一声响，他的弩箭筒落在地上，他再一急，莫奴生到了，莫奴生只抓住了他的手，一拗一弯，他啊啊大叫，痛澈心肺。他叫道：“我的手啊！”

他的手断了，断成了块块小骨。莫奴生还不放过他，抓着他的腿，一弯一拗，便把他的腿也弄折了。

他跌坐在地上。

莫奴生再看那两个人。

两人正凝神看他，他们才知道，对付莫奴生，不能焦急，不能惧怕，只有不怕的人，才可能有生路。

但他们醒悟得太晚了。

莫奴生直走过来，对他们说：“其实，你们两人也可以商议一下的，谁回去报说，莫奴生就在这里，要耶律重恩来找我？”

两人互看一眼。

他们真心当真？但他们只有一点儿侥幸，这一点儿侥幸也被莫奴生用上了，他乘两人互看一眼时，突地出手了！

石破天惊！

他出手时，先是抓住一人的手臂，挡在另一个的刀上，只听得一声惨叫，那一条臂断了，落在地上。那使刀的很紧张，一见那臂落地，大喜欲狂，叫道：“我砍断了莫奴生的手臂，我砍断了莫奴生的手臂！”

情急时他再想，我砍断的是他的左手呢，还是右手？如果是右手，那就更好了，莫奴生那号称天下第一刀的刀法再也使不出了，他岂不就是一个笨蛋了？

但他睁眼再看时，才看清，莫奴生的两条手臂都好好的在他的身上，而一旁扭身歪嘴的，正是他的伙伴。

他才恍悟，原来他砍断的是自己伙伴的手臂！

他正愣间，莫奴生说道：“不再砍一刀了？”

人家一说，他便一动，刀举起来，一砍下去，便奔莫奴生的面门！

莫奴生看那刀来了，一斜手，弹指去击那人的腕脉。那人一见，怕了，刀便不想砍莫奴生的面门，而是改劈他的斜肩。那一刀砍下，莫奴生只斜站了一步，手一推，那刀便砍在他自己的左腿上！

左腿整个砍去了，人矮了下去，坐在地上。

莫奴生看他流血，也坐在地上，对两人说道：“耶律重恩在哪里？他来占大宋的地方了？”

那勇士呸一口，吐道：“你早晚必死在大王手下，你早晚只是一个孤魂野鬼！”

另一个勇士躺在地上，不吐声。

莫奴生说道：“我可以一刀砍了你们，也可以一刀一刀割了你们，你们说不说？”

那个勇士叹一口气，说道：“我说，我说。”

× × ×

他说完了，说完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故事。

原来杀耶律重恩的机会在这里？莫奴生一听他说，顿时后悔。他与须跋等了好久，一直等到了再也没有机会时，方才出手去杀耶律重恩的。谁知道会有这么好的机会？

如果在他们内讧时，他与须跋出现，耶律重恩只会一死，再也逃不过去。可如今那机会没了，耶律重恩重新整顿了他的大军，他要重整旗鼓，他还要做他的西辽王！

莫奴生呆呆地看着地面。

他看不到两个西辽勇士的神情，他们看着莫奴生，本来希冀他说出一句话来，放过他们。但他呆呆地看着地面，若有所思，看来求他不成，反在死前更受一次污辱。他们两个向一起爬，最后把利刃刺向对方！

两人一声惨叫，便即无声了。

× × ×

风瑟瑟，满地都是死人。

莫奴生杀死了十六个人。

但他仍是恨意未消。

他恨那个耶律重恩，但恨归恨，能把耶律重恩怎么样？他就是去找耶律重恩，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不像是杀他的手下勇士，就是再来三五十个，他莫奴生也不惧。

耶律重恩此时是受了重伤，他养好伤了没有？如果他未养好伤，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他要去刺杀耶律重恩！

他要去。

× × ×

他回到了草屋，乌雅早就穿好了衣服，坐在屋子里，笑微微看着他。

她说：“你回来了？”

像是问农夫，他去田地里耕作了，像是问渔夫，他去河里捕鱼了。那神情很自如。

门忽地敲响了，莫奴生说道：“进来。”

进来的是那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他是乌雅的男人，也不算是她的男人。

他对着莫奴生说道：“听说黑汗国有一人，自称是天下第一刀客，他叫莫奴生？”

莫奴生笑一笑，说道：“从前大辽有一个将军，他是每战必胜。有一次天祚帝命他当朝脱下战袍，要数他胸前后背的箭伤刀伤。他说：不必麻烦了，后背无伤，都在胸前。天祚帝命他脱下战袍，一一数他的伤口。命他饮酒，由是大醉。天祚帝说道：如我有将，都是乌尔忽，大辽不灭！天祚帝那一天哭了，乌尔忽也哭了。”

那男人忽地叫道：“不对，天下再也没有勇将乌尔忽，只有一个提着天祚帝的头去见金人狼主的乌尔忽！”

他忽地蹲在地上，呜呜地直哭起来。

莫奴生说道：“如果有人告诉你，天下第一刀客莫奴生怕与人动手，自愿自尽，你信不信？”

那男人抬起了头：“莫奴生不会自尽，但会战死。”

莫奴生说道：“我也相信，大辽的猛将乌尔忽只会战死，不会杀主求荣！”

那男人蓦地跪地，大叫道：“辽主啊，你听到了没有，终有人说乌尔忽不是杀死主



人的叛贼，乌尔忽不是杀主求荣的叛贼！”

他泪如雨下。

他就是乌尔忽，那个从前令金人望风而逃的猛将乌尔忽？

× × ×

从前乌尔忽与敌交战，敌方有兵马一万，而他只带十几人。

那十几人一见敌方冲来，便欲逃走。

乌尔忽叫道：“慢！你们能逃得过大军的追杀吗？”

那几人知道他们逃不过，乌尔忽说道：“你们只能下马，躺在这里，看我三冲敌阵。如果我冲赢敌阵，你们不必再逃了。如果我冲不赢，你们再逃，那时你们也只有一次逃走的机会了。”

十几人一向信服乌尔忽，便听信了他。

只见那一万敌军铺天盖地而来！

乌尔忽命他的人把马鞍解下，扔在地上，他说道：“你们是大辽的勇士，如果事急，无鞍马也一样跑得快。”

那些人把马鞍解下，丢在地上，他们也躺在地上，等着敌军。敌军来了，那首领是刺罕，他看来看去，这几人不像是怕人。他不敢再来，便在那里观瞧。

一见敌人怕了，十几人胆子更壮，有人叫道：“来啊，来啊，来决一死战！”

只要敌军冲上来，他们怕不立即被碾死？刺罕说道：“大军不动，先看一看。”

大军旌旗招展，都在那里看他们如何应敌。

乌尔忽大叫道：“还不过来送死？！”

他跳上马，冲向刺罕的敌阵，他冲入敌阵，连连刀劈几人，再冲出来，下马再躺在地上，与那十几人聊天。

他轻声说道：“我杀了他们几人，他们只有两个反应，一是怒，那我们的命便没了。

二是怕，他们就不敢再来。”

乌尔忽看刺罕还是迟疑，他再笑说道：“好了，我再冲一次，他们会怕的。”

乌尔忽再上了马，向刺罕冲去！

刺罕一见他再来冲阵，便叫道：“守住阵脚，不让他冲阵！”

乌尔忽的马快，眼看到了眼前，直扑入阵，再杀了几个金人，甚至击杀了两个平章，再扑出去，来到坡下，下了马，再与那十几个人聊天。

他说道：“如果他们一动，向前冲锋，你们便快跑，我们只能死在他们的马蹄下。”

但未等他的话说完，便看见对方阵内，刺罕命一位平章，举旗，命部队撤兵。

刺罕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后来答罕知道了此事，问刺罕：“二哥，你知道那乌尔忽是一个人，你后悔不后悔？”

刺罕说道：“就是他只有一个人，后面再没有敌人，他连冲了两次你的大阵，你也只能放过他。他冲了两阵，折了你的锐气，你再战也无益。”

由那一战，乌尔忽声名大振。

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带着天祚帝的人头去见金邦狼主？

× × ×

乌尔忽说道：“我去见了金邦狼主，真的献上了天祚帝的首级，你信不信？”

莫奴生说道：“不信，我不信！”

乌雅忽地说道：“我真不知道你就是乌尔忽将军，失敬了。”

她当他是一个杀了妻子而自疚的人，真的不知道他是闻名天下的辽邦勇将乌尔忽。

## 第五章 为情所羁

莫奴生知道他是辽邦的大将乌尔忽，知道他就是那个提着天祚帝人头去献与金邦

的乌尔忽，他不相信乌尔忽能献天祚帝的人头与金人，乌尔忽真的一时引他为知己。

乌尔忽说道：“当时我是大辽的将军，忽一日得到丞相元历脱脱的命令，要我去宫中朝见圣上。当时我正准备在宫门前集合十队人马，要去浴血而战，忽接到命令，使急急赶奔宫中。我去宫中时，圣上正坐在那里，娘娘流泪，皇妃娘娘都抱着娘娘痛哭。圣上也脸色不豫，丞相奏道：‘乌尔忽将军来了，圣上请起驾。’圣上当时便与我和丞相来到了便殿，丞相说道：‘乌尔忽将军，大辽危难之时，圣上有命，要你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当时我跪下，说道：‘圣上有吩咐，臣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丞相说道：‘将军记着豫让的故事吗？’我说：‘莫非要我去刺金邦狼主？’丞相说道：‘是，但是他不会相信你。所以我与圣上想了一个主意，要你提着圣上的人头去献，那样他必会信你，你只相机刺杀了金邦狼主，便算是完成了大计。’当时我大惊失色，跪下说道：‘丞相，此事万万不可，何必要我做此事？要我去刺金邦狼主，我今夜便去。得到机会，我一定会刺杀他。’但丞相对我说道：‘大辽有复兴大计，一共有两大计，一是着皇子耶律重恩带三十万精锐骑师躲开，再不与闻大辽兴衰，一旦金邦灭了大辽，他们便得择日复兴大辽。那时天下的大辽帝便是耶律重恩了。再就是我这一计，如果金邦灭了我大辽，他便是我的血仇。如不杀死金邦狼主，怎么能让人心甘？’丞相献上一计，就是让我去刺杀金邦狼主。但圣上再想出一法儿，他说：‘当年荆轲刺秦王，拿的是樊于期将军的人头，如今让乌尔忽将军拿我的人头去吧。’当时丞相也吓坏了，但圣上冷冷一笑，说道：‘人也将死，人头有何用处？’丞相也哭，最后说定拿一个假的天祚帝的人头去献，伺机杀死老狼主。我百般不愿，圣上流泪说道：‘我拿一个假的人头，也让辽国百姓知道，圣上的人头也没了，此代价也非轻。将军何不去一试？’当时丞相告诉我，要杀了我全家，而且在大辽灭亡前，杀了我的全家。我请求他留下一子，他对我说道：‘乌尔忽将军，你有二十天左右，我与圣上在宫中，请出十位宫女，你能留下一点血胤，便是你的福气。如果留不下，便无一点儿法子了，至于你的妻子，得一齐死在狱中。’我无奈答应，那

一夜回到了家里，对着妻儿欲语又止，我无法告诉她们，也无法对她们说那大计，她们就是死，也死得不明白啊。我那一夜白了头发，从那里起，我就知道我再不会做一个人了，我只是一个鬼。第二天，圣上召我去议事，要我出策，我当时说道：‘莫如投降。’圣上大怒，说道：‘如是金狗来了，我自焚而死。你要投降，莫如先杀了你！’圣上便命拿下我的妻子儿女，我看着她们下在狱中，我与她们在狱里相对。妻子对我说：‘乌尔忽，我不相信你会背叛大辽，你是大辽的忠臣，我们就要死了，你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无法回答，我只能默默看着她死。我说：‘我会去地狱，对你说明此事的。’但她哭着，我的儿子与女儿都哭了，她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在那一天，在朝门外，斩首了我的妻子，我的一个儿子与两个女儿，她们在死时都在叫着：‘我们不相信乌尔忽是一个奸臣，他不是叛臣！’她们全都死了，全都死了……”乌尔忽大叫捶胸，他痛苦至极，他想起了自己的亲人，每当他孤独一人，想到他的亲人，他便痛哭流泪。

莫奴生自以为他受的苦很多，但看着这个乌尔忽，他突然觉得，他受的苦比起别人来少得多，他也幸运得多。

乌尔忽说道：“我看着她们死了，我第三天听到了城门破了的喊声，我在宫里已住了二十多天，我不能幸那些宫女，她们得圣上的圣命，要为我留下一点儿血胤，但我无一点儿兴致，怎么能与那些女人作那种事？我无法，我哭泣，最后那些宫女也哭，我对她们说：‘麻烦你们对圣上说，我真的与你们交媾过。’她们也哭着点头。那真是亡国的日子啊。”

莫奴生也尝过亡国的滋味，当你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家可以歇脚时，你还不知道它很珍贵，但当你失去了它，你便知道，世界尽可以飘零，但你无处栖身。

乌尔忽说道：“我当时便在宫内，听得有人喊道：‘城破了，城破了！’我冲出去，看到丞相与圣上都在殿上，圣上对我说道：‘有劳将军了。’丞相喊道：‘拿来！’果然拿来了一颗头颅。我一看那人的样子极像圣上。看来丞相与圣上也想好了的，知我必不肯

拿真的圣上的头颅去献，便拿来一个假头。丞相与圣上坐在殿上，身旁有许多的太监与禁军，圣上说道：‘乌尔忽，我在地下等着你，你休负朕。’说罢命人推我出门，我跪在门外，听得圣上喊道：‘大辽的列祖列宗，对不起了！’火起时，我听得有人叫喊，禁卫都死在火中，在外面有几个自尽的，我急忙把他们摆成被我杀死的样子，我再拎着那一颗人头，冲出门外，我叫道：‘我杀了天祚帝，我杀了天祚帝！’迎面正撞上答罕，我不该撞上答罕啊。”

乌尔忽说话间，忽地顿住，他像是想到了当初他看到答罕时的神色。他的脸色忽地升起一股恐怖，他怕答罕，答罕像一个魔鬼，让他再也无法摆脱那恐怖。

原来那一次他在朝门前看到了答罕，答罕问他：“你怎么杀了天祚帝？”

他回答道：“天祚帝多行不义，他必自毙啊，我杀了他，要投金邦三王子。”

答罕忽地笑道：“乌尔忽，我不相信你，你拿那天祚帝的首级我看。”

当时乌尔忽把那假的天祚帝首级交与答罕，答罕笑道：“乌尔忽，你是大辽的猛将，为什么要投降？”

乌尔忽流泪说道：“天祚帝杀了我的妻子与孩儿。”

答罕看着乌尔忽，忽地说道：“我听说有人看到了，你的妻子与儿女都叫冤，说你决不会背叛大辽。你说有过这事儿吗？”

乌尔忽说道：“是，我妻子与我儿女皆不相信我会背叛大辽。”

答罕慢慢说道：“我也不相信你会背叛大辽。”

乌尔忽仰天高呼：“天啊，我妻子皆死，怎么说我不会背叛大辽？”

答罕说道：“知父莫若子，知夫莫若妻，你妻你子都说你不会叛，我也相信你不会叛！”

乌尔忽说道：“好，三王子，不能见信于你，我自尽明志好了！”

他要自刎，答罕喝住了他，他说道：“三王子，你信我了？”答罕说道：“我不信，

但我不愿意让人说我不纳降将。乌尔忽，你记着，我不相信你，我要你做大辽降将的首领，但你不得入上京，不得上殿议事，我不信你，要做荆轲，你也没有机会。”

乌尔忽装作很是愚钝，他问道：“荆轲是谁？”

答罕说道：“乌尔忽将军不认得荆轲？他可是你该崇拜的英雄啊。”

当时答罕与乌尔忽说过了几句话，他虽说是对乌尔忽不能放心，但也不敢太过苛刻，怕天下降将灰心。他请老狼主封了乌尔忽征西骑将军，但不许他进京。

乌尔忽的神态忽地老了，他说道：“莫奴生，你说，你说，当你妻子也死了，孩子也死了，你活着只有一个意愿，就是杀死一个人，可你连那个人的身都近不了，你会怎么样？”

后来，乌尔忽天天饮酒，他天天念叨，说道：“我是不愿意杀你的，我是不愿意杀你的。”他疯疯癫癫，人皆知他是降了大金，后来有些后悔，方才弄成了这样子。但乌尔忽在夜里总是想到，他活得不值，他杀不死老狼主，等老狼主死了，再出了一个新狼主。他对自己说：只要刺杀了一个狼主，便完成了圣命。但那个狼主也死了，如今是一个小狼主，他要刺杀那个小狼主。可答罕又回来了，听说答罕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过问他如今在哪里。

他逃走了，他离开了金邦。但他既是大辽的叛贼，又是金邦的逃兵，谁抓住他，都能将他斩首。而且天下义士都对他不屑一顾。

×                      ×                      ×

乌尔忽说道：“莫奴生，你看我是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莫奴生说道：“你不是，你能舍妻弃子，是大英雄。”

乌尔忽说道：“莫奴生，你替我出一个主意，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莫奴生说道：“你去金邦，杀了那个小狼主，或是杀了答罕，都是你的功劳，那时就是一死，天下人也知道，乌尔忽不是叛臣，他只是一个忠臣了！”

乌尔忽大声道：“我也想过此事，但我杀了他，人也道我是出尔反尔的小人，怎么相信我是大辽的忠臣？”

莫奴生说道：“以死明志，你杀了那个狼主，便死在当场，对所有的人说明你只是假降，然后自尽，从此人都知道你是志在杀他金邦的狼主了。”

乌尔忽拍手叫道：“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只要我一死，人人皆知，我要在上京找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自尽，我杀了那个狗狼主后，再去自尽好了。”

他手舞足蹈，想到了一个解脱他心里重负的方法，令他乐极，他大笑道：“莫奴生，你是我的救星，你来了，我便得大解脱。”

他对乌雅一揖，说道：“乌雅，其实我不是不喜欢你，只是与你在一起时，我便想着妻子，我梦里总想着她，便不得安生，望姑娘原谅。”

乌雅轻声说道：“乌雅佩服将军。”

乌尔忽拿出酒来，他珍藏了十几年的酒，与莫奴生在一起喝酒。他说道：“莫奴生，我今天与你饮一个大醉，明日我便去上京，我要隐姓埋名，杀了那狗狼主，令金邦从此不敢再小觑我大辽，我再一死。莫奴生，从今永别！”

乌尔忽大笑三声，再大哭三声，说道：“秋娘啊，我自你一死，便食不甘味，我天天盼着与你相见，但我去不了，我不能去，我怕圣上会问我，我杀没杀那个狗狼主？我这一次去，我要杀了他，杀不死他，杀死那个答罕也可啊。”

莫奴生说道：“你杀了答罕，比杀死那个新狼主更有利些，要知道，答罕是金邦的第一谋士啊。”

乌尔忽洒酒祭天，说道：“秋娘，我要去了，到了上京，你保佑我，我杀了那个狗狼主，便来见你，那时我必会告诉你，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再饮酒，喝得醉了，对莫奴生说道：“男人一生，负重行事，但行事悖理，对不起妻儿，人生何乐之有啊。”

他大醉，倒在柴堆上，睡着了。

莫奴生去扯他，他说道：“莫扯我，我一直睡在柴堆里，我心里安生，我心里安生！”

×                      ×                      ×

莫奴生回到了屋子里，他对乌雅说道：“我不知道你一直与乌尔忽将军在一起，我很佩服你。”

乌尔忽悄悄对乌雅说道：“你为什么不嫁他？他是一个好人。”

乌雅笑了，她不是不愿意，但莫奴生心里有没有她，她心里没有底儿。

乌尔忽乘着酒兴，对莫奴生说道：“莫奴生，我敬你是一个英雄，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莫奴生说道：“你说，你说啊。”

两人都因醉酒，说话声气儿极大。

乌尔忽说道：“你是我看过的的大英雄，你是一个男人，你能不能娶乌雅？”

乌雅一听得他说起此事，忙低头说道：“别提这事儿。”但她不动，她显然是愿意听莫奴生说一句愿意。

但莫奴生发呆了，他看看乌雅，再看看乌尔忽，不声响。

乌尔忽大声道：“莫奴生，你以为我与乌雅在一起过，可她是一个好姑娘，你不愿意娶她，对不对？我不去报仇了，我今天晚上就宰了你！”

他拿过刀来，但他的手抖，刀当地掉落地上。

莫奴生对着乌雅说道：“乌雅，我有一个人，她天天等着我。”

乌雅流泪，她知道，她不能得到莫奴生的心，但他何必当着乌尔忽的面儿，对她说知这事儿？她心里有怨，轻声说道：“对不起。”

她跑出去了。

乌尔忽大声叫道：“她是什么人，她比乌雅更好吗？”



莫奴生说道：“在我眼里，她比乌雅更好。”

他说起了唐青青，说了在成都府唐门，他宿在唐青青的闺楼上，夜里如何睡不好，但唐青青蜷着身子睡的情形，再说他把两个孩子带与青青，她拉扯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唐门。他说：“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要知道，一定会去找她。”

莫奴生眼睛放光，想到了唐青青，便心里生出敬佩之情，他想着唐青青，盼着见到她，一见到她，再也不与她分开。

可乌雅呢？

乌尔忽说道：“她是受够了卓书的折磨，她的心也很软，你对她好一些。”

乌尔忽倒在柴堆上睡着了，莫奴生出去，去找乌雅。

× × ×

乌雅正坐在地上看月亮，她知道来的是谁，莫奴生悄声坐在她身旁，抓住了她的手，说道：“对不起。”

乌雅说道：“从没有人对我说一句对不起，你是第一个男人。”

她流泪了，要说她不恨莫奴生，那是瞎说。但她思前想后，也离不开莫奴生，她说道：“你找到了唐青青，我跟着你们，做你的奴才，好不好？再不我就帮你们照看两个孩子，让他们好好做人。你说好不好？”

莫奴生相信，只有在唐青青的照看下，两个孩子才能长大成人。但他不忍拂却乌雅的好意，他笑着说：“那好啊，我们让他们长大了，娶一个乌雅一般美貌的女孩子，让天下的男人都羡慕他。”

乌雅心酸，她流泪了，说道：“好，好。”

莫奴生说道：“我离开青青久了，会想念她。我与你在一起，也很快乐，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好男人，我用情不专。”

乌雅笑一笑，说道：“有本事的男人是那样的，他们用心不专，辜负了女孩子对他

们的一片心意。”

莫奴生心一怔，他是不是也辜负了青青的一片心意？看眼前，他对乌雅，是没有那一番深切情意了，但他对青青呢？青青啊，你此时在哪里，你是不是也在想着莫奴生，想着他几时归呢？

## 第六章 情思亦苦

乌雅说道：“乌雅自小时便跟着卓书公子了，我与乌苏两人都是公子买来的丫头。那时我们还小，公子便教我们如何侍候公子，那时真是什么都不懂啊。我与乌苏有时还当着一位客人的面儿在商量如何侍候公子，让他更舒服。那客人哈哈大笑，我与乌苏待他走后才问起公子，那人为什么要笑。公子笑说道：‘一个男人的女人，像是女人美妙的身体一般，不能让客人知道的。你们当着他的面儿说此事，他会传出去的，那时人人会说我了。’我与乌苏还是不懂，问公子他会说什么，公子说：‘他乐意说什么便说什么，你们是我的，你们听我的便是。’自那时起，我们才知道，女人是男人的，不能让其他的男人知道她们做什么。我们替公子所做的一切，人人皆知，我们甚至是公子最心爱的玩物。我们都知道，公子当我们是他养的一条狗，一只猫，根本不把我们当人。乌苏跟着公子，在沙暴里不知死活，我也不知道，只是知道公子如今是吐蕃王了，听说他随身带着两个女人，叫什么可怜、可心，但没有叫乌苏的，看来乌苏也死了。”

她低下了头，悲泣随着她的胸膛起伏，她好生悲伤啊。

女人如敝屣，用过了便弃掉了，男人不觉得可怜，只有女人自悲自怜。乌雅说道：“那一天我与公子与乌苏分手，总觉得是公子松开了手，他觉得他不必为我们再用那么大的气力，他才松开手的。”

莫奴生不愿意对她讲说卓书，卓书的一些言行他也知道，他对卓书的为人十分不

齿。

乌雅说道：“你对我很关切，在对我做那种事的时候，你还顾着我……”

女人流泪了，她愿意为这个男人献出一切，她轻声说道：“如果青青小姐愿意，我将一辈子随着你们。我想她会愿意的，我会做许多事儿，能做的事儿太多了，我能侍候得她好好的，她怎么会不喜欢我？”

莫奴生也沉浸在那情意中，他抚摸着乌雅，乌雅的抚摸让他体会到，人根本不必说话，在男人与女人的交往中，手会说出一切，会替代嘴，会替代心。

× × ×

第二天，当相抱着的两人跳起来时，他们觉得有些异样，没有动静，没有乌尔忽劈柴的脆声，他哪里去了？

出了院子，没有了乌尔忽，他走了，他带着他的衣物走了。他去上京，去刺杀狼主或是答罕了。

如果他成功，他会自尽，在上京的街道上，还是在上京的宫殿里自尽？反正他会自尽，再也不活下去了，他要去会合自己死去的妻子，对她好好倾诉一番心里的思念。

莫奴生看着乌雅，说道：“乌雅，我们也得走了。”

乌雅说道：“你不愿意与我单独在一起？”

莫奴生摇头，说道：“不，我也有亡国恨。听说耶律重恩伤得很重，这是我的一次机会。你愿意随我去吗？如果去，是很危险的。”

乌雅不说话，她只是去拿出一个包袱，她幽幽地说道：“我愿意跟你去死。”

两人走了，去找耶律重恩。

× × ×

乌尔忽来到了上京，已是春初了，他着衣很单薄，在上京很惹人注意，显得既是穷困又是潦倒。他看着别人，不在意人家注意他时的眼神。他在找皇宫，找到了，便问人，

不知道狼主几时出来？一个老人问他：“你是问新狼主啊？他有时要出来看看百姓疾苦的，你在天街那里，晚市时也许会见到狼主。”

乌尔忽怯怯地问：“狼主的身旁人会不会打我啊？”

那老人大笑，说道：“不会，狼主是明君啊，他来街市，就是与民同乐的。你在那里看他时他会与你一起吃烤肉，会一起吃冰糖葫芦，他会问你有什么事，怎么能帮你。如果是老人，他会替你买酒。”

乌尔忽说道：“我怎么能认得出狼主？”

那老人笑说道：“他才二十岁左右，你一看便知道，只有狼主才有皇上那神采，别的人哪里有啊？”

乌尔忽问完了，心里有数了，便在街市逛了一逛，再去那街市看看，看许多人在那里玩冰砣子，北方人也叫这玩艺儿冰嘎，一个小小的冰旋，在冰上转，用鞭子抽，越抽越快。许多人在那里玩，忽地听得有人叫道：“好啊，好啊。”

他凑上去看，原来一个孩子会变招子玩，弯身子抽，倒仰着抽，用嘴吹气儿，吹得那冰嘎儿飞快地转。人们都喝彩，乌尔忽看得出神，忽听得有人说：“圣上来了，圣上来了！”便见闪出一条路来，进来了一位年青人。乌尔忽一见，也知道他是金邦的狼主，他心道：在人群中间，我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只是我如何杀他，那得想一个好主意了。我要杀了他，割下他的头来，那是最好了。只是要割下他的头来，我没有刀，怎么办？

他看来看去，看到远处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笑着说着，看着这里，分明是金邦狼主的卫士。他心道：你们手里有刀，我还拿不来。我要拿你的刀，岂不是打草惊蛇了？小狼主这条大蛇，我一定要杀了他！

他忽地看到远远来来去去的小小冰车，一个冰车上蹲坐着一个人，他们手里都拿着铁杆子，扎在冰上，向前用力撑。他心道：我夺来一条铁杆子，直插在那狼主的背后，

插透了他。我怎么还夺不来一把刀？我拿刀再割下他的首级，就拿它去街市对人说话，待得我杀了他，再提着他的头去街市，对人分说此事，我再自尽好了。

他想得明白，便向前一点点凑。

没有人注意乌尔忽，他离新狼主越来越近了。

× × ×

答罕接到了密报，乌尔忽不见了，他本来是在大宋地界的一个小村子里住着，近来不见了。

答罕惊叫道：“不好！”

他心里认定乌尔忽是最危险的敌人，从前在交代与兀朱的敌人里，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提着不知真假的天祚帝的头颅的人了。他叫道：“叫乌里布来！”

但乌里布真是老了，他跑得不快。答罕问道：“狼主在哪里？”

宫内人跪道：“狼主在天街与民同乐。”

答罕不以为然，什么与民同乐，你要真的把国家治理得好了，人民安居乐业，你不必天天去天街对他们露笑脸。但新主是那样子的，他一心做贤王，你能说什么？

他说道：“传出号令，放号炮，就说有敌犯境！”

原来金邦有规定，放了号炮，便是全国都要戒严，要小心强敌入侵。

那平章说道：“三王子，有那么严重吗？”

答罕说道：“替我找出一个人来，我曾在宫里留下了他的画相，你们拿与我看。他叫乌尔忽！”

平章派人去拿，答罕说道：“我提刀在手，你不听我的，我必杀你。如果狼主责怪我，我自负责。但你不听我的，我先杀你！”

那平章吓得叫道：“三王子，我去放号炮！”

× × ×

乌尔忽越来越接近小狼主了，他看得到合刺的微笑，合刺蹲下身去打冰嘎儿，旁边的卫士笑叫道：“转啊转，转啊转！”众人跟着叫喊，一个小男孩子与狼主比打冰嘎，那孩子忙得满头大汗。乌尔忽已是到了小狼主的身后，他也跟着笑，他看准了旁边一个坐着的小男孩儿，他正看着狼主与孩子比试打冰嘎，满脸都是稚气的笑意。

乌尔忽凑上前，看着那个小狼主，眼前闪的是天祚帝那悲伤的笑，是那熊熊燃烧的皇宫宫殿，他心里叫着：“圣上，圣上，我为你报仇了！”他蓦地夺过一个孩子的冰扦子，对着那小狼主便扎！

忽地响起了号角声，那号角声一响，顿使那小狼主呆怔，他身子一挺，回头向宫内方向望去。这是三十年不曾用过的号角声，就是五叔泽利死在庐州，也不曾用过这号角，谁下令吹起了号角，有什么大事发生？

小狼主身子一闪，使乌尔忽扑空，他再一挺，直刺过去，旁边的卫士看到了，叫道：“有刺客！”急扑上来，但乌尔忽力气大，一扑上去，用冰扦子直扎小狼主。

忽地那打冰嘎的孩子叫道：“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他扑上来护着小狼主，冰扦直插入他心窝。乌尔忽永远也忘不了那孩子惊诧莫名的神气：“为什么扎我？”

孩子死了，小狼主身后的卫士抓住了乌尔忽。乌尔忽大叫道：“我是大辽大将乌尔忽，我从前的投降是假的，我是大辽的勇将，怎么会投降金狗！？我要杀了你这个小狼主！”扑上来的卫士抓不住乌尔忽，他们拿刀逼在乌尔忽的脖子上，扯住他，向外拉。

狼主对身后的大臣说道：“照看好孩子，去看他的父母！待一会儿我要见他的父母！”

他急急上马，对周围的人一揖，说道：“我要去看看出了什么大事，三十年了，未吹号角，必有大事发生！”

× × ×

当小狼主来到皇宫，正看到答罕。

答罕与平章在那里，平章一见狼主来了，立即下跪，说道：“微臣死罪！”

答罕说道：“狼主，不干他事，是我要他吹响号角的，我知道乌尔忽来了，他要杀你！”

狼主说道：“只是此事？”

答罕说道：“他刺杀狼主，对我大金是一个影响。”

狼主说道：“多谢三叔。你起来吧。”

那平章如遇大赦，慌忙起来，狼主说道：“那个乌尔忽要刺杀我，当场抓获，三叔看如何处置他？”

答罕说道：“把他的手脚都砍了，割下他的舌头，把他送与耶律重恩，他不是要处置那个叛臣吗？”

答罕与小狼主都哈哈大笑起来。

× × ×

乌尔忽大叫道：“你们杀了我吧，我就是大辽的勇将乌尔忽，我奉了天祚帝的圣命，要杀你们的老狼主，可惜，你那个狗答罕不让我近你们的老狼主，不然他早就是一具死尸了！”

围在街上的人痛恨他误杀一个孩子，都用冰块打他，一个年轻人掰下房檐下的冰条，插在他的脖子里，冰得乌尔忽脸色苍白，金人都是大笑。

乌尔忽大叫道：“金狗，金狗！”

他痛骂不止，那些金人恨他，扑上来打他，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乌尔忽叫道：“圣上啊，圣上啊，那计策并不好……”他昏死过去了。

× × ×

耶律重恩知道，他要重振西辽雄风，也得有些时日，要将士们从那李成思叛敌的阴影中走出，也不容易。他命萧挞不做法中军将领，率三军驻扎，他自与耶律苦奴去筹集银两。

待得他再回大军，卓书已撤，只剩下他的大军孤军深入敌境，张俊已扑奔他来了。

耶律重恩决心不与张俊久战，他命大军向回撤，向罗布泊方向撤军。

这一夜，他正在帐内看图，忽地有人冲了进来。

他看清了来人，是莫奴生。

手里有一柄刀，莫奴生永远像一尊威风凛凛的天神。

莫奴生说道：“耶律重恩，我来找你，我要与你决一死战！”

耶律重恩微微一笑：“你一个人？”

莫奴生说道：“杀了你，我一个人便破了你三十万大军。”

耶律重恩笑说道：“莫奴生，你做不了大事，只凭一柄刀，到处乱闯，能做什么大事？”

莫奴生恨声道：“我不必做什么大事，我只要杀了你这个人！”

他扑上去，一刀砍向耶律重恩。耶律重恩用佛指拈花对付他，但那手劲儿竟是大不如前，嗤嗤响声也极轻微。莫奴生大喜，看来那骑士的话是对的，耶律重恩是受了重伤，如今他只好死在莫奴生的刀下。

再迎风一刀，这一刀劈得很慢，慢得像初学的刀手，但这一刀令耶律重恩很是凝重，他说道：“好刀法！”慢慢身子一旋，手指击向莫奴生的臂腕！

莫奴生不能让他击到臂腕，待得刀到，便转身一回，这一刀便变了式，斜斜劈向耶律重恩的肩头！

耶律重恩赞一声：“好！”回手一劈，这不是佛指拈花式了，只是一招顺手式，但破了莫奴生的刀法。

耶律重恩的内力使不出，莫奴生便占了上风。

莫奴生说道：“我会杀了你，你的人再也护不住你了。”

耶律重恩笑一笑，说道：“你说得不对，回头看一看。”



莫奴生一回头，他看到了十几个勇士，不声不响地站在帐外，他们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莫奴生，如果耶律重恩一声令下，他们会不顾性命，扑向莫奴生！

莫奴生的刀更快了，他扑向耶律重恩，叫道：“叫你的人来送死吧，我杀了你们十六人，你再派出三十二人来对付我！”

耶律重恩见那些勇士要扑来，便喝止道：“不要动！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他忽地身子一抖，原来莫奴生的刀气伤了他，臂流血了。

那萧挹不厉声喝道：“我们上去杀了他！”

耶律重恩叫道：“住手！”

两下僵持。

耶律重恩说道：“莫奴生，你的性命早晚是别人的，只是我要告诉你，你如今顾不得杀我了。你有一个更大的仇家，你去不去杀他？”

莫奴生叫道：“胡说，你灭了我的国，便是我最大的仇家！”

耶律重恩说道：“有人劫去了你的妻子，把你的妻子奸污了，再给她动了手术，使她的乳也没了，人也变成了不男不女，再把她拴在床头，当狗一样玩耍，你说那仇恨大不大？”

莫奴生的眼睛变小了，颤声道：“你胡说！”

耶律重恩说道：“你必是猜知了那人是谁，只有那个人才会如此残忍。你去不去报你的仇？如果你愿意杀了我，便只能死在这里，我的勇士决不会任你杀死我的，如果你再动手，他们会拼命护我。我不愿意你死在这里；我也不愿意我的勇士死伤。你去看看卓书吧，你的青青与两个孩子在他手里，他已是撤回吐蕃了，你再不去，他会把青青与两个孩子折磨死。”

莫奴生举棋不定。

耶律重恩缓缓坐下，说道：“莫奴生，如果你愿意死不瞑目，你便来吧。”

莫奴生想到了青青，青青真的受了这么大的苦？她能受得了吗？两个孩子自跟着他，便没有一天的好日子过，他怎么能不担心？他要去找两个孩子，找青青，找到了她，抱着她，再也不与她分开。

莫奴生说道：“让你的人走开，我要去找卓书。”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萧挾不，让勇士们让开，请莫奴生走！”

勇士们让出一条路来，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萧挾不在等着耶律重恩喝一声：“杀！”那样他们必是会一举击杀了莫奴生，但一直到莫奴生走出那条长长的甬路，耶律重恩都不吐声。

他为什么不出声啊，这是杀死莫奴生最好的时机。

耶律重恩看到了他的疑惑，说道：“让他去杀卓书，杀卓书也得有人。他去，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他死，再一条是卓书死！”

× × ×

莫奴生挺直身子，直走出去，突地想到了乌雅，她在前面等着他，他对她说：如果他再过三个时辰不走出来，她便得来找他的死尸了。估计耶律重恩会让她带走自己的死尸。

他看到了乌雅，她闭着眼，不敢抬头。她在数数儿，她等不及了，又急又怕，只好数数儿，如果再数三百个数字，莫奴生还不走出，她就直奔大营。

她流泪了，听到了莫奴生的声音，她哭了：“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

她扑到了莫奴生的怀里。

## 第七章 恨不能已

当狼主坐在宝座上，一旁有答罕与兀朱、乌里布等人侍立时，押上来了乌尔忽。

乌尔忽满面是血，他的身上全都是湿的，在此冬天，如此作弄乌尔忽，使他怒火万丈，他怒声叫道：“臭金狗，我要死了，但杀不死你，我恨不休！”

合刺说道：“乌尔忽，你是一个汉子，但可惜我大金有三叔，你要做豫让，想刺我狼主，那是休想了！”

乌尔忽说道：“我恨不能杀了你，我恨不能杀了你！”

答罕说道：“你是大辽派来的刺客，可惜，你连老狼主的面儿也没见到，这十几年，放松了你，让你逃走了。你自苟延残喘也就罢了，何苦再来送死？”

乌尔忽突地流泪，他说道：“我的妻子儿女，他们都死了，为了这个，大辽圣上让我与他的宫女在一起，要我再延香火，可我不愿，我乌尔忽家再也没有一个人了。”

答罕说道：“乌尔忽，如果你真心投降，我派你去打耶律重恩，你愿意不愿意？”

乌尔忽大笑，说道：“你能放心我去吗？我不会带着你的兵，去投了耶律重恩？”

答罕笑一笑，不再吐声，他确是不放心乌尔忽。

狼主忽地说道：“乌尔忽，如果你真心降我大金，我便让你再娶妻生子，大富大贵。”

乌尔忽呸地吐了一口，骂道：“小狼崽子，你休想！你休想大辽将军降你！”

狼主看着答罕，说道：“三叔，你处置他吧。”

答罕领命，叫道：“来人！”

来了几个勇士，答罕命道：“先砍下他的腿！”

几个勇士欲砍，乌尔忽怒骂不绝。答罕说道：“在膝盖上面砍，让他拖着腿走。”

几个勇士砍了他的双腿，鲜血直流，答罕说道：“用药敷住，止住他的血！”

当堂再止血，止住了血，答罕说道：“乌尔忽，你降不降？如果你投降，我派你去打耶律重恩，你可以像古时的战将孙臆那样，坐在车上指挥。”

乌尔忽大骂道：“没卵的答罕，你个臭狗，你先是投了大辽，再叛大辽，你出尔反尔，只是一个没卵子的小人！”

答罕心里激怒，但表面不动声色，他说道：“再砍下他的两条臂，从肘上砍。”

便砍下了他的两条臂，乌尔忽只能疼得叫喊，他大叫道：“你砍吧，答罕，臭金狗！”

殿上的人都失色，看着乌尔忽，也敬他是一个英雄。狼主说道：“三叔，放过他吧。”

乌里布说道：“三王子，他也是一个英雄，你何不放过他？”

兀朱也说：“三哥，放过他吧，何必与他一样见识？”

答罕突地激怒了，他吼叫道：“你们都说放过他，如果今天不是我命人放号炮，乌尔忽便会刺死狼主，那时你们想会如何？你看他是什么人？他能舍妻弃子，家都不要了，一心来行刺圣上，他不是最危险的敌人吗？你们要放了他，可他何尝想放了你们？！都过了十几年了，还卧薪尝胆，一心行刺狼主，不杀他何以服众？妇人之仁，必坏大事。不绞杀乌尔忽，何以威逼敌胆？！”

狼主与兀朱都看着他，不能则声。答罕怒喝道：“必得杀杀乌尔忽的威风，他要杀狼主，必得严惩！我要教耶律重恩睡梦也不安稳！”

答罕命人再来，乌尔忽仍在怒骂，他骂答罕没卵子的小子，使答罕更是怒火万丈，他喝道：“割下他的舌头！”

几个勇士捉住乌尔忽，掐他的肩头，捉住他的头，再捏住他的鼻子，使他大张着嘴，一个勇士去掐他的舌头。但乌尔忽狠狠咬住，那勇士大吼大叫，扯出手来，已是咬断了手骨。他流着泪水，再不敢去抓乌尔忽的舌头。

答罕命道：“掌嘴！”

几人上去，轮流打乌尔忽的嘴巴，打得他嘴肿得老高。乌尔忽叫道：“没卵子的小子，你打老子吧，我不尿你！”

答罕命人再掰开乌尔忽的嘴巴，把舌尖扯出来，用刀割下。乌尔忽的舌尖没了，他呜呜咕咕地叫不出声来。

答罕说道：“好了，你再也不能吵了，这样最好。”

他命几个勇士，叫他们送乌尔忽去与耶律重恩，让他们务必送到。

答罕说道：“我写了一封信，你们拿与耶律重恩，让他看看。再把乌尔忽送与他，要他看看大辽的妙计。”

× × ×

乌尔忽被押在车上，他横躺在车上，看着金人，如今他只能以他的眼睛表示愤怒了。他怒视答罕，恨不能把他吞下肚去。突地他想到了莫奴生对他讲的话，他突地一阵子后悔，他早就该先杀答罕了，在答罕入辽宫的那一天，他只要扑向答罕，杀了答罕，金狗便没有什么仗势了。他何必苦苦等着杀那个狼主？答罕比他的狼主更重要，他早就该看得出的。

如果他杀了答罕，金狗必是受到重创，他也就可以告慰圣上于地下了。

他真后悔。

× × ×

莫奴生对乌雅说道：“我要去吐蕃，因为卓书把青青手术后，带去了吐蕃。”

乌雅幽幽说道：“我不愿见公子。”

她不愿意见卓书，此时她已是恨见卓书，怕见卓书了。

莫奴生说道：“你可以不去，去吐蕃也很危险。”

莫奴生说完了话，对她说道：“这包裹里是银子，还有衣服，你拿去用吧。”

莫奴生走了，他走得很慢。

忽地乌雅想到，莫奴生去送死的，他本来就不是卓书的对手，一去见到了卓书，他只能送命。他不让乌雅去，是对乌雅有爱。

乌雅叫道：“你等一等！”

莫奴生站住了，他回头看着乌雅。

乌雅说道：“我虽说是怕见公子，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前去，我对吐蕃总是比你更

熟。我跟你一齐去，如果要死，我与你死在一起！”

莫奴生握住了乌雅的手，他更喜欢乌雅了。

两人去见卓书，莫奴生心道：我会救出她们三人的，我要对卓书说，我来了，放了他们三人，我与你决斗，如是你愿意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便做。

× × ×

在莫奴生向吐蕃进发，要去救青青时，青青正坐在她蜀中唐门的闺楼里，给她的哥哥唐逸，写下了一封绝笔信。

她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她看到她的脸变黑了，她的声音也变粗了，她再也不像是一个女人了。

她很怕自己变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丑八怪。那样子莫奴生看了，会十分害怕的。

如今，两个孩子交与唐连了，唐连天天教他们两人用暗器，两个孩子学得很用心。他们人虽小，但在江湖上漂泊了很久，知道没有本事会受人欺负，他们一心学本事。

两个孩子心里有一个仇敌，那个污辱了他们亲娘的仇敌就是卓书。

两个孩子有时来看青青，只有那时青青才会露出一点儿笑意，她嘘寒问暖，问两个孩子学得如何。孩子长得大了，如今已看得出细细的胡髭，声音也亮堂了许多。

青青心道：莫奴生，你再来了，青青已死，我在你心里仍是那个美貌的青青。

她想了许久，找到了莫奴生来她闺房里住时她穿的那一件衣服，她再躺在那床上，心道：虽说是蜀中唐门再修葺了，但我躺在这里，仍复是当年莫奴生在我房里躺着。

她躺下了，吞下了毒药。

× × ×

秀早刚刚回来，她与小姐失散后，便去四处寻找，待得唐逸接到了那封信，她也到了唐门。她证实了小姐被人抓去，唐逸方才能找回青青的。

秀早正与两个孩子练暗器，练了一会儿，她说道：“我得去看小姐了。”

两个孩子也说：“我们也去看娘。”

秀早羞他们两人：“不知羞，人家还是黄花闺女呢，就直叫人家娘。那人也是的，脸皮也够厚的，叫娘就听着，也笑咪咪的，你们两个也是厚脸皮。”

秀早数落着，但两个孩子不说话，只是憨憨地笑。秀早老大没趣，说道：“不好玩，不好玩，去看你娘好了。”

三人到了楼上，血生与仇手都叫：“娘，娘，娘！”

但无声音，秀早说道：“我去看她，你们等着。”

她冲进去，嗷一声叫起来。两个孩子冲进去，一见青青倒在地上，嘴角有血，便叫道：“快去，快叫唐连叔叔！”

唐连赶来了，青青中毒已深，唐连忙给她服下解药，叫道：“把她背去药房。”

两个孩子急急搭手，背着青青去药房，到了房内，唐连说道：“什么法子都用，先蒸再煮，服下药去，再给她解毒。”

当下一阵子忙乱，到了晚上，青青方才缓缓苏睡。她看着唐连，微微一笑，似乎麻烦了他，有些不好意思。

唐连说道：“青妹，你出了事，我如何对逸哥交代？”

青青见他哭了，也就哭，流着泪，但她被毒，说不出话来。

唐连说道：“你说话啊，你说话啊。”

青青说不出来，她哑着嗓子，对着唐连只能连说带比划。

唐连叫道：“你说话，你说话。”

但青青已是说不出来话了，她是默默看着唐连，很疚歉地笑。

唐连哭着说：“青青，你这么做，我怎么再见逸哥啊？”

青青笑一笑，她再也说不出话了，这样也好，她不必再死了，只要不与莫奴生相遇，就苟延残喘好了。

×

×

×

十几个金国的兵士推着车，向耶律重恩的军营进发，他们向耶律重恩的哨兵说明来意，那哨兵回去了，只见马蹄扬尘，飞扬起一片尘土。再过一会儿，就听那铁蹄再复响起杂沓的响声，从远处传来那飞骑的呼唤声：“金国的来使听着，大王要你们推车进营！”

所有的辽国兵士都在那里站立，肃立成几排，中间走行着金兵，他们低着头，推着那垂死的乌尔忽，把他推到了营帐正中。

耶律重恩坐在正中，他正襟危坐，旁边是十八皇族的人，除了李成思，他们又组成了十八皇族。

那金国使者报名而进，说道：“奉大金国三王子答罕殿下命，送大辽叛逆乌尔忽来，为惩他叛变大辽，且把大辽天祚帝斩首献与大金，三王子把他斩成残废，特报大王。三王子殿下还有一信，报与大王。”

萧挾不喝道：“拿信来献！”

身旁的人接过信，献与耶律重恩。

耶律重恩看信，信说：

信示西辽王殿下：

天下有荆轲，怀匕而入秦，图刺而不轨。英雄有豫让，单矛而定大国。如今贵国有计，用乌尔忽降金，忽一心刺王，奈金人有答罕？他只能一死，不能报国，妻子儿女，岂不白白送死？枉死天下，沉冤莫白。古有豫让故事，今不再有乌尔忽成仁，可惜天祚帝，难怪国祚不永，原因帝王昏聩。世事更易，千古不变，乌尔忽妻子儿女死得冤哉！

耶律重恩放下了信，他的心很沉重，原来他就不信乌尔忽能杀了天祚帝，但那皇族十八人一定要下令搏杀乌尔忽，他们总是派人去寻找乌尔忽，他们在近日找到了，但他们也死了十六人。

耶律重恩看着乌尔忽，他的脸面很苦，手臂被砍断了，没有手，没有肘，只有臂端。



他的腿也被砍断了，只有大腿根部，一个残废，没有手脚没有手臂大腿的残废人。

耶律重恩看着乌尔忽，心里忽地很是悲凉，他心道：圣上啊，你的大计，很难成功啊。

耶律重恩看着乌尔忽，乌尔忽抬起了头，他微微一笑，吐出了没有舌尖的舌头。

耶律重恩心里一阵子凄苦，他对乌尔忽说道：“乌尔忽将军，你受苦了，我替天祚帝拜你一拜！”

他跪在地，向着乌尔忽一叩，说道：“乌尔忽将军，我多谢你了！”

耶律重恩一拜，身后的辽军将士都是跪下，对着乌尔忽一拜，千军万马拜一人，叩头声竟响如擂地。

耶律重恩再抬起头来，对着那些金兵说道：“你们都是乌尔忽的敌人，你们也来拜他一拜！”

那带头的平章说道：“如果西辽王要我拜的话，我会拜的。但他是叛逆，我们不会拜叛逆的。”

耶律重恩大叫道：“你拜他不拜？”

那平章说道：“我们来时，三王子说了，宁可一死，也不受屈辱！”他回头叫道：“我们是大金的勇士，到了此地，只拜一人，那就是西辽王！”

耶律重恩说道：“我也拜了乌尔忽将军，你们拜是不拜？”

那平章叫道：“不拜，不拜就是不拜！”

耶律重恩叫道：“扯过来，扯他向乌尔忽将军一拜！”

那些勇士扯着那平章，硬扯着他拜了乌尔忽一拜。

放开了他，那平章仰天大叫道：“三王子，为我雪耻！”他拔出腰刀来，对着自己的脖颈，生生一刎！

那些金兵看着平章一死，便也拔出刀来。千军逼向他们，那些兵士大叫道：“你想

杀了金人，休想！”他们拔刀自尽的也有，生生对面两人互杀的也有，一时都是死在当场。

耶律重恩看着乌尔忽，他说道：“乌尔忽将军，我会替你报仇的。”

乌尔忽看着地上的刀，他点点头，再点头。

耶律重恩拿起了刀，众军士都看着，乌尔忽把那刀用两条伤臂夹着，血从那臂根流出，血流得很快，他笑，声音不清地说着什么，很满意他要一死。他把那刀尖冲向自己，把刀柄顶在车旁。

所有的人都看着，看着他。耶律重恩身旁的萧挹不看他太过费力，想上去帮他，但耶律重恩止住了他。

所有人看着乌尔忽，突地有人喝叫道：“啊啊啊！”他们叫喊着，助威，帮乌尔忽出力。

乌尔忽把刀尖冲着自己，他啊啊地吼叫，声音含混不清。当乌尔忽把那刀尖刺向自己腹部时，他扬头对着耶律重恩，大声叫吼。

耶律重恩带着他的人，向乌尔忽跪拜送行！乌尔忽一死，大辽的不死精神便得永生！

耶律重恩叫道：“乌尔忽不死，乌尔忽不死！”

众人跟着叫喊：“乌尔忽不死，乌尔忽不死！”

所有人都跪下，他们期望大辽再生，期望西辽成为天下众望所归的大国！

耶律重恩说道：“大辽自天祚帝起始，便没有一个软弱的人，天祚帝自焚，不让敌人得到圣上的遗体，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如今我们再复大辽，便得靠这种精神，我要带领你们，杀那些金狗，让他们臣服我们脚下，让他们的男人做我们的奴才，吃我们的屎，喝我们的尿！让他们的女人做我们的奴才，趴在我们身下呻吟！让他们的孩子做我们的狗，跟在我们西辽人的身后汪汪而吠！我们要杀了他们没卵子的王子答罕，杀了答罕！”

众军挥戈如林，叫道：“杀了答罕，杀了答罕！”

## 第八章 刀气漫天

莫奴生持刀向前，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绝色美女，向着吐蕃走。一路走得很辛苦，逢山也宿，过水泅河，都是莫奴生细心照料乌雅。他对乌雅说道：“如果遇见了卓书，你觉得为难，可以不说话，我独一个人对他说。”

乌雅点头，她爱莫奴生，她如今就是睡梦里也能揣摸出莫奴生的模样，他的形象深深印在乌雅的心头。

乌雅头一次尝到爱人的滋味，也头一次尝到了被爱的滋味。

她决心与莫奴生生死都在一起。

× × ×

他们两人赶到了鄂陵湖，在湖边看到许多的吐蕃人在大宴，那些人一见到了莫奴生与乌雅，便欢迎他们两人入席。

席间，歌手唱起了古老的歌曲，歌曲悠扬而缠绵，令莫奴生想到了皮帐，想到了那滚着汗珠的乌娜与他自己。他看看乌雅，乌雅也明白他的心意，对他意味深长地一笑。

席间，一个猎手喜欢上了乌雅，他一眼便看中了乌雅。他对莫奴生说道：“她是你的妻子？”

莫奴生不会说谎，说道：“不是。”

那猎手说道：“那好。”

他径直走向乌雅，对乌雅说道：“请姑娘与我一齐跳一个。”

乌雅看看莫奴生，莫奴生点点头，乌雅便站起来，人们狂笑着，叫着，欢迎他们两人齐舞。

那小伙子的舞蹈很美，人也很奔放，他围着乌雅，像星星捧着月亮，对乌雅赞美不绝。他的脚踢踏得像是鼓声，咚咚直响，他的腿修长而挺拔，对乌雅跳得很劲。

莫奴生一边看着，一边喝酒。

那小伙子跳完了舞，扯住乌雅的手，要来到莫奴生的面前。乌雅本来不想扯着他的手，但听得人们欢呼，便不好意思放开。只听得那小伙子说道：“乌雅姑娘愿意同我生活在一起，愿你能同意。”

莫奴生愣了，他抬头看，看到那一族人都用赞许的目光看着那小伙子，因为他是本族最勇敢的人。

莫奴生说道：“我要告诉你，不行！”

那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他们都呆看着莫奴生。

莫奴生说道：“她虽说不是我妻子，但我很爱她！”

众人不语。他们不明白莫奴生的语意。

那小伙子说话很生涩：“你说，你不愿娶她.....你要占有她？”

莫奴生也是异族人，他知道许多民族人的话语习惯，就是这么直言不讳，他点头，说道：“不错。我就是要她跟我生活在一起。”

小伙子大声道：“你污辱乌雅姑娘，你不娶她，凭什么要她跟着你？”

乌雅叫道：“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那小伙子愤愤：“不对，乌雅姑娘怕你，才说愿意的。”

莫奴生笑一笑，说道：“她不会跟你的，你别缠她了。”

小伙子叫道：“她与我同舞了，她愿意跟我！”

所有的人都看着乌雅，目光中满是责备。乌雅突地明白了，小伙子与她共舞，是求婚之意，但她不明白，不明白便不怪了。可人们叫着，欢呼着，人们叫嚷着，对乌雅与猎手欢呼。

猎手说道：“我要求婚，你不答应，便得与我决斗！”

莫奴生说道：“我不与你动手。”

那猎手道：“动手啊，动手！”他扑上来，打了莫奴生一拳。

莫奴生一起，再复站住，他说：“你打不过我，别动手了！”

那猎手也是一个好手，是生裂虎豹的好猎手，怎么能信他？他扑来，一拳再击向莫奴生的面门，叫道：“你休狂！看拳！”

一拳再打在莫奴生的身上，莫奴生说道：“我不动手，你也打不了我。”他身子纹丝不动。

那猎手更是生气了，他不怕莫奴生打败自己，只怕莫奴生瞧不起他，连打都不与他打。他叫道：“你动手啊，你动手啊！”

莫奴生不动，他连打了莫奴生五拳，莫奴生都不还手。

那猎手急了，他扑过去，抓起刀来劈向莫奴生。

莫奴生不料他会那么生气，但看他出刀，身子一躲一闪，刀都无法沾他一点儿。

那猎手还想再劈，一个老人叫住了他，说道：“看得出，你是奇人。你走吧。”

莫奴生与乌鸦对着他们一揖，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两人走了，离开了鄂陵湖。待得他们离开那湖边，还听得有人在唱很忧郁的歌儿：

“湖上的鸟儿不多，

只有两只就够了。

地上的情人不多，

只有阿哥一个就够了。

天上的云彩不下雨，

只有泪水就够了。

地上的姑娘不多，

只有多珠就够了。”

×                      ×                      ×

乌雅说道：“你怎么不还手？”

莫奴生道：“他们都是血勇之人，我与他们怎么能动手？”

两人依在马上，相依着向前疾行。忽地有人叫道：“好汉子，你休走！”

后面急急赶来几个人，那个年青的猎手仍在其中，他叫道：“我一定要与你比试！”

莫奴生说道：“你比不过我的。”

那年青猎手说道：“我要与你比。”

莫奴生看看乌雅，乌雅笑着看他。他突地豪兴大发，说道：“好，我便与你比！”

那几个年青人都是欢呼，他们也高兴莫奴生答应，他们说：“多吉是我们最好的猎手，你小心些！”

莫奴生问道：“要比什么？”

那多吉说道：“比射箭，再比刀法，最后比什么，你说了算！”

莫奴生说道：“好啊，比就是了。”

两人站在那里，一个年青人去远处放好一只箭垛，那是用猎手的皮囊上挂的铁环做饵，把铁环挂在树上。

猎手说道：“谁能射中那铁环，便算是胜了，一连三箭，好不好？”

莫奴生说：“好。”

那猎手说道：“你先射。”

莫奴生说：“还是你先射吧。”

那多吉也不谦让，拿出弓来，说道：“好，看箭！”

一箭射去，正中铁环。几个人都是欢呼，他们面有骄色。那多吉更是咄咄逼人，挥臂叫道：“怎么样？”

莫奴生笑笑，说道：“再射。”

多吉再射了两箭，箭箭都正中铁环。几人大喜欲狂，更加骄傲，看着莫奴生，瞧他如何去射。

莫奴生过去，拿起了那箭，那多吉递过来弓，满面是笑，说道：“你输了，我要娶乌雅姑娘为妻。”

莫奴生说道：“她不会嫁你的，他不接那弓，说道：“我用手掷，你说算不算？”

那多吉大惊，看着莫奴生，说道：“你能用手掷？我不信。”

莫奴生说道：“有什么不信？”

他连说了三句“有什么不信”，便连掷三次，三箭都嗖嗖破风，直射在那铁环内，夺得那先射的箭都垂头。

几个人都是拍手，叫道：“好箭，真是头一回见！”

多吉的脸色通红，他说道：“你的箭法好，但刀法不一定比我好！”

他此时说话，也不像刚才那样气势夺人了。

莫奴生说道：“我只会用刀，你别和我比了。”

多吉叫道：“为什么不比？”

莫奴生大笑，挥手说道：“比什么，比什么？”

他一挥手，竟是回头便走。那多吉急叫道：“等一等，你还没说明白，怎么能走？”

可他的几个伙伴扯住了他，叫他道：“你看，你看！”

那多吉一回头，他惊讶莫名：那树上挂着的铁环碎了，竟是碎成了六片，而那六支箭竟也落在地上，它们每一支上都钉着一片树皮。

原来莫奴生只是一挥手，那树皮便落地，六支箭全都掉下，那铁环很是硬，竟也被裂成六片。

多吉看着乌雅走了，他流着泪，说道：“我胜不了他，我胜不了他。”当他再上马时，

竟是垂头丧气，再也提不起精神。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莫奴生能一次劈出六刀，也不相信他只是顺手一劈，便把那坚硬的树木都劈裂。他只是不信，喃喃念叨：“他会妖法，他会妖法。”

× × ×

莫奴生的身上靠着乌雅，她轻声说：“你为了我，与他比试，我很喜欢。”

乌雅头一次被男人怜爱，心都疼得要化，她喜欢莫奴生，越来越觉得莫奴生是一条汉子，可以依靠的好汉子。

莫奴生说道：“我与他比试，是为了你。只是我不愿意与一个平常人动手，我不愿意杀人。”

乌雅看着他杀人，看他杀人时那冷静，似乎只有卓书可与他相比。听得他一说，知他也是一个柔情似水的男人。她心道：我喜欢卓书时，心内对他也是畏惧，就是他对我百般垂怜，我也知他只是喜欢一个女人，一个他喜爱的玩物。他何尝把我放在心上？看莫奴生这样，为了一个女人，他会不惜跋涉千里，去救自己心爱的女人，这种男人，并不多见。我不喜欢他，再去喜欢谁？

从鄂陵湖再过雪山，方才能去到那逻些城。莫奴生买了一头牦牛，驮上一些应用物什，再买了两件皮袍子，便与乌雅爬雪山。

雪山是洁白的，净洁得像银，像云。远远看去，在高峰上有碧透如洗的青天，与地连接，天地一线，十分辽阔。乌雅与莫奴生向着雪山攀爬，只是一会儿，便爬上了一半儿。乌雅说道：“那些吐蕃人把雪山说得如同恶魔，真是可笑。你看雪山有多好玩啊！”

她突地大叫，啊啊大叫。

莫奴生叫道：“别叫，你一叫，脚下的山会裂开的。”

乌雅失色道：“你说的可是真的？吓死人了！”

莫奴生说道：“据吐蕃人说，那雪峰随时都会滚落。你要小心！”



两人向前走，乌雅走在前面，她一跳一蹦地走，还哼着曲子。

她这会儿便又忘了莫奴生的吩咐。

莫奴生想再说她，但一见她孩子般的稚气，那满面的笑意很是可爱，便舍不得再说她了。

两人正走着，忽地乌雅叫道：“哎呀！”

她的身子直向下掉，直落入一条雪缝里去了。

莫奴生叫道：“扯住我的手！”他急切中去抓乌雅的手，乌雅抓住了他的手，一直向下落，只觉得雪渐渐塞到了脖子，塞到了全身，一直冷到了腋窝……

倏地再无跌落，两人陷入深深的冰冷中。莫奴生叫道：“乌雅，乌雅！”

乌雅也叫道：“莫奴生，莫奴生！”

两人抬头看，在雪光里可见这是一个雪罅，里面有很大的空隙，只能微微看清对面的人影。

乌雅哭道：“我们出不去了。”

莫奴生笑一笑，说道：“有什么出不去？你看看我，就是出不去，我与你死在此处，也是很好啊。”

乌雅破涕为笑：“你不能死，你还有大事要去做，怎么能死？我不扯着你好了，你就能自己走了。”

莫奴生说道：“别胡说，我不会丢下你的。”

乌雅想着卓书，那一次在沙暴里，她只想着卓书公子不会没劲儿扯着她与乌苏的，他是故意放了手，他想在沙暴里要保存自己的体力，便舍弃了两个女人，两个以他为性命的女人。

可莫奴生不是，他一直扯紧了乌雅的手，他是在危难时伸出手来，扯着她的手，与她一齐下地狱的。

她忽地伏在莫奴生的耳旁说道：“我爱你，莫奴生！”

莫奴生也心跳不已，他原先同乌娜在一起时，两人如胶似漆，但从未有过如此话语。乌娜的话总是那么赤裸裸，她会对莫奴生说一句：“我想要了。”便扯着莫奴生一直冲进皮帐，咯咯笑着，一阵般扯光了他的衣服，把他摁倒在帐内。她也会呱呱叽叽地对他说那些她听来的故事，讲些他愿意听的人和事儿，但她不会说“我爱你”，因为乌娜认为，爱这玩艺儿只有一种落实，那就是疯狂的做爱与依靠。

这种事儿能天天说吗？

只觉得乌雅浑身冰冷，她的身子如在冰水里，得得敲牙。莫奴生说道：“你依在我怀里，我贴你一会儿，你能暖一暖。”

乌雅哭着说：“我要冻死了，我要死了！”

莫奴生说道：“胡说，我在这里，你怎么会死？”

他抱着乌雅，觉得她的身体像是冰一般冷。他说道：“你的衣服要解开，把身体贴在我怀里，我会暖着你。”

乌雅也不分说，扯开了她的衣服，此时皮袍也无用了，只有冰冷。她把肚腹靠在莫奴生的身上，忽地从莫奴生那里传来一股热气，她叫道：“有热气了，有热气了。”

莫奴生运功助她，要她暖起来，一会儿，她的脸上有热气升腾。乌雅忽地想到，莫奴生这么运功，定是很伤心神的。

她叫道：“好了，我不冷了，我不冷了。”

莫奴生说道：“你不冷了，快穿好皮袍子，裹得紧些！”

乌雅穿好皮袍子，裹得紧紧的，再依在莫奴生的身上，说道：“我们怎么能出去呢？”

两人向上看，只见一层层厚厚的，都是雪层，他们怎么能透过那厚厚的雪层走出去？看来只能死在这雪层里了。

乌雅再哭道：“我一个臭女人，值得什么？你还救我，你真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婆婆妈妈的，怎么能做大事？你死了，真是白死！”

莫奴生知道她是后悔，后悔她扯下了自己，便说道：“你不必那么在意，我们想想办法，或许能得救呢。”

乌雅说道：“你有什么法子可想？你枉为男人，心也不够狠。”

莫奴生说道：“再狠心的男人，也是男人，怎么会丢下女人不管？”

乌雅叫道：“你不是做大事的人，怎么去救青青，你怎么去救孩子？”

莫奴生捂住了她的嘴，说道：“别说了，我们好好歇息一下。”

雪层里的空气很稀薄，他们两人不久便昏昏欲睡，莫奴生说道：“你要睡了？”

乌雅说道：“我很困，我很累，我要睡……”

她伏在莫奴生的身上睡着了。

莫奴生睡不着，他知道他与乌雅两人会死在这里。

他一无牵挂吗？不是，他牵挂着两个孩子，原先他是不怕的，有青青照料他们，他不怕。但青青也落在卓书的手里，他怕，他怕孩子会死在卓书手里，也怕卓书会害死青青。

莫奴生心道：本来我想，我虽不是卓书的对手，但我到了这城，可以尽我的力，杀不死卓书，总可以一死替换出两个孩子与青青。但现在看来，他只能死在这里了，雪层里的空气太稀薄了，他与乌雅会很快就死的。在睡眠中死亡，也许是最好的方法？

## 第九章 雪洞死生

莫奴生不知什么时候也睡着了，他蓦地醒来，似乎有人在梦里叫他，那人是青青，她带着微笑，说道：“我要服毒去了，你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吧。”

他恍地醒来，叫道：“青青，青青！”

没人应声，只有伏在他膝头鼾睡的乌雅。

他轻声叫道：“青青，我可能要死在此处了。”

但青青不答。

他伏在膝上，痛苦了一会儿，心道：我何必那么灰心，就是在战场上，遇到更强大的对手，我也不曾怯阵，这一会儿怎么了？他忽地想到，我要带着乌雅出去，过了雪山，去找卓书，带着两个孩子，乌雅扯着一个孩子的手，青青扯着另一个孩子的手，她们一齐向回走。那时我就在她们的身后，跟着她们，听她们银铃一般的咯咯咯美笑。

他叫道：“乌雅，起来，乌雅，起来！”

乌雅醒了，再看到那雪层，她低声道：“我们还没死？”

莫奴生说道：“我只有一把小小的弯刀，还有身上的皮袍子，但我想我们可以试一试，试着出去。”

乌雅说道：“不行，只有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你再出去，连这个洞也没有了，你怎么办？”

莫奴生说道：“左右不过是死。”

乌雅心里苦道：男人拿性命冒险，动不动便是想死，原来死在他们眼里是那么容易。但一思量，这次落入雪洞，便是天假雪峰，灭他两人性命，再怎么挣扎，也出不去。她说道：“我们能出去。出不去，只要我与你在一起，便好幸福。”

她依在莫奴生的身上，莫奴生心道：乌雅也这般爱我，我不出去，便连累她了。我要出去，要救她出去。此时乌雅说道：“我冷，我冷。”

原来那皮袍穿在身上，雪在内里，就化了，成了冰，再被身体焐热，又化了，如今皮袍子也成了冰袍，穿在身上十分难受。莫奴生心道：“如果我能脱下我的皮袍给她，她才不至于冻死，但我怎么脱下来，使雪层不化入皮袍呢？忽地他想别了一个主意，对乌雅说道：“乌雅，你来与我穿一件皮袍，我要脱下来给你。”

乌雅吓了一跳，说道：“不行不行，你脱了皮袍子，也会死的！”

莫奴生笑道：“我有办法，我原先的皮袍内与你一样，都是雪粒，但如今皮袍子都是暖的，你来吧！”

女人柔软的身体轻轻地贴在他的身上，两人背脊相贴，贴得紧紧的。

乌雅说道：“莫奴生，你要能出去，我死了也甘心。”

莫奴生笑说道：“我要能出去，你就也能出去，你怎么会死？”

乌雅说道：“那我就一辈子紧紧地缠着你，跟着你，死时也不放过你！”

莫奴生心里一甜，有女人信誓旦旦，一心跟他，他焉能不喜？

两个相偎着，莫奴生把皮袍的袖子套进乌雅的手臂，再慢慢拿出自己的左臂来。再把她的右臂套进去，拿出自己的右臂。

他觉出那冰冷，说道：“怎么样？”

乌雅说道：“很暖和，但你冷了，你不要弄了，我不要了！”

莫奴生也觉得冷气直透心，但他大声道：“你不弄，我也得死，你更得死，你听话不听？”

乌雅哭腔道：“听话，听话。”

莫奴生把她的身体全都套在皮袍子里了，他才捉住乌雅的臀，慢慢向上举她。她的身子骤升，一直上去。后来皮袍便全都脱落了，他成了一个赤裸的男人，在雪层里。

他大叫道：“好了，好了！”

他忘了自己，竟紧紧抱着乌雅在雪层里转，他的身体在雪层里闪动，那雪像是波浪，在他身前身后闪！

乌雅呆怔了，此时的莫奴生如宇宙洪荒时代的巨人，那样子看去好生英武！

莫奴生高兴极了，看她发呆，便问道：“你怎么了，不高兴？”

乌雅心里疼他，哭道：“高兴，高兴！”

两个相抱着，乌雅再说道：“你还没穿袍子呢。”

莫奴生穿上了乌雅褪下的皮袍，他的身体在一阵热气中慢慢烘暖了皮袍子。他心道：我能救她出去，我能救她出去，不然我还算什么黑汗国的第一勇士？

莫奴生对乌雅说道：“我要上去，我要试一试，我们能不能出去。”

乌雅点头，她也有了希望，她愿意与莫奴生再活下去。

莫奴生先是向上爬，但雪尘很滑，他爬不动。他拿出那把小刀，刮那雪尘。雪尘哗啦啦响着，向下滚去，滚出一片冰岩来。

莫奴生大叫道：“好，好，有冰了，有冰了！”

只要能抓着硬实处，便可向上爬。

他拿起刀来，挖一个台阶。

他想好了，不能很用气力，他要养着气力，一点点儿挖。还不知要挖多少台阶呢。

一个台阶挖好了，他对乌雅说：“我要上去了，待得我挖十个台阶你就上来，我再带你向上去。”

乌雅说道：“不，我要在你的身后，跟着你。”

莫奴生也无奈，他知道乌雅是怕，怕与他一分手，雪层一滚，他两人便身首异处了，她与莫奴生不在一起，就是死，她怕。他说道：“既是你怕，就跟着我好了。但你能在台阶上久站吗？”

乌雅昂然道：“你能，我就能。”

这样，在冰层下，一人在上，站在台阶上，挖上面的一个台阶。而在下面的几个台阶上，站着个人，她的身体伏在他的脚上，两手抓着他的脚，抓得紧紧的。

莫奴生拼命挖，他知道要快，冰川变化万千，你哪知道它会如何变？如果你晚了，直坠入万丈深渊，再如何能出来？

他一口气都不喘，一直在挖。

他已经很累了，他说道：“乌雅，说几句话，我没劲儿了。”

乌雅说道：“那就歇一歇。”

莫奴生说道：“不能歇，一歇更累。再说歇了，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乌雅说道：“那好，我就对你说说情话。莫奴生，你知道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

莫奴生笑道：“我就是不天天照镜子我也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你说我长什么样子？”

乌雅说道：“一个看上去不怎么瘦的瘦子，说他瘦，胸前还有肉。说他胖，他身上净是精肉.....”

莫奴生大笑，说道：“你要卖我的肉？还说什么精肉，说得难听！”

乌雅不理他，再说道：“只是脸长得瘦瘦的，一看便知道不怎么富，是一个穷人。还有呢，拎一柄大片儿刀，像一个丧门神，人看人怕。这种人，你说有姑娘爱他吗？”

莫奴生心道：有是有，只怕你就是一个，爱得疯疯癫癫呢。

他再挖了十几个台阶，心道：不知道还有多远？向下看，乌雅在他的脚下，更深处已有十几丈深了。心道：若果是掉下来的地方足有万丈，我莫奴生再有气力，也是挖不到顶。我与乌雅不能在台阶上睡啊。可是掉下来时，也没有万丈深渊的感觉，看来快到了。

他叫道：“乌雅，你说，你一辈子看过几个男人？”

乌雅说道：“我只看过你一个。”

莫奴生心里高兴，知道乌雅早就把那个卓书淡忘了，他心道：我要带着她，见到了青青，我就对青青说，那时青青会明白我的心意的。

乌雅站在他的脚下，抚摸着他的脚，说道：“我摸着你，你就有劲儿了。”

莫奴生笑说道：“要是在夜里，或是在床上，你好好摸我，我才能明白你摸我的心思。”

他说着笑着，竟是忘了劳累，不久便再挖了几十个台阶，人再揉升高处，莫奴生

说道：“快了，我能看到雪峰顶了！” 乌雅大叫道：“我们要得救了！”

忽地再隆隆响起雪崩声，乌雅说道：“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要一叫，就雪崩！” 莫奴生也变了颜色，叫道：“快，快！” 他急急地挖，只是一会儿，便臻升至上面，看到了雪峰顶上，他叫道：“乌雅，抓住我的脚。” 他再挖下一个台阶，忽地那雪崩来了，雪开始坍塌，雪尘直滚。他两人向下直落下去！

乌雅扯紧了莫奴生的脚，莫奴生叫道：“扯紧，扯紧！”

乌雅心道：“如果你能出去，我便落下去能怎么样？” 她正要松手，忽听得莫奴生叫道：“我要出去了，你扯紧！你要松开，我会拼命再来救你的！”

乌雅一听，心里一热，心道：我不能让他牵念我，我就跟他一同生死便了！她扯紧了莫奴生的脚，听得他虎吼一声，人向上一跃，直跃上丈余，看看要跌落，刀插在冰壁上，那刀插得狠，便插得深，莫奴生的手也震出了血，他再吼一声，身子一跃，带着乌雅向上直飞！

乌雅心里祝道：我情愿跟他一起生，一起生，一起生！她祝祷未毕，便听得地下隆隆响，她吓得不敢睁眼，只是听着呼呼风声，哗哗雪尘滚落声，再有莫奴生的吼声，夹杂在一起。

再待得她醒过腔，看到莫奴生坐在她的面前，她趴在地上，莫奴生说道：“你可以放开我的脚了。”

原来她还死死地抓住莫奴生的脚，不肯放开。她噗哧一笑，说道：“我怎么舍得放开你，如果放开你，你丢下我不管，我不是死了？”

两人看着雪峰，如今再看雪峰，真是看哪儿都好。

莫奴生说道：“我们要走了。”

乌雅欢呼道：“你看！”

莫奴生一看，原来那头牦牛还在那里，站在雪地当中。乌雅说道：“我们去吃一点



儿东西，然后再走。”

两人到了牦牛那里，拿出牛肉干来，大嚼一顿，再吃一捧雪，吃得饱了，便牵着牛缰，再爬雪山。这一次比原先更小心，能看出旧雪迹来，找那较旧的雪迹，推牦牛在前慢慢爬行。看看到了雪峰顶上，乌雅叫道：“好了，我们到了，再翻下雪坡，便要到逻些城了！”

她忽地想到了卓书，心里十分不安，她脸失色，再也欢呼不起来了。

莫奴生当然知道她想起了什么，便对她说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找到你，就是他看到了你，我也不会让他碰你一下。”

乌雅说道：“莫奴生，我谢谢你，你对女人是真心的，青青有你这样的男人，真是幸福。”

她低声说罢，便说道：“我们走吧，下去吧。”

× × ×

从雪坡上来一行人，那当先的是一个吐蕃向导，对他两人说道：“你们两人人生地不熟，爬了雪山？”他惊讶不已，乌雅对他笑说道：“我们掉入雪洞里，但又爬出来了。”

那向导心道：这姑娘能说谎，我不能信她。

一行人足足有十五六人，慢慢向雪峰上爬，他们用绳索一个捆一个，系在腰上，向雪峰顶攀。乌雅心道：原来是这样，但就是我与莫奴生两人的腰上都系了绳子，还是免不了掉下那雪洞去。

看着那一行人走了，他们两人慢慢下了山，到了坡下，便看到有居住的人家了，都是皮帐子，那帐子里有吐蕃人。一个小丫头看到了他们，用手指着，喊叫。来了几个大人，他们请两人入帐，喝奶茶。莫奴生与乌雅进了帐，坐下喝奶茶，喝得够了，再借住一晚。到了天亮，把牦牛给了那千百次推辞不要的屋主人，他们向逻些城进发了。

莫奴生对乌雅说道：“他们不知道卓书都做了些什么，只知道卓书带着他们按神佛

的意旨去做，他们都听卓书的。”

乌雅不答话，一想到卓书的阴鸷，便心里害怕。

× × ×

到了逻些城，他们看到了热闹的人群，在那角街里，有许多的僧侣，坐在地上念经，高原的风吹得他们的脸成了古铜色，皮肤都是黑黑的，黑得像是粗砂。

莫奴生说道：“你学外人在这里的样子，用一面纱蒙住自己的脸面，便无人能认得你了。”

乌雅一听，照他的话做，果然很是轻松，只要低下了头，谁认得出她原先就是公子卓书的两个侍女之一？

莫奴生让她在逻些城的角街歇息，自去打听一下青青的消息。他问一问，凡是问到了大王卓书的事儿，人们都摇头，也许是不知，更可能是骇怕，都是摇头。

有一个姑娘随着大王来过吗？

没人知道。

有一个姑娘带着两个孩子在逻些城吗？他们是不是仍在卓书大王的身旁？

没人知道。

莫奴生见问不出，便再问道：“有谁知道大王卓书在哪里？”

那些人指着王宫，再指指金碧辉煌的佛宫。

莫奴生明白了，如果要问大王的事儿，一是问大王自己，一是问那佛宫的喇嘛。

他带着乌雅来到了喇嘛宫。

这里的神佛就是银喇嘛。莫奴生示意乌雅自己藏起来，便向佛宫走去。

他对那小喇嘛说道：“我是自大宋中原来的，有要事，要见神宫主持。”

那小喇嘛笑问他几句，知道他真的是外来人，便请他在那里等待，自去报与银喇嘛知道。

×

×

×

银喇嘛出来了，他身披袈裟，对着莫奴生一揖，说道：“不知道施主来吐蕃，有何贵干？”

他看着莫奴生，见他一脸杀气，而且衣衫褴褛，像是跋涉已久，心内不由得惊讶，莫非他远路而来，要不利于吐蕃王？

莫奴生问道：“请问大师，不知吐蕃王是不是害了一个姑娘，她叫唐青青？”

银喇嘛也知道唐青青的事儿，他沉吟道：“喇嘛不知。”

莫奴生知道，唐青青必在此处，他厉声道：“神佛也知悲悯，像卓书这种丧尽天良的人，怎么能做吐蕃王？”

银喇嘛低下了头，他一揖道：“吐蕃王是得神启示的人，施主不必再说。”

莫奴生说道：“你胡说，我就要在你的神山走上十三圈，也不吃不喝，让你那卓书的神示破产。那时你就不会再说卓书是天赐的吐蕃王了吧？”

银喇嘛说道：“如果你愿意，自是可以在神山走上十三圈，莫非你真的愿意？你要愿意，喇嘛愿意主持其事。”

莫奴生看着银喇嘛，不明白银喇嘛的用心，他不知道，银喇嘛早就不满卓书做事，卓书不把神宫当一回事儿，不如原先的吐蕃王那样敬重神佛，这在银喇嘛看来，都是大不敬。如果真的再有一人能走完十三圈，也有神的启示，那只有卓书能走完十三圈的神话便破灭了。

银喇嘛说道：“如果施主愿意去走神山，喇嘛愿意作陪。”

莫奴生扯住了银喇嘛，说道：“好，我去走，我走完了神山，你告诉我唐青青在哪里？”

银喇嘛说道：“阿弥陀佛，一言为定好了。”

莫奴生对着银喇嘛说道：“我还有一个同伴，我要她在大师这里寄住，待我走完神

山，再来带她走。”

乌雅一急，便叫道：“不行，我也去，我要看你走神山！”

她是卓书公子的侍女，当初卓书走神山，把她与乌苏留在雪峰下的帐内，她们心焦地等待着，一直到卓书走下山来。这一次她不愿意等，她一定要看着莫奴生走神山，莫奴生能成功，她最相信他了。

## 第十章 不死神谕

银喇嘛有权决定神佛对他暗示的任何事情，他对宫中的喇嘛们说：“天降神谕，着我再找一人，要他在神山再走十三圈，不吃不喝，像卓书大王一样，他也是神谕保护的人。如今我们着他去走神山，我是神宫的喇嘛，我要亲自选十三位喇嘛，陪他走完神山。有神护佑，他也能走完十三圈。”

神宫的喇嘛一向不满卓书对于神宫的不敬，此时听说有人再来走神山，都是欢呼。银喇嘛叫道：“看哪，他就是神谕的人！”

莫奴生走出来。

人们都不认得他，也不知他是谁，但人能走神山，毕竟是大典一般的庄严，银喇嘛带头来祝愿，喇嘛们一个个来祝福他，祝他早日走完神山。

× × ×

喇嘛们身着盛装，扛着大号，拿着法器，全都成行，向神山进发。一路上，早有耳报神报与人，帐篷内的风讯儿最快，飞骑传来传去都是一个大喜讯：有人要再走神山了！当下便扔掉所有的活计，跟着那做法事的喇嘛，去看这最幸福的人走神山。

几年前了，是几年前卓书公子走了神山，得神启示做了吐蕃王？如今这人是谁？他那么庄严地坐在马上，看着众人，一声也不响。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吗？他能走下十

三圈，不吃不喝，也最终不死吗？那么他会像卓书大王一样，做一个全吐蕃最受尊敬的人吗？

人们指指点点望着莫奴生。

走神山的消息不翼而飞，莫奴生身后跟着的人也越来越多。常常想去走神山的人也愿意与极有福祉的人一起走，从前与卓书大王一起走神山的人多兴奋啊，他们几年来一直是最幸福的人，人们一谈起那一次走神山，便眉飞色舞。又有人要走神山了，说不定他是继卓书大王以后又一个神人，为什么不跟着他去？

人们缕缕行行跟着，跟着莫奴生去走神山。待得莫奴生过了阿里，来到了冈底斯山时，人是有万余了。

人们背着经石，摇着经幡，跟着那做法事的喇嘛队伍，看着莫奴生，一直向前走。

吐蕃人没有门户之见，他们决定，凡是能走十三圈而不进食不饮水的人，就是天下最神奇的人，他们是神派来人间的。

当人看到了冈底斯神山，看到了玛旁雍错时，人们都流泪了，跪下叩头，他们对神喃喃祝告着，愿神再一次对凡人显示他不凡的神谕。

× × ×

卓书在他的宫内，他已经十几天没出宫了。

他忽地想到，他东征西讨，最后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权力，他已是出征过大宋了，但没有什么收效，除了劫掠来一些东西外，还有什么？

他太讨厌耶律重恩，但对他也有所忌惮。他怕唐逸，如今虽说是阎可怜在他的手上，但他焦躁，非常不如意。

阎可怜如能雌伏在他的脚下，那他会很欣慰的。

他会满足他那做帝王的野心。

但阎可怜喜欢唐逸，并不喜欢他。就是他那一次让阎可怜在“北里之舞”之下吐露

心迹，也说出她心中的意中人是唐逸，而不是他卓书。

他恨那个唐逸，但他无奈，奈何不了唐逸。

他只有折磨可心、可怜两个女孩子。

他正要两个女孩子再一次抚摸他。

这也有瘾，他如令要两个女孩子拼命用舌尖舐他，拼命用手指抚摸他，方才能入睡。两个女孩子的手很有劲儿，但得一点点在他身上揉，像是要擦到他的皮肤内去，理弄他的血液，方才能让他平复，他才会慢慢入睡。

忽地可心一顿，她太困了，几乎有一天一夜没入睡了。

卓书扯着她的头发叫道：“我杀了你！”

他笑说道：“可心，你一点儿都不可心，我要你可心，就得杀死你，那时我方才可心。可是我杀了你，就没得玩弄的了，我再玩弄什么才好？你说，你说啊！”

可心说道：“我不知道。”泪水便如断线的珠子般流落。

卓书说道：“你有些委屈，觉得你受了大苦，是不是？”

他扯着可心的头发，说道：“我扯光了你的头发，你就可以到中原去找那个赵构了，做他尼姑庵的小姑子，那时你真的六根清净了。”

可心只是哭，她说不出话来。

卓书叫道：“可怜，你怎么不说话？你说我扯她的头发扯得好！”

可怜说道：“扯得好！”

卓书再笑道：“那也扯一扯你，你也流出泪来，方才公平！”

他真扯了可怜的头发，说道：“这一个可怜，怎么不是那一个可怜，如果是那一个可怜，怎么能如此可怜？”

可怜知他是一心图那阎可怜，但怎奈公子有意，美女无情？她低声而泣，真的落泪了。

卓书索然道：“真个无趣，怎么都是泪水，就没那笑靥春风满面羞的情境，真个无趣极了。”

× × ×

正在调笑间，忽地帐外有人叫一声：“大王，有事要报。”

卓书听是黄绝的声音，他问道：“有外敌来侵？”

“不是。”

“有人要来杀我？”

“不是。”

卓书懒懒地说道：“那就走吧，再别来烦我。”

黄绝走了，再一会儿，扎嘎在外叫道：“大王，有事来报！”

卓书恨恨地道：“有人杀进来了？”

扎嘎说道：“不是，有人要走神山！”

卓书霍地站起来，他说道：“这很好，是谁？”

扎嘎说道：“大王的一个敌人，他是莫奴生！”

卓书忽地放声大笑，他笑罢，突地止笑，问道：“可心、可怜，你们两个说，莫奴生能走下神山吗？”

可心、可怜哪里知道他此时的心态，她们嗫嚅道：“他……他怎么能走下神山？”

卓书放声大笑，说道：“真有意思。”

他忽地回头，对帐外叫道：“都进来！”

进来的是扎嘎与黄绝，他们都是卓书最得力的首领。

卓书问道：“银喇嘛必是去了？”

扎嘎说道：“神宫的人都排成法队，送那个莫奴生去走神山。”

扎嘎叫道：“我们不让他去走，他是什么人，敢来我们吐蕃走神山？”

黄绝说道：“恐非那么简单，银喇嘛不告诉大王，便是对大王不满，他要找一个能走神山的人，便是对大王的打击。”

卓书站立，两目又复是炯炯，此时的他，真个是俊美非常，可心与可怜都用泪眼看他，爱慕之心由心底生出。

卓书说道：“我们去看看。”

黄绝问道：“用不用带兵去？”

卓书说道：“为什么不带兵？你带许多的兵士，在神山周围布下食物，放在地上，放在湖水旁，放在路上，放在石板旁，说是卓书大王为贺往年走神山，送与神佛的贡礼。你与扎嘎跟着我，我要看着莫奴生一步步走。”

扎嘎要走，忽地卓书再说：“带着那个阎可怜，要她看看，只有我卓书才能走下神山，别的常人休想做此奇举！”

马队出发了，直奔阿里，要赶在莫奴生走神山的第二天赶到，他们还来得及。

扎嘎非常佩服卓书，从前的他，一路上看到的是那些心诚意敬的饥民，他们并不曾带有什么好食物，如今在沿路上放好各种食物，怕莫奴生不吃？他们最着意的是，放下各种各样的酒，有从大宋带回来的佳酿，有从黑汗国购来的葡萄美酒，有吐蕃的烧酒，都装好瓶，放在路上，等着莫奴生享用。

他们要赶到神山，好戏要登场了。

一到这里，卓书的浑身也闲得不那么难受了，他的心跳得咚咚直响，血直向头上涌。他知道，他很快乐，他能很刺激。

× × ×

银喇嘛给莫奴生以祝福，他洒水在莫奴生的头上，对他喃喃祝愿，人们在底下欢呼，他们感到了银喇嘛对于莫奴生的偏爱。他们也有些怨卓书大王了，进攻大宋两次，死了他们许多的亲人，但有什么好处呢？吐蕃仍是吐蕃，他们仍是那么穷苦，他们不愿再征



战了。

如果原来的吐蕃王还活着，那有多好？

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就是莫奴生。

莫奴生挥一下手，他要走了，他要沿着神山走十三圈，那是漫长的路，是卓书一步步走过的路。

银喇嘛对他祝毕，便着十二个喇嘛穿着麻鞋，跟他一道，随着莫奴生走神山。

他们是要吃东西的，只有莫奴生不吃。

×                      ×                      ×

他们走了，莫奴生走在前面，在他的身后，跟着十四个人，那是十三位喇嘛与一个女人，那女人的头上蒙着面纱。

莫奴生一步一叩，他的身躯很高大，比起卓书高多了，他能经得起那一步步的叩头吗？他的腰能弯得下吗？要一步步叩到十三圈，他能行吗？

人们跟着他，跟着走的人都木木的，他们看着莫奴生，盼望他再创奇迹。

第一天走了一圈多，他没有卓书走得快，但他歇息时，那个蒙着面纱的女人过来了，她对着神山祝祷许久，方才抱着那莫奴生，让他在自己的怀里入睡。

女人也很坚强，她一直抱着莫奴生，一开始时，莫奴生还对她喃喃说些什么，后来他忽然入睡了，那女人像是化石一般，僵直坐着，不动。

太阳升起来了，神山的太阳浴着那美女，她的身子像铁做的，像是石雕的，丝毫不动。莫奴生醒了，他对那女人说：“你好！”

女人流泪了，才看出她不是一个死人：“你好！”

男人也低下了头，吻了女人的额头一下，便再上路了。

女人也跟着，一个喇嘛看她那样子极是疲惫，便扶着她，慢慢走。

神山路迢迢，人难得渡。

莫奴生仍是一步一叩，一步一叩。到了中午，看得出，太阳的光线很毒，照在人身上，照出了津津的汗水。莫奴生一步步走得很慢，但很执着。

忽地有人道：“吐蕃王来了！吐蕃王来了！”

许多看走神山的人都回头，他们也知道只有吐蕃王才创下那一个奇迹，走神山十三圈，得到了神谕。

× × ×

卓书带着许多兵马，下了马，他对着莫奴生走来。

他对莫奴生笑说道：“老朋友来了？”

莫奴生跪在那里，只是注目着神山，不理睬他。

卓书说道：“老朋友，你能走得了神山，便是福份了，我拿来了酒，请你走完了再喝一口。”

卓书再回头说道：“子民们，我拿来了酒，拿来了肉，拿来了粑粑，我走神山已是五年了。蒙神庇佑，我走旺运，祝莫奴生也与我一样好运！”

他回头命手下人把那肉与酒送与那些走神山的人。如果是常人送东西，他们会斥责他的，但这人不是常人，他就是神山护佑的唯一一人，他得了神谕，你怎么能不听他的？

他们接过了酒肉，他们愿意像莫奴生一样不吃不喝，但他们是平常人，只有一具血肉之躯。

卓书回头，对着那个阎可怜说道：“可怜姑娘，你看，他就是唐青青的意中人，你可以告诉他唐青青在哪里。”

阎可怜是女人，她的心细，她看得出，莫奴生的背抖了一下。她说道：“唐青青回去了，唐逸公子用我换了她，让她回到了蜀中，还有两个孩子也回去了，她们如今可都很好。”

莫奴生吐了一口长气。他如今更不必挂念唐青青了，他要好好走一走神山。

卓书笑说道：“为的是告诉你这一个喜讯，我才着急赶来。我怕你不信我，特地要阎可怜姑娘来的，她原来是唐逸公子的人，如今在我这里暂住，你总该相信了吧？”

莫奴生不语，他再爬起来，向前走一步，一叩头。

卓书说道：“据我所知，你们黑汗人原来不信这一套的，怎么也来吐蕃的神山一走？”

银喇嘛说道：“大王，走神山原是十分庄严的仪式，你不能拦着莫公子走神山。”

卓书看着银喇嘛，知道神宫不想让自己再在吐蕃专横，方才有此一举的。他冷冷道：“活佛要莫奴生走这神山，可他不是吐蕃人。”

银喇嘛说道：“他是不是吐蕃人能怎么样？我要他走神山，就是看神的谕示是不是对外人也很有效。”

卓书心恨不已，心知他是想拿一个外人来破解他的神奇。如果一个外人也能轻易走完了神山，卓书大王也不必再做什么大王了。

此事的用意心照不宣。

银喇嘛说道：“卓书大王，你的酒与肉，在神山对于神佛是一个亵渎。”

卓书哈哈大笑，说道：“那有什么？神佛也吃酒肉，你不必着急此事，你不愿意，别看它好了。”

银喇嘛也知他用意，要破坏莫奴生的心志，他一叹说道：“大王，你用尽了心机，怕对你自己也无好处。”

卓书冷笑。

× × ×

这里，莫奴生再叩头向前走了，他再也不愿意听卓书的话了，他只知道，唐青青是受够了苦，卓书害了她，卓书害了她！

两个孩子呢？

他看着阎可怜，她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没有说出来。看来那是真的，青青受了苦，

耶律重恩没有说谎！

他要报仇，他要卓书做大王的神话破产！

一步一叩首。

× × ×

看着远去的莫奴生，扎嘎问道：“大王，他能走下来吗？”

卓书阴沉着脸，说道：“能，世上唯一在此事上能与我抗衡的人，不是唐逸，不是段骞，不是耶律重恩，而是这个莫奴生！”

风吹起来了，玛旁雍错的湖水闪着金光，神山分外肃穆，卓书也打了一个冷噤，此次来，他一点儿对神的敬意也没有，莫非神也不护佑他？

他匆匆说道：“我们下去吧，在路上等着他，他只走了两圈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呢。”

他回头看着阎可怜，说道：“可怜姑娘，谢谢你。”

阎可怜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低头说道：“我只是说了实话。”

所有的人看着渐渐远去的莫奴生一行，他们只有十三人了，得再走十一圈！

## 魔鬼之舞

### 第一章 欲之诱惑

当莫奴生走到第六圈时，乌雅倒下了，她对莫奴生说道：“本来我该天天跟着你的，但我走不动了，我去经石那里等你，待你走完神山，第一个看到的会是我。”

莫奴生回头对那跟随他的喇嘛说道：“你们去一个人陪着乌雅，把她送到经石那里，我再向前走。”

随行的喇嘛分出一人，带着乌鸦走了。乌鸦走时对莫奴生深深地望上一眼，说道：“莫奴生，你莫辜负我！”

在乌鸦的眼里，莫奴生是无所不能的，卓书能走神山十三圈，他也一定能。

当乌鸦走开时，莫奴生再一次感到只剩下了他自己。

虽然身后跟着七个喇嘛，但莫奴生知道，他们只是求证他能以人所不能的神力做完这件事的，他们会眼看着他倒下，眼看着他失败而不加任何援手。

卓书在经石那里等他，每逢他走完一圈，便看到卓书与他的手下人在那里吃喝，他们饮着美酒，那酒的香气一直飘在莫奴生的鼻孔里，使得他的胃紧紧地收缩，十分难受。

他可以三天四天不吃东西，但不能不饮酒。

一坛子葡萄酒，在莫奴生眼里是最好的补品与最好的良药。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他的嘴唇是干的，干裂是从嘴里开始的，他的胃如火烧，他能运用内力将火逼向他的内脏，但他消灭不了那一股欲火。每逢到了夜晚时，乌鸦都会抱着他的头，默默地支撑着他，乌鸦的手在轻轻地抚摸，那手让他舒服，进入遥远的梦乡，就是在路旁放着的肉的香气也混杂着乌鸦的体，让他更是沉睡得深些。

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柄刀，如果这一柄刀刺得准些，卓书会受致命伤。他只是为了让卓书受一次致命伤，才决定走神山的。

银喇嘛决定看住卓书，他知道卓书会弄鬼，但他不致于敢对自己不敬，如是他有不轨，便可当众质问他。

莫奴生的路很长，他一步一叩，一直向前走。走了几圈后，你对前面的路有些熟悉，还有些恍惚，你看那路似路非路，在眼前闪动，跳跃。莫奴生一叩下去，觉得身子沉入去，再抬起身来，向前再走。

晚上，他独自一人趴在地上，要入睡。没有了乌鸦，他睡不着了，他看着天上的星星。神山的星星似乎也比别处的近，也清楚得多。他数星星，数一数，眼前便出现了唐

青青的面孔。那幽怨的眼神令他不安，他能再活着走出去，看到唐青青吗？

身旁就是那肉，趴在他身后的人再也不像刚走时那么郑重了，他们一边嚼着肉，一边说着卓书的功绩，他们不知道卓书的用心，只在莫奴生一人。他们说着吐蕃的大事小情，用莫奴生半生半熟的吐蕃语。

莫奴生的胃在收缩，在紧紧地收缩。他看着眼前，暗中，那几个喇嘛都披着粗麻的布披，铺在地上。他们在鼾睡，远处，也没有人看守他。

他是不是可以吃一点儿东西？

但他不，他看着星星，想着唐青青，听说卓书把青青的身体都改变了，她再也不是一个美貌如花的小姐，而是一个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的四不像。他恨卓书，他可以与莫奴生死战，可以杀死莫奴生一千次，但他不能那么污辱唐青青。

如果他能吃一点儿东西，就能熬过这一场神山大战，但那样，他也就输与了卓书。

忽地有一人慢慢而来，那人是卓书，他轻声地说道：“莫奴生，你怎么样？能撑得住吗？你不如去与我饮几杯酒，好好畅叙友情，你看如何？”

莫奴生说道：“我与你没什么友情可言。”

卓书窃窃而笑，说道：“乘那些喇嘛睡熟，我来与你谈天，人生在世，百事缠身。你也知道，我这人物欲极强，对一切都有一个好奇心。我想做郎中，能用吐蕃医药救人，这也是我的大志。但后来我明白了，要救人，先得张大他的欲心，他一心图强，方能救他。我便做我的卓书公子，卓书大王了。”

莫奴生不理他，如果此时能睡，那是最好了。但卓书来缠他，他怎么能睡着？

卓书忽地说道：“我想起一事，对你说说，你一定很有兴趣。我在大宋得一女子，我把她带到我的营中，她名叫唐青青。”

莫奴生恨得咬牙，牙咯咯响。卓书忽地停住，惊讶地问：“你冷吗？按理说，习武之人不该那么怕冷的。”

莫奴生咬牙不出声，他恨不能立时劈了卓书，但他不能，只能忍耐。

卓书再笑说道：“我看她真是好看，美极了。你说唐门三姐妹，哪一个更美些？是你的青青美些呢？还是我的思思美些呢？再不就是答罕的情情更美？你说，哪一个更好？”

莫奴生默默无语。

他知道他得忍受卓书，像忍受神山的冰冷夜一样，忍受他的污辱。

卓书说道：“我看她长得太美了，我就命我的侍妾按着她，我把她享用了。那滋味儿，真是妙不可言哪。”

莫奴生握紧了拳头，拳头握得能捏出水来。

卓书轻声说道：“我要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说怪不怪？那个唐青青小姐原来真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儿，她从未经过男人。莫奴生，你枉担了虚名，你怎么没把她……哈哈！”

莫奴生要扑过去了，他要扼住魔鬼卓书的脖子，让他死在自己手下。

卓书只盼着这一击，如果他来扼自己，便要叫醒那些喇嘛，让他们看到莫奴生疯了，他出手想扼死大王。有那几个喇嘛作证，他卓书一定会赢的。

但莫奴生的手收回去了，那握刀操人生死的手突地插入地下。

地可不是泥沙，那是有石砾的地啊。他的手一定出了许多的血，卓书柔声说道：“你真的要疯了，手怎么能那么乱插？你的手早晚不保，还拿什么来握刀？你没有刀，便如那些喇嘛没有了经幡，玩什么呢？”

莫奴生咬牙，卓书再笑说道：“你饿时，不必咬牙，我告诉你，你咬自己的嘴唇。你对自己说：这就是在吃肉，吃了一块了，再吃一块。直至你告诉自己，你吃饱了，不能吃一块了。你明白那法子吗？那是最好的。”

莫奴生忍着，他看着星空，想着那一边在等他的乌鸦，心里稍安。

卓书说道：“我不愿意告诉你的另一件事，怕你生气。我把那个青青手术了，我用一种刀法，把她那圆圆的乳割了，我割她的乳时，心里好生不忍啊，她那乳是圆圆的，小巧的，看去像是珠宝，那么圆润晶莹，我怎么舍得割呢？但不割不行，你也知道，我要制出一种男不男女不女的一种新人来。我从她的乳房的底下割，便把那乳切除下来。她再也没有乳了，再把她做女人的生殖器具也割下来了。我想她会变成了男人，她会慢慢生胡子，变得皮肤粗粗的。她在叫你的名字时，再也不是柔柔的了，她会像男人一样粗嗓子，叫道：莫奴生，莫奴生！你听那声音好不好？”

莫奴生几次以为他忍不住了，他很后悔，他为什么要去找那个银喇嘛，莫如直去找卓书，与他一拼。那样他可以一刀一枪与卓书分个高低，但如今他不能了，只能听着卓书污辱他，听着卓书讲他对青青的摧残。而这一说，像是在摘他的心肺，像是在捣他的心房。他的心跳得急，他的手在涌血，他的刀在手上，他的刀在心头，他应该杀死卓书，让卓书那一张肮脏的嘴闭上，让他的嘴闭上，是他此时唯一的愿望！

卓书仍是坐在那明亮的月下，在月光的映照下，他的神采很逼人，他像一个英俊的恶魔。

卓书说道：“莫奴生，你说，你的女人有多少？你其实有许多女人的，是不是？在黑汗也有吧？她死了没有？她是你的妻子，她死了，她被人给奸污了，死了。哈哈哈，死了！你到了蜀中，又找到了一个女人，她死了没有？她也要死了，她怎么有脸活着？她怎么有脸见你的面儿？依我看，你就别要她了吧？我拿她放在我床头，用绳子拴着，如果我与可心、可怜做爱就叫她看。你说那够不够好？我再拿她做我的玩具，叫她过来，再叫她过去。她对你还真就很好，她不怕死，但怕那两个小崽子死。你说，那两个小崽子是你的，还是野种？像你女人的那种骚货，说不定真的不是你的种呢。”

莫奴生默默地听着，他听得扎心，但也得听，他只记着他学刀时师父的教诲：刀如晦，藏头尾。他不能再给卓书一次机会了。



卓书说道：“有时人很痴情，但你得看为什么痴情。你看那个唐青青，她本来就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那时你痴情啊，住在人家的房里，怎么不乘虚而入啊？你也不是一个毛头小子，弄什么假仁假义？你被卓书公子捷足先登了，你后悔了，对不对？”

卓书再喝酒，他的酒喝得很多，已是醉了。

莫奴生忽地心想：我要走神山，不也是要杀了卓书吗？如今就有最好的时机，我为什么不动手？只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一出手，三招两招便杀了他。待得那喇嘛醒来，他已是一个死人了。为什么不动手，为什么不动手？

蓦地心里猛醒，不行，如是想杀卓书，只要一出手，他一呼唤，便引得那些喇嘛醒来，再怎么走神山？只能半途而废。不行，不行！

卓书说道：“你别看我醉了，便想图我，你休想。我说莫奴生，你吃一点儿肉，神佛看不到，你就算是走下了神山，要像原先的吐蕃王一样，仰天吐血，一仆而毙，有什么好处？莫不如你吃一点儿东西，好不好？”

莫奴生不理他，他不愿再理卓书了，他要歇息。

卓书趴在地上，趴在他的身旁，对着他的耳朵说道：“唐青青的身体很不错。”

莫奴生真个恨他，卓书身为吐蕃王，行径简直就是一个无赖！他想喝斥卓书，但一想，一出语便得吵，那时岂不是自己受苦？

忽地一个喇嘛醒了，他问道：“那人是谁？”

几个喇嘛都醒了，他们凑过来，看到了卓书。

一个喇嘛说道：“大王，你来做什么？”

卓书笑了：“我特来陪一陪莫奴生，走神山不易啊。像莫奴生这样的英雄，让我惺惺相惜。他真是一个好汉。”

喇嘛看吐蕃王胸襟不凡，就陪笑说道：“是啊，大王也这样看他，是他的福气啊。大王来陪他，他愿意吗？”

卓书看都不看莫奴生，连忙说道：“愿意，他愿意，他很愿意呢。”

莫奴生闭着眼睛，像要睡着了，但此时天已在渐渐亮了，近处的玛旁雍错闪着金光，远处神山有雾在绕，看去十分神秘。

几个喇嘛对着神山，默默祝祷。

卓书笑对莫奴生说道：“你好好睡啊，我要走了，我到经石那里等你，等你走完全程。”

莫奴生醒了，他看着那几个喇嘛，他们对他很有信心，说道：“莫施主，我们走吧。”

莫奴生的头很沉，他一夜未睡。那个卓书整整折磨了他一夜。但他不能对别人说，他只能支撑着走神山。他再站起来，神山像是很近。忽地他觉得神山对他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似乎告诉他，他能走完全程。

他一叩，再一步，再一步，更一叩。他开始了新的一天！

跟在他身后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知道，不能跟他一样，走完十三圈，但陪着他走一圈，也是神赐予的大幸福。他们情愿跟着莫奴生走！

× × ×

卓书回去了，他躺在可心与可怜的身上，喝令她们：“侍候我！”

两个女人只能替他抚摸，当着那许多的求神人，卓书在享受着艳福。那些俗人看也不看，他们知道，卓书是天赐的神子，他怎么享受都不过份。但他们是俗人，俗人便得好好活着。

卓书在两个女人猛劲的抚摸下，安然入睡。

忽地，他在睡梦里看到了一双眼睛，那是乌雅的眼睛，乌雅在盯着他，在看他。似乎乌雅在怪他，怪他扔下了乌雅。他对乌雅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扯不住了你，我才松手的。”乌雅不信，对他说：“你当着神山的众佛，他们都听着呢，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放手的？”卓书说道：“我只是扯不住。”但一个佛微微一笑，说道：

“下面便是十八层地狱，我来扯着你，看我扯得住扯不住你。”那个佛便扯着卓书，卓书看着地狱下面都是鬼哭，那阴气森森的样子，十分可怖，他吓得叫道：“扯住我，扯住我！”那佛笑道：“卓书，只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故意松手的？”他说道：“不是，我只是想着，我要扯不住了，我放手吧，不然我自己也会死。”神佛一笑，说道：“你凡事先想着自己，怎么能救人？你这种人，只能害人，不会救人。”

蓦地，卓书醒了，他大叫道：“乌鸦，乌鸦，你在哪里？我看到你了！”

他的叫声惊醒了许多人，在经石旁睡着的人都醒了，他们叫道：“卓书大王作梦了，卓书大王作梦了！”

他们起身来看，卓书的影子像是鬼影一般，在那朝阳的光照中，他们要起身了，看来莫奴生又要走很多路了吧？

× × ×

远处那个脸上蒙着面纱的女人流泪了，她想不到卓书仍在梦里还想着她，但她能凑近去吗？不能，她眼看着卓书那样子，再不复是从前的卓书公子了，他一脸的凶戾，一肚子的鬼主意，而且对莫奴生分明有杀机，她怎么能让他再得逞？

乌鸦在歇息，她想着，要在莫奴生走最后几圈的时候，陪着他，就是累死了，也得陪他。那时他最需要她。

卓书心道：我为什么又想起了乌鸦？我已经有许多时不梦见乌鸦了，这一次怎么梦得这么真切？就像是乌鸦在我身旁？如果乌鸦在我身旁，我会如何？

他摇头，他再也不是从前乌鸦与乌苏认得的那个卓书公子了，他是吐蕃王，一个无所不能的吐蕃王！

远处，那些走神山的人出发了，他们也像莫奴生一样，一跪一叩。他们的额头都出了血，但很快就封痂了，他们再叩，额头就再出血，再封痂，一直到他们走下神山，那时他们的额头的痂也掉了，他们获得了新生。

乌雅低着头，在那里看着经石，有许多的神山求神人都跪在这里，抚摸着经石。她忽地感到身后有一股熟悉的味道，是卓书，是那个卓书。

他问：“你求神山什么？”

乌雅用低沉的吐蕃话说：“我求神赐我一个孩子。”

卓书说道：“你没有孩子，你有丈夫吗？”

乌雅当着神的面儿，自不能说谎：“我有，我丈夫是一个很粗暴的男人。”

卓书看不出破绽，他认为自己多心，这人像乌雅的身形，但她的声音不像，乌雅也不能那么快地说吐蕃语。

他走了，再去可心、可怜那里，伏在她们的身上，睡着了。

## 第二章 魔鬼起舞

人们络绎不绝，向神山进发，他们听到了消息，有人像卓书大王一样，要走神山，要证明他是比卓书大王更得神谕的人。他们急着来看，赶来阿里，再奔冈底斯山。看到了神山，听着那个神的儿子的传说。他们想亲眼看一看这人，看神的儿子是什么样子的。

莫奴生已经走了九天，他的身子很沉重，他的步伐也越来越慢，在众人的眼里，他越来越像是神的儿子了，他形容枯槁，人很削瘦，十步一叩，向神山走去。

十三圈，顺着右手方向走，绕山走行十三圈，常人做不到，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做到。

莫奴生的身后只有三个喇嘛了，他们跟着莫奴生，在走最后的行程。

这也是最健壮的喇嘛，早先有十人都躺在路旁，他们中有一人已是奄奄一息。

在神山死去的人是最幸福的，他们一无牵挂，在神山有众佛听释迦牟尼讲经，他们死在这里，灵魂受到最好的照拂。

一路上摆满了经石，也挂满了哈达。

人们对莫奴生顶礼膜拜，都不折不扣看他是神的儿子。一路上有的病人要他摸一下，摩顶祝福，让他们的疾病早愈。有的人要莫奴生看看他们的孩子，把新生的婴儿背到了高原上，让他一出生便受到神的儿子的祝福，他来日定是大富大贵。

莫奴生比卓书当初有更大的艰难。

这一次走神山，人们似乎更是狂热。

当莫奴生来到了眼前时，所有的走神山的人，无论老幼，都对他行礼，他们以头抵地，像对神佛一样顶礼膜拜。

莫奴生走过去了，有的人跟着，跟着走三圈，走五圈，并且从此可以向自己的亲友夸耀，我与神子一齐走了五圈，走了三圈。我看见他了啊.....

莫奴生仍在走。

如今是银喇嘛跟着他了，他与另外三个喇嘛一齐，跟着莫奴生。

莫奴生自从那一夜后，便夜夜有卓书来扰他。一开始时他很生气，后来他累了，忽然一夜睡着了，睡得很香。待得他蓦地醒来时，忽地看到卓书的眼光在盯着他，近在咫尺地盯着他。

他不怕，只是问：“你没有什么诡计了吧？”

卓书一笑，说道：“我在想，你没有女人怎么睡得那么香？”

莫奴生说道：“我心里没鬼，便睡得香甜。”

忽地卓书放声大笑，说道：“你一定遇上了乌鸦，你说，她在哪里？”

莫奴生心里大惊，他怎么会看出来的？

卓书说道：“你不必不承认，天下只有两个女人会那令人蚀骨销魂的抚摸方法，一个女人是乌苏，我亲手把她埋在大漠了，再一个就是乌鸦，她在大沙漠的沙暴中失踪了，她在哪里？”

莫奴生说道：“我不知道。”

卓书狠狠道：“就只是为了乌雅，我也会杀死你！”

莫奴生说道：“你不要妄生猜测，你怎么知道我遇见了你的什么乌雅？”

卓书说道：“告诉你，你也死得明白。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平常的男人，就是你的武功再好，你也只能将三十六块骨骼里的二十四块放松，那时你便得到了一个正常人的放松与休息。但如果你得到了乌雅与乌苏的抚摸，你的三十六块骨骼便有三十四块都是放松的，这样你睡觉时的神态与别人便大不一样。你不懂吗？”

莫奴生真的不知道，他不如卓书。

卓书说道：“你说出乌雅在哪里，我便放你下山，让你走得洒脱，不然你就是走完了神山，不待你走出吐蕃，我也要杀了你！”

莫奴生对他说道：“我不认得乌雅，我只认得乌心。”

卓书待得他再不理自己了，还兀自在念叨：“乌心，乌心，乌心是什么？无心？黑心？不明白。”

×                      ×                      ×

莫奴生再走了一天，到了夜晚，他睡不着了，他的身体都像有一种火在烧，在烧那肉体，在烧那骨骼，骨骼也在微微颤抖。这是他从来不曾感受到的一种体验。

卓书来了，他仍是提着一只酒瓶，他那酒香逼得莫奴生的胃猛劲儿地提起来，甚至大声地咳起来。

卓书说道：“上一次我对你还没说明白，我要告诉你，如何使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男人。你愿意不愿意听？”

莫奴生不理他，看来他还想让莫奴生睡不好觉。

莫奴生闭着眼，他不想再与卓书说一句话。

卓书说道：“女人的奶本来是滑的，从前有人说诗句，说的是‘春寒水滑洗凝脂’，说的是这种奶，那么滑，那么软，你明白不明白？可惜唐青青的奶，是我遇见的女人最

好的，我没办法，只好割爱了。只是我在手术前，天天夜里还是玩过一阵子的。”

莫奴生还是无动于衷，他咬着牙，不吐声。

卓书说道：“莫奴生，我告诉你，她回蜀中唐门也只能一死。她再活着做什么？你说她能干什么？做一个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怪人，她不能愿意，她能死了，你的两个小崽子要杀我，他们会再来的，只是会拎着一兜子暗器来，那时再杀了他们，把他们的那玩艺儿炒了下酒。”

莫奴生再不吐声。

忽地银喇嘛说话了：“阿弥陀佛，我如果把大王说的话对吐蕃人都说出去，大王不能再在子民面前站着说话？”

卓书笑笑，回头说道：“老和尚，我没跟你说话，你不必理我。我也知道，你在吐蕃有些嫌我了，不像当初那么对我亲热。可我告诉你，要找人替代我，还没那么容易。再说，他再怎么好，只是一个黑汗人，难道吐蕃能用黑汗人做大王吗？”

银喇嘛说道：“只是要告诉吐蕃的子民，走神山也是常人能走下来的，不单单是吐蕃王能走。”

卓书放声大笑，说道：“你的莫奴生还有最后三圈没有走完，但他完了，他已是神竭气枯，再走下去，只能一死了，莫非你没有看见？你当我走神山时靠的是什么？我有对神的膜拜，也有对天下江山的野心，是耶律重恩提醒了我，我才走下来了。莫奴生没有这个，他必死无疑！”

银喇嘛平静地说：“如果卓书大王想说话，我们去一旁说，莫要打扰别人，你在走神山时，也无人打扰你。”

卓书笑，说道：“神在护佑你，你便不怕。你怕么？”

银喇嘛正要再说，莫奴生看得出，卓书如今正恐天下不乱，他笑一笑，说道：“让他说好了。”

银喇嘛坐在一旁，看着莫奴生睡。

卓书仍在讲他的鬼话，他想刺伤莫奴生的心，刺怒他的火性，让他再无心智。但莫奴生不理他，他像握着自己的刀一样，虚握着他自己的手，要睡着了。

卓书大声说：“唐青青……”

莫奴生的心要乱了，正在此时，银喇嘛开始诵读《金刚经》，卓书想大声斥他，但一想在神山上，他诵经你还敢斥他么？你不怕神怒佛怨？他只好自己对莫奴生讲他的唐青青，银喇嘛诵经的声音很洪亮，一时遍神山都有人跟着诵起了经文，原来那三个喇嘛跟着莫奴生久了，都知道卓书夜里的伎俩，他们也愤怒，此时也跟着大声诵经。诵经的声音淹没了卓书的鬼话，莫奴生安稳地睡着了。

× × ×

一路鲜血，这是莫奴生的最后一圈了，他跪拜得很艰难，一步一叩时，那步子趑趄，那一叩也十分不稳。

卓书带着他的人，跟在后面，此时他才知道，他的酒与肉都无用了。到了最后几天，莫奴生的嗅觉不灵了，他根本就不嗅那香气，只是看着神山，一步步走。

银喇嘛带着他的十几个大喇嘛跟在后面，只要莫奴生走下来，只要莫奴生不像老吐蕃王那样喷血而死，卓书走神山的神话便完了，他们会再制出神话来的，但那时一切都与卓书无关了。

乌雅也仍蒙着面纱，她跟着莫奴生，她心里后悔，她知道莫奴生的心意，不让她在卓书面前露面，怕卓书害她。但她怕什么？她死过几次了，怕什么死？她要跟着莫奴生，决不让卓书的鬼阴谋得逞。

莫奴生一直在走，他看着远处，忽地有人唱起来了，那是一曲黑汗的歌儿，唱的是一个人死了，他的骷髅头里长出了鲜花。莫奴生激动起来了，但那歌忽地没了，只剩下了跟前的人，都是人，他们跪在路上，对着莫奴生行礼。他们的心意，是把自己的一点



儿气力都注入莫奴生身上，盼他创出奇迹。

莫奴生一直在走，走在玛旁雍错的湖水旁，走在神山的脚下。忽地，在傍晚时分，他不声不响地昏倒了，躺在地上。

卓书叫道：“银喇嘛，你的人倒下了，你再也赢不了我！”

银喇嘛的声音平静，他说道：“还有一天，明天一天，你要在明天看他走出神山！”

银喇嘛已是断定，莫奴生肯定会赢的，他能走出十三圈，能走出神山！

所有人都看着莫奴生，那两个喇嘛要抱他起来，把他的头放在一块石头上安睡。

突然有人叫道：“等一等，我来！”

那是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很少有人知道她是随着莫奴生一齐来的。她抱着莫奴生的头，说道：“不必你们费心了，我自照顾他。”

她把莫奴生抱至一旁，像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最需要什么，她也正有，她把莫奴生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再慢慢坐在地上。

她的身体与莫奴生的身体像能溶成一体，她伸出手来。

卓书如被雷殛，他想叫，但他叫不出来。那个女人的手是那么令人熟悉，那是他最熟悉的手！

乌雅的手在抚摸着莫奴生，莫奴生像是久盼的干苗遇见甘霖，他轻轻地呻吟了几声。

乌雅在流泪，她在抚摸着莫奴生的骨骼。

卓书大叫道：“不可，银喇嘛，她破戒了！”

银喇嘛正色道：“什么破戒？”

卓书说道：“有严令说，上神山的人不近女色，不得吃不得喝，走完了十三圈神山，一步一叩，到了经石前，背一块经石放在经幡下，方才算是走完了神山，对不对？”

银喇嘛说道：“不错。”

卓书说道：“她是一个女人，算不算是女色？”

银喇嘛说道：“算是。”

卓书说道：“她用手抚摸莫奴生，就是使他近了女色，他近了女色，怎么不犯戒？”

那乌雅忽地说道：“大王错了，他不算是近女色。”

卓书不愿与乌雅对话，他忽地自嘲道：我天天对着莫奴生说，他的女人被我得到了，谁知道我的女人竟也在他手里？

他不对乌雅说话，只是说道：“他怎么不算是近女色？”

乌雅说道：“人人都知道，大王在戒斋日也与女人在一起，女人也抚摸大王，大王能说你在戒斋日也总近女色吗？”

卓书心里暗恨，他心道：要说刺我，当然是你乌雅最狠，你知道卓书公子的一切，你要杀我，只捅一刀便够了。

银喇嘛大声道：“大王，你得回答此问，如果你在戒斋日总近女色，你便不得再做吐蕃王了。”

要说吐蕃，敬神佛，也颇是尊敬，吐蕃王也有许多忌戒，他如是破了戒，再怎么受信神佛的子民尊敬？

卓书大声道：“我看那不算是近女色！”

乌雅一笑，再不作声。

卓书暗恨道：我不能杀你，一生真是遗憾。我要再遇见你，我就像对唐青青那样，对你，我更要狠！

但他笑对着乌雅说道：“乌雅，你真是辛苦了，你跟了莫奴生了？”

乌雅问道：“你问谁？”

卓书笑说道：“你是乌雅，我知道你是乌雅。”

乌雅说道：“大王看错了，我不是乌雅，我叫乌心。”

卓书愣了，是不是莫奴生也不知道她是乌雅？那样他的恨意会稍微轻些。但焉知乌雅不是对他说谎？

他问道：“乌心与乌雅哪一个好些？”

乌雅笑笑，说道：“无雅只不是人，无心便什么都不是了。”

卓书心道：你跟着我，便对我不敬，你再跟了莫奴生，岂不是害我？但他说不出。只看着乌雅的动作，真是熟悉得不能再熟了，但那已是物是人非，恍若一梦了。

卓书说道：“乌雅，你跟我下山，我可以放过莫奴生。”

乌雅说道：“你休想，你是不是在神山梦见了神启，要你好好做人？”

卓书心里忽地念道：我很久不梦见乌雅了，如今还梦到了她，足见神山真的有些古怪。

乌雅说道：“卓书公子，我一连三天都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扯着两个女孩子，风一卷来，你便松开了手，你说这梦怪不怪？”

卓书心一抖，他也心虚，说道：“是你梦见的，作不得准。”

乌雅说道：“你何不对着神山一誓？”

卓书心道：发誓就发誓，当我怕吗？但他一跪下，心忽地一栗：我何必发誓，万一神怒佛怨，我怎么有好？不如我用话语对付过去。他说道：“乌雅，我不必对神佛发誓，我一个吐蕃王，一年只能有两个誓愿，怎么能为了你一个梦，便发下大誓呢？”

乌雅幽幽地说：“乌苏真傻，她当你是一个好人，她一心帮你。你扔下了她，让她累死在沙漠里。你只是一个可怜鬼！你是一个可怜鬼！”

卓书遇见了乌雅，反是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他一心惦念着乌雅，像失落了一件最可心的用具。但当他看到了乌雅，真的心里惘然若失。乌雅再也不复是从前的乌雅了，她说话咄咄逼人，再也不唯唯诺诺，不是那个怕他敬他的女人了，他失去了乌雅。那一场沙暴使他失去了乌雅！

乌鸦在他的面前，那么自如，那么从容，她的手仍是那么熟练，天哪，她一定是天天那么抚弄莫奴生，怪不得莫奴生的睡态与坐态都是那么放松。他是一个顶尖高手，再得乌鸦的抚弄，会更上一层楼的。他会得到与卓书一样的好处。但卓书从前从师父学艺时听得师父说，如果有几个女孩子真心为他呕血，他会得到最大的好处，成为天下绝顶高手，成为天下第一人。

可他一心教出的乌鸦如今为了别的男人做出此事，令他心碎，他恨恨道：“我恨，我恨……”

他忽地长啸，惊醒了莫奴生，卓书说道：“莫奴生，你下了山，便是毙命之时，我在山下等你！”

卓书回身向山下走，他的身子忽地十分沉重，他败了，败得很惨。

### 第三章 再夺女人

当莫奴生最后一天起身时，他看到了乌鸦的目光，摘去蒙纱的乌鸦那么娇艳。

莫奴生觉得他歇息得很好，他对乌鸦说道：“卓书走了？”

乌鸦点头，她说：“他认出了我。”

莫奴生大笑，说道：“那又怎么样？他只能杀了我们两人，决不能把我们分开。”

乌鸦握紧了莫奴生的手。莫奴生心里很是感激乌鸦，如果没有乌鸦，他真的难走出神山，如今他要赢了，他要走完神山，能走完神山十三圈，再也不是他卓书一个人的神话了。

乌鸦说道：“你说得对，我面对着他时原先很怕。现在我不怕了。只面对着他，我再也不心跳不止，我不怕他，我不怕，他不能把我怎么样。”

莫奴生看着乌鸦，乌鸦真的摆脱了卓书的阴影。

他说道：“我走完神山，与你下山。”

×                      ×                      ×

莫奴生开始走了，他再一步一叩，一步一叩，围绕着神山走去。

跟着的人很多，他们叫道：“神子，神之子！”一步一叩，跟在莫奴生的身后。

许多人不满意卓书，但他们知道，卓书的大王是神赐的，只有他才能走完十三圈神山。但如今他们恍然大悟了，原来并不只有他才能走完十三圈，就是这个外乡人，他也能走完十三圈，看来老吐蕃王也能走完十三圈，只因他身子太弱，方才被神佛召去。

最后能看到那一堆经石了，那些等在经石后的人早就看到了莫奴生，看到了一步一片血渍的莫奴生，他们欢呼着，叫喊着，呼唤着莫奴生的名字，从今起莫奴生在他们的眼里再也不是外乡人了，他是神之子，是他们的骄傲！

当莫奴生最后来到了经石前，他叩拜后，众人把他抬起来，嗷嗷欢呼，大叫道：“莫奴生，莫奴生！”

莫奴生回头，他看到了银喇嘛，他们排成两队，默默走来，银喇嘛拿一条哈达，围在莫奴生的脖颈上，说道：“好运气！”

法号响了，人们排着队，前来吻莫奴生的额头。他们有老人，有孩子，颤抖的手加上火热的心，给了莫奴生无限的祝福。

×                      ×                      ×

莫奴生下山了，他向着阿里的山坡下走，他急急与乌雅走，他如今知道，唐青青是在蜀中，他要去蜀中，去看青青。他问乌雅：“我要去看青青，他把青青给毁了，我要去看她。”

乌雅说道：“我跟你去，如果她受了伤，我要侍候她。”两人紧握着手，走下山去。

他们走到坡下时，忽地看到成千上万的铁骑号叫着冲来，那是卓书的人马，他们吼叫着，扑向莫奴生，叫道：“莫叫走了莫奴生！活捉乌雅！”

两个被围在正中，莫奴生看着他们，四外团团围住，一个首领叫道：“莫奴生，你听着，我是吐蕃鄂陵湖的扎罗，你要投降，让你死得痛快！”

莫奴生说道：“何不让卓书来与我一战？”

那扎罗大笑，说道：“你一个小卒何用得着大王亲自出马？你只要死在我手下，就是荣光了！”他喝令道：“杀死他，活捉那个女的！”

扑上来十几人。冲在头前的是一个年轻人，他手里握着一柄刀。

那是一柄吐蕃刀，弯如缺月，柄上镶有几粒假的珠宝，也算是一柄好刀。

莫奴生见刀心喜，他说道：“慢一点儿！”顺手便夺来那一柄刀，刀唰唰一挥，一挥九刀，十个人都不动了。

那九个人都受了伤，只有这个手里无刀的年轻人的肩头上稍稍滴血。

莫奴生说道：“我告诉你们，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让卓书来！”

那扎罗狂笑，说道：“大王不会理睬你这一个小人，你还是受死吧！”

莫奴生大喝一声，横刀说道：“我走过了神山，身子也在玛旁雍错湖水里洗过了，我不愿用血污了我的身体，你们走开，莫让我杀人生罪！”

那些人不听他的，全都齐步扑向他！

一步步逼近，莫奴生心内愤愤，心道：我就是死，也要杀死他千人，只是那样做，累也累死了我。

蓦地听到了法号声，听到银喇嘛的叫喊声，听到了那一排喇嘛的诵经声。

原来那些神宫的喇嘛都来到了坡下，在他们的身后有无数信民，他们都是刚刚从神山走下来的。

那些人在吼喊：“不能杀人，不能杀人！”

扎罗也怕了，他高声叫道：“奉大王命，押回莫奴生，押回乌雅！那个乌雅原来是大王的侍女，被他拐走，如今大王要夺回侍女，命人杀了他！”

那些人一听，大是气愤，众人叫道：“神之子，神之子！”他们是叫嚷，如果他们杀了神之子，必是会受神谴，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有人叫道：“莫奴生是走过神山十三圈的人，谁杀了他，谁生大罪！神佛降罪你十世！”

那些兵士开始退却了，银喇嘛说道：“莫奴生，你走吧。”

莫奴生再上了马，在众人的吼声中、欢呼中纵马而去。

× × ×

卓书听扎罗说了他们拦杀莫奴生不成的事儿，忽地扎罗说道：“莫如大王亲手去杀他，那样岂不是更好？”

卓书说道：“他一听说青青的事儿，就忙着去蜀中，如果他看到了青青，你猜会怎么样？”

不待人说，卓书便纵声狂笑，他笑道：“他一看到青青，必是会后悔，后悔没来与我拼命啊。”

× × ×

唐逸赶回了蜀中，他听到了青青的事儿，忙来到了青青的闺楼。

他扯住了青青的手，便流泪了。

青青轻声说：“哥哥，对不起。”

他不敢看青青，青青的脸也像是变了，她的脸庞再也不那么柔和了，她的声音再也不那么甜美了，她的身体有了一些骇人的变化。

唐逸说道：“青青，有时人得承受你承受不了的苦痛。我从前就是那样，我中了毒，能看得清所有的人，能看得出他体内的一切，这让我活在世上便多了一份痛苦。如我在街上看人，便看到了人的诡诈，把他们的私物藏着掖着，想法儿蒙混过关，多么可笑？我看到男人女人的私情，看到人的疾病，看到人的私欲，看到人的可怜，看到人的痛苦，我看到的越多，我越恨我自己。干嘛要看？可我还不能不看。我只要一睁眼，便能看到

一切。我中了毒，不得不与女人在一起，就是刚开始时，我找的都是那些坏女人，但她们终究是人啊。我害死了她们，我一开始时娶了个女孩子，她叫荷叶，我看着她身体变成人形骷髅，死在我怀里。我年轻轻便承受了无数次的生离死别，我能怎么样？”

青青扯着他的手，是啊，她也走了，离家出走，要不是离家出走，哪里会有那么多的事儿？

唐逸说道：“青青，你是因我而受苦的，你要去死，我会伤心欲绝的。我们好好活下去，杀了卓书，你看好不好？”

青青轻声说道：“我真想亲手杀了他！”

唐逸眼神一亮，大声说道：“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暗器，我教你，我教你内功心法，你再对付卓书。我答应你，我不杀卓书，等你亲手杀他！”

青青忽地睁大了眼，看着唐逸：“哥哥，你说，我能亲手杀了他？”

唐逸大声道：“为什么不能？从前我在唐门时，只是一个受气包，后来我学了本事，便能制得住敌手了。你能的，你那么聪明，怎么能学不会？”

青青流泪说道：“我不死了，我要学本事，我要把卓书也牵来，把他拴在我的床头，让他学狗叫，我也要割他！”

青青的眼里闪出仇恨来，唐逸很明白她的心情，如果要青青杀卓书，那会晚几年，但他不急，他要让青青再挺直身子，重新做人。

唐逸说道：“青青，不管做什么，也不管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什么可怕。做男人怎么样，做女人又怎么样？”

青青说：“哥哥，你不必再说了，我很感谢你，你用可怜姐姐换我，我才能回来，我真的知道了，你对我们姐妹很好。我们那时出走，要你担心了，对不起！”

唐逸流泪了，他走出来，在门外流泪，他心里很酸，他想着倩倩与思思。思思啊，你在哪里？据说你与那个段誉在一起，你是去了大理吗？倩倩是回来了，但她从不愿见



人，只是闷头在她的房里坐着，有时来了那个齐眉杨，来了那个须小仙，她才快乐一些。唐逸便多请两人来玩，如是听到了倩倩的笑声，便是那两人在她的客房里。

唐逸对唐连说道：“你要多教青青，教她所有的暗器用法，教她如何下毒解毒。”

唐连说道：“逸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些送岳元帅家眷的人回来了。”

唐逸忽地一醒，那么说是唐说回来了，是笑靥、俏生、可心她们几人都回来了。

他叫道：“我去看。”

他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向客房走去，还远呢，便听得有女人的笑声，原来是“忘忧屋”的姐妹们都来了，看她们久别的姐妹来了。

唐逸走进了屋子，忽地看到几个笑盈盈的女人，她们是笑靥、俏生、可心三人，她们看到唐逸来了，便盈盈一福，说道：“公子，我们回来复命。”

唐逸心里特别高兴，他大声道：“我得多谢你们才是，你们帮我大忙，把大哥的家眷送去，平安无事，如今天下人都知道岳元帅有后，那秦桧老贼也奈何不了你们，痛快，痛快！”

唐逸远远看着唐说，唐说竟是不敢看他的眼神，不愿走近来。他心里奇怪，叫道：“唐说，你立了大功，过来过来，我们兄弟为你庆贺庆贺。”

唐说只低头说道：“应该的，有什么功劳？立功的是她们。”

唐逸觉得奇怪，他刚要问，笑靥说道：“公子啊，你想不想我们啊？”

须眉骂道：“一个狐媚子，一进门便妖里妖气地叫公子啊公子啊，难道公子会忘了你不成？”

笑靥说道：“忘了也说不定。”

说罢斜了一个媚眼给唐逸。

唐逸真的想与三女亲热，他心里忽地热起来，说道：“真该好好赏你们一次。”

须眉呸道：“看看，男人都这样子，你给他一个脸，抓到鼻子上来了。”

众人再笑，“忘忧屋”的女孩子都脸红扑扑的，她们想着：原来跟了唐公子，可以与他这样说话，真是了不得，就是屋主与他说话，也是规规矩矩，怎么须眉便敢这么说？她们不知道须眉这脾气，到了唐逸那里仍是如此，时间一长，唐逸也惯了，反而不拿她为怪。

笑靥说道：“公子，我有话要对你说，一旁说说，好不好？”

唐逸想说：“有什么话在这里讲吧。”但看看几个去云南的脸色便知道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他就走出来，与笑靥一起走。

笑靥身上的清香，像是从未闻过，惹得他心跳，他偷偷地亲吻了一下笑靥。

后面远远跟着偷窥的须眉叫道：“别看啊，出了事儿啦，出了事儿啦！”她急急往回跑，似乎是回去嚼舌头去了。

唐逸坐在栏杆上，问道：“有什么事儿？”

笑靥说道：“也没什么事儿。”

她扯着唐逸的衣带，要耍娇。她轻声说道：“公子，你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你是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对不对？”

唐逸噗哧一笑，说道：“你哪里曾经哭过？我怎么没听见？”

笑靥说道：“岳元帅家的人都是可亲可敬，他们一说起元帅大破金兵的故事，我们听得哭啊笑啊，像是一群疯子。我们跟着他们，真的很开心。”

唐逸知道她在扯，像有什么话，不便对他说。他说道：“笑靥，你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笑靥说道：“我说了，你别生气。”

唐逸再说道：“莫非出了什么事儿？”

笑靥说道：“没出什么事儿，没事儿。”

唐逸说道：“你再不说，我走了。”

他作势要走。笑靥忙说道：“别走，别走！我告诉你。”

× × ×

原来，在云南的那一段时日里，可心与唐说相爱了。他们在那里很亲热，如今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一对。笑靥说道：“你别怪可心，她人心挺好的，她也喜欢公子。但她是.....哎哎，我也说不明白。”

唐逸站在那里，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是不是可心不喜欢他了？

但也不是，他知道可心，也知道唐说。唐说是一个好汉子，可心喜欢他，有什么不可？再说他唐逸算是什么东西，他有那么多的女人，他怎么能再扯缠着可心？

他笑了，对笑靥说道：“你去，对唐说使一个眼色，让他来看我。”

笑靥走了，亲了他的脸一下，她很兴奋，觉得她放下了一件大事。

唐逸想：天下的美女尽多，我占有了那么多的美人，真是有罪啊。但怎么一听说唐说喜欢可心，我还那么心里难过？莫非人真的有那么强的占有欲？非得有许多的宠姬美妾不可吗？他想起了阎可怜，忽地心一沉，他答应了不杀卓书，但他要救阎可怜，他非得救阎可怜不可。

× × ×

唐说来了，远远地，可以看到可心在那里观看，她不放心，如果唐逸真的要罚唐说，她要出来替唐说说情。

唐逸拍拍唐说的肩头，说道：“坐啊。”

唐说很惶恐：“不坐不坐，逸哥，你罚我吧。”

唐逸笑说道：“为什么要罚？你去了两年，可心喜欢你，我很快乐。”

唐说瞪圆了眼睛：“逸哥，你真的不怪我？”

唐逸笑一笑，说道：“我不怪你，我为什么要怪你？只是有一件，你得在唐门补一

次婚礼，好好娶可心过门，你听清了没有？”

唐说大喊道：“听清了，逸哥，我对不起你，我.....我.....”

他再也不说什么了，直飞过去，对可心说一些话，便冲进屋去了。

可心慢慢踱来，她说道：“公子，我.....”

唐逸挥手止住她，说道：“我是一个有病在身的人，那是一种病，你当我是病人，宠我爱我，我心感激。但我不愿意让你们都跟我受苦。”

可心轻声说：“我们跟着公子，并没受苦，只是我.....”

唐逸笑说道：“别说了，你看，他们都来了！”

当先的是须眉，她大叫道：“唐逸，你再别勾引人家可心了，人家可是有心上人的，你听见了没有？”

唐逸此时真心感谢须眉，只有她这样的人才能解他的围，他大笑说道：“我只勾引你好了。”

他作势欲扑，须眉大叫道：“你勾引笑靥那骚蹄子吧，你看她，那眼珠子都吊到眼眶上去了。你不再修理她，只怕眼睛都长斜了。还有俏生，她那眼睛抻你身上，拿不回来了。”

须眉扯一扯，向空虚扯一下，说道：“勾得这么紧，我说俏生，你放松一下，好不好？”

众人一顿笑，顿时那尴尬化得无踪。

## 第四章 莫道绝情

唐逸命十三弟子跟他去找卓书，他说道：“我要去找卓书，因为我答应了青青，要她亲手杀死卓书，所以我不能杀他，但要他放了可怜。如果他不放了可怜，我会要他死

不成活不得。”

十三弟子欢呼，他们愿意去找卓书，练武千日，终有用时，何况是去打那个人人痛恨的卓书？

“忘忧屋”的二十多姐妹也说道：“我们也去，去救屋主！”

唐逸说道：“可心就不要去了，你与唐说看守唐门，须眉与笑靥、侍剑、俏生几人跟着我去。”

她们曾去救可怜一次，但没找到卓书，无功而返。须眉大声道：“还好，你个臭男人，知道心疼旧人，也心疼新人，不然可没有人饶过你。”

唐逸说道：“都去准备，明早出发。”

众人无话，自去准备了。

× × ×

唐逸去看青青，青青此时正在练暗器，她发那铁相思刺，自有一种手法，她习惯从身后出手，唐逸说道：“这样也好，你的手法与人不同。你再出手时，要先看准他在哪里站着，再回身出手，便慢一些。你能不能如我一般，在身后的人，也用心思，便知道他站的方位，那样你便赢了。”

青青思忖：我如何能知道他在我身后什么位置站着？她想得发呆。唐逸搂着她的肩头，说道：“青青，我要去找卓书了。”

青青瞪大了眼睛，唐逸说道：“我要教训他一下，但我一定不杀他，我等你亲手报仇，我要把可怜找回来。”

青青说：“可怜会做我的嫂子，是不是？”

唐逸笑一笑，他真的说不清可怜对他的情意究竟有几多。

他说道：“你能好好练武，不再出一点儿事儿吗？”

青青说道：“哥哥，你放心，我要杀了卓书，再说，莫奴生喜欢不喜欢我，那有什么

么？我有我自己，我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唐逸笑了，说道：“好。”

× × ×

一行四十多人出发了，直奔吐蕃。

他们很快进了吐蕃境界，听得人们说，有一个神之子走完了神山，他叫莫奴生，是一个黑汗人。听说吐蕃人沸沸扬扬，对卓书不满。

唐逸说道：“好莫奴生，他竟在卓书的根子上挖一刀，卓书的日子该难过了。”

正说着，忽地看到远处跑来两匹马，那坐在马上的，正是莫奴生与乌雅。

唐逸不认得乌雅，他只认得莫奴生，他冷冷道：“莫奴生，你为什么不杀了卓书？”

莫奴生一见到唐逸，便滚鞍下马，对他行礼道：“请问青青在哪里？”

唐逸恨声道：“你还有脸问青青？你把青青一扔，便去弄你的什么鬼黑汗国去了。你弄出什么名堂来了？你丢下了青青，把两个孩子也扔与青青，你还是一个男人不是？”

唐逸越说越气，竟是狠狠一掌，击在莫奴生的背上。

莫奴生倒在地上，再复挺起，嘴角已是流血。他说道：“你打死我，我也不会还手。”

唐逸冷笑，说道：“你还什么手？你亏负青青，死有余辜，怎么还手？”

莫奴生挺住，看着唐逸再打。忽地乌雅说道：“你管什么闲事？要说亏负女人，你唐逸亏负的女人不多吗？”

唐逸猛地愣住，再也说不出话来。乌雅说道：“要打莫奴生，也该青青打。要杀他，青青也会出手，关你什么事儿？”乌雅扬颜对唐逸说道：“你妹妹受了卓书污辱，你不思报仇。莫奴生先在神山走过十三圈，他打破了卓书才是神子的神话，如今吐蕃人再也不只崇拜卓书了，你说莫奴生是不是替青青先报了一仇？”

唐逸突地笑了，他拍拍莫奴生的肩头说道：“你是个好汉子，我佩服你！”

唐逸知道，要说神力，莫奴生不会比他更强，论到武功，莫奴生也不如他，但莫奴

生能走完十三圈神山，他唐逸未必做得到。

莫奴生再问一句：“青青在哪里？”

唐逸说道：“你去蜀中唐门，青青在家里。”

莫奴生大声道：“好，我去。”

他对唐逸再一拜道：“我走了。”

须眉念叨道：“也不问问人家去吐蕃做什么，他真是一个无情人。”

唐逸看她一眼，说道：“真个无情？”

须眉吐一下舌头：“谁知道？只有青青能知道。”

唐逸笑了，他看着须眉，看着侍剑，再看看俏生与笑靥，如今是四个女孩子服侍他一个，有时四人竟还争执，有一日正在吵，吵的是“公子是你的还是我的”，突地唐逸进来了，四人吵得正凶，不可开交，唐逸听了许久，猛地问一句：“你说我是谁的？”四女哑然，皆大羞涩，叫道：“你进女人房里，也不知会声，看来你不懂得规矩。”

唐逸当时问：“不知道都有什么规矩？”

须眉说道：“报名而进啊，进来向每一位贤妻行礼啊，再就是对每一位贤妻讨好。”说罢须眉大笑，再说道：“你得抱每一位妻子的脚说道：你好，我给你请安！然后再逐一送茶……”

笑靥笑弯了腰，说道：“哎哟哟，不得了，你得累死了。”

须眉大笑，说道：“累死也不说是累死的，只说是美死的，那有多好！？ ”

众女大笑，侍剑说道：“我们每一个人去侍候公子，公子有时并不如意，不如也让公子每一天像从前的皇上，挑出象牙签来，写上我们的名字，哪一夜他喜欢谁，便由谁来陪公子便了。”

侍剑老实，便处处替唐逸着想，可须眉大叫道：不行不行，他怎么能像皇上？他做了皇上，我们岂不是妃子了？不行不行！我可不愿意做妃子啊。”

笑靥说道：“当妃子有好处啊，你的老爹老娘啊什么的，都能借上光，皇亲国戚，了不得啊。”

须眉叫道：“我们是皇亲，我们就有权让他享用哪一个妃子啦。我说，我们每一天抽签，要他去哪一个房里，他敢不去，我们都不理他。”

侍剑说道：“五天抽不上者，赏一夜给她。算她是一个倒霉蛋！”

众女嘻笑吵闹，使得唐逸宽怀不少，他心道：虽说是可怜不在身旁，但有须眉在吵，有侍剑在体贴，有笑靥解颐，有俏生温情，我自能排解忧愁。

× × ×

自那一夜起，唐逸反是没了平素的热闹，几个女孩子都是体贴他，轮一夜来陪他。只有须眉爱耍赖皮，时时跑来，要睡他与侍剑的被窝，说道：“侍剑那么柔弱，你别欺负她，她怕你了。我来睡，只是监视你。”

侍剑笑说道：“你别来监守自盗，就比什么都强了。”

须眉撇嘴道：“什么好东西，珠宝啊，金银啊，还可以抢他一点儿，一个臭男人，有什么好盗的？”

但她夜里也不老实，每逢侍剑要与唐逸亲热，她在那里半睡不睡地叫道：“你别吵我啊，你们两个弄景儿，就小一点儿声儿，好不好？”

侍剑气得掉泪，唐逸说道：“你怕她，她就那样赖皮，我把她扔出去，好不好？”

侍剑轻声说道：“公子不可，她是好脾气，我与她那么好，怎么能扔出去？让她横行好了。”

唐逸说道：“我告诉你一个法子，你去治她。到了我来她屋里时，你也来，陪我，你也一样，她会急的。”

唐逸一说，侍剑噗哧一笑，说道：“我不敢。”

唐逸说道：“怎么不敢，莫非你怕她？”



侍剑说道：“我怕她生气。”

唐逸搂紧了侍剑，说道：“你的心太软了。”

正要亲热，忽地须眉咳了几声，说道：“你们是不是怕我咳啊，吵醒了你们，我不咳了，我不咳了。”

须眉在侍剑的身后，真的闭上了眼，但谁知道她睡没睡？只是一会儿，响起了细细的鼾声。

侍剑皱眉道：“一个女人，像男人婆，真是的。”

须眉忽地大声道：“你比不上我，我还比不上你呢！”

她大笑跳起来，说道：“你只是一个男人婆的老婆，你怎么去找了男人？”她在床上跳来跳去，再也不睡，她说道：“我要与公子一起睡，便没这么兴奋。”

唐逸看侍剑愁眉苦脸的样儿，便轻轻对待剑使一个眼色，再对着须眉，说道：“你看，你回头看，她们都来了！”

须眉大声道：“她们来做什么，今夜是侍剑的，她们……”她正说着，忽地穴道一麻，说道：“唐逸，你个臭男人，你算计我……我……我……我……”

只一会儿，她便睡着了。

当须眉睡着了时，侍剑破涕为笑了，她说道：“公子，你点了她的昏睡穴，明天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她会吵吵嚷嚷，说你与我做了……”她再也说不下去，竟是低头，再吐不出声来了。

唐逸看她羞涩的模样，真个喜人，说道：“侍剑，你愿意不愿意？”

侍剑咬着牙，轻轻点头。

唐逸对待剑好生爱怜，他轻轻地轻薄了一会儿，惹得侍剑也咬他的耳垂，说道：“公子，这儿的肉好厚。”

她竟吃吃轻笑。唐逸说道：“都说侍剑老实，原来也不老实。”

唐逸一说，侍剑急道：“我只说公子的耳，又没说上公子的其他处.....”

此时那须眉早就鼾声如雷了，唐逸低头在侍剑的耳旁说上几句温柔话，说得侍剑脸也通红，她轻声说道：“那也随你.....”

× × ×

唐逸看着须眉，忽地想到了夜里她糊涂睡去，一早恨恨的样儿，不由一笑。须眉大叫道：“看臭男人那美样儿，就知道又想邪事了。你看他那笑，像好笑吗？整个就是一个皮笑肉不笑！”

众女吃吃而笑，都说须眉说得很准。唐逸不言，只是想着几个，他微笑道：“当着众兄弟的面儿，我不能把你们怎么样，早晚我定吃了你们！”

几女一听，都是心热，吃吃地艳笑不止。

× × ×

看看到了逻些城，那城民看到他们是远来的，便来问他们，是不是来做买卖的，逻些城民愿意与远来的大宋人做生意，要他们的酒、绸缎、布匹等物，用吐蕃的高原药、肉干等物来换。

唐逸说道：“我们是来找你们大王卓书的，看他为什么要杀莫奴生。”

众吐蕃人一听，都是围上来，唐逸要侍剑对他们说，侍剑说一口很好的吐蕃语，对他们说道：“卓书要杀莫奴生，必受天谴。如今上天的神佛派来唐公子，与卓书公子再一较神力，看他是不是不可战胜的神佛之子。”

那些吐蕃人有的高声叫道：“你打不过卓书大王的。他天生神力！”

原来在吐蕃的坝场较力中，卓书曾一人角抵两条牛，扳得两条牛不能动，被称为天生神力，吐蕃第一。如今先是莫奴生来走神山，告诉他们，卓书绝不是唯一能走得下神山的人。再来一个叫唐逸的，他要与卓书大王较力，莫非卓书大王不是神子么？他们要夺走卓书大王的神力吗？

× × ×

众人叫着，跟着唐逸一行到了王宫前。

卓书正在享受快乐，他恨可心、可怜，她们两人虽说是很接近了乌雅、乌苏的抚摸，但那总是神似，却不得那真髓。

如果她们两人真的得了乌苏、乌雅的真传，他卓书也会像莫奴生一样，受到照拂，得到最大的休息，得到最大的享受。

那种抚摸是直透进骨骼里去的，使得全身心都得到快乐的休息，那是任何人也达不到的。

蓦地，他忽地想到了阎可怜，她一定能会。她是“忘忧屋”的主人，她为什么不会？似乎在与阎惜情的那一夜里，惜情的侍女也像乌苏一般抚摸他，他睡得太好了，睡得太熟，他的精力永远是那么充沛，那时的抚摸与乌苏、乌雅有些相似。

他忽地说道：“把阎可怜带来！”

× × ×

阎可怜永远是那么光彩照人，她轻声说道：“公子，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卓书说道：“莫奴生走完了神山，他走了一十三圈，一点儿也不比我差。”

阎可怜说道：“不错，如果大王让我去走，我也走得完神山。”

卓书忽地说道：“可怜，我有一件事请教你。”

阎可怜说道：“你不必客气，有什么事请直说。”

看她敬而远之的神态，卓书心内暗恨。有多少女人想念卓书，恨不得我去一顾？你总是那么拿搪，莫非我卓书不是人间俊彦？他怒在心内，脸面带笑，说道：“可怜姑娘，你说，那一天本来莫奴生已是没了气力，但最后一天，竟走得比我还强，他那一天下山来时的神采，竟不像是一场大消耗后的人，你说怪不怪？”

阎可怜说道：“有女人爱他，他自是能创下奇迹。”

卓书忽地大叫道：“不对，不对，你当我是傻瓜？我知道，有一个人在那里，他才那样的！”

阎可怜注视着卓书，等他说话，他说的那个人是谁？谁有那么大的本领，能令濒死的莫奴生再创奇迹？

卓书轻声说道：“我怕那个人，世上唯一让我害怕的人，便是那个人了。他叫山中活佛，那一天我听到他对莫奴生唱梵歌，那一夜莫奴生得他唱梵歌的力量，便睡得安稳，到了最后两天，我只好逃走。我不是活佛的对手，如果不是有那个山中活佛，我会杀了莫奴生的，就是在神山脚下，我也会杀了他，令他吐血，让他再也活不成！”

阎可怜大声问道：“卓书，你杀了吐蕃王的吗？”

卓书冷笑，他说道：“你以为我会那么卑鄙？”

卓书说道：“那个唱梵歌的是山中活佛，不是银喇嘛，银喇嘛没有那等功力。他唱得我的心都软了，我不能再做坏事了，我糊涂地下来，抱着经石，流一会儿泪。我那时以为我太坏了，我心不好，所以令莫奴生受如此大的痛苦，我糊里糊涂地就让莫奴生走完了神山……”

阎可怜说道：“你是良心发现，才那么对待莫奴生的，天可怜见，你有良心，吐蕃人有福，天下人有福。”

卓书恨恨道：“我没说完呢，阎可怜，你是最聪明的人，你说，那天在场的人，谁是那个活佛？”

阎可怜说道：“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活佛，听说世上也没有几个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卓书大笑，说道：“我以为，我做两件事，就能找得到那个活佛，一件事是，我要奸污你，那时他会挺身而出。再一件事就是，我要灭了蜀中唐门，他也会出头的。那时我岂不就找出了活佛么？”

阎可怜叹一口气，忽地说道：“其实，卓书，你的好奇心也大，你真个见了山中活佛，怕不得马上逃走。你从前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卓书心一怔，从前他逃走的时候，也是不想见山中活佛，但如今不一样了，他要见活佛。他说道：“我要奸你，那时看他出来不出来。”

他大叫道：“山中活佛，我也要见你，像唐逸一样，我有许多事要求你。”

但他叫了几声，没人应他。他说道：“莫非王宫太大，他不能自来？不如我也发出帖子，让他自来。”

他令几个人来，用吐蕃语与汉字写下字帖：“吐蕃王欲见活佛，天下事儿请应。如不应许卓书，可怜便真可怜。”

共写了许多帖子，令人去在逻些城内外贴好。

卓书笑说道：“这下子好了，看他来不来？”

## 第五章 相思夺命

卓书对阎可怜说道：“要想让山中活佛信服，不得不委屈你了。你骂我也好，恨我也好，我只好让你也尝一尝青青尝过的滋味儿。”

他捆起来阎可怜，把她捆系在床头上，说道：“先让你尝一尝青青的看功。”

卓书此时把阎可怜一头光彩照人的头发打散，说道：“这样子才是一个落魄的人。”

他挑起阎可怜的下颏，说道：“你要受不住了，就说一声。”他喝令道：“可心、可怜，你们两人进来。”

两个女孩子不知卓书又要弄什么鬼花样，卓书说道：“你学她的样子，能学得像不能？”

可怜看着阎可怜，她真的学不来阎可怜仪态万方的样儿，她低声说道：“我学不来。”

卓书恨声道：“她有什么好？你就学她好了，形肖也好。”

那可怜答应是，她凑近来，卓书说道：“你对我自称可怜，你听到了没有？”

可怜便凑近，那样子十足的媚态。卓书喝道：“莫非你只会看景儿不成？”

他一喝，那可心姑娘如梦初醒，也来献媚。

卓书喝道：“可怜，你就是她阎可怜，你一心讨好卓书公子，可卓书公子不愿理你，你便要像一个下贱女人，千方百计讨好卓书公子，你明白了吗？”

可怜姑娘低声说道：“我明白了。”

如此而行真个是作戏，但卓书大王一心要如此，谁敢不做？

可怜姑娘说道：“卓书公子，阎可怜思念你，真个有情。只是我如今已属唐逸公子，不能来侍候公子，请公子原谅。”

卓书说道：“阎可怜，你受命于阎惜情，惜情从前对我有情，你也必是对我有情？”

可怜姑娘说道：“可怜有情，只是不能对公子表白。”

卓书说道：“你便直说无妨。”

可怜姑娘凑近卓书，说道：“我梦里也想你，只是你对我不如唐逸那么好，怎么能跟你有情？”

卓书扯着可怜姑娘，说道：“阎可怜，我对你更好些，你放弃了那个唐逸，他有什么好？”

可怜姑娘说道：“如果公子对我更好些.....”

她呢喃而语，对卓书说许多肉麻的情话，像她真个是阎可怜。

阎可怜被捆在床头，忽地噗哧而笑，说道：“够了够了，够肉麻的了，我只告诉你，卓书，我与人谈情，不是那样子的。”

卓书大怒，跳下床来，扯着阎可怜的头发，说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你更贱是不是？你总觉得你高贵是不是？我杀了你，看你怎么高贵？”

他扯起阎可怜，把她也拎到床上，说道：“你不必看戏了，你只看我怎么作弄这两个女人，你便得好处！”

卓书把可怜与可心都弄得疲惫，他也像一头发情的野兽，弄得气喘吁吁，他大声道：“阎可怜，你早晚必是我的禁脔，我要你成为我的人！”

阎可怜闭上了眼睛，她不看这污褻的场面，她低声说道：“神佛之地，也无神圣之行，卓书，你早晚必受天谴！”

卓书大笑，拍头道：“好啊，我这样子十足一个无赖，你看着当然不喜欢。那个唐逸像足了衣冠禽兽，你当然喜欢了！”他恨恨道：“我要杀了唐逸，让你空欢喜一场！”

阎可怜说道：“可怜，你杀不死他，如果他想杀死你，反是很容易！”

卓书跳脚道：“胡说，我要杀了他！”

忽地有人在门外叫道：“大王，有报来说，蜀中唐逸带人来了！”

卓书恨声道：“来了好！他来了多少人？”

那人说道：“有四十余人，有许多女人，他们轻装而来，并不曾有人带有兵刃。”

卓书喝令道：“派人拦阻他，他有暗器，便是兵刃，不许他走近逻些城！”

那人应声领命而去。

卓书把阎可怜抱到了床上，说道：“他来了，他来救你了。我改了主意，我再不诱惑你了，我只是奸你，杀你，让唐逸来救你的美梦成空。你猜他会怎么样？”

事儿紧急，阎可怜再也不顾她的高贵，她挣扎道：“卓书，要奸我，你不得好死！”

卓书大笑，说道：“谁也不得好死，那也顾不得了！”他喝令两个女人：“过来帮我，不然我要你们不得好死！”

两个女人知他疯狂，但也无奈，只好过来帮他，两个按住阎可怜，此时她也真个可怜，头发也打散了，那样子很是疯狂，她叫道：“你们真的要做此恶事？自有人管你们！”

但两个女人不理她，卓书更是张狂，他笑说道：“我把一个青青送与了唐逸，我再

奸了你，做了手术，把一个术后的阎可怜也送与唐逸，看他会不会疯？”

他放声大笑。

× × ×

红绡帐内，不是笑缘强作缘。

卓书扯住了阎可怜，嗅一嗅她的头发，说道：“毕竟不同，毕竟不同！”

他仰头大笑。

忽地他呆住了，看到了阎可怜的春情：她的胸在强烈地起伏着，她的头发如乱草，她的人在被强迫中，有一种残酷的美。他看呆了，忽地阎可怜大叫道：“活佛，活佛！”

卓书大笑，说道：“我找过他那么多天，他也没来，你一叫他，他怎么会来？”

忽地，有人应道：“我正看着呢。”

× × ×

阎可怜突地大叫：“卓书害我，你快来救我！”

听得那不男不女的声音说道：“我正看着，卓书作恶，事事皆令人发指，此事更是与青青受害一事，是大恶行，卓书不得好死了。”

卓书跳起来，那样子很是好笑，他怒叫道：“你在哪里，你站出来说话！”

活佛说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卓书正在跳，忽地那可怜姑娘大声说道：“大王，你的鼻子流血，正在流血！”

卓书看着她们两人，正在摁着阎可怜，她们仰头看他，他笑说道：“你们的鼻子也在流血。”

忽地他们都噤住了，他们受了活佛的愚弄，为什么要鼻孔流血？

听得那活佛说道：“只是一个警诫，如再作恶，不得好死！”

卓书坐下来，他说道：“只是流流鼻血，有什么了不得？”

他想运功自疗，但做不到，只要他一运功，那鼻血更多。



两个女孩子放开阎可怜，她们也坐下来，把头向后仰，用力后仰，以图鼻血不流，但久久不能奏效。

卓书大叫道：“活佛，你给我下了什么毒？你说！”

无人应他，活佛似已去远。

阎可怜坐起来，屋内有梳，她在静静梳头，她梳头的神态很美，令卓书很是神往。但他是既恨又怕，活佛是他最怕的一个人。他想造就一个能杀得了卓书的人，就造就了一个唐逸，他是无所不能的。

但卓书就放过阎可怜吗？他转着眼珠，在想主意。

血流得太多了，前襟一片湿，那都是血，看去像是流出许多，令人骇怕。

阎可怜说道：“如果你们不愿再作恶，我便可救你们。”

忽地卓书想起了，阎可怜与阎惜情一样，都有一身救人的本事。他恶狠狠道：“我自作恶，但她两人做了什么？害她两人，大可不必。”

阎可怜只是一笑，说道：“我来替你们两人一治。”她说罢，便上去，对着两人打了几个耳光。

那可怜叫道：“阎可怜，你报私仇！”

阎可怜也不答她，只是打她，待得她的左颊打得肿了，鼻血也不流了。

阎可怜说道：“你要不要我替你治？”

那可心说道：“要，要！”

此时要活命的心思大，自是不顾什么脸面，再说既是可怜也被她打得脸肿，自己被打肿了，有什么要紧？

阎可怜噗哧一笑，原来人真的有这么贱，做下了坏事，还得受人耳光，岂不是滑稽！

阎可怜叭叭打了她几个耳光，待得她的左颊也打得肿了，便鼻血不流了。

可心说道：“多谢阎姑娘。”

两人神色黯然，自从她二人跟着卓书，便不如乌雅两人，虽说是那时卓书也作恶事，但他是天下有名的四公子，自也行善不少。但自做了吐蕃王后，他一心图霸，所为之事，多半令人不齿，此时她两人一想到卓书的薄情、恶性，更是心灰意冷。

卓书哪里想得到两女此时心境？他冷笑道：“莫非我也得打耳光？”

阎可怜说道：“我不愿意打你的耳光。你要愿意打，让别人打你好了。”

卓书冷冷道：“你们两个听着，我也知道你们平时恨我，如今来了机会，何不打我一个痛快？”

他这么一说，以为她两人能听得出，他这就是命令，他不愿当着阎可怜的面儿，命阎可怜打他。那时他的脸面怎么搁？

但两人偏作出听不懂的神态，她们一齐跪道：“奴婢不敢！”

看阎可怜那神态，便知她深恶痛绝自己，要她来救，岂不是大难？但自己打自己，又丢面子，又未必治得好。如果她两人肯出手，要救不了自己，也能令阎可怜生怜。但这打算落空了，两女装作不懂，只是推托，他再吐口，便是求两女了，他怎么肯？

卓书的鼻血仍在流，像是生病，亦像是中毒，他也说不准是何原因。他看着阎可怜，她像是无事，在穿衣服。她穿衣服的神态十分从容，像是要出去散步，无事人一般。

卓书忽地冷笑了，他说道：“阎可怜，你打我耳光，让我不流鼻血，我再不来扰你。”

阎可怜知道卓书虽是无赖，但说话也是算话，她说道：“那也好。”

她过来，对着卓书的左颊拼命几个耳光。

卓书叫道：“你打死我了！你打死我了！”

阎可怜说道：“作恶之人，自多惩戒！”

待得打完，要他再来挨右颊耳光。卓书叫道：“为什么她们两人只打左颊，我却要打右颊？”

阎可怜道：“你看你自己，鼻血流得更多。你比她们两人更恶，活佛自不会放过你

的。”

卓书一抖，说道：“我怕他什么？”

阎可怜说道：“他是走了，不然你就怕了。”

卓书不敢再辩，便由得她再打，阎可怜再打了他右颊几个耳光，说道：“像你这种人，怎么能做吐蕃的大王？”

卓书笑着，咧嘴的样子很是难看，他说道：“可我卓书就是做了大王，你能怎样？”

阎可怜说道：“自作孽，不可活，你不记得？”

卓书忽地拉着阎可怜的手，笑着说道：“可怜，蒙你用玉手打我，好不温柔！”

阎可怜看着他，好久无语，最后方说道：“卓书，我看够了世界，竟也没见像你这般卑鄙的人，你真是天下第一！”

待得阎可怜出帐去了，卓书叫道：“来人，看住她，看住她！”

来人进来了，卓书背过身去，说道：“看住那个女人，如是被唐逸等人救了，我会杀死你们！”

来人应声而去。

卓书冷笑，看着可心、可怜两人，说道：“你们两个也认为我是一个卑鄙的人，对不对？”

两人不语。

卓书放声大笑，说道：“世上无人能解得我卓书，只有我自己识自己！”

他再吟道：“且把玉树观花，人生美景，当成云烟过往，俱往矣，人生朝露。”

他扯住可怜的胸襟，叫道：“你听得懂我的诗吗？你听不懂，真是可怜，那个阎可怜听得懂，可惜她却不听。”

忽地有人报道：“大王，兵勇挡不得唐逸，他奋力而进，直杀进来了。”

卓书说道：“为什么不请他进来？”

×

×

×

唐逸进帐，卓书大笑道：“欢迎，欢迎，若是真心而论，你当是我的哥哥，你们中原人叫那是大舅哥，我们称妻兄。”

唐逸咬牙道：“卓书，我可是来杀你的。”

卓书悠然道：“你也不是第一回要杀我，一回再一回，你也杀不成，这一次也一样。”

唐逸逼近他，说道：“焉知我这一次不杀你？”

卓书笑说道：“从前你是杀不成，如今你是舍不得杀。你想想，想杀我的有唐青青，有莫奴生，有你唐逸，人人有仇。但谁杀得成呢？你不能让青青杀了我，如果真的杀了我，她还有什么生存意志？就是那个莫奴生真的去找她，她也不会见他。哈哈，为了你的青青妹妹，你不敢杀我，你不能杀我，你说你是不是快要急疯了？”

卓书逼近唐逸，说道：“你也是一个废人，什么狗屁‘安天大计’，那个狗屁活佛要是在此，我一定好好骂他一顿，他安了什么天？弄一个废人唐逸，安什么狗天？”

唐逸透不出气来，卓书突地一喝，叫道：“来人！”

进来的是黄绝、扎嘎。

卓书说道：“要是唐逸敢杀了我，便全军杀他个一人不留！”

卓书看着几个美女，叹息道：“唐逸，我与你相比，文才大胜于你，智慧大胜于你，胆略大胜于你，你有什么？只是弄那个狗屁活佛的玄虚，武功比我强一些。但你脑子空空，能做什么？你杀我两次均不果。要是你，死也死得过了，安什么天？你还有心吹牛，还有心在众国的诸王面前耀武扬威？你真是无耻极了！”

唐逸不料得一进卓书的帐，便遭他一顿辱骂，不由恨由心生，心道：我要留他给青青报仇，那只是一个计，莫非我真的怕他死不成？就杀死了他，看他能怎么样？

他怒喝道：“卓书，我就一掌拍死你，看你能怎么样？”

卓书不惧，昂然道：“你要杀我，我也杀死她们，她们凡入我军营者，一个也不会

留下！再有那个阎可怜，她也必死！”

唐逸说道：“你放了可怜，我便放过你！”

卓书说道：“你上一次弄鬼，这一次便不灵了。”

唐逸说道：“我下毒在无形间，你要不放可怜，我便要你全军受难。”

卓书叫道：“带她来！”

几个兵勇押着阎可怜进来。

唐逸看阎可怜，顿时心绪大乱，一时心里话语万千，不知说什么才好。

卓书说道：“她一心挂着唐公子，真个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我还从未看过如此亲热的男女呢。”

卓书咯咯笑着，说道：“我可是想，如你不再夺回去她，我便早晚享用了她，她可是比你所有的美女都更有味啊。”

卓书扬头大笑，他的无耻行径，竟是惹得那“忘忧屋”的姐妹们都是恨恨不已，人人想杀他而后快。

## 第六章 绝地诛杀

卓书看着那些来人，他们都是唐逸带来的人，人人身怀暗器，都是想来吐蕃杀他的。那些男人都是唐门的弟子，那些女人都是“忘忧屋”的姐妹。

他们围住了卓书，如果唐逸说一声：“杀！”他们立时便会把一个卓书打成筛子！

卓书不惧，说道：“唐逸，你来得正好，你要杀人，便杀好了。我要杀阎可怜，可惜找不到借口。你也知道，如果她姐姐惜情来问我，为什么要杀她的妹妹，我真的没法回答。这回好了，你帮我杀了她，我就说你来逼我，你看如何？”

众人中，须眉最是鲁莽，她忽地叫道：“你敢动我屋主，我杀了你！”

她一扑过去，便奔来两个勇士，两个横刀就拦，须眉却是不怕，一直冲过去。

两人不敢杀她，只是把刀拦在她与阎可怜身前。

须眉叫道：“你们去死吧！”

她一出手，两枚铁相思刺便扎在那两人身上。

他们只是挣扎着，嘴歪一歪，便死去了。

一时屋内大乱，卓书大叫道：“废物，愚货！”他是骂那个须眉，若不是她鲁莽出手，唐逸怕还不得全身而退？但她一出手，帐内形势立变，唐逸飘身而来，一掌击向卓书。

卓书用的是“佛手印”，一招印出，便是“佛有五指”，直压向唐逸！

唐逸清啸一声，再复回头，一拳击向卓书！

卓书知他拳妙，不敢硬接，只是一指点向他的手腕！

风驰电掣间，便互易几招。

当卓书与唐逸交手时，黄绝与那唐连几人也交手了。一边的扎嘎更与“忘忧屋”的几姐妹动手。他们打得不可开交。

唐连的暗器功夫过人，几枚铁相思刺打出去，便倒下几人。

那些吐蕃兵勇都在帐外，听得帐内打起来，竟是不乱，在扎罗的指挥下，全都围住大帐，里外几十重围得死死的，扎罗叫道：“里面的人听着，一个人也跑不出去，你们都得死在吐蕃！”

只听得外面紧锣密鼓，人人围住，兵刃也闪光，看去不知有多少人马，围定这一群人。

唐逸喝道：“擒贼先擒王！我先拿下你卓书再说！”

卓书大笑，说道：“唐逸，我告诉你，对付你，我有几个招法。你当我是痴人？我要手下人拿住你，不然便烧光你们！我只要一死，你们全都得死在此处！”

此时“忘忧屋”的姐妹们都来解开阎可怜的绳索，阎可怜被卓书点过的穴道，要再

过一个时辰方可自解。

她看着唐逸，说道：“公子，你来得太过鲁莽了。”

唐逸哪里管得了那许多，他厉声喝道：“有冲进帐来的，暗器射杀！”

那扑进帐来的吐蕃勇士都倒在帐外，一会儿功夫，便叠成一垛，看去成了挡箭箭垛一般。

唐门高手个个争先，一旦冲来吐蕃勇士，便齐出手杀死。唐连喝道：“莫用暗器，杀他几个鸟人，还用什么暗器？”

他用剑逼住进来的勇士，只是一剑，当即刺死一人。

× × ×

卓书杀得兴起，大笑道：“唐逸，你有本事，也敌不得我三十万大军，你等只能死在此处，再也冲不出去了。”

唐逸喝道：“围住他们几人，不让他们逃逸！”

众人也知若是让卓书等人逃出去，他们全都无幸，便紧紧围住卓书等人，看唐逸拿他。

唐逸叫道：“拿下卓书，让他们乖乖受死！”他对着卓书大展身手，只是一会儿，便打得卓书连连败退。

卓书知道，他不是唐逸的对手。

但如何能拿着卓书，他也是没有把握，只见阎可怜站起来了，她身上被封的穴道解开，她叫道：“围住扎嘎与黄绝，活捉他们两人！”

众兄弟见阎可怜能指挥，便都大喜，要知道平素他们便知，在家里，主人唐逸行事，还不如这个“忘忧屋”主更是精明，此时见她出头，心里俱是大喜，便都听她的，围住了黄绝与扎嘎，一剑更紧似一剑。

忽地，唐连剑刺在黄绝的腰上，黄绝略一迟滞，便被人逼住。他怒道：“我要自尽，

不受你辱！”

不料得阎可怜手快，竟点了他的穴道，说道：“黄首领何不听命于唐门？”

另几个人围住扎嘎，扎嘎嘶声怒吼，一拳一拳，打出威风来。但他也是一拳比一拳艰涩，看看拳头也沉了，忽地后背直痒，原来是唐门的一个弟子射出了铁相思刺，直扎在他的后背上！他怒吼一声，人便跌倒。

卓书看他两员大将都是倒下，他怒喝道：“放开他们，不然我必杀你！”

他扑向唐连，但唐连疾闪，让出他来。

卓书怒吼，声嘶如豹，人更眼红，恨不能与敌同归于尽。那些唐门弟子躲他，躲不及者便受伤。

阎可怜挡在他的面前，卓书说道：“别看我在床上对你百般爱怜，可我出手，也得杀你！”

他对阎可怜一掌击去，便即是一招“佛印荡魔”。但阎可怜身子一飘，人便飞出去。

唐逸赶到，叫道：“接一掌！”叭地正击在卓书的手上。两人都退一步，卓书吃亏大了。

要知道唐逸神力非凡，卓书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怎么能斗得过他？卓书疾闪，再回头一佛手印印向唐连，唐连再避，唐逸接过，两人再杀在一起。

外面扎罗知道情急，他把那勇士排成十几队，一队队轮番冲击。当前队勇士扑土来时，刀枪齐加，便是一阵狂杀。

唐门弟子与几个唐逸的女人并肩而战，杀退一次冲击。当那一队人退下去时，第二队再扑上来，嗷嗷叫着，扑向帐内！

此时大帐早就不是什么大帐了，大帐的一角扯碎，只有一片帐篷片儿在风中飘拂，帐内的人跳来闪去，若隐若现。扎罗叫道：“杀光唐门人，救出首领来！”

众队勇士轮番冲杀，血渍满身，四十人受伤者渐多，唐门弟子渐渐又退回至帐角，



躲在卓书与唐逸的身旁。一个唐门弟子叫道：“逸叔叔！”

他正招呼唐逸，卓书忽地疾退，到了他面前，叫道：“为什么不叫卓叔叔？”

叭地一掌，正击在那人头上，那唐门弟子顿时萎顿，无一点儿气息了。

唐逸见他杀了一个唐门弟子，大怒道：“好，我不会杀你的人吗？”

他飞来飞去，帐旁抽出一支矛来，一刺挑起一个勇士，那勇士狂吼一声，人惨叫仆地，再也无声。后面两人再扑来，唐逸一矛挑开两人，把他们丢在地上，叫道：“死人多些，卓书受罪！”

不知不觉中，已是天黑时分，卓书大叫道：“挑灯再战！”外面的人听得有卓书叫喊，便在帐外挑灯，灯很多，照得帐外如同白昼。

卓书说道：“杀了唐逸，便是灭了蜀中唐门！”

帐外的人听得卓书叫喊，一时喊声传成一片：“杀了唐逸，便是灭了蜀中唐门！杀了唐逸，便是灭了蜀中唐门！”

叫喊声随着勇士的踏步声响，那响声如擂重鼓，动地惊天。

阎可怜看着几个姐妹，她们都摇摇欲倒，再难支撑下去了。再看看唐门弟子，二三十人只剩下了十几个还奋战。另十几人都在帐角，坐在那里，他们都受了重伤。

再也无人叫喊，只有那伤者守着黄绝与扎嘎，以手挺剑，逼住他们的咽喉，不许他们乱动。

阎可怜看看左右，知道再苦斗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她喝道：“卓书，先住手，你听我说！”

卓书冷冷道：“你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阎可怜说道：“你在吐蕃，实占地利，但你要灭绝我唐门，也非容易。你还是死了此心，我们罢战如何？”

卓书大笑，指着帐外那满地的尸首，说道：“你杀我勇士上千，想就此罢手，哪有

那么容易？我告诉你，你们所有来人一应都死，不然我决不罢手！”

卓书再指指那几个疲惫不堪的女人，淫笑道：“我能放过的人，只是这几个女人，但她们也得做我的禁脔，她们做我的女人，比在唐逸那里更是卖力，我才会饶过她们！”

他再指着阎可怜：“至于你，我先剥光了你的衣服，当着我全吐蕃的勇士，让你与我参一场欢喜禅，你看如何？”

唐逸昂然道：“卓书，你只能一死了！”

原来他并不想杀了卓书，但此时想，如不杀了卓书，岂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死在此处？他怒从心生，心道：我从前只晓得把这个恶贼交与青青，要青青报她那仇。此时我知道容不得他了，要他死在我手里，报我妻子荷叶之仇，报青青之仇！

唐逸怒吼一声，叫道：“全都让开！”

众人围成一圈，看他对卓书出手，唐逸缓缓说道：“我答应青青，不杀你，留你一条狗命，待他日青青找你报仇。但你怙恶不悛，我不杀你，枉自做人！”

唐逸的手推出手，一瞬间手便是变色。

卓书大惊道：“血手印！？”

唐逸推出血手印，是他佛手印的克星，他不料得唐逸竟能使出血手印。原来这是那忘世道人的看家本事，此时使得出来，便足以杀死卓书。

卓书怒喝道：“看我出掌！”

他出掌渐推，推至唐逸面前，忽地唐逸的血手印一变，推掌而至，两人的掌便粘在一起，唐逸说道：“你要死了！”

卓书怒道：“死便死，有什么可怕？”

他两人印掌在前，身子抵近，便用内力催动直欲拼命。唐逸说道：“卓书，你死期到了！”

卓书只觉他大力涌来，心内如五脏俱焚，内里如烧。但他嘴硬，不能服输，说道：

“唐逸，你要杀我，也是难事！”

此时黄绝、扎嘎都知道卓书危在旦夕，他两人盯着卓书，不敢大声喘息。

卓书心里苦楚，可想而知。他心道：我何必同他这愚人拼命？但此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再想以巧劲俏劲对付唐逸，已是不能。

唐逸心里自慰，如今足以杀卓书了，他再不死，天理难容。

他对天告慰道：“荷叶，你在天之灵，也知有今天。你看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必会死在我的内力催动下，要他吐血，要他血竭力枯，死得难受至极！”

黄绝大叫道：“大王，放手，不与他一个贱人拼死！”

扎嘎也叫道：“大王，大王！放手！”

但他两人不知，要放手，须得两人都是放手，方能化解此难。如今唐逸正要摧杀他，哪肯放手？他一人如是放手，必先喷一天血箭。那样不待唐逸杀他，他便得死。

卓书心内自苦，无法开解。他看着唐逸，再看一旁的小可怜，忽地他从小可怜那眼里似看出一点儿怜悯来，他心道：她不会可怜我，她只会疼爱唐逸，怎么会可怜我？但他确是从小可怜的眼里看到了怜悯，他心里一片灰黯：我卓书莫非只能死在此地？莫非我真个不能成霸，万念皆是一场空想？

外面的勇士也知他两人拼争艰难，皆是寂静无声。他们举着刀枪，如是卓书倒下，他们必得杀尽唐逸一群人，宁可死去千军万马，也决不会放走唐逸他们。

卓书的嘴角流血了，他的手暴出青筋。如果再坚持下去，他的手会不会暴裂，血会不会从他的手掌里暴喷？！

唐逸仍是好整以暇，说道：“我的妻子叫荷叶，你杀了她的爷爷，她的切奶，她的父母与兄弟，你杀了她们一家六七口人！”

卓书想想，说道：“对啊，我杀了她全家，只因她是一个女人，我才放了她！，你知道我为什么放了她？她是一朵花，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我摘取了那朵花。她是你妻子？

对不住，我早就是她丈夫了！哈哈哈，唐逸，你怎么尽是拣我剩下的牙垢？！”

卓书放声大笑，那笑是淫笑，他对着唐逸挤眉弄眼，反正是一死，拼命而已，能用话语恶毒伤人，也是解恨。

唐逸说道：“你害了青青，我要你替她偿命！”

卓书笑，说道：“青青我也玩过了，很好玩的。你知道不知道，把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那样子有多丑？我告诉你，她会变声音，她会长胡子，她会生出喉结来。她还会再也不像是女人，说话的声音像是粗汉，她行事的行为像是一个男人，但也有些像女人，那身子起码是女人模样啊。哈哈！”

唐逸心内的恨意大增，他催动内力，直逼向卓书。

卓书身子一抖，哇地吐一口鲜血！

那血喷向唐逸！

唐逸吹一口，血花漫飞，直落在帐内，帐内的人都身上沾了卓书的血。

卓书说道：“痛快，痛快！我吐一口血，心里便好过一些！”

唐逸冷冷道：“你吐光了五脏内的血，心内更好受，你就吐好了！”

他再催动内力，使得卓书再退几步，身体也挺不直了，他弯下腰，说道：“唐逸，你算是赢了我，但你得死，你得死在我身后，你不会有时机逃走的！你们全都得死在这里！”

唐逸说道：“你是个万恶的家伙，杀了你，死也无憾！”

唐逸手掌正欲击向卓书的头顶，蓦地看到阎可怜在那里轻轻摇头。

莫非可怜不愿意他杀死卓书这坏蛋？要说仇恨卓书，只怕除了青青外，最恨他的便是阎可怜了，为什么她不要唐逸杀死卓书？

卓书此时也万念俱灰，要说争强好胜，谁比他心思更重？

但一个唐逸出手，便兵败如山倒，他焉能不灰心丧气？他忽地叫道：“住手，我告

诉你，我能治好青青！如果你不杀我，我就可以治好她，让她再做一个漂亮女人！”

唐逸住手了，他本来不想杀卓书，阎可怜那么轻轻一摇头，就使他的杀气锐减，但要他轻易停手，怎么可能？得卓书一叫，他立时住手，问道：“你说你能治好青青？你怎么治？”

卓书笑了，说道：“我能把她治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也能再把她治成一个美貌无比的女人。你信不信？”

唐逸喜出望外，他看着可怜，阎可怜轻轻点头，看来真个有望，他说道：“好，我答应你。”

但卓书傲然道：“你答应我？我还没答应你呢，你要保证再不向我复仇，你得在十大门派面前说清，从此再不管大宋与吐蕃间的争战事，我才替你治你的妹妹。”

依唐逸的主意，他说出此话来，也算不得什么，大宋与吐蕃争战，也可能在所不免，这一切干他唐逸何事？他管不了那许多，只要救治了他的妹妹，便是他的大事了。但他不能不顾忌，看着阎可怜，也在皱眉，知道此事最难。

卓书冷冷道：“如果你不答应，你们一行人也是死，我也是死！”

唐逸也知道阎可怜那皱眉是愁何事，如今十大门派正在讨伐他唐逸，认为他弑师自傲，如是再不管吐蕃大张野心，十大门派怎么会放过他？

可是他要是不答应卓书，怎么能救得了青青？

卓书笑说道：“你也不必为难。你要不愿意答应，也就罢了。青青总归还是一个活人，你与我死在此处，也就完结。”

卓书傲然而坐，他的脸还有些肿，那是在纠缠阎可怜时，被活佛捉弄的，此时他心内也隐隐怕那活佛出来，但活佛一直缄默，不知他是走了，还是不愿意插言。

卓书也不愿让活佛再来，如果他出来，必是有大麻烦，他急着与唐逸分手，只要唐逸答应他，他便要放过唐逸。

他不愿意拼一个两败俱伤。

## 第七章 不见故人

忽儿毕叫来了赫叶雅，赫叶雅身穿一身素衣，更显得妩媚动人。

她轻轻坐在椅上，对忽儿毕行礼，说道：“爹爹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粘拔恩已死三月，她也居丧三月，阿鲁忽在她的帐外守了三月，不准任何人滋扰她。

忽儿毕有一天去看她，阿鲁忽也不许他进去。

忽儿毕说道：“你胡闹，我是她爹爹！”

阿鲁忽也不傻，他说道：“你是粘拔恩的爹爹，不是她的爹爹。粘拔恩是她的丈夫，可粘拔恩死了，你就不是她爹了。”

忽儿毕哭笑不得，他只能废然而返。

当吉利吉思来找他饮酒时，他还不知道吉利吉思的心意。

言利吉思说道：“忽儿毕老兄，我与你是兄弟，与粘拔恩也是兄弟，可你是好长兄，粘拔恩是好兄弟，他死了，我很后悔。”

吉利吉思后悔，他当时没把粘拔恩救出来，他如果早去几天，粘拔恩不会死。

他说：“我那时早去几日，他不会死，他真的不会死！”

忽儿毕只是攥着拳头，儿子死了，他一夜里便老了。

吉利吉思说道：“我的兄弟啊，我们饮酒，我们饮酒。”

他知道吉利吉思，他是一个莽汉子，只知道与敌人打杀的猛汉子。

吉利吉思说道：“有一件事，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忽儿毕说道：“兄弟间，有话直说，像放出的箭。”

吉利吉思大声道：“我说，依咱们蒙古人的习惯，我能说此话。我喜欢粘拔恩兄弟，

但我也喜欢上了赫叶雅，我夜里睡梦总是想着她，想着她穿白衣服的样子，比天神还好看。我喜欢她，我能不能娶她？”

忽儿毕看着吉利吉思，他能娶赫叶雅，只是粘拔恩刚才死去，赫叶雅能嫁他吗？

吉利吉思说道：“我看她在帐内睡，那老家伙在帐外看着，像一只狗看着肉，我不能让她落在那老家伙的手里。”

忽儿毕心道：阿鲁忽是够难缠的了，但赫叶雅也不能久居家里，如果出了事，大家的脸面须不好看。

他说道：“吉利吉思，你是好兄弟，粘拔恩天上有灵的话，他也不会怪你。”

忽儿毕走出去了，他听得草原上那悠扬的琴声，想着粘拔恩那英俊的面孔，他说道：“儿子，儿子，一切都是别人的，你死了，一切都是别人的。你再怎么奋斗，再怎么有能为，也是白费心思。”

他再回帐内，对吉利吉思说道：“你去对赫叶雅说，你喜欢她，要她嫁与你。你知道怎么说吗？”

吉利吉思很憨厚，他对忽儿毕说道：“你是我的大汗，你会告诉我怎么说。”

忽儿毕说道：“吉利吉思兄弟，你要做我的儿媳的丈夫，你便再是我的干儿子了。”

吉利吉思的眼光如炬，瞪眼看着忽儿毕，说道：“我是你的好兄弟，为什么要做你的干儿子？”

忽儿毕说道：“赫叶雅对粘拔恩越是有情，你做粘拔恩的兄弟才越好，你要是我的兄弟，她不会愿意嫁给你的。”

吉利吉思低头，再抬头说道：“也好。”

忽儿毕点点头，说道：“吉利吉思兄弟，你要对她说，粘拔恩是我的好兄弟，我来照顾你，省得粘拔恩兄弟不放心。你要摆脱那个老家伙的纠缠，他不是你的人。”

吉利吉思说道：“他擅‘十尸疯’，不能与女人欢聚，会杀死女人的。”

忽儿毕说道：“她知道，她只是不愿意让那老人伤心，你以为她不知吗？与那个老人在一起，那僵尸的味道令她不能忍受，不然她也真被那个老家伙缠住了。”

吉利吉思猛喝了一瓶酒，再饮一瓶，他对忽儿毕说道：“那我去了？”

忽儿毕点头，他看着酒，酒是好东西啊，一醉解千愁。

× × ×

吉利吉思去了，他到了赫叶雅的帐外，看到阿鲁忽，说道：“大汗要你去他那里，喝酒。”

阿鲁忽说道：“我哪里也不去，大汗要喝酒，为什么不在白天喝？”

吉利吉思说道：“你不明白，喝酒的人都特别喜欢黑夜。黑夜喝酒可以喝得慢些。”

阿鲁忽犹豫道：“我要去与大汗喝酒，赫叶雅没人看守，怎么办？”

吉利吉思说道：“你看我，与大汗喝了两瓶酒，我不能再喝了。你去吧，我替你看守。”

阿鲁忽对他很放心，说道：“好，你看着，我喝过了再来。”

阿鲁忽走了，吉利吉思等他走远，看他进了大汗的帐房，方才敲敲门，说道：“赫叶雅，是我，吉利吉思。”

赫叶雅说道：“进来吧，门是开着的。”

赫叶雅仍是身穿那件白色的长衣，她一身素孝，很是美艳。

吉利吉思说道：“草原上最好看的鸟是凤凰，草原上最会叫的鸟是百灵，赫叶雅，你是凤凰，也是百灵。”

赫叶雅淡淡说道：“吉利吉思，这种话，你应该去对那些疯姑娘说。”

吉利吉思说道：“那些姑娘里，我只看中了你。”

赫叶雅的心头一松，她喜欢有人看中她，尤其是吉利吉思，他是草原上的猛汉子。她说道：“吉利吉思，我嫁与了粘拔恩，虽说他死了，但他在我心里头占着呢。”



吉利吉思说道：“死人不占活人的位置。”

赫叶雅说道：“你喝了酒，胆子便壮了不少，要是在白天，不喝酒，你能怎么说？”

吉利吉思看着赫叶雅，说道：“要是在白天，说的话能更动听一些，说的话会更少一些，脸也更红一些。我知道我不配得到你，但粘拔恩没了，你跟我，会有幸福。”

赫叶雅说道：“我不习惯。”

吉利吉思说道：“赫叶雅，你是黑汗人，不知道蒙古人的习性，你是女人，女人得有男人保护着。”

赫叶雅说道：“我有人保护。”

吉利吉思笑说道：“他只是一个疯疯张张的老人，他习过‘十尸疯’，他不能做你的男人。”

赫叶雅说道：“要怎么对他说？如果他不明白，会杀死你的。”

吉利吉思凑近了赫叶雅，他说道：“赫叶雅，我虽是一个粗人，但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要报仇，你一家人都死在黑汗，但黑汗国没了，耶律重恩是你的仇敌，他杀了你的父亲。还有金狗答罕，他杀了你的丈夫，我的好兄弟粘拔恩。我要替你报仇！”

赫叶雅说道：“忽儿毕不会愿意的。”

吉利吉思说道：“他愿意，他为什么愿意，你也明白。”

是啊，赫叶雅看看吉利吉思，她就明白了吉利吉思的心意，她的心乱了，乱得很，不知所措。

吉利吉思凑得太近了，他的呼吸搅乱了赫叶雅的心，赫叶雅说道：“你能不能离得我远一点儿？”

吉利吉思说道：“看男人能不能降服女人，要看他在帐里像不像野兽，平时像不像一头驯象。我会在帐里做你的野兽，在平时做你的驯象，你还不愿意嫁我吗？”

不待赫叶雅出声，吉利吉思便扑倒了她。

吉利吉思的手像是铁臂，箍得她透不出气来。

赫叶雅哭了，她流出了泪，不知道那是欢乐的泪水还是难过的泪水，她哭得很畅快，在吉利吉思的大快意里，她抽泣着哭。

× × ×

阿鲁忽与忽儿毕喝酒，忽儿毕说道：“阿鲁忽，你是蒙古第一勇士，你说，如今蒙古最大的大事是什么？”

阿鲁忽说道：“保护赫叶雅！”

忽儿毕失声而笑，说道：“阿鲁忽，你是蒙古大勇士，我们被金狗污辱，死了粘拔恩，是不是大仇？”

阿鲁忽说道：“是。”

忽儿毕说道：“阿鲁忽，你要报大仇，怎么不去金国，杀了那个答罕？你去杀了答罕，不就替蒙古报了大仇吗？”

阿鲁忽说道：“好，我就去。”

刚想拔脚就走，再一想，说道：“我不能去，我得保护赫叶雅，粘拔恩兄弟死时也要我保护赫叶雅的。”

忽儿毕说道：“你不杀答罕，赫叶雅也会看不起你。”

阿鲁忽说道：“好，我就去杀答罕，你派人去保护赫叶雅，如果她出了什么事儿，我就杀你！”

忽儿毕大是头疼，心道：让吉利吉思去操心这个疯子好了，我可不能天天与他扯闲。

阿鲁忽疾忙出去，扯过一匹马，叫道：“我去了，我要去杀答罕！”

× × ×

吉利吉思躺在帐内，他在享受赫叶雅的美丽，她娇美的躯体让他如醉如痴。他何尝见过这么美妙的身体？何尝体味过这么美妙的时刻？他说道：“我不是粘拔恩，我要是

他，决不会死，我要与你天天时时在一起！”

赫叶雅说道：“粘拔恩比你更有大志。”

吉利吉思大笑，说道：“忽儿毕大汗有大志，我没有大志，我从今起的大志就是与赫叶雅同行同眠，我不会再放过你一天的。我要白天用我的眼睛盯着你，夜晚用我的心温暖着你，让你天天有着落，天天被滋润。”

赫叶雅说道：“说得好听，有人看着呢。”

吉利吉思再复疯狂，他抱起了赫叶雅，说道：“你从没看过男人这样子吧，能把女人抱在怀里，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赫叶雅被他的疯狂弄怕了，叫道：“放开我，放开我！一会儿阿鲁忽会来了，他会杀了你！”

吉利吉思说道：“他怎么敢杀了我？他.....”

一句话未说完，忽地觉得身子被人扯开，一直扔出去！阿鲁忽大叫道：“赫叶雅，我只有一会儿不在，你怎么能让他.....”

阿鲁忽气坏了，他本来想走的，但骑马行了一会儿路，忽地觉得不对啊：没对赫叶雅有一个交代，他怎么能走？他要去杀答罕，那是一件大事，他一定要去。但他得对赫叶雅说，他去多久，有忽儿毕照看她。如果忽儿毕对她不好，阿鲁忽回来时，就杀了忽儿毕，管他是不是大汗。

他归来了，他听到了那种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他听到了野兽的喘息声，这是他的老婆赫叶雅与别的人在一起的声音。他怒不可遏，直冲进去，把吉利吉思直扔出去。

吉利吉思正说着情话，想对赫叶雅再表一番他做男人的粗鲁与豪放，但一下子被人扔出了皮帐，不知落在哪里了。阿鲁忽再叫道：“赫叶雅，我杀了他！”

他冲去，抓起吉利吉思，举拳就打。

吉利吉思叫道：“我是吉利吉思！”

他以为吉利吉思的名字会叫阿鲁忽住手，但阿鲁忽不管不顾，仍是饱以老拳。

只是一拳，便打得他吐血。

有人厉声叫道：“住手！”

赶来的是忽儿毕，他远远看到阿鲁忽举拳就打，忙喊住手。他知道，如果由得阿鲁忽打几拳，吉利吉思再是皮糙肉厚，也得一死。

阿鲁忽根本就听不进去。但他的手停在了空中，因为他听到了一声很清脆的声音：“住手，不能打！”

那是赫叶雅的声音。

赫叶雅来到了阿鲁忽的面前，她抚摸着阿鲁忽的脸，说道：“我不嫌你，你知道吗？”

阿鲁忽很僵地点头，赫叶雅说道：“我先嫁了粘拔恩，我不知道你喜欢我，你来得晚，你明白吗？”

阿鲁忽点头，他明白。这就像是买东西，人家买去了，但你来晚了，有什么关系，你从那人手里抢来她就是了，至多你用的银子比别的人多些。

赫叶雅看明白他的心意，说道：“你不能娶我，你明白吗？”

他明白，他擅“十尸疯”，一旦睡下，那僵尸味道不光是赫叶雅怕，就是随他行走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与他同睡。他不能娶赫叶雅，虽说他一开始便叫赫叶雅是老婆，但他不能娶她，他明白他不能娶她。

赫叶雅说道：“我是一个女人，总得有一个男人，他得同我睡，他得弄我，让我舒服，你懂吗？”

阿鲁忽再点头，他忽地有泪水了。

他也有情，但他的情不能表达，他不能用他的心来表达。

赫叶雅说道：“我还让你叫我是老婆，总行了吧？”

阿鲁忽说道：“你要嫁他？”

赫叶雅道：“是。”

阿鲁忽说道：“他有什么好？”

在他看来，吉利吉思虽说是蒙古部族的一位首领，但他在阿鲁忽手下走不过几招，算什么英雄？

赫叶雅柔声说道：“我明白你的心意，你说吉利吉思不是你的对手，但天下哪有几个人是你的对手？”

阿鲁忽说道：“那个唐逸能与我是对手，你嫁人，便嫁他！”

赫叶雅笑了，说道：“我要嫁与蒙古人，我要找一个蒙古人，我要他替我丈夫报仇。”

阿鲁忽说道：“你别嫁他，我替你报仇！”

赫叶雅说道：“我看好了他，我要嫁他。我要嫁什么人，不光是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是不是？”

阿鲁忽算是明白了，他点头。

赫叶雅说道：“我嫁吉利吉思，他能让我舒服，让我流汗，让我快乐，你懂吗？”

阿鲁忽说道：“我不明白。”

他不明白，因为他练那“十尸疯”练得人也糊涂了，自不明白男女天伦之乐能快乐到何等程度，他看着赫叶雅，说道：“你要嫁人，便嫁唐逸，不嫁他这个人。他.....不行！”

赫叶雅弄不明白了，她心里气恨：你算是什么人哪，你不让我嫁人。我要嫁人，还得问你。我怎么惹着了你了？但她不敢表露出她的厌恶来，如果让阿鲁忽知道了她厌恶他，他会杀死他们所有的人，再自尽的。

赫叶雅说道：“好了，我要嫁吉利吉思，你也知道，女人要嫁哪一个人，得她自己说了算。那个唐逸是我的敌人，我不嫁他，你愿意我嫁一个敌人吗？”

阿鲁忽低下了头，他看得出，赫叶雅特别愿意嫁与吉利吉思，她说了那么多的话，

对自己那态度真是和气，她愿意做的事，就那么一点点儿告诉他。他能不让她嫁吗？那样她会不高兴的。他低声说道：“你愿意就嫁他吧，他不行！”

赫叶雅笑了，她拍拍他的肩：“你最行，我知道。你去杀答罕吗？”

阿鲁忽说道：“大汗说，答罕害死了你的丈夫，我去杀他，替你报仇。”

赫叶雅说道：“多谢你。”

她拿过来阿鲁忽的包袱，看看他带的衣服，说道：“你要小心，衣服脏了，就换。你包里的衣服一共有三套，你看见三回太阳，就扔掉一套衣服，换一套新的。当你扔完了，要再穿新衣服时，没有了。你就赶快回来，我等着你。好不好？”

阿鲁忽说道：“好，我换过了三次新衣服，我就回来，你等我。”

忽儿毕看着他，阿鲁忽越来越糊涂了，他从前不这样子的，可能是练“十尸疯”的缘故，他命不长了。

## 第八章 背水一战

围在重围里的是卓书与被擒的黄绝与扎嘎，再外面是唐逸与他的兄弟侄子们与“忘忧屋”的姐妹们，再外面便是卓书的大军。

扎罗很有经验，他命令部队分成十五队，一队队向前冲，攻至唐逸他们那里，与他们对敌，一旦吃亏，便再撤出。撤出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们轮番与唐逸等人对抗。

唐逸如疯人一般，他推出掌去，如狂涛卷浪，直排众人，踉跄跌倒，唐逸再举矛如山，猛地连刺带推，一倒一排。

但卓书还是冷笑，只是不语，刚才他问过唐逸，要唐逸自撤走，他答应去救唐逸的妹妹，但唐逸不应，他杀红了眼，不想罢手。

阎可怜看着他，忽地长啸一声，来到他身旁，扯住了他的手，对他叫道：“你能走

得了，众人走不出去的！”

唐逸回头，他看到几个受伤的唐门弟子正躺在那里，挨近来的吐蕃兵总想杀死他们，那些保护他们的唐门弟子也力尽了，暗器也要打绝，就连那好生宝贵轻易不施的铁相思刺也拿它当暗青子打出去。唐逸心里反是清醒：再要回到唐门，一定要制出一种暗器来，要一打一片人都怕，一杀一群人。

阎可怜说道：“你要答应，让卓书去救治青青，答应他条件。”

唐逸说道：“我为什么要答应他条件？”

阎可怜看看他，他也杀红了眼，不十分清醒吗？如果他答应了，青青或可有救，而且也可解眼下弟子之危。

唐逸看着她，忽地说道：“好吧，我与卓书谈一谈。”

唐逸来到了卓书面前，卓书说道：“你要死了，你杀死了我，便得毙命于此。”

唐逸知道，虽说他不能毙命于此，但他带来的唐门弟子与他的几个“忘忧屋”来的爱姬都得死于此地。

他不情愿。

他问卓书：“如果我放了你，你要答应帮我治青青？”

卓书说道：“不错，我去救治她。”

唐逸说道：“你不怕来蜀中？”

卓书笑道：“除了你唐逸，我怕过谁？”

唐逸笑笑，说道：“那好，我们撤走。”

卓书说道：“慢，我还有条件！”

唐逸回头，注视着卓书：“我没听错吧，你这时还有条件？”

卓书大笑，说道：“为什么没有条件？当着你的许多女人，当着你做唐门主人的许多兄弟面前，我不讲条件，岂不是大大傻瓜？我告诉你，我有条件，而且那条件很苛刻。

你愿意，便答应。你不愿意，我也不怕，就一齐死在此地，有什么了不起？”

唐逸怒气填膺，卓书当此危难之时，还敢向他提出条件，令他震怒。但他不得不问：“你有什么条件？”

卓书道：“自此两年，你不得出手杀我。”

唐逸顿时明白了卓书的心思，他想如是唐逸两年内不亲手杀他，他便可逃过两年。如是他两年内能习得什么上乘武功，岂不是唐逸也杀不了他？但唐逸不信他有如此本事，他冷笑道：“好啊，我也不想杀你这种无赖，你等着青青吧，他决心让青青杀死卓书。只要他在，青青会有法子胜了卓书的。”

卓书道：“好，当着这许多人的面儿，你答应的事儿，必是不会后悔。”

卓书说道：“你们抓住了黄绝与扎嘎，我便与你们和谈。你们带着他们两人，我们出去。”

扎嘎与黄绝也明白，卓书是拿他们两人当赌注，示意他服输，只是为了别人。他们两人在帐内看得清楚，卓书怕死在唐逸手下，方才谈和的。

× × ×

唐逸命唐门弟子背着伤员，再扯着黄绝与扎嘎，到了帐外。

卓书也浑身是血，他喷血向天，伤了元气，但他一到大军面前，又是昂然一吐蕃王了。

他昂然四顾，叫道：“吐蕃必胜，吐蕃必胜！”

吐蕃大军一见到吐蕃王出来了，都是振奋，他们也吼道：“吐蕃必胜，吐蕃必胜！”

卓书一挥手，万众齐暗。

卓书大声道：“我们不怕他们！但他们抓住了黄头领与扎嘎头领，我向你们提出条件，放了人，我们也放他们走！”

唐逸放开了扎嘎、黄绝，吐蕃大军向着他们逼近。



卓书喝道：“大军后退，让他们走！”

唐逸走在最后，先走的是唐连，后面是须眉与她的姐妹们。再后面是背着伤员的唐门弟子。

唐逸说道：“有劳卓书大王送我们出去。”

卓书也知他是怕自己见他们出去了，再改了主意，重新包围他们。他再笑说道：“唐公子，我送你们好了，而且你要记住，不出五个月，我会去成都，去与公子相会，且医治青青小姐。”

唐逸等人走出营帐，对着卓书一揖，说道：“告辞！”

× × ×

扎嘎看着卓书，黄绝也看着卓书，扎罗说道：“大王，如果此时我们派兵包围他们，他们走不出吐蕃。”

扎嘎说道：“大王，唐逸已是我吐蕃的心腹之患，为什么不乘机除掉他们？”

只有黄绝不吐声。

卓书说道：“黄头领为什么不说话？”

黄绝看看卓书，不说什么。

卓书回头，对三人道：“要找时机，我们决不是唐逸的对手，要找时机除掉他们。不光是我受了伤，你们两人也在人家手里，我不服输，怎么能行？黄头领以为我当着众军说的话，有些不妥吗？莫非我对他们说，吐蕃王承认败于人手，方才放了唐逸的，那样对于大军有好处？”

黄绝终于说道：“我听大王的。”

× × ×

莫奴生到了蜀中唐门，他报名道：“我是黑汗的莫奴生，我来找青青小姐的。”

看门的唐匝笑了：“你就是莫奴生？”

他那笑不怀好意，竟像是阴森森的笑。他说道：“你等着，我去报告。”

再过一会儿，走出来的是定叔、唐说。在唐说的身后跟着那两个孩子血生、仇手。

一看到两个孩子，莫奴生大喜，他叫道：“血生、仇手，你们两个来了？青青怎么样？”

两个孩子长大了，他们是高大的汉子了，只是胡髭有些嫩，他们冷冷看着莫奴生，再看看乌鸦，那眼神里有些仇视。

血生说道：“你一向都去哪里了？”

莫奴生不料得他们会如此对待自己，他一怔，再说道：“我与须跋去杀耶律重恩，受了伤，一直在养伤。”

仇手说道：“你把我们扔了，当初为什么不把我们丢在黑汗？”

莫奴生想过千回万回，只是不曾想到会受两个孩子的气。在他的心目中，两个孩子都不曾长大，哪里像这样，都成了堂堂正正的汉子？

莫奴生说道：“我为黑汗奔波，不得不把你们交与青青，你们别恨我。”

血生大声道：“你走得轻松，娘受了多少苦？你去看看她，你就明白了！”

仇手喝了一声：“别走！”他再看看乌鸦，说道：“她是你的女人？”

莫奴生看看乌鸦，乌鸦听这一句话问得难堪，她低下了头。

莫奴生说道：“是。”

仇手很冷静：“那你与娘算什么？”

莫奴生说道：“我要娶她。”

血生说：“你也会娶这个女人吗？”

莫奴生抬头看看乌鸦，他不能当着乌鸦再继续这难堪的谈话了，他说道：“能不能不说这些？”

血生说道：“不能，你要那个女人走开，再去见娘。”

仇手说道：“不然你别去见她。”

乌雅心里很苦，如同正在咀嚼黄连，那苦涩滋味儿，真是难说。她轻声说道：“莫奴生，我走了。”

莫奴生说道：“不行！”

他抬起头来，对两个孩子说道：“我与你们去看过你娘的坟，那坟在草原上，你们的娘是乌娜，不是青青。”

血生与仇手两人互看了看，说道：“她是我们的娘，不管你怎么说，她为我们受了许多苦。”

莫奴生说道：“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女人，她为我受了许多苦。”

他扯着乌雅的手，对两人说道：“我要去看青青，让开。”

血生与仇手互看一眼，说道：“好吧，你要胜了我们，再去见娘。”

两人戴上鹿皮手套，他们像唐门的暗器高手一样，神态冷漠、高傲、镇定。

乌雅惊道：“你不能与他们动手，你不能！”

莫奴生说道：“我要见青青，他们不让见，只好动手。”

唐连与定叔都静静看着。

血生对他说道：“娘受尽了凌辱，你别去见她。她不会见你的！”

仇手说道：“去替你的黑汗国报仇去吧，天下再也没有黑汗了，你能复国，你做去吧。那个臭黑汗王子奸了我娘，你还要复什么狗屁黑汗国，你是一个叛徒！”

两人分开站立，对着莫奴生说道：“抽出你的刀来！”

莫奴生要对付他们两人，哪里用得着刀？他说道：“你们两个便来好了。”

一支铁蒺藜奔向莫奴生，他一斜身，让过去了。

再飞来了三支，那是血生发出的，摇摇晃晃，似乎没什么主意。但莫奴生叫道：“好！”他身子一纵，让过去了。

仇手发出一枚铁相思刺，它发出吱吱的叫声，那声音如情人窃窃私语，莫奴生扑奔过去，直抓那铁相思刺！

血生叫道：“抓不得！”

莫奴生眼看抓那暗器在手，忽地手一旋，那暗器随着手而舞动，在空中飞行了许久，方才落在了莫奴生的手上。他说“这暗器很不错。”

他看着铁相思刺，它在阳光中很绿，显是用了最好的毒。

仇手说道：“你的手会中毒的。”

莫奴生笑笑，说道：“谢谢。”

他走向唐连，说道：“我要见青青，我一定要见青青。”

唐连说道：“青青妹不会见你的。”

莫奴生说道：“我不远千里，只要一见她。见与不见，是她的事，我必要见她，不见到她，我不会走。”

唐连说道：“好，你跟我来。”

乌雅说道：“我不去了吧？”

莫奴生扯着她的手，说道：“来吧。”

× × ×

到了唐青青的楼前，乌雅说道：“你还是自己去吧。”

莫奴生扯住了她的手，对她说：“你是我遇上的好人，你救了我的命，我要告诉青青。”

乌雅心道：你是一个男人，以为坦荡能赢得一切，不知道女人天生好妒吗？如果青青不宽谅你，你再与我一起去，岂不是更要大大糟糕？但她也知莫奴生的心意，他是一个能担得起一切的男人，不愿意有一丝苟且，她喜欢他的脾气。

莫奴生的手在抖，那拿刀杀人从来不抖的手在抖。

莫奴生在楼下叫道：“青青，青青，我是莫奴生！我是莫奴生，能不能进来看你？”

楼内静了好久，似是无人。

但莫奴生知道，青青此时不会睡，她只在夜里睡，而且她睡觉很警觉，只要有一丝动静，她便会醒。

莫奴生说道：“青青，我不知道你离开唐门，我不知道你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不知道.....”

忽地他噤口了，说那么多的“不知道”，不恰恰是说他不那么喜爱唐青青吗？

唐青青说道：“我已不是往昔的唐青青了，你走吧。你要愿意带走两个孩子，便带他们走。要他们不愿意跟你走，你就让他们留下好了。”

莫奴生也想过唐青青，每逢他一战歇息时，便想到：如能再不与人血战，他便与唐青青有了安逸的日子，那他要男耕女织，好好过太平日子。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青青会有拒绝他进楼的那天。

他说道：“青青，你让我进去，我与你好好谈一谈，好不好？”

青青说道：“不必，我已不再是一个女人了。”

尽管她说话时声音压得低低，但莫奴生也觉得似乎是一个男人在学着女人的嗓门，对他说话。

她真的是青青吗？

青青说道：“莫奴生，我与你缘份已尽，你该走了。你能去哪里就去哪里。”

莫奴生回头看看乌鸦，他没有办法了，男人到此时，真的是无话可说了吗？

乌鸦说道：“青青姐，我想求你，你就让他见你一面，你知道，他睡梦里都在念叨你，在他受伤时，天天念叨的都是你的名字，人家千里远来看你，怎么能不让他进门？”

唐青青忽地抬高了声音，那声音很是刺人：“你是谁？你是他的.....女人吗？”

这句话问得很直，乌鸦看看莫奴生，他摇头，就是直爽如莫奴生这样的男人，也不

敢让乌雅此时承认她是莫奴生的女人。

乌雅大声说道：“是，我是他的女人。”

好久无声。

再过一会儿，唐青青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乌雅。”

“乌雅，乌雅，乌雅是.....对了，乌雅是他.....”唐青青忽地记起了乌雅的名字，她说道：“好了，莫奴生，你与我没什么话说了，如果乌雅姑娘愿意进来，我反是乐意与她说上几句话。”

乌雅看看莫奴生，男人的眼里有哀求，你看到的哀求，那是无奈的哀求。他欠那个女人实在太多，他求你帮他。

乌雅心很软，她知道她也帮不上忙，但她愿意帮莫奴生。

×                      ×                      ×

她看到了唐青青。

她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她的胡须长起来了，她的脸颊上有胡须，虽说是弄了许多的粉在脸上，但胡须仍是看得见，那是细细的黑黑的胡碴。她的脸廓也变了，变得有棱角了，不是那个俊俏美貌的姑娘了，而是一个刚毅的小伙子。就是她的身体也有了变化，肩头上有肌肉了，看去很健壮的肌肉。她轻声说道：“你看我也像一个怪物吧？我看自己也是。”

她淡淡一笑，说道：“请坐吧。我想起来了，你才是一个男人在梦里时常念叨的人呢。卓书在梦里时常叫你的名字，一叫你的名字，他便吓醒了。”

乌雅说道：“我是在沙漠风暴里与他走失的。他松开了我与乌苏的手，我迷失了，后来一个人救了我，我去了他那里，他便是乌尔忽，那个拿天祚帝的头去降金人的乌尔忽.....”

乌雅讲她的经历，唐青青一句话也不插，只是听。

一直听到了她救了莫奴生，一直到她与莫奴生怎么去走神山，怎么来到了这里。

唐青青脸上毫无表情，她只是看着乌雅，一句话也不讲。

## 第九章 不情之情

乌雅对唐青青说了许多话，说及莫奴生对她的爱慕，说及他睡梦里也呼唤青青的名字，她说道：“有男人如此疼爱，人生足矣。”

唐青青看着乌雅，不动声色。她像一个男人的目光，那目光让乌雅很难受，好几次她都要高呼：“你不要再看我了，我不讲了，好不好？”

但她没叫出来，她怕莫奴生难过。

唐青青等待她说完，说道：“莫奴生，你与乌雅在一起了，是不是？”

莫奴生只能回答：“是。”

唐青青悠然道：“莫奴生，你为什么不娶乌雅？”

莫奴生说道：“我心里有你。”

唐青青冷笑道：“你可以没有我。”

莫奴生大声道：“怎么会没有？我那一次来成都府买粮，没买到粮，反叫你把我的心扯去了。我再也忘不了你.....”

唐青青截断他的话，说道：“你不必多说，只是说你来做什么？”

莫奴生突地泄了气，他轻声说：“我来看你。”

唐青青站起来，她的身体有一种变化，看去很细微的变化，如果不是最亲的人，定是看不出来。但偏偏莫奴生是很亲近的人，他看着她走路的那姿态，她像足了男人。

唐青青说道：“乌雅，你喜欢莫奴生，是不是？”

乌雅说道：“我救了他。”

唐青青叹气说：“是啊，你救了他，你与他有缘。我与他却是无缘了。莫奴生，你与乌雅走吧，再也不必回来。”

乌雅说道：“你何必责备他？他为了黑汗，也是一个男人所为，无国哪里有家？他那么做，也是一个男人的本色。”

唐青青说道：“不错，他是一个男人的本色，我是做一个女人的义务，我替他带着两个孩子，我在卓书那里受尽熬煎。你是做过卓书的女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奸污女人时，女人有什么感受？你看没看过他污辱女人？”

乌雅低声道：“我看过。”

唐青青尖刻地取笑她：“对啊，我忘了，他污辱我时，那两个臭女人还帮他呢。我看那两个人不是女人，只是恶魔。你原来与乌苏是他的心腹，一定帮他做过那种事，摠着女人，等他来强暴，是不是？”

乌雅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声叫道：“他不是人，可他身旁的人却是被迫的，她们不做，也受尽了凌辱。她们帮他，也受尽了凌辱！你看！”

乌雅挽起了她的臂，说道：“卓书不是一个平常人，他要爱你，只是折磨你，他用牙咬，咬得我与乌苏浑身都是伤痕。他看着我们两个，还一直说，要咬得公平，让我们两人都一样。他称呼女人时，称呼名字叫的都是女人的隐秘，那时他叫我与乌苏卷毛与黄毛！”

乌雅忽地哭了，她低着头，垂头在哭，她很伤心，从来不提的往事一旦提起，竟是那么揪心扯肺，使她再也忍受不住。从前她是怎么忍受着卓书，怎么能忍受得了他呢？

莫奴生说道：“乌雅，我们走。青青，再有一日，我会来看你。”

他要走出去，青青忽地叫住了他：“莫奴生，你问没问过两个孩子，他们愿意不愿意跟你走？”



莫奴生说道：“他们不愿意。”

唐青青说道：“那好，我便收养两个孩子，好在他们与你也无血缘，我便做他们的娘了。”

再也无话，乌雅对着唐青青发了一通脾气，她再也说不出话来。她对莫奴生说道：“我走了，你与青青小姐好好再谈，好不好？”

莫奴生说道：“我也得走，她不愿意与我谈，只好改日了。”

唐青青背向而立，不对他们再说一辞。两人只能出来，乌雅说道：“如果我不来，她会对你倾吐情愫的。”

莫奴生叹气道：“偏我遇上了你。”

当他看到乌尔忽不是乌雅的亲人时，他明白了，他要用自己的一生照顾乌雅，决不能丢下。

× × ×

阿鲁忽去上京找答罕，他知道答罕新得了一座王府，叫做“应亲王府”，那匾额都是小狼主亲手写的。

阿鲁忽坐在小酒店里等着答罕回来，答罕的府前有两个老兵在那里看门，阿鲁忽问过了，说是三王子去了皇宫，晚些时会回来的。

× × ×

答罕有一点儿醉了，他在与狼主饮酒。

合剌做了皇帝，还是那么亲切，他说道：“三叔，我看你要过继一个孩子，做你的螟蛉子，那样好不好？我与二弟的诸子里，你随便挑一个，做你的螟蛉孙子，也好承祧一门，随时也可侍候你啊。”

答罕笑应道：“青山何处不埋人。”他忽地说道：“你猜猜，蒙人吃了大亏，会做什么？”

狼主笑笑，摇头，在答罕面前，他永远都不那么聪明。

答罕说道：“刺杀，他们会来刺杀，或是刺杀你，或是刺杀我。”

答罕仰头大笑，说道：“我正等着他们来。”

合刺问道：“他们会派谁来？”

答罕说道：“只有一人，他就是阿鲁忽！”

× × ×

阿鲁忽在小店里喝了三瓶酒了，他喝的是那种蛇酒，他把兜里的三条活蛇放入酒中，再运内力把那酒逼住，蛇在酒瓶内乱蹦，向上撞，但它碰上的是阿鲁忽的手，急忙便咬。岂知一咬，反是毒昏，蛇落入酒中，阿鲁忽在笑，把那蛇拿出来，一扯扯去了皮，生生嚼吃那蛇。店内的人看了惊惧，人人吓得掩目，不敢再看。阿鲁忽旁若无人，自吃那蛇，吃得嘴角都是血淋淋的，更令人生怖。

眼看着人都吓得逃走，那店小二不敢来催他，只是远远看着。阿鲁忽叫的菜也怪，他要的鸡是生的，要的鱼也是生的，他要的还是生米，把那米包在鱼里，便向嘴里扔。一吞再吞，便吐出一条长长的鱼骨来。那鱼骨带着鱼头，放在桌上，更是吓人。

桌上放了十几条鱼，都是只有头、有刺的鱼。阿鲁忽问道：“你对面的那答罕王子什么时候回来？”

那店小二吓得心惊胆战，说道：“不知道，不知道。”

阿鲁忽大叫道：“你知道不知道？”他一扯便把店小二扯在身旁，勒得他透不过气。

店小二叫道：“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大爷饶命！”

阿鲁忽说道：“你在他家门前住着，不知道怎么行？我要住在他这里，早就知道他几时回来了。”

忽地听得有人叫道：“三王子回来了！”

就见街上满是人，那答罕原来善理大事，京中百姓都知，凡有冤屈或是争讼，都来

找答罕。甚至有不去官府申诉，只来报与三王子得知的。

看到众人围上去，阿鲁忽笑了，他放开了店小二，说道：“算账！”丢下银子，忙去找答罕了。

× × ×

答罕回到了府中，刚刚坐下，蓦地听到一声雷吼：“答罕，你出来！”

答罕笑了，那人一定是阿鲁忽。

阿鲁忽在大门前叫道：“答罕，你出来，我要不当街打死你，我便不是蒙古第一勇士！”

那看门的两个老兵劝他：“你快走，在这里讨没趣，你会死的！”

阿鲁忽指着自已的鼻子，对两个老兵说道：“你说，是答罕会死，还是我会死？”

不待两个老兵回答，他扯起一个，直扔上去，把他丢在院内下房的房脊上。那老兵直叫：“摔坏我了，摔坏我了！”

阿鲁忽再扯着那个老兵，把他也捺在门板上，叫道：“你说我厉害，还是答罕厉害？”

他叭地一拳，正把那老兵打进门里，门打了一个窟窿，人从那窟窿里透进去了。

阿鲁忽摇摇晃晃来到了院中，叫道：“答罕，你有本事，站出来！”

答罕听得叫喊，方才悬着的心落地：原来阿鲁忽真的来找自己，不是去宫中。

他走出来，说道：“原来是蒙古第一勇士？失敬，失敬！”

阿鲁忽叫道：“你就是答罕？”

答罕说道：“正是。”

阿鲁忽说道：“你杀了粘拔恩？”

答罕道：“他是死在我手。”

阿鲁忽说道：“你杀粘拔恩，我杀你。”

答罕说道：“粘拔恩干你什么事儿？”

阿鲁忽说道：“赫叶雅不喜欢他死，赫叶雅不喜欢，我也就不喜欢。”

答罕看他有些糊涂，便说道：“阿鲁忽，你喜欢赫叶雅是不是？”

阿鲁忽说道：“是，她答应，要是她没有丈夫，她就能做我的老婆了。”

答罕拍手笑说道：“对啊，如今她没有丈夫了，做你的老婆，不正合适？”

阿鲁忽无精打彩：“不行了，她又嫁了吉利吉思。”

答罕大笑，说道：“不对，不对，阿鲁忽，她骗了你！”

阿鲁忽大怒，叫道：“不许你说赫叶雅，她没骗我！”

答罕说道：“她没了粘拔恩，一定得嫁你才对，怎么去嫁了吉利吉思？”

阿鲁忽的脑子糊涂了，他说：“她说，她与那个吉利吉思在一起，很快乐。”

答罕说道：“不对啊，她与你在一起，也会很快乐的。你没听说过吗？男人与女人在一起，要‘点灯，说话，生小子儿’，你与她在一起，不能生小子儿，但能点灯说话啊。”

阿鲁忽说道：“对啊，我要与她在一起，点灯，说话。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她。”

答罕说道：“对了，你要回去找她，不然她嫁了吉利吉思，你就晚了一步。”

阿鲁忽走到了院门，忽地站住了。

答罕说道：“你怎么不走了？”

阿鲁忽说道：“我一回去，她问我杀没杀答罕。我告诉她说没杀，她一定会生气，我还是先杀了你，再回去娶她！”

阿鲁忽扑向答罕，这一扑很快！

答罕站在屋门前，看着阿鲁忽，叫道：“你敢？”

蓦地一张大网落下，直落向阿鲁忽！再听得阿鲁忽大笑，说道：“一张破网，能拦得住我？”

他一抓，那网竟被他扯破，人再从网里透出！

忽地再落下一张网来，那网却是铁网，阿鲁忽扯了几扯，却扯不破，人也随着网落。咚地一声落在地上，他叫道：“我杀了你！”

他带着网直扑向答罕，正要抓住答罕，忽地脚下一空，豁地一声落下去。原来那脚下有一个陷阱，一直坠落！

阿鲁忽叫道：“答罕，你个没卵子的臭金狗，你想害我？”他再蹦几蹦，奈有网张着，人上不来。

答罕叫道：“扔草！”

便从上面扔下无数的草把来，砸在阿鲁忽的头上！

阿鲁忽气得发昏，叫道：“答罕，我要上去了，杀你没卵子小子的脑袋！”

但只是叫，乱草多的是柴灰，呛得他直咳。

答罕叫道：“扔火把！”

再扔下火把，这时阿鲁忽急了，要知道他不怕水不怕毒，只是怕火。他如身上着火，便会烧起一串串火泡，那时他便性命危殆了。

阿鲁忽叫道：“答罕，我杀了你！”

但那火越烧越旺，眼看着烧得阿鲁忽没命了，忽地答罕再叫道：“浇水，浇水！”

再泼上一桶桶水，浇得阿鲁忽直昏迷，答罕叫道：“阿鲁忽，你上来！”

阿鲁忽扯下网爬上来，此时狼狈，可想而知。

答罕说道：“我要杀你，易如反掌。但我不杀你，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

阿鲁忽大叫道：“你要杀我，便杀好了，有什么原因？”

答罕说道：“你上当了，你是蒙古第一勇士，还是那个吉利吉思是第一勇士？”

阿鲁忽拍拍胸，说道：“当然我是。”

答罕说道：“你是第一勇士，竟得不到那个粘拔恩的老婆？你说，蒙古人是不是很敬佩勇士？”

阿鲁忽说道：“是啊。”

答罕说道：“那个吉利吉思看不起你，在我们大金国如果你要争一个美人，要与那个与你抢的人搏斗，最后胜者得美人，败者服输。你是不是败与那个吉利吉思？听说他也是蒙古的勇士啊。”

阿鲁忽叫道：“我会败与他？你当我是谁？”

答罕看着阿鲁忽，他真个生气了，吹胡子瞪眼，恨不能立时叫来吉利吉思，让他服输当场。他是一个粗鲁的人，如果有人说他不是蒙古的第一勇士，他必会与那人拼命。他心道：我赢了须跋，我也赢过许多人，就连吐蕃的卓书，我也不看在眼里。他答罕竟敢看不起我，我要胜了吉利吉思，给他看一看，让他不敢小瞧阿鲁忽！他心头念头千转，都是一个，要让答罕看得明白，他是蒙古第一勇士！

答罕说道：“牵一匹马来，让阿鲁忽去看看，你正在这里拼死，可人家吉利吉思在入洞房，他在娶那个赫叶雅。”

阿鲁忽低下了头，嗒然若丧。他喃喃道：“她愿意嫁给他，我怎么办？”

答罕说道：“你说，为什么皇帝能娶那么多的美人，他把所有的美人都娶到了宫里？三千人哪，她们都愿意嫁与他不成就成？”

阿鲁忽粗声粗气地说：“那是怎么回事儿？”

答罕说道：“他是天下第一能人，他说什么，别人不敢不听。你是蒙古第一勇士，你说什么，那个吉利吉思不敢不听，你说会怎么样？”

阿鲁忽大笑，他咧大了嘴笑，哇哇地笑起来：“他不敢娶赫叶雅了，他会对我说，阿鲁忽，你娶了她吧？对不对？”

答罕大笑，周围的金兵与平章也都大笑，笑他太傻。

阿鲁忽大喜道：“看来我说对了，不然你们不会那么笑啊。”

×

×

×

阿鲁忽看着那马，说道：“你真的放我走？”

答罕说道：“不错，只是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你再休对人提你在这里的事儿，不要让人知道你怕火攻。”

阿鲁忽咧嘴笑说道：“我也知道，只师父便告诉了我，我每一天早上告诉自己，别让人知道你怕火，别叫人知道你怕火，我便记住了。”

答罕命手下人拿来水，让一个平章替阿鲁忽好好洗漱一下。阿鲁忽说道：“我不怕脏。”

答罕说道：“你烧成这样子，人家一看，便知道你怕火了。你去见吉利吉思，什么都不怕，他不敢不听你的。你告诉他，不许娶赫叶雅，赫叶雅是你的。他敢不听吗？”

阿鲁忽说道：“我要.....我要杀了你，不然赫叶雅会不高兴的。”

答罕说道：“你告诉她，答罕不在，你先回去，以后再来杀答罕。”

阿鲁忽说道：“又说假话，我再不敢来杀你，你也知道俺怕火。”

答罕说：“你先去看赫叶雅，要让吉利吉思娶不成她，你再想的，再晚去一会儿，她就是人家的新娘了。”

阿鲁忽匆匆洗过了，跳上马背，叫道：“我走了”

一溜烟而去。

## 第十章 大闹洞房

帐房是暖的，有春意。所有的蒙古勇士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来到了场地中间，庆祝吉利吉思兄弟成婚。篝火点起来了，手把肉也煮好了，酒在浇人心火，琴声诉人喜庆。忽儿毕一身大红衣衫，他满面喜气，对着所有来宾行礼，叫道：“喝酒啊，喝啊。”

蒙古十二部族的首领都来了，肩膀宽厚的是泰赤乌，那个一声不响，只是闷头喝酒

的是斡亦剌，那个身体瘦瘦的是克烈，他们都不看吉利吉思，他们不愿意看吉利吉思娶了赫叶雅，他们怀念一心为大蒙古的粘拔恩，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赫叶雅身着盛装，坐在篝火正中，她今天像是新娘子，头一次领会蒙古人的喜宴。她是成过一次亲的人，但那一次是在伊宁，她是与一个黑汗的富商成亲，她不知道那人便是有名的蒙古首领粘拔恩。

粘拔恩死了，她再嫁与吉利吉思，她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是喜是愁。

吉利吉思与他的弟兄们都身着喜服，他们知道，如果娶了赫叶雅，吉利吉思会强大起来，成为蒙古的大部族。要是忽儿毕答应他们与粘拔恩旧部合并，他们会更强大。

赫叶雅嫁与吉利吉思了，粘拔恩旧部的兄弟怎么会不与他们合并？

他们是最快乐的。

吉利吉思挺着胸，坐在篝火旁，他俨然替代了粘拔恩的位置，是蒙古大部族的一个重要首领。

忽儿毕举杯说道：“弟兄们，喝啊。”

众人一片酬酢声，只有泰赤乌与斡亦剌不吭声。

吉利吉思是一个很爽直的人，他大声叫道：“斡亦剌，泰赤乌，你们两人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愿意我娶赫叶雅？”

斡亦剌抬头看看他，仍是低头喝酒。泰赤乌猛地起身，大声道：“不错，我就是不愿意你娶赫叶雅！”

众人的声浪沉下去了，千百人都凝神注视泰赤乌。

斡亦剌扯扯泰赤乌，泰赤乌叫道：“别拽我，我憋不住要说！”

连一身盛装的赫叶雅也瞅着泰赤乌。泰赤乌说道：“粘拔恩兄弟的头没了，被人砍去了！谁知道哪一个人砍去了他的头？是答罕，是金狗答罕！”

泰赤乌瞪圆双眼，瞅定忽儿毕，再逐一看那吉利吉思、克烈等人，他怒吼道：“在



坡上死去的粘拔恩眼也不曾闭上，我们便喝上酒了？忘了自己的兄弟，便穿上了喜服？吉利吉思，你当时与忽儿毕大汗在一起，你不去救援粘拔恩，只等粘拔恩退却时，才去增援，你晚了，你去晚了！”

泰赤乌当地一声一拳击在碗上，碗破碎了，他的手出血了，但他不觉，说道：“蒙古部族里，最急难救义的，就是粘拔恩，最让人信服的，也是粘拔恩！可他死了，他死了，这里没人替他报仇！却有人先娶了他的妻子。骷髅未干，喜酒先喝了，蒙古人的忘性就是那么好吗？”

斡亦剌一击掌道：“兄弟，你说得好！”

泰赤乌说道：“吉利吉思，你也是一条汉子，你能不能晚一会儿抱你兄弟的女人，早一点儿拿起你的弓箭来，替他报仇？！在捕鱼儿海，那会儿你是勇士，你最先冲出去，是粘拔恩去救你。可你忘了，你忘了！”

吉利吉思猛地大叫道：“谁说我忘了，我没忘！”

他环顾四周，说道：“粘拔恩部的兄弟有难，我也顶着。我是吉利吉思，我愿意让粘拔恩的兄弟先安家乐业，再图报仇。我娶了粘拔恩的妻子，因为她是我报仇的好帮手，她也像我一样，没忘了粘拔恩兄弟！”

赫叶雅已满面是泪，她看着吉利吉思。

吉利吉思说道：“我娶了赫叶雅，我们要两人一齐去替兄弟报仇，让粘拔恩的英灵保佑我们！”

克烈说道：“慢！”

他是蒙古部族里较有头脑的人，他看看忽儿毕，忽儿毕的手在抖，他思念儿子，他死了儿子。克烈说道：“你如何报仇？”

吉利吉思说道：“我要新婚几日后，大军去攻打金国，我要从捕鱼儿海出发，去攻打答罕，拿下金国的城池，让他们所有女人都变成寡妇！”

克烈说道：“你未必会胜。”

吉利吉思怒道：“你敢小瞧我？”

克烈说道：“从前我们与金人动手，他们没有答罕，刺罕有勇无谋，他久占捕鱼儿海，不愿回兵。我们杀了他，他有眼无珠，不知道躲避大蒙古的锐兵。可你如今要会的是答罕，你说说，哪一次答罕给了你漏洞，让你取胜？”

吉利吉思不语，他看看泰赤乌，再看看斡亦剌，两人都不讲话，他们都知道答罕很厉害，不能轻举妄动。

忽地赫叶雅笑了，她笑得很尖，那声音里有愤懑，有尖刻：“你们都是大蒙古的部族首领，你们都怕答罕？答罕只是一个阉人，他连个男人都不是。他不会喝酒，不会生孩子，不会娶老婆，不会生胡须，不会搂女人，不会大声吵架，他有什么可怕？我派阿鲁忽去杀他了。如果顺利，此时答罕早就是一具尸体了，他有什么可怕？”

忽儿毕扬声大笑，众人再注目他。

忽儿毕说道：“粘拔恩，我的儿，你一死，莫非蒙古人丧胆了，只有你是蒙古人的心胆？”

忽儿毕老泪纵横，他说道：“我要派别的人去打大宋，只有你愿意亲往。你说，不怕他们，你会横扫千军。你做到了，答罕半路上算计了你。要不是这个阉人，谁能杀得了你？我接应晚了，我去晚了，我只看到了你的躯体！”

忽儿毕再哭了，他哭得更伤心。

谁也不敢劝他。

吉利吉思也知道，忽儿毕想他做自己的干儿子，娶赫叶雅，是为了大蒙古的团结，他一心做大蒙古的大汗，不是名义上的首领。但把十二部族团结在一起，谈何容易？

忽地远处有人高叫道：“吉利吉思，你不是蒙古人中的英雄，你站出来，我与你比比试试！”

飞马而来的是个老者，他就是那个被赫叶雅派去杀答罕的阿鲁忽。

他飞身下马，对吉利吉思说道：“你还没娶她吧？”

吉利吉思很没好气，他说道：“你正赶上我们行礼。”

阿鲁忽大喜，说道：“赶上就好，你不能娶她了！”他再回头对众人道：“吉利吉思不能娶赫叶雅了，赫叶雅不能嫁他！”

赫叶雅知道他越来越糊涂，笑对他说道：“阿鲁忽，你回来了？你真的辛苦了，你杀了答罕吗？”

阿鲁忽一愣，他才想到，赫叶雅曾派他去杀答罕呢。他自语道：“我杀了答罕吗？我杀过答罕吗？”他忽地再迷忽了，说道：“我杀了他，我想杀了他，他也差一点杀了我！”

吉利吉思猛喝一声：“够了！”

他注视着赫叶雅，说道：“你让一个疯子去做这件大事，他做得了吗？”

赫叶雅也心里一阵苦涩，她是不是做错了？她不该让阿鲁忽去做一切，他是越来越糊涂了，据说练“十尸疯”的人最后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认得了，只知道自己，只记得自己。阿鲁忽也快了，他就要变成一个废人了。

赫叶雅问道：“阿鲁忽，你没杀得了答罕？”

阿鲁忽厉声叫道：“怎么没杀得了？我杀了他，我杀了！一拍掌，把那个人杀了！”

赫叶雅说道：“你细说说，你细说。”

赫叶雅一问，阿鲁忽一答。

“你去答罕家了，还是去皇宫了？”

“皇宫里没有，去他家了，他家的房子好新哪，是一个新王府。”

“你看到答罕了？”

“看到了。”

“你没杀了他？”

“杀了，但杀不死。他们把我弄到坑里，就.....就.....”

赫叶雅知道他也有些狡黠，如不是练“十尸疯”练坏了脑子，他也是一个有急智的人。一定有什么不愿意说出来的念头在他脑中。她柔声问道：“答罕抓住了你？”

阿鲁忽大叫道：“不是，不是，我要不是想你，他根本就抓不住我！”

众人再无声息。

他们看着阿鲁忽，此时婚仪要开始了，那主持婚仪的是克烈，他轻声问忽儿毕：“要不要唱礼？”

忽儿毕大声道：“要唱，为什么不唱？”

正要唱赞礼，阿鲁忽大声叫道：“不行，不行！”

吉利吉思看着他，心里很恼怒，赫叶雅为什么总要带着这么一个累赘？他大声道：“阿鲁忽，你休要捣乱！”

阿鲁忽叫道：“你们都听着，大蒙古的第一勇士是谁？是他吉利吉思，还是我阿鲁忽？！是我，就是我！他算什么？他有什么本事？要是我早到了那山坡里，我会救出粘拔恩的，省得你们像个女人似的哭哭啼啼！再说，粘拔恩叫我同赫叶雅去求救兵，他要我照料赫叶雅，可没请你吉利吉思照料赫叶雅！”

吉利吉思怒了，他霍地站起来，叫道：“你要得罪吉利吉思部族了！”

阿鲁忽看着那些渐渐围上来的勇士，讥笑道：“吉利吉思算什么？我只知道他们从前能打内战，遇上金兵也没取过大胜！”

吉利吉思怒吼道：“阿鲁忽，你污辱吉利吉思的兄弟们，你要以血洗清！”

阿鲁忽大咧咧拍胸道：“好啊，你要不服，就来一试！”

当着众人的面儿，赫叶雅不敢叫吉利吉思不与阿鲁忽斗，她只能用哀求的眼光看着忽儿毕，盼他出言禁止。

但忽儿毕也知道，蒙古族人自古好斗，凡有争端，愿以决斗方式决输赢。如今阿鲁忽向吉利吉思叫号，辱及吉利吉思一部，此事非同小可。吉利吉思如不应战，再在十二部族里脸面何存？就是与阿鲁忽决战死在他手下，也必得一战。

正要动手，忽地赫叶雅说话了：“阿鲁忽，吉利吉思，你们要决斗，我也不拦，只是要斗什么，还得我来定。”

两人一听，都是点头，他们都信服赫叶雅。

赫叶雅说道：“第一局，你们比箭，第二局你们比刀法，伤不到人能胜得对方方便算赢了，如是斗得出血，双方算输。第三局比马术，谁的骑术最好，便算是赢。”

两人应诺，都是蒙古人较技的武艺，两人一比，也算是常情。

那边忽儿毕点头，便知道赫叶雅还是心偏吉利吉思，看来自己愿做的那件事是对的，如果赫叶雅嫁与吉利吉思，英勇善战的吉利吉思部便会与蔑儿乞部一心，大蒙古部族的大计或许会成功。看赫叶雅的才智，此事必成。

× × ×

阿鲁忽说道：“好，好，一切都让你先，你先我后。”

吉利吉思知道阿鲁忽的本事不凡，在众部族首领面前，绝对疏忽不得。他说道：“那好。”

急纵马来到帐前，早有那快手的弟子把箭靶立在百步外。吉利吉思叫道：“再远一些，远上一倍。”

众人吃惊，吉利吉思的快箭果然名不虚传，他能射两百步远，真是蒙古部族中的高手。

看到二百步外的箭靶，吉利吉思大叫道：“阿鲁忽，你看！”他手攒三箭，一箭搭弓，两箭在手，只见他一控一收，一控一收，转眼间三箭接着出去。看着真是好看，三支箭在空中一支逐一支，眼看得后箭更比前箭快，第二支箭要追上了第一支箭，当一声响，

第一支箭便射在靶上。随后再当当两声，两箭跟至，三箭几乎是同时射在靶上！

众人看时，那三箭都在靶心。随着暴出一阵欢呼声，众人惊服吉利吉思的箭术，真是超群。

阿鲁忽看着吉利吉思，说道：“你也算是蒙古部族的一个英雄了，我要不是为了赫叶雅，也不与你争吵。”

他说得爽直，听得赫叶雅也低下头。阿鲁忽不接那递来的弓，说道：“区区两百步，我只用手掷就行了。”

众人大惊，都知道他武功超卓，今日一见，果然出手便不同凡响。

阿鲁忽里拿着三支箭，说道：“谁耐烦与你一支支射？”他叭地把三支箭一齐掷出去！

众人听得那箭响，便听得呼呼风生，原来阿鲁忽此一掷用上了阴力，那箭矢挟风，一直射出，劲道绝大！

看看要射中了那靶，忽地三箭一旋，便直钉在那靶心！众人惊呼一声，原来那箭三支齐出，劲道太大，那靶心的木板受不住，箭透靶而出，竟把那靶心的三支箭一齐带出，在那靶心正中，缺蚀了一块。

只剩下了空靶。

蒙古人是正直豪爽的民族，见阿鲁忽如此神力，众人都是欢呼，知道吉利吉思绝不是他的对手。

×                      ×                      ×

两人手里拿刀，对面而立。

看阿鲁忽拿刀，就不像是吉利吉思了。他拿刀时，像那刀不是他得心应手的武器，而是一件累赘，他拿在手里，不时地皱眉看它。他不用刀，赫叶雅对他说用刀，真是深有用心，她怕阿鲁忽与吉利吉思空手而斗，那样他的“十尸疯”太可怕，足以要了吉利

吉思的命。但他手里有刀，便不同了。你得用刀胜了对手，方才算赢。阿鲁忽从未用过兵器，他的手便是天下最利的兵刃，他还要什么兵器？但这一次不同，他不用也得用，必得用刀胜了对方才行。

吉利吉思一刀在手，脸上神采焕发，他知道手里有刀，他如同有了生命，他的生机全在那一握的刀里，他的刀闲闲地握在手里，只须大吼一声，便刀光立现。

阿鲁忽说道：“还是你先出手好。”

吉利吉思大吼一声，刀光连闪！

几乎看不出他的刀是如何出手的，快极。

但只听得当当当当几声脆响。再看他两人，须臾分开，阿鲁忽仍是那么很无聊地拿着刀，吉利吉思却退出去了几步。

这几步退得人瞅着难受，如果真在战场，这几步便要退没了性命。

吉利吉思也知道退得不光彩，但不能不退，他的胸闷得很，阿鲁忽逼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再复上一步，慢慢推刀。

这是吉利吉思的快刀，他一出十八刀，吉利吉思杀人的刀法，他要用在阿鲁忽的身上，他恨透了阿鲁忽！

## 饱暖思欲

### 第一章 夺爱之恨

耶律重恩的部队分成三股，其中一股由萧挞不率领，在左翼掠地。一股由耶律苦奴率领，在右翼保护。中间的一股大军由耶律重恩与红顶天率领，慢慢向回鹘占地后撤。

耶律重恩告诫他们：要小心防范，如是被张俊追杀，极难脱身。再就是要注意金人，

金人在边境冲击，极大可能冲来截杀。

萧挾不比耶律苦奴聪明些，在左翼的地位也重要些。他率五万大军，慢慢向回退。他不怕张俊，据报张俊离他还远，只要注意不被金人纠缠就是。

饶风岭是一条大岭，从前蒙古人在这里受挫，如今萧挾不率军也过了这里。

他命一队去探路，要小心查看岭上有没有敌军，有无险情。

查哨归来，报说道：“敌军不曾在此，只是有些遗骸，那是蒙古军与金人大战的痕迹。”

萧挾不命大军进发，直向岭下穿插。

五万大军在岭下的小路上只能排成一行，缕缕行行向前走。萧挾不心里也有准备，如有敌人来犯，中间必能保住，只是前头放几员猛将，后面他亲自断后。

大军走得很慢，走了一上午，看看日上三竿了，还未走出谷口。

萧挾不命人埋锅造饭，只听得谷口有人叫喊，听不清叫的是什么。萧挾不心里不放心，命人去看，说是山中樵子在呼喝叫号，便不在意。

他心道：就是有人埋伏，也不能用火攻，此时春末夏初，草木正荣，哪里能烧得着？他问道：“那樵人砍柴，怎么会在此时？”

报人说：“也不是砍柴，只是挖些树根，做些根雕，自政和年间便进贡此物，成了气候，年年便弄了。”

萧挾不一听，方才去了疑心，说道：“大军再向前走。”

正走着，忽地前面有树，那些砍下来的树都堆在坡上，路也塞得满满的。

萧挾不大声叫道：“有人吗？有人吗？”

无人应答，他回头道：“前军如何过去的？”

那报子说道：“将军率人搬了几棵树，见太多，无法再搬，便从旁过去。”

萧挾不一见在旁果有一条人踏出来的小路，几万人走过，那路也踩得实了。



他说道：“传令过去，要前军小心！”

报子急马而去。

只是一会儿，萧挹不也率军过了这堆树木。

他心惕然道：这真是有些怪了，如是挖树根，也不必把这些树木都堆放在路上，拦阻路人。这其中必有些缘故。

他带兵过了此处，忽地听得前军叫喊有人传来：“有人放火！”

萧挹不上坡看看，果然从那坡前掩来一阵阵浓烟。看那烟势，火并不大，只是浓烟呛人，许多兵士都伏身而咳，咳得透不出气来。萧挹不喝道：“抢上高坡！”

但忽听得一声声锣响，原来坡上都有人，那些人立在坡上据占险要，喝叫道：“莫要走了耶律重恩！”当下乱箭齐射。

萧挹不带兵冲坡，那坡十分陡峭，哪里攀得上去？不待攀上，全被乱箭射下。萧挹不叫道：“再退，再退！”

便仍是退至坡下，那里浓烟滚滚。

萧挹不叫道：“在一处低洼地方，据守一地！”

五万大军经火烟攻杀，便乱了营，如同一团蜂子在乱窜乱跑。好不容易听得萧挹不命令，退守一块低洼地。大军围成一团，萧挹不说道：“待他们冲下来时，我们再……再杀。”

此处地势低些，便不能聚烟。萧挹不暗暗庆幸，心道：他用烟来熏我，我不怕他，他能奈我何？

正在那里得意，忽听得惊天动地的响声，有的兵士叫道：“不好，不好！来水了！”

萧挹不喝道：“哪里来的水，尽是胡说！”

正斥他时，便见水势滔天，直扑面而来。原来那水却是水泉，不知堵了多少天，一放便泻，直淹大军。萧挹不叫道：“再上去，再上去！”

大军乱了营，人人自顾逃命，哪里听得他的号令？萧挾不一见呼唤不灵，便率先爬上去。他一边直咳，一边叫道：“冲上去拼，拼！”

就见那烟更浓了，远远见到那些人都戴着面具，前面突出一块，像是猪拱嘴。原来金人都用一小小竹筒，里面弄空，扎上许多的眼儿，装上炭，从中吸气，便不闻那浓烟，也不咳。

金人看那辽人，全都咳得上喘，喘气也难。就是冲上了坡，人也弯下腰去，如虾米一般，想再直腰，却是太难。

金人以逸待劳，待得他上来，便是一箭，把他射翻，人再翻去水里。此处正是最低洼处，所有大军都淹在水中。说来也是可怜，大军宁在水里淹死，也不愿再出去被烟熏。就见那坡上闪出一员将来，却是一员平章，叫道：“杀光辽人，让他冤魂也不归乡！”

金人士气大振，人人跟着叫吼：“杀光辽人，让他冤魂也不归乡！”

萧挾不眼看着大军死得惨极，气也不打一处来。要是金人与你动手厮杀，你还能一刀一枪与他拼。可人家一熏一淹，五万大军眼看没了。他瞪着眼叫：“答罕，你出来，你出来！我要宰了你个没卵子的狗！”

但那平章冷笑：“你这样子，活像一条落水狗，我杀你都不屑，你还要与我们三王子见高低？实话告诉你，自我们三王子回来后，我们就没打过一次败仗！”

坡只有一条，在那巨石上，都站着金兵，他们张弓搭箭，一直在射。射得很是悠闲，一边说笑一边射人。一个说：“你看看，上来了，上来了。”另一个说道：“你忙什么？他上来，我就一箭，保他是死！”

真的说着就是一箭，那人爬得辛苦，待得爬近了，哪料得有人在那里等着？只挨了一箭，身子一软，人便滑下去，再泡在那水里了。

有的爬上来了，到了石崖前，看到一张笑嘻嘻的脸孔，那是一个金兵，他问你：“你抓够了没有？”

那辽人想再向上爬，不料人家用刀砍你的双手，手指被砍，人哪里还抓得住那石头？骨碌碌滚下来，便也淹在水里。五万大军在水里淹死了四五成，有爬上来的，也被砍死。

那个平章叫道：“有一个叫萧挾不的他在哪里？三王子命令说，如果杀了那个萧挾不，便赏他千两银子！”

那些金兵更来了精神，对着爬上来的人一一问道：“你叫萧挾不？”那人忙乱点头，金兵大喜，扯上去，再问一问，知道不是，也不再搭言，一刀砍翻，扔下水去。

萧挾不在水里听得叫喊，心道：原来你要生擒我？我可不会让你生擒，他大叫道：“听着，在罗布泊，我们也没死，莫非就淹死在这里？来人！向我靠拢！”

那些人听得他叫，便向水中靠来，萧挾不叫道：“在外围成几圈，我们在里面！”

外面听令，便围成几圈，人身向外，用刀挡拨乱箭。萧挾不说道：“只有冲上去，才能有生路。如果冲上去，便向回退。”

众人听令，萧挾不说道：“每五十人为一队，向上轮番而冲，谁冲得上去，便抢那金人的猪口！”

众军听令，便各自一队队，向上冲击。

此时水也淹得多了，成了一片大洼。金兵远远地站在石上，指手划脚，以为杀败了辽军，便不必再怕他了，只是看他水中狼狈样子，毫不在意。不料得那五六十人原是一队队扑来，待得上来时，有人叫道：“我就是萧挾不！”

那金兵看他也像，人也勇武，便叫道：“你爬上来，乖乖受擒，我得一千两赏银，你得性命。”

那人说道：“也好，我就爬上去。”

他慢慢爬上去，待得爬到了那巨石上，忽地从怀里掣出匕首，一刺刺死那个金兵，叫道：“杀人了，杀人了！”

辽人看他得手，便大叫道：“冲啊，冲上去，便有活命！”

一时便冲上来，等爬上来十几个人，便占了这块巨石。

萧挾不大叫道：“冲杀过去，杀了那些金狗！”

那个平章正在叫喊，要他手下活捉萧挾不，不料得萧挾不也得了一张弓，看他亲切，只是一箭，便应弦落水。此时他落入水里却不那么好受了。原来他身前身后都是辽兵，他们见一个金人落水，大骂道：“金狗，你也有今日？”乱刀直搠，只搠得他浑身都是窟窿。

萧挾不此时得了几块巨石，令道：“用箭射那金狗！”乱箭射去，那金兵也稍退，向坡上退。

原来从坡上来得容易，退却不容易了。他来时用绳索吊下来的，人直向下坠。待得再扯绳索，叫喊上面吊上去，却是一寸一寸地升。那辽人看得便宜，便一箭射杀。

此时辽人大都爬上了巨石，也就剩下了几千人。萧挾不叫道：“去杀那些金狗，莫叫他们跑了！”

在巨石上的金兵此时都得了绳索，人人被扯着向上爬。他们爬上了山顶，便再听得放下滚木擂石来。

只听得叽哇乱叫，辽人再一次死伤，巨石正是上面注视的目标，你哪里跑得脱，人家那大石块，滚木全都落在巨石上，你射不得，只能再滚下水里。

就听得上面再一声声喊，用绳索吊下几十金兵来，人人手里持弓箭，腰系在绳上，在半坡上踩住一条石缝，便射他辽兵。此时辽兵再次受苦，那箭矢射在背上，射在心窝，全都射中。

这一次次折腾，辽兵已剩下不足两千人了，萧挾不叫道：“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上面停了一会儿，萧挾不的身体是湿的，经那一阵子生死搏斗，更是狼狈。他们在谷里，小风吱吱叫，吹得人身体寒透，无法直起腰身。

上面的平章叫道：“如果你们要投降，命你们的领军首领萧挾不吊上来！”

萧挾不说道：“再下去，我们不战死，先得冻死。我先上去，我们降了。”

众兵士都点头，他们知道，他们输得很惨。

一条绳索吊下来了，萧挾不扯一扯绳索，想看看它结实不结实，但转念就莞尔而笑，就是不结实，他又能怎么样？就是他们扯起来他，在空中改了主意，一丢绳索，他只能摔死在那巨石上，再无其他生路。

扯了一会儿，便见那条绳索越扯越短，到了山上。

萧挾不看到了领兵的人，原来不是答罕，只是一个年轻的将领。他微笑说道：“三王子想到了你们会再走饶风岭，你们也会像蒙古人一样，有来无回的。”

萧挾不说道：“我们要降。”

那小将说道：“我是大金当今天子的弟弟，答罕是我的三叔，你有什么事，对我也可。”

萧挾不说道：“我们只剩下了两千来人，你就收下我们吧。”

那小将仰天大笑，说道：“好啊，只是你得答应我一条。”

萧挾不心道：和败军的将军也讲条件，莫非他大金人有毛病？他一揖说道：“请讲。”

那小将说道：“奉三王子命，凡是败军之人皆可放过性命，唯有领军将领一人，必得诛杀！你听懂了？”

萧挾不跳脚：“混蛋，你要杀我，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你要告诉我，我要带他们苦战到底！”

那小将大声叫道：“杀了他！”

萧挾不怒极，他身子窜跳，异常清醒，也十分灵巧，他心道：我只一人在这山上，与他这许多的勇士盘桓，我莫叫他杀了，我莫叫他杀了……

蓦地，有一阵刺痛从他的腰传来，他叫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儿？”

他身后站着那个平章，身上扎着十几支箭。他把刀捅进了萧挾不的身体内，他再慢

慢倒下，说道：“代我问候……”

萧挾不再也无心去战了，他的后背上插着一柄钢刀，那刀直搠入他的腰。如果不拔出来他尚可再活一阵子，要拔出来，他只怕再也不会活了。

那小将说道：“把他的头割下来，拿这一封信，去见那个耶律重恩，谁去？”

没人答应，耶律重恩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他们去了，很可能会死在那里！但小将说道：“三王子有一封信，谁带信给那个耶律重恩，就是那个西辽王？！”

没人应答。

那小将说道：“我就去一趟，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他凑上来，用力一抽，萧挾不大声一喝：“啊！”

他昏倒过去了。

小将说道：“萧挾不，我对不住你了。只是我只能在你昏过去时杀你，不然你岂不是更难过？”

小将又在萧挾不的身上刺砍了几刀，见他不动，方才知道真的是死了。

他割下了萧挾不的脑袋，对众人说道：“你们就告诉三叔，就说我拿着他的信去了，我要去见耶律重恩！”

众人叫道：“不行，王子，不行！”

那小将拎着萧挾不的首级，说道：“他能把我怎么样？难道他想杀我？”

×                      ×                      ×

张俊正坐在军营内，忽听得有人报说：“答罕的使者求见！”

张俊说道：“他来做什么？莫非想与我开战？”他叫传使者。

那使者说道：“有饶风岭，不知道张将军知道不知道？”

张俊大笑，掀髯而笑道：“你当我是小儿？答罕刚在那里大败蒙古一部，截杀粘拔恩，就是那里！”

使者说道：“三王子说，为感谢张将军，愿有修好之意，把原入侵的西辽兵马一部五万首级，奉献与张将军！”

张俊心道：答罕又弄鬼主意了，我得小心防备他。只是他告诉我饶风岭有五万首级，我得去看看。当下传令命大军分成五路进发，当先一路哨探，先入饶风岭去探。

待得张俊的大军赶至，那哨探满面是喜，说道：“元帅，真的有五万西辽兵，全都丧身在此。”

张俊赶马去看，只见坡下都是水，水里淹的，巨石上趴着的，都是西辽兵士，看来这里有一场恶战。

张俊说道：“答罕不可轻视，他胜了两仗，令蒙古与西辽都不敢小觑他啊！”

张俊命令打扫战场，一边向皇上报捷，自然不能说是答罕杀了西辽军的，便报说是大宋兵马大败了西辽军，斩获首级数万。

× × ×

小将带着答罕的书信与萧挞不的首级来到了耶律重恩的大营，看着军纪森严的耶律重恩大营，他心叹道：如果那个萧挞不也像耶律重恩一样能干，他不会葬身在饶风岭的。但他再莞尔一笑：就像是大金只有一个答罕、西辽也只有一个耶律重恩，如是有那么三个五个耶律重恩，他岂不是早就成了大业？

他报名道：“大金小将平泽欲见西辽王，投递国书！”

耶律重恩命他进帐，那小将昂然而入，看到红顶天与那耶律重恩正坐在帐内。他递上国书，说道：“这是大金三王子送与大王的一份礼物。”

耶律重恩一听说是答罕所送，不由惊愕，他怕答罕。因为答罕是挟愤而去的，他会报复西辽。但他会怎么做，耶律重恩想不出。他打开了那个盒子，啊地一声叫了出来。

原来匣里是那萧挞不的首级，耶律重恩怒叫道：“来人，砍了他！”

那小将却是不惧，说道：“两军对阵，不斩来使！”

红顶天叫住了人，说道：“大王息怒，杀了他一人，有什么用处？于事无补。”

耶律重恩拿起了信，那信写道：

“耶律重恩，报你床上恩，陪葬五万军。”

耶律重恩大怒道：“我要杀了答罕，我恨不能早杀了他！看来十八皇族的话也对，我对人还是太仁慈！”

他恨声不已，看着那匣里萧挞不的首级，他心内愤愤，心道：还有耶律苦奴的右路军，不如我派人去告他，要他并军与我在一起，也有一个呼应。正想着，红顶天说道：“应该把那右路军接回我们并做一军，便不易出事。”

耶律重恩大声令道：“去人，带一万人，去接耶律苦奴将军！”

帐外有人应声，便听得大军吵杂，铁蹄杂沓，一会儿便是远去了。

## 第二章 帷幄决胜

答罕在帐内来回踱步，他想着倩倩，当他抚摸着倩倩时，觉得她那么弱，像一株可怜的小草，他体味着保护女人的心态，心里十分舒服。如今倩倩在哪里？她是不是知道答罕消灭了耶律重恩的五万大军？

听说她也离开了耶律重恩的大帐，不知去哪里了。她不会再想着答罕，可那一夜，究竟她要做什么？难道她真心想与男人交媾吗？她一心与男人欢乐？不再想着答罕与她的恩情吗？那她对答罕口口声声所说，她不愿意与男人交媾，都是鬼话。她是喜欢的，看她那一夜的神态，便知道她震惊，她也有些……欢喜。

她毕竟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子啊。

答罕的心在流血。他要杀了耶律重恩，他喃喃自语道：“耶律重恩，有了我，你再也兴不起什么大辽，你只能一死！”



帐外的一个平章忽地报说道：“圣上请三王子去圣上大帐！”

答罕答应，便换了衣服，去金主大帐。

× × ×

合刺带着爱妃，来与答罕庆功，他大笑说道：“三叔一算，耶律重恩失魂，饶风岭从今得在战书上写它几笔了，三叔杀了粘拔恩，再胜萧挞不，令两国丧胆。天下英雄，非三叔莫属了！”

金主请答罕坐下，答罕行礼坐下，金主说道：“三叔，你立了大功，我请人撰写碑文，在上京为三叔立碑。”

答罕避席逊谢道：“圣上，此事万不可做。自古功臣，少有活着立碑者，只有唐时的魏征曾立过碑，但那也是后人做过的事。圣上莫要如此做，陷答罕于不忠啊。”

金主大笑，说道：“三叔莫怕，三叔不愿，便不立好了。只是三叔屡立大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喝令妃子道：“爱妃，你前去替三叔斟酒。三叔是家里人，不见外的。”

那妃子青衫薄履，轻轻盈盈来到了答罕面前，施了一礼，叫道：“三叔，有礼了！”

答罕抬头一看，不由愣住了。

她是谁？她长得十分像倩倩，答罕失手把杯子丢在了地上。

金主看着答罕，问道：“三叔何故吃惊？”

答罕知道，凡是大臣，在君主面前须说实话，否则因小事而致君臣猜疑，大是不必。他一揖说道：“狼主，只是微臣有些吃惊，圣上爱妃很像是微臣的一个老友，故此吃惊。”

狼主微一沉吟，说道：“是吗？饮酒，饮酒！”

君臣再饮，直至微醉，狼主说道：“不知道三叔下一步如何打算？”

答罕说道：“要杀了那个耶律重恩！”

金主说道：“依我看，耶律重恩并不重要，要杀的是那个蒙古大汗忽儿毕！听说他

要集合十二部的人马，再攻我大金，不可不防。”

答罕恨恨道：“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蛇鼠一窝，有什么了不得？我要先杀耶律重恩，让他们看看我答罕的厉害！答罕是天下最有名的公子，不可欺负的！”

他握紧了拳头。

金主看他，忽地一笑，说道：“三叔，我们再喝。”

答罕忽地流泪了，说道：“不喝了，不喝了，我不愿意再喝了。”

他对着金主一揖，说道：“你还年轻，不知道我的痛苦。”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

× × ×

金主看着玉杯，他在沉吟，爱妃是他最喜欢的，她特别淫荡，夜夜专幸，是金主特别宠爱的一个妃子，没有她，金主食不甘味。

她说道：“圣上，三王子有些自大，难道圣上没看出来吗？”

金主不以为然：“他是功臣，自是自大，平时他不这样的；他只有醉了时，方才有些不慎。”

爱妃笑着抚摸他：“功臣醉后才说真话，他对圣上不敬，不管他是醉了还是醒着，就要处死他！”

金主看着爱妃，他突然笑了，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叔爷做狼主时，三叔为什么去了成都府？”

那爱妃愕然，说道：“我不知道。”

金主轻声说：“叔爷听信了旁人的话，由此疏远了三叔，由那时起，大金弱国，天下失势。几致大金困顿，我父王便是那时死的。你说，如果三叔在，父王会不会在捕鱼儿海死去，他会不会死时连眼珠子都没了，只剩下了一具在水里浸泡多时的尸体？”

爱妃见势不妙，忽地跪下了，说道：“圣上息怒，奴婢不过是想帮圣上。”

金主笑说道：“你要帮我，那好。你没看到今天三叔看你的眼神？你去他那里……”

那妃子顿时流泪，她哭道：“圣宠正隆，怎么忍心抛下奴婢，圣上啊……”

金主拿起腰刀，对她厉声说道：“不许哭，你听我说！”

妃子吓得一颤，只好听他说。

合刺说道：“我在小时，便知道三叔跟着军师学本事，他的本事甚至超过军师，我也不服，自幼便努力攻读诗书，大习文韬武略。但我如今做了狼主，量事运筹，总是不及三叔。我自此方才知，天下人才，原来不是很多的。”

那妃子听得入神，看着金主，不再流涕。

金主说道：“我有三叔，便有天下。只是三叔为那个倩倩所迷，自去成都，甘愿长街卖画，也不愿再回金国。天可怜大金，令三叔归来。我知道三叔的心意，他一心在那个倩倩身上。我看他今天看你，便是一惊，原来你长得与他的倩倩颇似。你自幼便读诗书，要习得娴雅一些，多懂得古诗的道理，也习得做人的道理，便得三叔的喜欢了。”

那爱妃颤声说道：“我……我为什么要得他偏爱？”

金主厉声叫道：“你要做，你要真心爱我，便帮我去做。他是金国的答罕，怎么能让那个大宋的女人迷住？要迷住他，也得是金国的女人！他性本无能，要使得他爱你，便得有许多其他的功夫。你也知道，男人与女人相亲相熟，也未必全得性上有本事。你要与他耳鬓厮磨，与他日久生情，让他忘了那个倩倩。他如今一心想着报仇，要杀那个耶律重恩，那耶律重恩在我看来，已是折了翅的鹰，根本就不足为患。但他一心念着那耶律重恩，久后必坏大事。你要替我看好他，要让他再振作起来，让他忘了那个女人。因为，你这个女人是最好的，比他的倩倩还好，他根本不需要再想那个倩倩。”

妃子哭了，她知道金主的心意了，她明白金主要的是江山，而不是她这个美人。一旦江山不稳，他会马上送出去她这个美人。她再说什么？

金主抱住了她，说道：“你当我愿意把你送与他？我知道，如果没有他，大金会死

许多的人，我的父王也死在捕鱼儿海。他是一个奇才，会帮我建立一个大金帝国！”

妃子与金主再次亲热，她扑到了金主的怀里，热烈地亲吻他，她说：“别说了，再别说了！”

她用火热的唇吻住了他的嘴。他再也不能说话了，只能亲吻她，回答她那狂热的亲吻。

她是一个妖精，每逢天黑，她就贪欢，贪也贪不够。她会一次又一次挑起他的欲火，让他忘了自己已十分疲惫。他再兴奋起来，就再狂欢，一直到夜深。

妃子站起来，她脱去长衣，跪在他的身前，说道：“我的君王，我听你的。我去。”

她抱着金主，把他放在床上，说道：“我去之前，能不能和你再亲热一次？”

金主流泪了，他最喜欢的女人便是她，他寻找了那么久，今后会不会再找到一个像她一样美貌可人的妃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要不做天祚帝，他得工于心计，决不能让大金沉沦。

两人拼命沉入欲火里。

当他知道她该走了时，她也知道她该走了。她心里觉得好笑，知道他的心思，她全都能猜到君王的心意，如她再做他的妃子，会让他知道，她善解人意，她能帮他做许多事。

他如今与她一条心。

她说道：“我走了，我走了。”

君王无声，只是躺在床上，他是流泪的，也有些后悔，想冲口说出，不让她去。如果她不去，那能怎么样？就让答罕肆意妄为吧。但不行，他不能那么说。

妃子也知道他要后悔，她默默地走出去了。

× × ×

她走到了答罕的帐内，看到答罕正在作画。他画的是两只鸳鸯。

妃子站在他的身后，看了许久，说道：“有认得的人说，鸳鸯比翼戏双飞，不困不倦难思归。不认得的人说，两只鸭子在戏水，一前一后找食哩。人原来就不同。”

答罕抬头看她，说道：“王妃来这里做什么？”

妃子一笑，说道：“狼主把我送与答罕王子。”

答罕一惊，说道：“胡说！”

妃子说道：“怎么胡说？他舍不得我，但他还是把我送与你了。”

答罕的脸忽阴忽晴，他知道这事儿并不很妙。

如果狼主对他不那么宠就好了，一切都好。

但狼主很在意他，妃子说道：“你看我吃惊，是因为我很像倩倩？”

答罕许久方答：“是。”

妃子说道：“狼主也看出来了，他要我来，就是要你忘掉倩倩。”

答罕看着她，狼主想得好，但能吗？他能忘掉那个痴娘儿，忘掉那个天天偎在他怀里的可人儿吗？

妃子轻声说道：“你会的，如果一个男人努力要忘掉什么事儿，他一定做得到。”

答罕很苦涩地说：“我为什么要努力忘掉她？”

妃子说道：“你痛苦。你痛苦，便会忘。你会努力忘掉痛苦。”

答罕说道：“我领你去狼主的帐里，对狼主说，我不愿意要你。”

他走出帐，帐门前站住了。

“你为什么不走？”

妃子轻声叹一口气，说道：“三王子那么精明，怎么会一时糊涂呢，如果君王赏你他最好的东西，你还不要，君王会怎么样？”

是啊，他也知道，那样他只有被砍头一条路了。

他不愿被砍头，看来他不能不接受这个美人。

他看着妃子，说道：“你是大金的人？”

“是。”

“叫什么名字？”

“珠珠。”

答罕说道：“你不该叫珠珠。”

她轻声说道：“我该叫倩倩，或许该叫别的什么？你叫她什么？”

“痴娘儿，痴儿。”

她笑笑，说道：“你叫我痴儿好了，我喜欢你这么叫我。”

她伏在答罕的怀里，说道：“我要叫你喜欢我，叫你忘了所有的女人。”

× × ×

金主看着帐内，他忽地觉得大帐实在空旷，他叫道：“来人！”

进来的是一个平章，他说道：“叫那些与爱妃一齐来的宫人来服侍我。”

那平章出去了，他也看到金主很是寂寞，但他不明白，金主那么喜欢爱妃，怎么命她去了三王子的帐内？

那几个女人嘻嘻哈哈地进来了，她们看看帐内，竟没有那个时刻不离狼主左右的妃子，她们互相递着眼色，怎么啦？狼主宠的新欢怎么没了？

金主懒懒洋洋地说道：“不必找了，我把她赐与答罕王子了。”

几个人先是愣忡，再就是一阵子欢呼，她们狂扑至金主身上，她们又有希望了！

× × ×

答罕被她弄成一个婴儿，她在摆弄答罕，她说道：“你要忘了她，以后就叫我倩倩，就叫我痴儿，好不好？”

答罕说道：“你不是倩倩，你也不是痴儿。”

她笑了，说道：“你叫时，我便知道是叫我。你叫啊，叫啊！”

答罕低首叫一声：“痴……痴儿！”

他流出泪来。

她抱着他的头，说道：“好了，好了，你叫了，我也答应了。答罕，答罕，你听我说。”

她诉声如泣，轻轻地说着：“你受过苦，你不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但那有什么了不起？我要教你，一个男人未必只有那一种方法能与女人快乐。我教你几种方法，从此你便能与我在一起快乐了。”

她扯起来答罕，说道：“有一种方法，叫做如影随形。你看我在你的身前，你拿起臂来绕抱着我，对，就是这样。”

两人在帐内如舞如蹈，答罕慢慢有一些亢奋，他的身体有一种欲望。只是他不能与那女人交欢，他也在呻吟。

她轻声说道：“你有那快乐的欲望。我知道，我是你的痴儿，我才知道！”

她抱着答罕，把他放在床上，说道：“想一想，你是大金最重要的人，你只要一声呼唤，千军万马都黯然失色。你只要一声令下，百万雄师旌旗蔽日。你才是真正的男人，你知道吗？”

她低下头去，吮着答罕。

答罕知道，他来了男人的雄劲，他恨意中的那耶律重恩在哪里？必得杀死他，杀死他！

他在无意中握着珠珠的手，珠珠手很嫩，握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但她不敢说。因为她看得出来，答罕此时正在一股激情陶醉中，她不能使答罕失望。

她与答罕在床上滚动，在那滚动中，答罕看到了倩倩的身体，在耶律重恩的重压下的身体，她是好舒服啊，她真的那么快乐吗？他看到了死在捕鱼儿海的刺罕，他的眼睛没了眼珠，只剩下了空空洞洞的眼眶，那眼眶在看着答罕，在期待着他。

×

×

×

金主有些忘情了，他轻声叫道：“珠珠，珠珠！”

那两个女人轻声笑他：“狼主，你已把她送人了，再叫她的名字有什么用？”

狼主忽地怒极，他打了那个女人一个耳光：“我再叫珠珠时，你就献媚，讨好，不准你对我说她一个不字！”

那女人的颊旁肿起来了，她心里恨道：你把她送了人，就再不能叫。你真是一个贱货，把她送了人，还有什么念想？

金主扯过来她，对她狠道：“我叫你珠珠，你们两人都答应，不答应，我便杀你们！”

两个女人只好应声。她们才明白，她们会长久地替代一个人，在金主的心里有一个人，她们得替代她。

×

×

×

答罕睡了，他放纵自己的欲望后睡着了，他的手扯着珠珠。

他轻声念叨：“倩倩，我卖了一张字画，那是谁，他出了十两银子，真是出手阔绰。”

珠珠看着他，说道：“答罕，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男人。”她流泪了，此时已是夜深。她忽地想到了金主，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个火力很旺的年轻人，答罕不能与他比，他们根本不能相比，她轻声颤抖着说：“合刺，合刺啊，你真是害苦了我呢。”

×

×

×

狼主此时也醒来了，他看着帐帷，忽地想到，如果再去劫击那耶律重恩，会能怎样？

如果劫击了耶律重恩的归军，使他退不回回鹘去，回鹘便不属他，那时天下大势，更得改写。

如今吐蕃内部不那么安定，卓书回未，实是情不得已。而且吐蕃再也不复是老吐蕃王在时那样安定了，卓书勇猛好斗，吐蕃人乐于征战，他们再也不愿守在高原上过苦日子。



他睁着眼，想着此时去找答罕，但他一动，那女人的臂正好压着他的胸，他想起来了，他把那珠珠送与了答罕，今夜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答罕去想什么征战大事，只好明天去了。

他想，答罕啊，你啊你啊。

那女人忽地醒了，她柔声说：“狼主，你睡不着，是不是？要不要我与你再偷偷地欢乐一次？”

狼主笑了：“怎么偷？”

她柔声笑：“让她不知道，她睡觉总是睡得死死的。”

两人再抱起来，他觉得偷比正经要好。

他再沉入贪欲，只觉得一双腿太累，像石头一般沉疼。

### 第三章 女人当家

耶律重恩看着红顶天，她正在梳妆。

他说：“你打扮起来比平时要美。”

红顶天笑笑，说道：“我做惯了男人，一时再做女人，真的不惯。”

耶律重恩打趣她：“所以你比别的女人来得更猛。”

红顶天胀红了脸，说道：“再说再说，不理你了。”

耶律重恩忽地觉得，只他与红顶天的打趣，便比那行军打仗，争霸天下好得多。他叹气说道：“我只是夜里总有噩梦，梦到萧挾不的首级。”

红顶天说道：“你手下的人是平庸者多，你何必多叹？不如让耶律苦奴再靠拢一点儿，两军成为犄角之势，令敌军不敢来顾。”

耶律重恩说道：“也说得是。”

他再叹一口气，红顶天噗哧一笑，说道：“我嫁与你，总见你唉声叹气，男人不必如此。”

耶律重恩扯住红顶天的手，很真挚地说：“我娶了你，才能对我的女人说一点儿心事。我想天祚帝与那个元历脱脱两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败到了底，才把希望放在我的身上。但你看，我们能成吗？”

红顶天笑一笑，她知道，要复一国，谈何容易？但不鼓励耶律重恩，他怎么能振作？她笑笑，说道：“刘邦只是一个亭长，你还有三十万大军呢。何苦那么愁，依我看，你只要再整军威，早晚会成功。你不成功，我嫁与你做什么？”

她也知道，她做那个西夏王妃，会活得很自在，很从容，再也不会有血雨腥风的日子，但她愿意嫁与耶律重恩，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红顶天蓦地说道：“耶律重恩，我有话对你说。”

耶律重恩看着她的眼睛，知道她必有很重要的话对自己说，他想说：你说吧，帐内都是我的人。但看看她的眼睛，明白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的话，她柔声说道：“我要与你说悄悄话，不许别人听。”

耶律重恩一挥手，令帐内的勇士退出。

红顶天说道：“你要重复大辽，必得先取消皇族十八人。”

耶律重恩也知道此事，但如今怎么取消皇族十八人？他们有五人死在萧挞不军中，那些人都是萧姓，再有五人在耶律苦奴的军中，他们有李姓，也有耶律氏家人。

红顶天说道：“不取消皇族特权，你便无有帝王权力，像上一次，你便险些没顶。如今正是好时机，为什么不做？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便可以把军队带走，自去做自己的事。”

耶律重恩说道：“他们总在军中，他们会带走军队的。”

红顶天说道：“也未必。上一次你能力挽狂澜，便是人都信任你。你不在此时做大

事，早晚必会成功时给你心窝插上一刀，那时你悔之晚矣！”

耶律重恩的眼里闪出犹豫，他不是不愿，但他怕。

红顶天说道：“你做帝王有智谋，有才能，但你能狠心，无雄心。十八皇族是牵制你的绊脚石，何不搬开它？”

耶律重恩说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红顶天大声道：“当初太祖皇帝陈桥让位，黄袍加身，也无须犹豫，一犹豫则失民心，再去哪里寻得时机？你久不能得国，便是因此。我看你要下决断！”

× × ×

红顶天走出去了，她站在帐外，看着夜空，今夜的星星好亮，不知道此时倩倩在哪里？那个答罕在哪里？

答罕成了耶律重恩的死敌，他不愿，而且他怕，像是真正亏负了答罕。红顶天那一天对他叫吼：“你不亏答罕的，你不亏他的！”可耶律重恩只是看着她，看得她心头怒火大大炽燃。

他是不能扶起来的阿斗吗？她不曾做他的妃子时，想着他雄才大略，一定能大有作为，但一嫁与他，便看到了他的致命弱点：他太过仁慈，不能成大事。

红顶天很恨他，但又无奈。她知道，此时无事，但也是山雨欲来。如果他不再整军，一旦乱起，西辽军便会溃不成军，那时他要重整山河，只是痴人说梦。

× × ×

红顶天忽地做出了决定，她很平静地走进了帐。

她对耶律重恩说道：“你要召集军内的五个皇族人，要他们来，交出兵权。”

耶律重恩说道：“你.....顶天.....你.....”

但红顶天说道：“你只有一条路。如果你不做，我便走。”

好一会儿，耶律重恩才说道：“好，便由你来说。”

×

×

×

五个人都在耶律重恩的帐中，他们感到奇怪，夜很深了，不知道主人有什么事儿要说。

耶律重恩背对着他们，只有红顶天精神抖擞，看着他们。

红顶天说道：“今天请你们来，是有一事要说。”

他们感到不平常。

红顶天说道：“大辽国亡，剩下的都是亡国之人，人人有国耻家仇，十八皇族身上的担子更重。”

他们挺一挺胸，王妃知道这个，那就好。

红顶天再说道：“拿酒来！”

帐内的勇士端来了酒，每一人手里端着一杯酒。红顶天说道：“听说过太祖的故事吗？”

一位皇族笑说道：“太祖的故事也多，不知道说的是哪个太祖？”

红顶天才想起来，他们是大辽，他们也有太祖。她笑说道：“说的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众人不语，他们明白了红顶天的意思。

一位皇族说道：“主人，不知道这是王妃的心意呢，还是主人自己的意思？”

耶律重恩此时不得不说话了，他回过头来，对着他们，说道：“是王妃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

沉默，很难堪的沉默。

在沉默中，红顶天只是玩弄着她的酒杯，让人看出她对结局很有信心。

那位皇族说道：“主人，不知道你要我们去哪里？”

红顶天说道：“你们放下兵权自去养老赋闲，西辽王会发与你们一道诏书，待得西

辽开国，你们都是元勋。”

那位皇族一笑，说道：“有赋闲的元勋吗？”

红顶天大声道：“怎么没有？你们认为没有，那是你不懂政事。前朝今世，哪一国没有赋闲的大官？几上几下，都是正常。你们如果放了兵权，便可以安闲了。”

另一位耶律姓氏的人冷冷道：“我没听错吧？要我们耶律氏族人也去靠边儿！？”

红顶天笑一笑，说道：“耶律姓氏的人也不例外。”

那人暴怒：“胡说！我们在罗布泊时，你在哪里？你还与哪一个臭男人在床上混呢，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们？”

耶律重恩怕的就是这种吵闹，他叫道：“放肆！”

那耶律姓氏的皇族不吱声了，但他心里不服。

红顶天大声道：“你们要复兴大辽，拿耶律重恩当做什么？他只是你们的招牌？他只是你们的名义主子？你们有过兵变了，那是你们拥拢自重。知道在过去犯的是什么罪？灭绝九族！你们不愿意把兵权交出来，那也好，我们就对兵士们说，说说如今现状，说说耶律重恩能带他们成功，还是你们每一个天天暗里盘算的人能带他们走向成功？”

五个人看着她，他们才知道，主人娶了一个很有才能的女人。但他们明白得太晚了。

红顶天说道：“你们十八人都是皇族出身，但说来也是可怜，你们皆是平庸之才，没有一个是大将帅才，怎么能带三十万大军走向成功？你们哪一个懂得战阵韬略，哪一个懂得布阵打仗？只会在帐内算计，如何同耶律重恩分心，这就是你们的本事。如果你们不愿意，也好，我与耶律重恩走。我们不管你们再复不复西辽，你们自己去做好了。”

一位耶律姓氏的人说：“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苦把我们赶走？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就是不能助主人打江山，总可以帮着吆喝吆喝。”

另外四个人也跟着说。

红顶天厉声说道：“不行！你们带的兵，只听你们的，而你们都是平庸之才，如果

不是萧挾不带兵，是我带那五万人马，就不会全都扔在饶风岭上！”

五个人看着她，他们恨她。她断了他们的王侯路！

红顶天令人拿出五张纸来，上面是她写就的优抚诏，她说道：“如你们决心放弃部队，自己离开，便可得西辽百世不替的王侯位。”

那个耶律氏的皇族冷笑：“你们真的能复兴大辽吗？”

红顶天讥讽他：“你自己都不信，何必跟着瞎闹哄？”

五个人不愿签字，他们看着耶律重恩，忽地一人说道：“主人，我想知道，这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一个女人的诡计？”

耶律重恩说道：“确是我自己的主意，你们愿意怎么办，便怎么办吧。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可以自己一个人走。”

说完了这话，他忽地觉得，原来想那是很难的事儿，其实并不难做。

五个人在帐内计议一番，那个耶律氏的人先过来，说道：“我先拿一份诏书，自去归农。只是主人得胜时，我再来做王侯，我过不惯清苦的日子。”

耶律重恩在第一份诏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有第一个人，便有第二个，再是第三个。第四人与第五人似乎还有话要讲，但看红顶天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便叹气不语了。一个人大声叹气道：“天祚帝看你还年幼，着我们十八皇族帮你，如今你长大了，不用我们了。”

他老泪纵横。耶律重恩也有一丝不忍，但他看看红顶天，只听得红顶天说道：“天祚帝要是做了皇帝，他也不必起用十八皇族的！”

看他们都拿了诏书，红顶天笑了，说道：“你们都是耶律重恩的好兄弟，我们来干一杯！”

酒饮尽了，红顶天说道：“我们就去军营！”

×

×

×

夜里忽地响起了号角声，所有的军士都起来了，他们在夜里站成了一排，听耶律重恩讲话。

耶律重恩忽地觉得，他讲不出，他真的无法讲他做的这一件事。

从他本心来说，他不愿意这么做。知道这么做对，但他做不出。这件事是红顶天做的。

红顶天说道：“命令三军，弯绕成圆，听大王讲话。”

三军弯绕过来，红顶天令他们挤在一起，那样也暖些，听讲话也清楚些。

红顶天站出来，说道：“我是你们西辽王的王妃，我愿意与他在一起，生生死死，也休戚与共！我有话对你们说！”

三军肃然，听她讲话。

怎么说？对他们如何说？

红顶天说道：“近来我们西辽军屡屡受挫，有人以为，是西辽王布谋不力，不是！”

众军士静听她说。

红顶天道：“萧挾不没有机谋，便中了埋伏。如今耶律苦奴带领的五万大军也有些危险。谁能带他们走出困境？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们的西辽王！”

众军士欢呼：“西辽王，西辽王！”

再静下来，红顶天说道：“你们有自己的主人，他们从前是大辽的皇族，是大辽的功臣，他们是你们的主人。但他们不能带你们成功，不能领你们打胜仗！人太多了，他们分心，他们也不是最好的将才！”

真敢说，军士们心里说，她真敢说。莫非真的有什么变动不成？

红顶天说道：“我请他们来，他们愿意交出兵权，从今天起他们便要离开西辽大军，自己去谋生路。如果我们成功了，他们全都是西辽的功臣，是第一批功臣！”

那些军士看着自己的主人，心情不能平静。这么快便没了他们的威势，便没了他们

的军权，说来让人不易相信。

红顶天说道：“西辽军要的只是一个人：胜利者，谁能带领西辽军取胜，谁便是西辽军的主人。谁能带领西辽军得到天下，谁就是胜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红顶天说道：“西辽王不愿意请他们走，他是仁义之士。但仁义也害人，如果他们不走，二十万大军便不能灵活自如，不能击敌辄溃，我们怎么能胜？”

众军士看着她，忽地觉得，她才是真正的西辽王，她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

可她是一个女人啊，女人怎么也有这么大才能？

红顶天说道：“你们听着，有愿意随你们旧主人走的，马上就走。大军就要开拔了，我们要去会合耶律苦奴，我们不能坐等，张俊会去围攻耶律苦奴，我们不给他这一个机会！”

耶律重恩站在一旁，心情很不平静。她是自己的妃子，按理该是听自己的，可她夜里起来，竟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把大军推动起来了，马上就要吹角行军了，她是对的，但她是个女人，女人哪，咳咳.....

耶律重恩把五个人扶上了马，他们的身后跟着许多人，他们有一些亲随，足足有上万人跟着他们。

红顶天看着那上万人，心里叹息：耶律重恩，你做了那么久的“主人”，看看吧。

那上万人马走了，剩下的人站在场内，看着红顶天。

红顶天忽地笑了，说道：“自明天起，我们要重整人马，有本事的人可以报名，不管你是不是大辽的皇族，你可以做将军，你可以做千户长，但要西辽王批你做！”

众军士一吼，他们不料得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来西辽复国真的有望了。

× × ×

天真的要亮了，红顶天很兴奋，她扯着耶律重恩，进了大帐，她说道：“我真的累



了。”

耶律重恩说道：“你睡吧。”

他看着红顶天，心情不知怎么说。

红顶天看看他的脸色，说道：“你不快乐？”

耶律重恩摇头。

红顶天再说：“你不愿意？”

耶律重恩也再摇头。

他在脑子里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他们都放弃了兵权，他才能做大事。但他只是想，而红顶天用一夜就做到了。他能说些什么呢？

红顶天搂紧了他，把他放在床上，她柔声说：“我做过了大事，特别亢奋，我要你。”

她搂紧了耶律重恩。耶律重恩很久才振作起来，他从前未做过此种事，一个女人操纵着他，让他做这做那，他是一个听女人话的男人。如果从前你告诉他，他是这种人，他宁死也不肯信的。

红顶天很兴奋，她像一个男人，一边喋喋不休地对他说些热乎乎的情话，一边爱抚他，他才知道，红顶天是一个疯狂的女人，一个很疯狂的女人！

× × ×

她做完了，躺在他的身旁，忽地说道：“我很怕，只怕我们整军的这几日，耶律苦奴会出事！”

他说道：“会么？”

他忽地觉得他说话的声音空空洞洞。

她忽地起身，说道：“我去看看他们。”

耶律重恩说道：“你在家，我去，我去接他们。”

红顶天搂着他，说道：“那也好，我替你做，你替我去接应。”

她很快就睡熟了，耶律重恩看着她的睡态，她像一个孩子，很好笑的鼻子，那么皱一皱，再皱一皱，在睡梦里，她对什么不满意？

## 第四章 一浪三叠

当萧挾不败军的消息传来耶律苦奴的军中时，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他们集在帐中议事，一将说道：“我们不该走那条路，走饶风岭等于送死。”

耶律苦奴说道：“我们怎么走？”

那人是十八皇族之人，平时也少见识，只是事后总爱议论，他说道：“主人委托将军带兵，还是将军拿主意好了。”

耶律苦奴说道：“我决意再走饶风岭。古人说得好，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难道他们得了两次便宜，还会再来吗？”

那皇族说道：“不行，我们绕路而行、不然那里太过危险。”

耶律苦奴说道：“卓书大兵一撤，我们便孤军深入，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不疾走，更是危险。”

有一人说道：“莫不如我们靠近大军，两下呼应，再行回军。”

耶律苦奴说道：“大军在那里，正好牵制张俊。如果他去攻打大军，我们也会呼应。如果我们撤回，回到回鹘，便是完成了主人的计策，我们会得到回鹘的。”

耶律苦奴拍拍手，说道：“莫争了，我们就走饶风岭，先走一万军，由你率领，再走一万，走在中路。我带三万大军，跟在后面。你们出了饶风岭，便扎在谷口，呼应全军，你第二军出了谷，便在谷口另一面，如果进了谷，有什么大事，便放号炮。那时我们互相呼应，一定不给金狗以可乘之机。”

×

×

×

天刚亮，金主就趿着鞋，来到了答罕帐外，他轻声叫道：“三叔，三叔！”

答罕睡得很香，他夜里真狂得疲惫了。蓦地听得是金主的声音，他一睁眼，看到了珠珠睁得圆圆的眼睛，他轻声问：“是谁？”

真是明知故问，但珠珠也答：“是狼主。”

答罕急急穿好衣服，走出帐来。

晨雾正浓。

金主说道：“你说得对，我想也要再断那个耶律重恩一条臂，你说他那五万大军能不能吃掉？”

答罕看着金主，他是一个中兴主子，凡事都细心而思，思而后动。看来大金还是有希望啊。答罕说道：“我看能吃，只是吃多吃少，可不一定。”

金主大喜，说道：“三叔说说，怎么能吃？”

答罕说道：“如果耶律重恩真的把他们二十万大军带来，与那耶律苦奴会合，我们便什么也吃不成了。可他不会，他这人做事优柔寡断，凡事总是思不定，定不行，行不果，这种人做事，总有懈可击的。”

金主听他说，看着他，不知不觉地把他的手放在答罕的膝上，他拍腿道：“三叔真说得好，做主子的，怎么能犯上这九个字？这是大忌啊。我要写这九个字在我的书案上，就写‘思必定，定必行，行必果’。你看如何？”

答罕微微一笑，说道：“自古明君都是那么求己的，但能做到，谈何容易？”

金主远眺群山，他坚定地说道：“祖宗创业不易，我当守之。做到此则虽说不易，但我要做。”

答罕一叹，说道：“如能这样，太不易了。”

×                      ×                      ×

远处，珠珠挑开了帐帘，看到了金主与答罕很亲热的一幕，她恨恨地想：说是一心

想我，把我送与一个奴才。看他待那奴才的样子，比对我更好百倍呢。

× × ×

金主再问：“三叔说能吃掉它，看怎么吃？”

答罕说道：“如果他们分兵来迎，这是中策，看耶律重恩行事，凡事只行中策，他不如卓书啊。他必行中策，使人来迎耶律苦奴，这就可以围军打援。”

金主说道：“我以轻骑去掩杀他五万大军，怕不能胜啊。”

答罕大笑，说道：“狼主莫非忘了，还有一个张俊吗？他会去围那五万大军的，我们不围，只是打那增援。”

× × ×

耶律苦奴带着三万大军在后，使一万军当先，一万军居中，直奔饶风岭。依他心意，如果宋军或是金兵来攻，只要三军互顾，便不致全军覆没。

部队走得很急。他们没了斗志，知道在大宋是孤军深入，也知道左军都死在饶风岭，他们急急赶奔回鹘。

夜过去了，早晨有雾，耶律苦奴心道：我要见了主人，便告诉他，五万大军的重担我也担不了，此一次只是例外，我再不会领兵出征了。

忽地有铁蹄踏踏声。前军吼喊过来：“有人冲杀！”

耶律苦奴问道：“有多少人？”

那探子来报：“有一千人左右，都是精兵！”

大军待命，等待厮杀。

听得那杀声渐弱，有探子来报：“那是大宋的精锐，他们冲过了，只把部队冲乱，人便撤去。”

耶律苦奴如是吩咐把前军撤回，便没了后来之苦。他想想道：莫非只是试探？不然他以千人队冲杀我一万精兵，怕不能成功。

再忽听得喊杀声骤，便听得探子来报：“又来了两个千人队，把乱军分成几股，围在一起绞杀！”

耶律苦奴叫道：“再探！”

他回头吩咐：“命令中军去援前军，我随后便到。”

那勇士如飞而去。

耶律苦奴正欲攒动人马，忽听得号炮声声，从身后传来喊杀声，只见漫山遍野都是兵马，当中的帅旗下，正是一个大大的“张”字。众兵低呼：“张俊来了！”

一声喊过，便哗地乱了营，耶律苦奴叫道：“随我来！”他拍马冲去，身后只随着几百骑，看看来到了那漫天军队前，便掩在队中，厮杀起来。

张俊看他冲来，叫道：“这是敌人的前队，分兵去袭！”随从张俊身后冲出两员大将，分兵两路来袭耶律苦奴。

耶律苦奴叫道：“为了大辽，杀啊！”

他与几个亲兵便与大宋兵将厮杀一处。

张俊看着眼前，三万军队，逃者居多，他喝道：“追杀，分成十几队，不能乱，要追杀围堵！不能放过他们！”

身后的大将应命而去，部队分成十几路，直划向那逃走的辽兵。

×                      ×                      ×

金主看着那通往饶风岭的路，他不解地问：“三叔，为什么他们还会走饶风岭？”

答罕说道：“耶律苦奴只是一个平常人，他想问题时，头脑里绕不过弯子。他以为走饶风岭会成功，他贪图侥幸。”

金主再问：“为什么不去追他？”

答罕说道：“我已告诉了张俊，他决不会放弃这一个好时机。他会拿二十万大军去杀那三五万人。何况辽人再无斗志，只是一心撤走。他是胜定了。”

金主说道：“耶律重恩会派人来吗？”

答罕说道：“他手下有十八人，是十八个皇族，都是从前的大辽贵戚，他们凡事总是掣肘，令耶律重恩令不得行。这一次，他会派一个皇族来。他们十八人都是笨蛋。”

金主看着答罕，答罕的脸色很是坚毅，他会不会在心里认定他这个狼主也是笨蛋？

辽人会来吗？他们会来救援耶律苦奴吗？如果他们不来，金兵大军就白白守在这里了。

听得马蹄声响，答罕下令：“所有部队都下严令，不许惊动敌人！”

平章传下令去，金兵都匍伏不动。

那几乎有上百人的精兵驰来驰去，叫道：“没有事！”

便再向前哨探。

答罕说道：“放过他们！”

上百人过去了，后面是大队人马，他们都是精骑，人人伏在马上，向前急驰。

金主有些紧张，他说道：“三叔，我们冲过去吧。”

答罕看着那上万人的队伍，忽地自语道：“真看不出，耶律重恩手下竟也有精锐。不行，放他们走！”

金主看着那些辽人驰过，他不明白，问道：“三叔，为什么不杀他们？”

答罕说道：“他们斗志正锐，就是把他们围堵起来，也得死伤无数。他们有一个希望，就是与那五万大军会合。我们要他们知道，他们会合不成，那时他们便成了溃军，我们再掩杀过去，必获大胜。传令下去，各队人马分成小队，追杀敌人，只待看到耶律苦奴的部队时再动手。”

一个个平章都听令而去。他们知道，跟着答罕，每战只要听三王子令，便得大胜。

一万军队冲过去，他们听到了喊杀声，看到了被围的五万大军，大军被切割成几块，在苦战。

那皇族大叫道：“杀上去，解救他们！”

他带着部队，正要掩杀过去，忽地听得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便看到十几个小队的金兵骑锐杀来，刀砍人吼，便把他们扯成几片。

这皇族叫道：“这是金狗，你们给我拦住！”

他想冲上去，解救那耶律苦奴要紧，如果能与耶律苦奴连在一起，解围有望。

他大喊道：“顶住！”

哪料得金兵守得正苦，一心杀敌，此时一冲，便锐不可挡。而且一队队切割他大队人马，不甚费劲。只是围堵住几十人，便捉对儿厮杀。

那皇族叫道：“堵住，堵住！”

不料得远处的一个平章看他舞手喊叫，知是将军，一箭射来，正射在他腹上，他大叫一声，跌下马去。

答罕也来了，他站在远处，说道：“后军撤至一旁，与那张俊的后备军站在对面。”

金主问道：“为什么要与他站在一起？”

答罕说道：“张俊有后军，我也有后军，如果我料得不错，张俊对我也有防心，两军放在一起，便是让他放心，也是一种较量。”

果然张俊看到答罕把后军也摆在明处，不禁大喜，说道：“答罕真君子也！命令中军，也去切割敌群！”

中军也飞身出去，张俊身旁的大将谏道：“大帅，如是金兵乘虚攻我，只有后军，怕不能抵挡。”

张俊说道：“你赌过骰子没有？”

那大将忽地脸红，说道：“没正式赌过。”

张俊大笑，说道：“答罕把骰子摆明，他不与我赌，我怎么能放过这好机会？”

那皇族得亲兵救起，他再上了一匹马，赶马便要逃命，那亲兵扯他，叫道：“将军，

将军，走不得，你一走，一万精兵都完了！”

那皇族叫道：“我不走，还能做什么？”

那亲兵说道：“杀啊，杀到一处，才有活路。”

这皇族一看张俊与答罕的后军都摆明了在那里，就是冲出去，也未必有好，他大叫道：“对啊，冲啊，只要与耶律将军杀到一处，我们便得救了！”

他持刀大叫道：“跟我冲啊！”

一团人再卷向阵中！

耶律苦奴看着远处来兵，叫道：“弟兄们，我们的人来了！看哪，他们来了！”

远处的辽兵一听，都是一振，他们再呼叫道：“杀啊，杀败大宋人，我们要回乡，我们要回家！”

一听得回家，辽人都来了气力，他们的刀舞动如风，杀人狂冲，大宋兵压不住阵脚。

张俊身后的参军说道：“大帅，把后备军也用上吧？”

张俊沉吟，如果答罕不动，他再用后备，答罕攻他，他会措手不及。

答罕远远看到了耶律苦奴冲得很苦，他笑一笑，说道：“把后军撤回来，要他们回头，慢慢向回走！”

后军撤回来了，一路路排成队来到答罕身旁。答罕叫道：“向后撤，撤出三十里！”

那后军听得答罕军令，便飞身而撤！

张俊身旁的参军说道：“大帅，我去看，如果我不回来便是出事了。”

他如飞而去，看着答罕的后军真的撤走了，远远地向前奔驰，看样子也足奔出十里左右。他大叫道：“大帅，大帅，他们真的撤了！”

张俊眼睛放光，他叫道：“好啊，后军也冲上去，我亲来擂鼓！”

他亲自擂鼓，答罕在远处看着，微微一笑，说道：“张俊不老，张俊不老啊。”

他蓦地一念在心：如果岳飞在世，他答罕真不能这么运兵自如？怕他早就不是岳飞



的对手了。天生岳飞，再生他答罕，天下并世不两雄，他答罕真生在其时啊。

张俊的后军冲上去，再把那切割开的辽兵杀得更乱。大宋兵叫道：“叫他不得还乡，他乡的冤鬼！”

答罕命一个平章，叫他道：“你去命人喊叫，就喊‘死鬼不还乡，死鬼不还乡’！”

那平章领命而去，一会儿，这金兵都喊成一气：“死鬼不还乡，死鬼不还乡！”

那边的大宋兵一听，这边叫得更响，也见那边的辽兵正在溃乱，他们也手舞足蹈，叫道：“对啊，死鬼不还乡，死鬼不还乡！”

辽兵大乱了，他们溃不成军，耶律苦奴也浑身是血，他大叫道：“叫你不还乡，叫你不还乡！”他挥刀砍斫那大宋兵将，十分勇猛。但渐渐他身前身后的亲兵都死，只有他带着几人在杀，在砍。

× × ×

耶律重恩带着五万人向饶风岭进发，他如果赶在饶风岭前，便可以阻住他的部队过饶风岭。他知道耶律苦奴一定会赶向饶风岭。辽人此时一心赶回回鹘，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他们不愿意在大宋征战。

他要在大宋拿军饷，他做到了，但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蓦地传来急骤的马蹄声，前面的探报赶来，一身尘土，他叫道：“大王，大王，前面的部队都被围住了！”

耶律重恩大惊，他坐在马上，想着：要是他去解围，必是会也被缠住。但不去解围，怎么能行？

他问道：“有没有后军阻拦我？”

那探子说道：“禀报大王，金兵有几万人在前，他们排成队伍，列成阵势，在等我们。”

耶律重恩心里在急，但他表面不露声色，说道：“令所有的将军来！”

一共有十二位将军，耶律重恩说道：“前面被围的是我们的兄弟，我们要救出他们。但不能急，答罕有几万大军在挡着我们，要冲过他们的大军，很不容易。”

众将军也知道此时关键，都看着他，待他下令。

耶律重恩说道：“滚浪阵式，一共分成十二队，一队替一队，一定掩住不许答罕的队伍冲来，一直逼过去。”

众将听令，耶律重恩说道：“如果这一战不胜，我们便全都不能回家了。”

耶律重恩摘下他的头盔，将它放在地上，挥剑砍了它！

十二将领也学他的样子，把头盔都放在地上，挥刀一斫！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去救前军，你们跟我去一千人，我要撕开敌军的队伍，一直冲到我们的弟兄们那里。谁去！”

立时有人高呼，都是队中的精勇。

耶律重恩说道：“好，我要一千人，后面数着！”

耶律重恩当先，一马驰出！

后面的将军叫道：“……二百一，二百二，二百三，二百四……”

疾兵直奔金兵！

×                      ×                      ×

答罕正在看，再过一个时辰，辽兵便会束手投降。看来耶律重恩又痛失右臂了。

忽地有人报道：“耶律重恩领兵杀来！”

答罕问道：“有多少人？”

报子说道：“有大军数万，但耶律重恩扔下大军，独自领军冲来。”

答罕笑笑，果然是耶律重恩，只有耶律重恩才会扔下大军不顾，独自冲向重围。

岳飞也会这么做。

答罕命令道：“命后军拼死抵挡住耶律重恩的大军！”他再回头看着众平章，说道：

“莫非我不会擂鼓么？”

金主大声道：“我来擂鼓！”

那两旁的兵士齐吼：“狼主擂鼓，攻敌必克！”

一时群情激愤，更是勇猛。

答罕说道：“你们听着，给我拼死拦住耶律重恩，不许他冲过来，违令者斩！”

答罕握住了一柄剑，他脸色如霜！

如果耶律重恩冲来，便会有转机，或许会转败为胜。

## 第五章 匹夫夺志

耶律重恩一骑冲在前，喝喊道：“大辽勇士，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后面的勇士跟着他，成一燕翼之势，向答罕后军冲来。

那平章高叫道：“放箭！”

一阵乱箭射向辽骑，耶律重恩拨箭向前，直冲向那敌军阵中！身后有十余骑落马，但更多的辽骑直扑向金兵！

辽骑高喊道：“杀光金狗！杀光金狗！”

他们刀起刀落，砍翻金兵，金兵以棍格之，用刀搏杀。

耶律重恩当头遇上一个平章，他大喝一声，手起刀飞，直插在那平章的胸前。那平章未倒，耶律重恩飞身过去，夺下他的狼牙棒，横砸向金兵！一棒竟砸倒十几人，他大喝数声，直扑向敌阵。

那平章在后高叫：“杀死他，决不能让他冲进阵来！”

金兵围起来，把他裹在中间，耶律重恩再发神威，狼牙棒紧扫，当者披靡。

后面的辽兵大叫：“跟住大王！跟住大王！”

那打着大旗的辽国勇士十分勇猛，大旗横扫，扫倒一片金兵，他厉声高叫：“能跟着大王的，才是好汉！”

他带几十人紧紧跟着耶律重恩，直扯开金兵大阵的一角，突入阵中去。

金兵得那平章的号令，重重包围着耶律重恩，死也不放他过去与那两军会合。

耶律重恩抬起头来，远远看到，远处的几彪军兵正在厮杀，远看只见到有金国的凤旗，有大宋的战旗，只是不见西辽的鸾旗。他心里焦急，大喝一声，狼牙棒再砸，砸倒一位平章。他再喝道：“杀！”

他再向那远处杀去。

× × ×

耶律苦奴的身上满是鲜血，他也受了伤，肩头流血，他喝令十几个亲兵围在他身前身后，十几人成一道墙，拼死鏖战。

× × ×

答罕看着狼主，忽地说道：“狼主，你该走了。”

狼主惊愕道：“我为什么该走？”

答罕说道：“如果你走晚了，会再也走不出去。”

狼主看着他，说道：“三叔，你走不走？”

答罕一叹，说道：“我不赌到最后，怎么能走？”

狼主说道：“三叔不走，我也不走。”

答罕霍地起立，说道：“既是皇上也不走，我们无妨赌到底！”

答罕命禁卫军贴近，他喝令道：“一会儿或许西辽王耶律重恩会冲过来，你们听着，他冲来时，不能乱。你们一乱，圣上就会有危险。如果你们不听命，你们家内的人会被诛灭九族！”

众人凛然听令。

答罕说道：“把你们的箭淬上毒，如果耶律重恩扑来，便放箭射他！”

答罕再命一位平章道：“你冲入乱军中，暗里调回几队人马，围在圣上周围。记着，切不可惊动前军，要慢慢退回。”

那平章领命，扑上前去，杀向辽兵。他一边搏杀，一边喝令一队金兵后撤。只是一会儿，便从那阵中撤回几队人马。答罕厉声命令道：“一会儿撤军，你们是后卫。如是有人后背冲着敌军，格杀勿论！”

众军大声誓道：“愿保狼主！愿保大金！”

答罕将十一队人分成四队，每一队着两个平章率领。答罕说道：“一会儿我要撤军，如你们不怕死便会全军而退；如你们怕死，我军便会大败亏输；如你们能抵挡得敌军，我们会全军而退！但有逃亡者，格杀！”

× × ×

耶律重恩冲出重围，远远看到有许多圈子，包周在圈内的都是辽兵。再远处，是大宋军队正围住耶律苦奴，他大声喝道：“喊，喊西辽王来了！”

跟随耶律重恩冲出的辽骑只有五十多人，但人人志高气昂，厉声而呼：“西辽王，西辽王！”

喊声震天，直冲向远处重围。

× × ×

耶律苦奴已是低下了头，他绝望了，抬起他的刀来，要自刎，忽地听得有人高声叫喊，他睁圆了眼睛，叫道：“是什么人在叫？”

身旁的人大叫道：“有人叫喊西辽王！是大王来了，大王来了！”

周围的辽兵全欢呼起来，濒死的人也抬起头来，拼死大叫：“西辽王，西辽王！”

散在各处重围里的辽兵都是高叫，他们再鼓起勇气，拼死杀敌。

渐渐重围再散，小圈子变成了大圈子，辽兵冲至一处，再扯开重围，更变一股强兵，

冲向金兵的后队。

耶律苦奴霍地跳起，大喝道：“大王来了，大王亲自来救我们了！”他喝令道：“向大王靠拢！”

一支支小小的队伍再扯成大军，慢慢向答罕的后军扑去。

× × ×

答罕大笑，说道：“果然来了，耶律重恩，你来得也算快！”

他命令道：“前面的围军撤回，回来护卫圣上！”

金兵慢慢后退，战场里只剩下了大宋的军队。张俊见状，下令大宋军队慢慢冲锋。

大宋兵马排成一线，向辽兵追去。但张俊喝令后军仍是排在身后，待令出击。他怕金兵袭后，便留下后军以备。眼看着金兵渐退，让出辽军来，辽军再复合为一股，拼死向耶律重恩靠近。

× × ×

耶律重恩身后的勇士都喊声嘶哑，但忽地听得远处传来辽兵的呼声：“西辽王，西辽王！”他们神情振奋，嘶声高呼。

两下的辽兵都想扑奔到一处，他们抵死而战，看看渐渐拢至一起。张俊看势不妙，大声喝令后军也冲上去，将敌军赶退。耶律重恩大声喝道：“向后退回！”

那些辽人都聚至一处，便成大势，一股兵马冲向那里，所向披靡，众人嘶声而呼：“西辽王，西辽王！”

他们喜极而泣，本来两股军队都陷重围，哪能突得出去？但突然来了西辽王，大王亲自来救他们，他们死地逢生，再也不怕金兵与大宋的合围了。他们嘶声而呼，奋力砍斫，竟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 × ×

答罕看着，叹息道：“败军逢生，勇不可当，果然如此！撤！”

金兵慢慢向后撤，耶律重恩远远看到金主的大旗，叫道：“捉金狗的主子，杀他个片甲不留！”

众兵更卷向金兵。

耶律重恩知道，他受此两难，都是答罕所为。不杀了答罕，此恨怎消？远远看到答罕与狼主站在那里，正在指点战场，意气风发，心内更增憎恨，恨不能一棒砸死答罕！

他冲向答罕！

× × ×

答罕回头，对他身后的金兵说道：“听我号令，一齐叫喊，就喊，‘西辽王，不见强，赔兵十万为婆娘！’”

众金兵虽说不知叫喊的是什么意思，但一听，都是踊跃，大声跟着叫：“西辽王，不见强，赔兵十万为婆娘！”

× × ×

耶律重恩的脸变得惨白，他不料得答罕会捅他两刀，心里忽地怯怯，是不是他根本就斗不过答罕？他神机妙算不如答罕，真才实学不及答罕，方才有此两败？

他不知，由于答罕深知他做事的方式，便在暗中截击他两次，使他受此惨败。他以为是答罕比他更强，不料答罕是真知他的脾性，每一妙算，都是中鹄。

耶律重恩看看追得近了，马也嘶鸣，人也陡立，喝道：“答罕，我取你狗命！”

答罕待得他追近了，叫道：“放箭！”

那些早就准备好了的金兵劲儿憋足，一听说放箭，就是万箭齐发！

耶律重恩闻到了一股腥气，他暗道：不好！刚要躲闪，两箭正射在脚上与小腿，他大叫道：“答罕，我要杀了你！”

他的马也中了箭，扑通一声跪地，哀鸣一声便再无息。

耶律重恩滚地，再一爬起，金兵见他倒下，顿时欢呼，抢出十几人来砍他的头邀功。

不料耶律重恩再复挺身，一狼牙棒砸碎了金兵的脑袋，再一狼牙棒，竟把一个平章的腰打烂！

金兵见他勇猛，再复喊一声，人后退去。

嗖嗖再射出一批冷箭。

耶律重恩看着那箭射来，都有黑黑的箭镞，心里明白，那箭都是淬毒的，万一沾身，很是麻烦。他再一滚，掀下身上的袍子，用手一卷，叭地弹出，束成一棍，叭叭挡箭。

后面赶来的耶律苦奴等人看到大王此时罹险，人人惊呼，便有把那刀与枪呼呼掷出的，正插在金兵的胸前。金兵放箭，个个斜侧着身子，挺胸专注，一枪刺中，当场毙命。后面的便一声喊，回头便走。

答罕在后，看那箭手也要乱阵，便呼叫道：“弓箭手撤退！”那些人撤走，便有一队队金兵挡着耶律重恩的大军。

耶律苦奴看着金兵后撤，大叫道：“金狗撤了，我们追！”

他带兵冲来，见耶律重恩在前，直直挺立。他叫道：“大王，请上马！”

不待他扶，耶律重恩竟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耶律苦奴扶他，见他脸色苍白，竟是中了毒。

耶律重恩低声道：“不妨事，扶我坐直在马上。”

那耶律苦奴有力，把马背一摠，马竟屈了一屈膝，耶律重恩在苦奴的帮助下上了马，他坐在马上。耶律苦奴也上了马，他大声道：“不必再追那臭金狗，谅他早晚逃不出我们手心！如今我们胜了，合军一处，向大王营寨进发！”

× × ×

答罕一边撤军，一边回头看着耶律重恩，只见他仍直直地坐在马上，不动分毫。看来那毒箭并不曾伤他。答罕叹气说道：“走吧。”

答罕与狼主走了，他们走出谷口，耶律重恩看着金人的帅旗在谷口消失，才长长地



喘了一口粗气，说道：“答罕，我不会放过你。”

他再栽下马来，人事不省。

× × ×

张俊看着金兵撤走，再看着辽人撤军。身后的大将说道：“大帅，何不追击？如是追上他们，不杀光金人，也会大败辽兵的！”

张俊说道：“黄雀在后啊，撤军！”

鸣起了锣，大宋兵马慢慢拢在一起，成一阵势，远远送辽兵出谷。

× × ×

红顶天第二天选了一些将军，她起用了一些兵勇们都信任的人，用做他们的首领。她问那首领：“如果敌军来了，你只有十几人，他们几百人，你怎么办？”

那首领说道：“回去报大营知道。”

红顶天笑一笑，说道：“离大营很远，你怎么去报？再说，你去报信一人，敌军也会把你全都消灭，不去那一个人，岂不是多一份力量？”

那首领想一想：“还是得报讯儿，将士马革尸还本来是一件极简单的事儿，但你能告知大营一声，免得大营受损，这是最好。”

红顶天说道：“你升为前营将军，着你管五千人。”

红顶天看他营中，有一些聪明精干之士，但因他们不是皇族，便从来不曾升擢。此时得她提拔，个个振奋。

红顶天说道：“能行军打仗，必在头脑，一个将军没有头脑岂不是变相自尽？他自己自尽不要紧，而且连带着死亡那么多的兵士，有什么好处？”

她选了二十人做军队的带头人，且立下三令五章，要他们遵守。

× × ×

到了第二天晚上，红顶天忽地在夜里起身，她喝令大军拔营，一齐去迎耶律重恩！

新选的大将一听得要开拔，顿时精神矍铄，个个高声传令，拔营而去。

红顶天令所有兵将，皆自成队，一队队向前出发，令兵将不得啸哨，人疾走，马衔枚，急行军。

看看要赶到饶风岭，远远看到一彪军队正在厮杀。众将一见那正中有耶律重恩的大旗，急急来报：“王妃，那是大王，正陷入金兵重围。”

红顶天看看，说道：“大旗不倒，辽兵正勇，待命出击。”

众队从未经此战法，本来救兵如救火，怎么能看见阵中大旗不倒，便不去救？

红顶天命大军变成十队，每一队若冲上去，必是扯住一军，与他绞杀，不放他去援敌。她喝令道：“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不是皇族，你要有功，我必赏。你要败阵，我必不会放过你！只待一会儿，你们注视着大旗，那大辽的帅旗若是倒下，疾速冲锋，杀他金兵！”

× × ×

原来耶律苦奴带兵，部队慢慢退出山谷，他马上叫人来，抱着耶律重恩想撤退。

此时众军都看到了，原来大王受了箭伤，一个个相传：“大王受伤了，大王受伤了！”顿时人心惊慌，不知道耶律重恩伤有多重，人人失神。

耶律苦奴说道：“快，护着大王快撤，回大营所在！”

众人听令，一齐赶奔大营，马队驰得风快。

× × ×

答罕走时，狼主对他正说着话，他很佩服答罕，能放手时便放手。如果父王也能如三叔一样，那他岂不是还好好活着吗？

忽地答罕说道：“错了错了。”

狼主问他：“为什么错了？”

答罕低声叹道：“我做错了。我要先令两股部队去与耶律重恩周旋，岂不就知道了他

是不是受伤了吗？”

狼主说道：“既是如此说，就派人去好了。”

答罕道：“再派后军赶去，也少走些路途。”当下喝令几队人马，回头向辽兵杀去。

待得金兵赶回时，正好是耶律苦奴带着他的大军狼狈逃窜时，他们呼爹叫娘，被金兵看在眼里，心道：果然狼主好眼力，耶律重恩不伤，他们怎么会这么慌乱？当下匆匆赶上，叫道：“莫叫走了死耶律重恩！”

耶律苦奴叫道：“保护着大王，赶快离开！”

但金兵如潮卷至，顿时围起他们，叫道：“杀了耶律重恩，杀了他，得大官！”

人都吵着，要杀耶律重恩。但耶律苦奴苦苦支撑，叫道：“护住大王！”

耶律重恩躺在勇士怀里，看着周围围上来的金兵越来越多，他轻声说道：“突围，突围！”

但耶律苦奴哪里听得见他说话？只是杀人，便杀红了眼。他用一根长矛挑死几员金将，大叫道：“想活捉大王，你们是瞎了狗眼！”

辽兵知道事急，但在危难时，大王亲自来救你，此时大王被毒，再不拼死，谁来保护你？几万人的大军只剩下不到五成，他们围着耶律重恩，大声吼杀，挥刀乱斫。

× × ×

红顶天立在马上，她注目着那战场，马也不安稳，一会儿一轻轻地嘶鸣。

身后的勇士都急不可耐，他们焦急，要去救自己的兄弟，去救自己的大王！

红顶天看着阵中，那面帅旗一直不倒，她不知道，那是耶律重恩的身前身后的亲兵在拥旗而战。

忽地，帅旗歪了一歪，那身旁的从将叫道：“王妃，帅旗倒了，快救他们吧！”

红顶天下令道：“十队人马分成十面，直冲进去，先救到大王的有功！”

十支人马如十支怒箭，直射向金兵！

## 第六章 女人替身

答罕躺在帐中，他与金主刚刚分手，看金主看他那眼神，令他十分不舒服。那眼神分明是告诉他，金主赏他一个美女，要的就是他更好地孝忠圣上。

答罕回到了帐内，看到了珠珠脱尽了衣服，自己欣赏自己。

他问道：“你在做什么？”

珠珠说道：“我是痴娘儿，痴娘儿能迷倒众生，靠的就是一股媚劲儿，我学的就是她的那股媚劲儿。”

答罕笑一笑，她哪里知道痴娘儿在答罕的怀里，只是一只依人小鸟儿？如果她有一股媚态，答罕哪能相思入骨？

珠珠扑到答罕的身上，说道：“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他们都说答罕王子是神人，今天本来要败了，但公子能在节骨眼上沉得住气，便反败为胜了。我听他们夸赞公子，心里好生喜欢。”

她依在答罕的怀里，令答罕想起了那一夜，她被赐与自己的那一夜，她鲜廉寡耻，那么疯狂地与自己亲热。她比痴儿更狂，而且有很鲜明的功利目的。

女人有一种鲜明的功利目的，对男人更好，更周到。她轻轻地脱下答罕的衣服，说道：“痴儿服侍你，让你舒服。”

她的手尖尖，尖尖的手指上涂着蔻红，在灯下令人心悸。她的皮肤有如白雪，在答罕的眼中，顿时再现出那成都府的夜夜拥抱来。

她轻声说：“我服侍你，你会快乐得呻吟，你会快乐得忘了你自己。你不要想着你不是一个好男人，天下哪里再去找一个男人像你一样？你是最有才能的。全军都盯着你，他们看着你，才能活下去，没有狼主不要紧，没有你，他们会死！”

她搂紧了答罕，用她的双臂搂紧答罕。

答罕顿觉她的双臂很是有劲，她的双臂那么有劲，搂得他几乎窒息。她轻声说：“我的宝贝，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鲜亮的衣服，我的闪光的珠宝，我的心心啊！”

她说到最后，几乎狂了，抱住了答罕，说道：“男人怎么能完美？男人怎么能像你这样好？你是大金的主心骨，你是我的帝王啊！”

她捧着答罕的脚热切地亲吻着，她的亲吻迫不及待，是要完成一种既快捷又神圣的仪式。

答罕想起了痴娘儿，她与自己那么拥抱着过了多少天？有那么一天，终于有那么一天，她的手怯怯地招呼他了，她的手伸出来，像熟稔男女那样自然，那样亲切。但他像是喘不出气来。他心想：不是说好了吗？男人那样与女人在一起，是淫荡，是邪恶。可她怎么忘了？她轻声说：“答罕，我要，我要……”

她的嘴唇抖着，饥渴使她很快地忘了从前的诺言。他能怎么样？他便很绝望地亲吻着痴儿。谁知道，越是亲吻越是使她焦急，越是亲吻越是使她冲动。她忘情地呻吟着，那种在她说来是“很无耻”的呻吟令他焦虑，令他惶恐。

他冲动地抱住痴娘儿，他那一刻才想到，他似乎不该与女人那么亲热。他沉入了深渊……

那时，痴娘儿再清醒过来，她抱住了答罕，再哭道：“对不起，答罕，我忘了，我忘了。”

她哭得那么动情，哭得那么委屈。

他那时不能再说什么，只是盯着她。她流热泪时好生可怜，好生可爱。

当珠珠说着她是痴儿，她是倩倩时，答罕的眼前便出现了那一景，他不能与珠珠那么亲热。

但珠珠对他说：“你是完美的，你是大金的保护神，没有你，怎么会有富强的大金？”

你是答罕，你是大金国唯一无二的答罕。你知道不知道你是最完美的男人？”

他不吱声，这些话是他心底时常对自己说的，但她说出来，令他倍感安慰。

珠珠说道：“女人与男人贪欢，时常要的是那种肉体的欢娱，但我不是，我要告诉你，我的肉体与灵魂都能呼应你。我看着你，你看看我。”

答罕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里有一种火，在吸引着他。

她跪在床前，慢慢抚摸他，那抚摸是一种呼唤，是一种焦渴。当她的呼唤在他的心底里很奇异地有了呼应时，他的身体在抖，腿抖得那么厉害。

珠珠笑了，说道：“你在呼应，当你得到了最大的欢乐时，女人也得到了。你懂不懂？”

她把头贴在答罕的腿，在腿上有一股温热，那是从心底里唤出来的。

她用她的唇度男人，从男人的眼里呼唤出一种快乐来。

他闭上了眼睛，呼唤道：“倩倩，我不能行，我不能……”

他的眼里闪出那条长街来，他在那条长街上卖画，他画的都是花：荷花、牡丹、芍药……他从不画人。

痴娘儿有一日问他：“为什么不画人？”

答罕的回答很悲切：“上天造人，没有完美的人，我不愿意画没有完美的人。”

× × ×

他喜欢哈迷蚩，但哈迷蚩不是个完美的人，他拘于时礼，对自己没有野心。也许他是在大宋朝考进士时弄得心灰意懒，方才那样子的。当时哈迷蚩告诉过他一个故事，那是哈迷蚩在汴梁逛花街的故事。

哈迷蚩看完了榜，他没中，心底里大是失望，他不服那些莘莘学子，要比起才学来，他不知比那些人高多少，为何他考不中？

他去了花街。那时大宋便与金国连年争战，干戈不息。他进了一家妓楼，老鸨一见

他装束，便知道他是金人，对他说道：“客官，你还是去别家吧，不然你就把这一身皮袍子脱掉，我借你衣服穿，不然我家姑娘没有人愿意陪你睡。”

哈迷蚩大怒，说道：“别人睡她，给她银子，我也同样有银子，她为什么不陪我？”

老鸨陪笑道：“你是金人，一看便知，你这一身打扮来大宋，有什么好事？”

哈迷蚩知难成奸事，他怒道：“你让不让你家姑娘陪我？你去告诉她们，就说有一个大金国来的举子，要她们来陪，银两优渥，看她们哪一位愿意陪我喝酒？”

老鸨说道：“客官何必徒惹烦恼？不如你去别家，或你换了衣服，你看好不好？”

哈迷蚩当时怒气大发，叫道：“你叫她们都来，要她们每一个人都不肯要我的银子，让我话茶，我宁可赔你一百两！”

老鸨一听，顿时眉开眼笑，她笑说道：“你个呆子，你以为金人茹毛饮血之辈，会在我大宋有什么好名声？我告诉你，老娘也不出厅，只是告诉手下人，把楼内一百零三个姑娘都一一叫来，叫她们来陪你。要是真的有人愿意拿你的银子，老娘陪你二百两！”

老鸨当着哈迷蚩的面儿，叫来一个看院，说道：“你叫所有的姑娘都放下客人，每三人一伙来看哈公子。”

果真那些如花似玉的姑娘们都来到了哈迷蚩面前，她们三人站成一排，进来供哈迷蚩挑选。

真是南国风流，数不尽的婀娜多姿，艳丽美色，在哈迷蚩眼前一一闪过。

老鸨说道：“此位是金国的秀士，中举的才子，哪一位姑娘愿意陪他过夜，酬报是丰厚的。”

那个胖胖的姑娘说道：“哼，金人，金狗！”她一扭屁股走了。

第二个是瘦姑娘，她沉默不语，看看哈迷蚩，再走出去。

最后的那个姑娘看看他，说道：“笨蛋！”

那言外之意是，哈迷蚩也不傻不笨，何苦非对人说他是金人？再说他来逛花楼，登

妓院，只说他是南人谁会知晓？偏他自称自，要说他是金人，谁会接他的客？

一连来了近十几批姑娘，她们都不接哈迷蚩。

最后只剩下了三位姑娘，这可是妓楼的红妓，她们三人，一个清秀俊美，一个超群脱俗，一个淡雅宜人。

三人站在哈迷蚩面前，当老鸨把那话再说一遍时，第一位姑娘笑一笑，问道：“请问哈公子？金人有国，何必要强瞄他人土地，劫掠他乡妇孺？”

哈迷蚩说道：“军国之争，向来如此，以弱他国力为目的，以劫掠他人做手段，哪一人不尽用力？”

那姑娘说道：“清美虽说只是一个女人，且是一个妓娃，但对于国耻家仇还是知道的。你是金人，是敌人，我不会与你谈笑的。”

她一揖走出，再不回头。

第二位姑娘看着哈迷蚩，问道：“不知道哈公子来汴京做什么？”

哈迷蚩说道：“赶考进士。”

那姑娘笑一笑，说道：“公子不知道自己是金人么？”

哈迷蚩说道：“我知道。”

那姑娘说道：“哪一位恩师愿自己的门生是一个金人？你能说得出来吗？到时国子监尽是莘莘学子，人人在场，你一个茹毛的金人在场，扫不扫兴？”

哈迷蚩说道：“天下争端，只是国事。国事由国君而为，与我一个举子何干？当他们杀人时，我尽读书。我不杀人，手不沾血，便是一个清白人。你看我是清白人，还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人，便足够了。何必问我是金人，还是辽人？”

那姑娘笑笑，说道：“只是要女人陪笑，却是不能了。你不能让一个女人陪金人笑，那做不到。女人没有别的，自尊还是有的。”

这超群脱俗的姑娘果然厉害，说得哈迷蚩无话可答。



她袅袅地走了，再不回头。

最后只剩下了一位姑娘，老鸨说道：“团袖儿，你怎么不说话？”

那女孩子嘻嘻一笑，说道：“公子，你是金人不要紧，你也是一个举子，此事何必那么认真？你要是先来找我，我会与你谈笑，与你同床共枕，却是不能了。”

果真哈迷蚩输了银子，当他走出妓楼时，听得后面有女人骂：“金狗，金狗，狗想睡我们，休想！”

再传来男人的淫浪声：“你要是让他睡了，我们岂不也成了狗？不理他的好！”

× × ×

哈迷蚩说那件事时，他的眼里有泪，他说道：“我只是一个金人，何苦对我那样？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打下这个大宋来，我要到这个汴梁城的妓馆内，要她们好好服侍我。”

他当时输掉的不光是一百两银子，输掉的是他做金人的正义心。由那时起，他决心要打下大宋来，时刻图谋大宋。在他的家室内，墙上挂满了地图，他时常计议以三十万或是四十万大军如何进攻大宋，他指着地图，对自己说如何运兵筹划，战阵兵策，竟是日夜想夺大宋，最后遇上了完颜阿骨打，他真的成就了宏愿。

× × ×

珠珠说道：“你喜欢珠珠，还是喜欢倩倩？”

她的舌尖很嫩，能体味到一种快意，从她的那舌尖里流出来，一直到他的身上。他焦躁，他着急，要松弛自己。

答罕说道：“我喜欢倩倩。”

珠珠笑了，说道：“你当我是倩倩好了。她没什么好，她走了，你离开了耶律重恩的大帐后，她也走了。如果她真心喜欢你，会赶上你，对你说情话，劝你开心些。她会再跪在你的膝下，向你求饶。毕竟是那个男人爬在她的身上，不是她去求那个男人的。

是不是？”

答罕沉着脸，说道：“不要再说了！”

他不能再想那一幕，他不能想倩倩在耶律重恩的淫威下承欢那神态，她是痛苦还是快乐，谁知道？谁知道她是不是愿意与耶律重恩在一起？她是答罕的人，却成了耶律重恩的禁脔！她为什么肯睡在红顶天的帐内？她为什么愿意进耶律重恩的大帐？她是答罕的女人，就不知道在军营里的女人是狼嘴里的肉，随时都会被人吞掉吗？

珠珠忽地抱住他，轻声说道：“不能再想了，你的脸上神情.....好可怕。”

他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脸色苍白，他恨耶律重恩，他决心要置耶律重恩于死地！

他截杀了五万大军，再截杀第二批辽军。如果任由他做下去，耶律重恩早晚会成为一只落水狗。

珠珠说道：“不能光有恨，你要有爱，你想着在成都府时，你与她天天相拥相抱着，那情景多甜蜜？！”

答罕大叫道：“别说了！再说我.....”

他恨恨地看着珠珠，珠珠突地一笑，说道：“不说了，不说了，我再不对你提那个负心人了，省得你再生气！”

珠珠把他的腿扳直，说道：“睡吧，我看着你。”

她把答罕的两只脚放在自己的怀里，抚摸着他的两只脚，说道：“男人学得胸怀宽些，不能像女人，那样不好。”

珠珠的眼睛好柔软，她看着答罕，说道：“你是大金国的主心骨，也是珠珠的主心骨。狼主虽说年轻，但他不如你，你是大金的守护神。”

答罕渐渐要睡了，他喜欢听珠珠的奉承话。他早先听哈迷蚩说过：“如果你愿意听奉承话，而且听来很顺耳，那时只有一个解释，你已是老迈了，不中用了，再也不值得人对你生气，对你怒骂了。”

x

x

x

天要黑了，红顶天怒吼着一直奔向那帅旗，那旗已是摇摇欲坠了。但得红顶天一股劲军一冲，金兵如水分散。红顶天叫道：“大王，大王！”

耶律重恩看到了帅旗，看到了帅旗下的红顶天。忽地他明白了，只有这个女人会与他一条心，会来救他。他的眼睛潮湿了。

金兵退下去了，他们得答罕的将令，如是再有追兵，只要全军而退，便是胜利。此时一位平章叫道：“再撤军去。”

这一支军队是答罕训出来的，此时说撤，便是后队冲上，拦在前面，与红顶天的生力军纠缠。前面的军队撤下去，风一般卷走。到了最后，并不直截逃走，而是站好队伍，将伤员直接送走，他人再编队伍，以备前队撤下来，

红顶天的队伍冲来了，将金兵卷成十几股，便围杀他们。

那些金兵拼命抵抗，渐渐便没了斗志，他们先与耶律重恩军经过一场苦战，此时气力，真是疲惫。耶律重恩叫道：“王妃，王妃！”

红顶天像是听到了，对他挥一挥她的小枪。她扑入敌阵，如虎入羊群，所向披靡。她冲向耶律重恩，在帅旗下，她看到耶律重恩不是在马背上，只是躺在地上，周围那许多的兵勇围住，都关心着耶律重恩，她心一疼：怎么了，是不是伤了？但愿莫有大伤才好。

## 第七章 吉利吉思

当吉利吉思那一刀砍下时，阿鲁忽大笑，他一笑阴森森，令人骇怕。他大声道：“吉利吉思，你的刀！”

他一捏，一抓，那刀忽地碎裂，竟是在吉利吉思手里只剩下大半。吉利吉思知道他

厉害，但不知他有这法术，便掷刀向他，一直掷向他的头颅！

阿鲁忽不躲，让他那一刀正砍在头上，当地一响，恰像砍在巨石上，阿鲁忽的头毫无损伤，那刀却坠地。

阿鲁忽大笑，说道：“比什么刀法，你刀再好，能胜得了我吗？”

吉利吉思也是变色，要知道他不怕任何血肉之躯，只要他怕刀砍，便砍他好了。哪料得有这种人，不怕刀砍斧削，人如钢铁？

他正欲大喊大叫，再扑上去蛮打，忽地赫叶雅说道：“对了，第二仗当属吉利吉思胜，阿鲁忽败！”

阿鲁忽看着赫叶雅，他也知道不能让赫叶雅生气，但他实在不明白，不能不问：“我怎么败了？他没砍破我的头！”

赫叶雅笑盈盈，说道：“你是蒙古第一好汉，也知道第二阵比的是什么。”

阿鲁忽大声道：“比的是刀法。”

赫叶雅说道：“你有刀不用，却用头去碰刀，你那是不是刀法？”

阿鲁忽想一想道：“我用头碰刀，是刀法？不对，我的刀法是用刀。我的头不是刀，既然头不是刀，便不是刀法。我用的不是刀法，那是什么？”

赫叶雅说道：“如果我说，第二阵比的是头功，你用头挡住他的刀，你便胜了。如今你在刀法中用头抵人家的刀，你败了，如果人家的刀更硬呢？”

阿鲁忽说道：“他的刀不硬，砍不伤我的头。”

赫叶雅说道：“如果那刀是宝刀，你的头便完了，你要是没了头，还能赢吗？”

阿鲁忽说道：“不能赢。”

赫叶雅说道：“你是不是输了？”

阿鲁忽看着赫叶雅，脸憋得通红，他想不通，他那么有本事，怎么会输？他大声说道：“我输了，我再与他比最后一场。”

×

×

×

两人再比骑术。

此时吉利吉思部的人都轻声欢呼，要知道吉利吉思不光在他们部里是勇士，就是在全蒙古大部族里，也是数一数二的骑手，他怎么会怕阿鲁忽？

阿鲁忽一个人在那里生气，没有人为他站脚助威，只有赫叶雅在看着他，说道：“你准备好了，选一匹马好了。”

阿鲁忽从来不骑马，他脚力甚健，骑马反嫌罗嗦，他此时去那众军里挑马。那些军士欺他不懂，便叫他挑一匹很难骑的劣马，推与他。阿鲁忽一扯出那匹马来，人们便笑了。他是一个粗人，不懂马，如此一匹马，怎么能胜得了吉利吉思的黑炭团？

两人牵马到了场内，赫叶雅说道：“阿鲁忽，你是蒙古第一勇士，但你骑术不是吉利吉思的对手，还是不比了吧？”

阿鲁忽扬头说道：“赫叶雅，你答应不嫁他，要嫁我？”

赫叶雅摇头，阿鲁忽说道：“你要嫁我，便不比了。你要嫁他，便比！”

赫叶雅无奈，便令人扯着他们两人的马缰到了场地正中，说道：“便跑一路，再在地上拾一枚钱，归来时在路上射杨树上的钱眼，抓着那支箭再回来，先到达者为胜。”

阿鲁忽便说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来听听。”

此时的阿鲁忽忽地明白，忽地糊涂，他想着赫叶雅的要求，便想糊涂了，不得不请赫叶雅再说一遍。

赫叶雅也不嫌他罗嗦，再说一遍，说道：“好了，我要一叫好，他们便放手。你两人如离弦箭，便飞出去了，那时谁能回来得早，便算是胜了。”

两人无语，便听得一声锣响，两人的控马兵士一松手，两马如箭飞出去了。那阿鲁忽一见吉利吉思骑在马上，人如离弦的箭，飞速而去。他急叫道：“等等我！”赶马飞奔，直扑那吉利吉思！

吉利吉思看他赶来，便再催马，看看两马渐渐到了一箭地远，差不了许多。

那吉利吉思心道：我一看他那一匹马，便知道他准输无疑。他怎么能跑得这么快？原来吉利吉思身材也大，那马承重，自是很大，跑起来即便是健步如飞，也免不了慢一点儿。而阿鲁忽的两腿夹住那马，身子在马上竟是没有重量，马跑起来，是快得多了。

眼看要赶上，赫叶雅忽地叫道：“快，快！”吉利吉思突地一矮身子，人飞奔出去。阿鲁忽大笑，笑声追逐着吉利吉思，在他身前身后飞。那马像是受了惊，狂奔不已。而身后的阿鲁忽拍马直追，他身子飘在马上，渐渐那马落后，眼看着吉利吉思越拉越远。他忽地大叫一声，身子从马背上飞下，人在马身旁飞，马在人身旁跑。看着人马齐飞，那些蒙古勇士大叫大喝，齐声为阿鲁忽喝彩！

他们也知道，要是真比手段，吉利吉思绝不是阿鲁忽的对手。他们为赫叶雅用诡计胜了阿鲁忽十分不满，此时益发显示出来。他们大声叫好，为阿鲁忽叫好！

吉利吉思部的勇士们看着首领吉利吉思要输与阿鲁忽，心里更是着急。他们不愿意输，但又只能眼看着首领渐渐被阿鲁忽赶上。

两人赶至终点，阿鲁忽比吉利吉思要早到两马矩。

阿鲁忽大笑，说道：“我赢了，我赢了！赫叶雅，你看我跑在他的前面！”

赫叶雅看着阿鲁忽，不待她说话，阿鲁忽说道：“你是蒙古人的美女，要嫁与蒙古族的英雄，你要嫁的英雄是我，不是吉利吉思！”

赫叶雅说道：“阿鲁忽，你要胜了，我一定嫁与你。可你输了，你输了，我怎么会嫁与你？”

阿鲁忽奇怪道：“我怎么输了？我胜了吉利吉思，人人都看得到，我是跑在他的前面的，我的马也是跑在他前面。”

赫叶雅说道：“你与吉利吉思比的第三项是骑术，你比不过吉利吉思，你的马跑不过吉利吉思，你上了马，人在地上跑，马空着鞍鞴跑，你说你算是赢了吗？”

阿鲁忽说不出话来，他木讷少言，自“十尸疯”的病毒再发，他越来越不会讲话了，有时他明白，有时他糊涂。他弄不清赫叶雅说的话哪些是对的，哪一些是错的，在他的心里，对赫叶雅很有好感，便觉得她说得处处都对。但又似乎哪里不对，他也说不清。

他大声说道：“我错了吗？”

没有人回答。

他再大声说道：“我输了吗？”

还是没有人回答。

所有人看着他，为他难过。

赫叶雅的话语很是温柔，她轻声说：“你输了，你要走了吗？我要嫁与吉利吉思，虽说我不愿嫁与他，但他是蒙古族的大英雄。你不是，你不是蒙古族的大英雄！”

阿鲁忽突地心内一片空明，他清醒：他不是蒙古族的大英雄，他只是一个失败了的男人，连他最喜欢的女人赫叶雅也看不起他，他活着还有什么劲儿？

他忽地拍击他自己的头，叫道：“我要去死，我要去死！”

奇的是，他拍击自己的头，头也拍不碎，他拍得满面都是流下来的鲜血，脸面竟是看也看不清，他直跑出去，叫道：“我不再看你们了，我不再看你们了！”

赫叶雅竟没有出现一丝怜悯，她看着吉利吉思，说道：“他是一个疯子，一个十足的疯子！”

× × ×

婚礼在举行，蒙古勇士都对着吉利吉思欢呼。忽儿毕一抬手，众人的呼声渐低下去了。他说：“蒙古部族是一家，从前有人要杀散我们，要我们人人自顾。但我们知道了，在捕鱼儿海的那一战里知道了团结是重要的，我们能胜过任何敌人。吉利吉思是我们蒙古族的英雄，他娶了赫叶雅是猛虎添了翼，是战马插了翅！”

众勇士再呼，呼声如雷！

忽儿毕道：“我们唱起来吧，送吉利吉思兄弟进洞房，让他们有一个喜庆之期！”

众人再呼，再笑，喝下了酒。他们围着帐篷跳起了舞，唱起了歌：

“让你的亲人搂紧你，  
看看圆圆的月亮，  
再让他抱着你，  
马儿也没你们的心跳得快。  
送你进洞房，  
少喝些可口的酒浆，  
再不欢娱，  
天可就要亮了。”

吉利吉思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抱着赫叶雅进了帐房，他把赫叶雅搂在怀里，说道：“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了你。”

赫叶雅弹着他的鼻子尖，说道：“你真没出息，得老婆帮你，才能胜了阿鲁忽。”

吉利吉思说道：“我已经命令我部族的三十五名勇士去杀他，他必死无疑。”

赫叶雅面现不忍神色，吉利吉思变了颜色：“赫叶雅，你是蒙古人娶来的老婆，你要不听我的话，我会抽你的！”

他叭地一鞭子抽在赫叶雅的身上，她抖一下身子。

她怕极了，但那怕忽地唤起了她的辛酸，她的可怕的往事，她百感交集，心里顿生许多感触。她轻声说道：“吉利吉思，我是你的奴才，你愿意怎么打便打我好了，你打啊，打啊！”

吉利吉思轻声叫道：“臭婆娘，你在帐外是一朵花，你进了帐，便是我的一匹马，你不驯服，我打得你血流！”

他叭叭打赫叶雅几鞭子，赫叶雅笑了，她的脸上有血，那是滴在脸上的血，她轻轻



凑上去，吻着吉利吉思的脸，说道：“我的主人，你不能打我的脸，你打了我的脸，你再亲它，疤疤痕痕的，哪有那么好看啦？你用鞭子抽我的屁股，抽我肥肥胖胖的屁股，那样你就越抽越来劲儿。”

吉利吉思看她那骚样儿，忍不住扔下鞭子，抱起了她，把她摔在床上，他听着那响亮的琴声，听着那粗犷的歌喉，他疯狂一般，对赫叶雅侵犯不止。

× × ×

阿鲁忽的头昏昏沉沉，他对自己说道：“你是一个废物，一个废物，你师父教你时，告诉你，你是蒙古第一勇士，你也是天下少有的大英雄。你一个大英雄，怎么输给那个吉利吉思了？”他痛恨自己，捶打他的脸，打他的胸，他的脸上肉被打得烂了，那脸吓人。他的胸却是打不坏，他是练“十尸疯”的，除了脸上的肉外，哪一处也无法打坏。

突地站住了，他看到了三十五个人。

他们都带着弓箭、刀，站在月亮下冷冷看他。

一个人说道：“阿鲁忽，我们是吉利吉思族的人。”

阿鲁忽说道：“你们要干什么？”

那人冷笑，说道：“杀人！”

阿鲁忽明白了：“你要杀我？”

那人点头称是。

阿鲁忽失望地说：“你们杀不死我，我自己也杀不死自己，你们怎么能杀死我？”

另一个人忽地说道：“阿鲁忽，你是蒙古人的英雄，你说，怎么能杀死你自己？”

阿鲁忽说道：“怎么能杀死我自己？我知道，师父只教与我一个法子，告诉我，有人要杀我，他们得用女人，十个女人，她们一人摁我的一个穴位，我便身子软了，那时掏出我的舌头，割断它，用它的血涂在我的咽喉上，再用锤击我的喉头，我就死了。”

那勇士说道：“别的法子杀不死你？”

阿鲁忽说道：“杀不死。”

那几个勇士互看一眼，那勇士说道：“阿鲁忽，你不愿意活了？”

阿鲁忽大声道：“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的老婆也嫁了别人，你们说，蒙古的第一大英雄是谁？”

那几个勇士看看他，大声道：“这你还不知道？你是明知故问，人都知道，蒙古的第一大英雄是吉利吉思。原来的蒙古第一大英雄是阿鲁忽，但阿鲁忽与吉利吉思比武，一连输了两场，他输了，再也不是蒙古第一大英雄了！”

阿鲁忽大声道：“我不是蒙古的第一大英雄了？”

那勇士道：不是了，你只是一个废人了，你如今是不是想死？”

阿鲁忽说道：“是啊。”

那勇士说道：“我们帮一帮你，我们帮你死，好不好？”

阿鲁忽叫道：“你们不是人，要我死，你们弄不死我。”

那勇士说道：“你不动手，我杀你，一定杀得死。”

阿鲁忽再想想赫叶雅，本来是他的老婆的，怎么能嫁与了别人。一阵悲怆由心中来，他大声说道：“也许我师父说得不对，你们杀了我吧，你们杀我吧！”

几个勇士一阵狂喜，他们能直接杀死阿鲁忽，不必费什么气力了。要他们与阿鲁忽动手，简直不是他的对手。他们能直接杀死阿鲁忽，那有多好？

那位勇士说道：“好，你坐下，我杀了你。”

阿鲁忽坐下，他闭上眼睛，说道：“你们愿怎么杀就怎么杀好了，只是快一些。”

几个勇士一听，忙过来，刀剑枪一齐出，直戳在他的身上，前后一齐动手！

“啊——”，一阵吼喊，但阿鲁忽不动，他的衣服都破了，戳出了一些大洞。

他说道：“别杀不死我，只弄坏我的衣服！”

几个勇士再使足劲，剑横砍，枪直挑，刀劈手，一连十几下，但阿鲁忽还是不死，

他身上的被伤处只有一道道白痕。

三十五人面面相觑，他们知道真的杀不死阿鲁忽。

他们对阿鲁忽说道：“你是阿鲁忽，你是一个最讲信用的人，是不是？”

阿鲁忽说是。他们说：“我们回去，找十个女人，来杀死你，你等着，好不好？”

阿鲁忽说道：“好，我在这里睡着，你们去吧。”

× × ×

吉利吉思找到了与众不同的妙法儿，他知道赫叶雅需要什么。她要挨打，她必须被男人不停地鞭打，那鞭法要好，红红的，正抽在她的几处敏感处，她便会兴奋，会跪在地上，求饶，哭泣，她会再也不是那个道貌岸然的赫叶雅，而是一个淫荡的女人。

她哭道：“吉利吉思，你怎么不早来娶我？你既是明白我的心意，你怎么不来娶我？”

吉利吉思也是一个勇猛的人，但他一个伟岸的汉子，竟得服从那个卑琐的忽儿毕，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此时要抽打赫叶雅，正似在抽那个粘拔恩，抽那个忽儿毕，他狞笑道：“好啊，你愿意，我也愿意，我们会玩得很好。”

忽地帐外有人轻声地咳了一声。

吉利吉思叫道：“进来吧！”

那勇士进来了，他看到了吉利吉思手里的鞭子，也看到伏在地上那羞得不行的赫叶雅。他心道：首领真是猛虎，赫叶雅是什么人？她几乎不是女人，她是蒙古部族的能人，首领拿她来鞭答，真是英雄。他禀报道：那个阿鲁忽说，他要死，得十个女人摁着他的穴位，再割下他的舌尖来，用舌尖的血喷在他的喉头上，再用锤击，才能杀死他。”

吉利吉思大吼道：“那为什么不去办？”

那勇士道：“哪里去找十个女人？”

吉利吉思说道：“你姐姐，你妹妹，再有谁，去找好了。只要找得到，要她去做此事，做过后再放了她，赏她一些银子。”

那勇士去了，吉利吉思用鞭子挑起了赫叶雅的下颏，说道：“贱货，你的那个老头子快死了，你可怜不可怜他？”

赫叶雅轻声乞怜：“他不是我的老头子了，你杀了我，你治服了我，只有你才是我的老头子！”

吉利吉思大笑，他仰天大笑道：“痛快，痛快，我才是蒙古族的大英雄，我治服了你，你一个骚货！”

他叭叭连抽赫叶雅，赫叶雅叫道：“疼死了，疼死了！”

吉利吉思扔下了鞭子，问道：“要我打得轻些吗？”

赫叶雅说道：“不，不。你狠狠打我，我受得住。”

吉利吉思说道：“贱货，我也知道你受得住，可我这回要你受别的了。”

他抱着赫叶雅，再来一番狂欢。她那叫声真很刺激，令吉利吉思也有些受不住，他轻声吼道：“小声，你要叫得全营人都来听吗？”

赫叶雅媚眼如丝：“他们听就听吧，媚他们一营人，让他们千军低回马不发。那有多好？”

× × ×

忽儿毕在他的大帐里上香，他对着那供位说道：“儿子，你心里一定不服，但你像上一次一样，我让你去伊宁，你就去了。你真是我的好帮手啊。”

忽儿毕老泪纵横，他说道：“蒙古部族能不能团结在一起？我上一次问你，你说能。你看能吗？”

粘拔恩如今已赴黄泉，自不能回答他，他扶着桌子，一阵悲怆使他头晕，他说道：“儿子，蒙古大汗的位置一定是你的，但你死了，未来的蒙古大汗会是谁？”

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忽儿毕说道：“十二部族十二条心，十二条心变一心，黄土也能变成金哪。但哪里去寻那条变金的路儿？你说，赫叶雅可靠吗？”

粘拔恩大概是最能回答他的，但他死了，再也无人能答他。

× × ×

吉利吉思的身上全是汗水，他水淋淋的，举起了赫叶雅，说道：“真是好玩物，好马，好马！”

蒙古人最喜马，说她是好马，大概是说她既驯顺，也好用吧。

吉利吉思说道：“你听着，再也不许你去忽儿毕的大帐，你听见了没有？”

赫叶雅问道：“为什么？他会求教我的，他有许多事决断不下，得问我。”

吉利吉思说道：“你听着，再有什么事儿，他得来求见我，我让你出来，当着我的面儿，你才能与他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赫叶雅笑了，她抿嘴乐，说道：“他虽不是你的大汗，但你们都那么称呼他，他会让你那么做吗？”

吉利吉思说道：“就得那么做，你听着，你再也不是他的儿媳，你只是我的老婆。”

赫叶雅答应。

吉利吉思说道：“你头一次给了我那么多的快乐，我赏你一下！”

他猛地拍打一下赫叶雅的屁股，女人扭扭屁股，让人想到了丰臀的马。

× × ×

三十五个勇士再带着十个女人出发了，十个女人都是从热呼呼的帐内叫出来的，喝过了酒的女人很慵懒，说什么也不愿起身，他们再三说好话，才把她们从帐里叫出来。

他们扶女人上了马，他们出发了，走了许久，才看到了那个阿鲁忽，他竟在清冷的夜里睡在地上。

他睡得很香。

那个勇士叫起了他，勇士说道：“阿鲁忽，你醒一醒，我们叫来了十个女人，你叫她们杀你吧。”

阿鲁忽醒来了，他此时再也不像未睡时那么激动了，他说道：“你叫女人来做什么？我不要女人！”

那勇士不敢得罪他，只得好言劝说：“你不是说活着没什么意思吗？你说只有十个女人才会杀了你，我叫来了十个女人，她们刚刚还在睡呢，我把她们叫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你可不能不死。”

阿鲁忽愣一愣，说道：“我说过我要死的吗？”

那样子分明不大愿意死。

那勇士说道：“我告诉他们，阿鲁忽是蒙古第一勇士，他们不服，说吉利吉思才是。我告诉他们，阿忽是第一勇士，他一生从未败过。就是这一次败了，他也要死，他要轰轰烈烈地死，不再活着了。人们都称赞你，说你才是蒙古第一勇士，一败就不再活着了。你说，你死不死？”

阿鲁忽说：“照你这么说，我一定得死才行了？”

那勇士说：“你不死，以后怎么见人？我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全都告诉了人。”

阿鲁忽顿生烦恼，早告诉他们要死做什么？如今可是好了，不死也不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忽地一阵子悲怆从心里扑来，他问道：“我为什么要死？”

那勇士心里好笑，笑他好生糊涂，但他表面上恭恭敬敬：“阿鲁忽勇士，你是因为老婆被别人娶了，你才要死的。你是因为输了那两场，才要死的。”

阿鲁忽大声道：“对啊，我要死，我要不死，我就是一个小人啦！”

那一旁的十个女人得勇士们告诫，不许她们说话，不然她们一定会叽叽呱呱地笑他，说他脑瓜子是木头，怎么能信他们的鬼话呢？

阿鲁忽大声说道：“好了，我要死了，我的老婆没了，她嫁了别人，我败了两场，我要死了。”

他忽地回头，问道：“你们说，我老婆她嫁给了谁啊？”

那勇士大声道：“正是嫁给了蒙古族的第一大英雄吉利吉思啊，她嫁了那个大英雄，你不如人，你才要死的。”

阿鲁忽说道：“对，我要死，我一定要死！”

## 第八章 生死儿戏

耶律重恩再睁开眼，他先看到的是红顶天，他散微一笑，说道：“我仍活着？”

红顶天笑一笑，说道：“有我在，你就能活着。”

她如今体会到了耶律重恩奔波各国的艰辛与无奈，他那时就看出，复国极是艰难，只有他一人奔波劳苦，他人都不足倚重。但他不能不做，只得做下去，一次次做下去。

红顶天忽地对于自己的男人更有信心了，她轻声说：“耶律公子，我们走吧。”

她命令三军簇拥着耶律重恩，向回走。

金兵早就败退，他们得到答罕的命令，要有强敌来袭，便放过耶律重恩。他没有料到那毒箭会伤到耶律重恩，失去了一次复仇的最好时机。

红顶天抱着耶律重恩，他一阵阵发冷，喃喃说道：“我会不会死？”

红顶天说道：“你不会。你要复国后，再生几个儿子，天天操心你儿子做大王的事儿，因为他们都不如你能干。”

耶律重恩苦笑笑，他看着红顶天，忽地起了怜悯：她是一个女人，竟做些男人的事儿，像一个男人婆儿。他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会出事儿？”

红顶天说道：“你有什么事儿，我都会知道。我与你的心贴在一起……”

耶律重恩再不说话，他的手抱紧红顶天，昏过去了。

× × ×

当大军回到了营地，所有的首领都到了红顶天的面前，红顶天说道：“你们的郎中

正在医治大王，我在大军中，劝大王做了一件事，就是放逐了五位皇族首领，如今你们军中还有几人是十八皇族中人，站出来。”

果然站出来了八个人，其中有三个受了重伤，他们歪着斜着，但仍是想站得笔挺。

如今他们也服红顶天，当她是自己的大王一样。

红顶天看着那五个未受伤的人，问第一个人：“你为什么没受伤？”

那人说道：“我能很好地照料我自己。”

红顶天笑一笑，这人的身上很洁净，他未怎么受伤。

红顶天说道：“不管你姓什么，耶律氏也好，萧氏也好，李姓也好，你走吧，你拿着一支箭矢走吧。”

红顶天折了一支箭，只留下箭羽给自己，说道：“跟从前走的人一样，如果哪一天听得大辽复国，成了强国，你再回来，做三公九卿。”

那人拿着箭矢，有些惶惑，但看红顶天不理他，便慢慢走向一旁。

红顶天看第二个人，问道：“你为什么没受伤？”

那人笑笑，他笑得很傲：“我能很好地照料敌人。”

红顶天也笑笑：“你怎么照料他？”

那人笑了：“我要他先死，要他的血不溅在我身上，为了这个，我得快一些动手。”

红顶天再笑，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萧余。”

红顶天问道：“今天我们有什么吃亏处？”

那萧余想想，说道：“三军分散，难为一股，再复成军，溃无阵法。”

红顶天笑笑，说道：“你可以接替萧挾不，你可做左军首领。”

那人不料得他会马上升为左军首领，他问道：“王妃，不请问一下大王？”

红顶天看着众人疑惑的眼光，她笑笑：“大王身体很弱，我们还要打仗，不要每件



事都去麻烦他。”

那萧余说道：“不必，真的不必。”

他站在一旁不再出声，但他的眼睛瞪圆，看红顶天再问其他人。

红顶天问第三个人的问话是：“你的手刀如何断的？”

那人不料得红顶天会问这一问，便愣了说道：“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如何断的。”

红顶天说道：“何时断的？”

那壮汉说道：“我不知道。”

他道：“如说杀敌，我最勇猛，你问我手刀何时断的，有什么用？”

红顶天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低头道：“我叫耶律风。”

红顶天道：“你跟着我，我教你如何用兵，你只能杀敌，不会用兵，未免可惜。你愿意不愿意学？”

那耶律风昂然道：“愿意。”

红顶天再问第四人：“你最想做什么？”

那人说道：“睡觉。”

红顶天说道：“你可以去睡了。”

那人走向军帐，他向那些兵士走去。红顶天喊住了他：“你为什么不进帐去睡？”

那人说道：“要看看其他的人，才心里踏实。”

红顶天笑了，说道：“那些撤下来的人，我会照料他们的，我照料他们，你不放心吗？”

那人说道：“王妃照料他们，是王妃的恩眷，我必须看看他们，有什么事，我得去办。”

红顶天看看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说道：“我叫李泯。”

红顶天问道：“李成思是你什么人？”

李泯显是不愿回答，但不得不答：“他是我亲叔叔。”

红顶天不愿放过他：“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李泯抬起了头：“我不愿背叛家人，不愿去吐蕃。”

红顶天说道：“你不再是皇族中人了，皇族中人也不能再影响大王。你去做左军的副将，去帮萧余。”

那李泯不料得红顶天会任命他做左军副将，他低头一揖，说道：“是。”

红顶天再问最后一个人：“你要做什么去？”

那人抬头说道：“我想问王妃一句话。”

红顶天说道：“你问好了。”

那人说道：“我可不可以归隐？”

红顶天说道：“你为什么不愿再为大辽而战？”

那人说道：“我力不从心。”

红顶天说道：“好。”

她折了一支箭，把那箭羽留下，那箭矢交与那人，说道：“仍与第一人一样，你们在大辽复国时可来做三公九卿。”

那人默默拿着箭，说道：“我不能再为大辽出力，怎么有资格做三公？”他折了那支箭，把那箭矢握在手心，说道：“王妃，我要走了，我要保留这一枚箭矢，以纪念我在西辽军中的日子。”

他一揖而去，到了军营边，有人牵来一匹马，那是他的旧部，他一揖，对着众人说道：“弟兄们，我走了，盼大辽得胜！”

红顶天突地过来，对着那人一跪，半膝而跪，说道：“保重！”

那人眼里有泪，却怕当场流下，他匆匆赶马而去，不复回头。

在场的人心里滋味，真个是苦辣参半。那人是大辽的重将，居然一声不吭便去，此时人心动荡，真是难说。

红顶天说道：“他是大辽重臣，如有谁愿意跟他走的，便可以走了。”

那个能照顾自己的人也是一揖，说道：“王妃，我要走了。”他回到了帐内，收拾了东西，再慢慢走出来，说道：“王妃，我能不能带一辆车？”

红顶天说道：“能，你可以带走愿意跟你走的人，你可以带走你的东西。”

那人手里握着箭矢，说道：“王妃所言，来日必验？”

红顶天说道：“大辽人，到时决不能让敌人来做我们的大臣，你回来，能一心保大辽，这事是能做的。”

那人跪下，口中喃喃说着什么，但也听不清。他再爬起来，便叫了几人，那几人在众军的注目下，把东西慢慢装上车。他们心里好不是滋味，但得慢慢装车，心里十分焦急，恨不能马上就走出军营。

红顶天与众军看着他们走了，她再看看那三个受了重伤的人，说道：“你们站了很久了。”

那三人一齐答道：“愿听王妃吩咐。”

三军受了鼓舞，他们知道，这王妃行事，丝毫不弱于大王，甚至比大王更雷厉风行。他们要看王妃如何处置这三个受了重伤的人。

三人看她久久无语，一人沉不住气，说道：“王妃，我们受了重伤，可以回家去，我们自可以照料自己。”

红顶天说道：“你们说错了。”

她猛地回头，对着众军说道：“在大军混战中，他们不顾自己的性命，拼死杀敌，他们才是大辽人的骄傲。如果大辽军不倒，你们就能活下去，就是拼死到最后一个人，

也得保住你们。”

她猛地撕下她的长袍，把那长袍撕出一条来，说道：“凡是能得到我一条红绸的，来日富贵，家事优渥，王妃必会关照！”

那就是说，如果大辽成事，皇后会事事关心他的家，从他的府第，到他的亲人，皇后都会予以青睐。

众军欢腾！

红顶天说道：“众志成城，是大辽复兴的关键，每一人都要奋力向前，拼死而战。你们看到刚才走的两人，他们是大辽的皇族，如今他们也是无家可归的人！有人以为我看不起他们，那就错了。我是大王的妻子，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们拼死拼活，到最后离开大军，还无家可归。你们都是大辽的勇士，当天祚帝自焚的那一刻起，你们便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到了哪里，看到灯火辉煌处，那里没有你们的亲人，没有你们的家。你们的祖宗在地下享受不到香火，你们的亲人不能耕者有其田，你们的妻子无处去安享快乐的日子……这样不行，你们都是血性男儿，你们必须打出自己的家，打出自己的天下！”

众军齐吼，齐吼道：“打出自己的家，打出自己的天下！”

红顶天再说道：“从来创业极难，但并非不能，大王有才智，有武功，是天下数一数二的人才，你们又都是虎雄男儿，再复大辽，必是有望！”

众军再吼，吼声如雷。

× × ×

那勇士看着阿鲁忽，说道：“你告诉我，你要死时，须得十个女人一齐摀住你的穴道，你才能被割下舌尖，用那血喷在你的喉上，你才能被一锤击死。是不是？”

阿鲁忽说道：“是啊，那是我师父告诉我的。”

那勇士暗喜，说道：“阿鲁忽，你再也不是蒙古第一勇士了，你败了，你受够了羞

辱，你必得死了。你看，我连那十个女人都带来了。”

阿鲁忽看着她们，忽地有些明白了：“你愿意我死？”

那勇士说道：“我不愿意看你那么痛苦，你要死了，我便帮你。”

阿鲁忽说道：“多谢你。”

那勇士早就吩咐好了那十个女人，如果她们不做或是多嘴，便杀死她们。她们一个个战战兢兢，看着阿鲁忽，不敢上前。但也无奈，只好闻着他身上那可怕的僵尸气味，想掩着鼻子，但又不敢掩，尴尬情景可想而知。

那勇士也知众女人坚持不了许久，便笑着说道：“阿鲁忽，叫她们帮你吧。”

阿鲁忽一想，赫叶雅也嫁了吉利吉思，自己再败给了他，活下去怎么也没有脸面了，他说道：“好吧，你们拿着我的穴道，拿住那涌泉、天枢、泥丸、斩命、捉命、夺心等十个穴位，再着人扯出我的舌尖，便可以割断我的舌头了。”

那十个女人在他身后身前，摁着他的穴位，身后的还好，可以掩着鼻子。身前的竟无法掩鼻，只好强忍着，知道要吐出来，便得一死。

那阿鲁忽叫道：“用些劲，把全身的气力都用上。”

那勇士扯出阿鲁忽的舌尖，说道：“那我割了？”

阿鲁忽点头，那勇士拼命扯出阿鲁忽的舌头，用剑去割。可阿鲁忽的舌尖忽地软如滑鳅，竟是怎么割也扯不住。

那勇士回头，叫人拿来锋利匕首，去割那舌尖，那舌尖竟是不能割破。

那勇士恨道：“阿鲁忽，你怎么胡说？你的舌尖根本就不能割下，你怎么去死？”

阿鲁忽大声道：“我不能死了，我就不死吧。”

那勇士正要与阿鲁忽再扯下去，忽地那身前的一个女人哇地吐出来，把胃纳吐干净，她弯腰下去，再直不起腰来。

她吐，那几个女人都吐，有的脸发青，像是大病一场。有的身子直抖，像是中了毒。

只有一个女人没吐，但她也是眼里流出了泪水。

原来阿鲁忽竟有如此厉害，就是女人靠近了他也奈何不了他。

阿鲁忽说道：“你杀不了我，就别杀了！”

那勇士回头一顾，叫道：“我们齐来帮你！”

十几个勇士上前，掐头抓腰，暴击两颊，突砸太阳穴！再有人在阿鲁忽的身上要穴出剑，一时十几支剑都插在阿鲁忽身上。

阿鲁忽暴喝一声，人突地昂头而立，人如怒狮，大吼声声，那刺在身上的十几支剑竟无一支能刺出血来。他看着那勇士，说道：“不行了，我也不知如何能杀死我自己。”

那勇士恨恨地说道：“我们帮你那么久，你怎么不知道如何杀死自己？”

阿鲁忽满是歉意，他说道：“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杀死我自己，除非你们知道。”

那勇士看着阿鲁忽，也不知道他是在玩耍众人，还是真不知道。他心道：我得首领命令，必要取你性命，我连你一个阿鲁忽都杀不了，早晚怎么帮首领夺得蒙古大汗的位置？他再问道：“你说，怎么才能杀死你啊？”

阿鲁忽说道：“我不知道，只是师父告诉我那一个法儿，我再也不知有什么法子。”

那勇士心道：这却是难了，我怎么能割下你的舌尖？你的舌尖不割下来，怎么能把血喷在你的喉头上？再怎么杀死你？我没法子，我得想一个法儿再杀你。

他说道：“不如我们把你扔在水里，憋死你，如何？”

阿鲁忽说道：“我在水里可以不喘气，就是你把我埋在棺材里，我也会活下去。”

那勇士心一亮，对啊，我们就把他埋在棺材里，让他爬不出来。他漫不经心地问：“我们把你埋在棺材里，你怎么能出来？”

阿鲁忽说道：“我会睡着了，过了一个月或是半个月，忽地觉得饿了，我便醒了。那时我一用力，棺材便裂开，土也会裂开，我就出来了。”

那勇士心里明白，他是有一种阴人的本事，能在土里埋也不死。但如是在埋他的坟

上挖一石圪，压上巨石，他怎么能出来？

他笑嘻嘻说道：“依我看，你还是有些不对。不如我们先把你埋在土里，你睡一个月，待得你出来时，我们再说你死不死的事儿，好不好？”

阿鲁忽说道：“那人家会取笑我。”

那勇士道：“不会，他要取笑你，也看不到你。他怎么取笑？”

阿鲁忽说道：“对啊，看不到我，他也不会取笑我了。不对，不对，我再出来时，他会再取笑我的！”

那勇士道：“不会，到那时，你也许不怕吉利吉思了，你要胜了吉利吉思，他会服你的。”

那阿鲁忽大笑，说道：“对了，你说得对，你怎么这么聪明？”

那勇士喝令众人挖一坟，那三十五人一齐动手，一会儿便挖得了一个坟圪。那勇士说道：“不行，再深些，再深些！”

便再挖得深些，勇士对阿鲁忽说道：“请你看看，能不能行？”

阿鲁忽跳下去，躺在土中，说道：“很好，很好。只是得有一口棺材。”

那勇士心道：“你死在当头，要棺材有什么用？”但他嘴里却说：“好，好，我们去买。”

当下着人去镇上买了一口棺材，那棺材很大，很厚，是顶好的柏木材。拉来后，放在坟中，那阿鲁忽说道：“好了，我去睡了。”

那勇士说道：“好。”

便看着阿鲁忽跳下去，直躺在棺材中，说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有阿鲁忽最认真。”

他闭上了眼睛，要睡的样子。

那勇士问道：“要不要钉寿钉？”

阿鲁忽说道：“随便。”

便叭叭地钉上许多的寿钉子。

阿鲁忽在里面说道：“钉那么多的钉子做什么？人家都不钉那么多的。”

那勇士说道：“钉多了好，安全。”

阿鲁忽说道：“在土里没有人看见，除非他挖棺材。”

那勇士说道：“好了，不钉了。”

那勇士说道：“我们盖土了？”

阿鲁忽说道：“好好，便填土了。”

填土填得更快。只是那勇士看把土填得差不多了，便对那几个弯腰仍吐的女人说道：“过来，过来！”

那女人看势不妙，便向后缩。可惜的是，她们明白得太晚了。那勇士扯着一个女人，把她扔在坑里，说道：“你杀不死他，便得陪着他，埋在他的棺材外！”

那勇士大笑，笑得很得意。十个女人尖声叫着，骂着，但被那些勇士扔在了坟里。他们得了吉利吉思的密令，要他们杀死阿鲁忽，不许让任何人知道。他们必得杀死这十个女人！

十人变成了十具尸体，扔在坑里，他们再埋。

这一次埋得更快了，他们把阿鲁忽深深地埋在地下。

待得那阿鲁忽被埋在地下，那勇士喝令道：“快驾车去，拉来大石，越大的越好，不惜给人多些银子。把他们拉来，要他们干活！”

来了许多人。勇士喝令道：“这里埋的是一个得瘟疫的人，要深埋，小心他的尸体冲出来！你们要小心在意！”

他令那些人在坟上盖了一个圆圪子，把那阿鲁忽深埋其中，再在外面紧紧地巴上槽，使它块块石咬得严丝合缝，上面用粘泥紧紧巴住，再在外面围上一道圪石，竟把一



个阿鲁忽用巨石层层包裹住，如山压当头，他怎么再出来？

那勇士哈哈大笑，说道：“这一次好了，你不死也得死！”

三十五人回去复命去了。

× × ×

赫叶雅正与吉利吉思贪欢，她待得吉利吉思猛狮疲倦时，就再挑逗他，把他弄得欲火大炽，两人就再卷入狂热。

赫叶雅说道：“我要杀了阿鲁忽，你替我报父母之仇！”

那吉利吉思说道：“我要帮你，不就是剿灭那个耶律重恩吗？我杀了他！”

赫叶雅伏在他的胸前，说道：“你比粘拔恩更猛，你是一个莽汉子，我喜欢你！”

那勇士在帐外禀报：“把阿鲁忽杀了。”

赫叶雅匆匆用披袍掩住身子，推开吉利吉思，说道：“进来！”

那勇士不敢抬头，他怕看到赫叶雅的春光大泄，吉利吉思也用袍子掩住身子，躺在床上。

赫叶雅问了一遍如何处理阿鲁忽，她说道：“你能断定他再也活不了啦？”

那勇士道：“他再能活，世上便真的有魔鬼了！”

赫叶雅说道：“去吩咐部族的人，好好吃喝，要一醉方休。”她慢慢扭着屁股，到了那勇士面前，抚摸一下他的脸蛋，说道：“你辛苦了，我会记住你的。”

那勇士走了，吉利吉思说道：“你不必对着我的手下发骚，如果你再发骚，我会宰了你！”

她斜眼看他：“你宰过了我几遍，还要再宰吗？”

吉利吉思扑上去，再如虎似狼：“我不驯服了你，我就不叫吉利吉思！”

帐内气喘吁吁。

那个勇士没有走远，他站在帐外，久久不动，他的头低着，像是在压抑他自己的喘

息。

(“鬼天下” 卷七完)